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九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
外的其他詩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種文章十餘萬篇，總字
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
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三九册



目錄

全宋文卷五三三三二

楊萬里 四八

馭吏 上 一

馭吏 中 三

馭吏 下 五

選法 上 七

選法 下 九

刑法 上 一

刑法 下 三

全宋文卷五三三三三

楊萬里 四九

冗官 上 一七

冗官 下 二〇

民政 上 二二

民政 中 二五

民政 下 二六

全宋文卷五三三四

楊萬里 五〇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 三〇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三二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三三

陸贄不負所學論 三五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三七

李晟以忠義感人論 三九

儒者已試之效如何論 四一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四三

文景務在養民論 四四

太宗勵精思治論 四六

全宋文卷五三三五

楊萬里 五一

庸言 一 四九

庸言 二 五二

庸言 三 五五

庸言 四 五八

庸言 五 六一

全宋文卷五三三六

楊萬里 五二

庸言 六 六四

庸言 七 六七

庸言 八 六九

庸言 九 七二

庸言 一〇 七五

全宋文卷五三三七

楊萬里 五三

庸言 一一 七九

庸言 一二 八二

庸言 一三 八五

庸言 一四 八八

庸言 一五 九一

全宋文卷五三三八

楊萬里 五四

庸言 一六 九四

庸言 一七 九六

庸言 一八 九九

庸言 一九 一〇二

庸言 二〇 一〇五

全宋文卷五三三九

楊萬里 五五

天問天對解引 一〇八

天問天對解 一〇八

全宋文卷五三四〇

楊萬里 五六

詩話 上 一四七

全宋文卷五三四一

楊萬里 五七

詩話 下 一五九

全宋文卷五三四二

楊萬里 五八

問六經疑難 一七三

問太平歌頌 一七五

問簡冊所紀祥瑞及今日祥瑞 一七八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 一八〇

問古今文章 一八二

問天文星象 一八五

全宋文卷五三四三

楊萬里 五九

問酒誥疑難 一八八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一九〇
問遷史班史范史循吏傳	一九三
問司馬遷傳循吏五人	一九五
問邇臣請編次寬恤詔	一九七

全宋文卷五三四四

楊萬里 六〇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二〇一
問高宗孔明謝玄孫權漢武魏武用兵	二〇三
問諸將用兵之法	二〇六
問邇臣奏請選擇將才	二〇八
問李唐宗子人材	二一〇
問三代兩漢晉唐治體所尚	二一二
問左氏傳所載知人禍福事	二一五

全宋文卷五三四五

楊萬里 六一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	二一八

問孔孟行事不同	一二〇
問漢文帝及今日用兵禦敵事	一二二
問漢高帝襲奪信軍文帝勞軍細柳	一二四
問詔禁臣僚苞苴請託	一二六
問恤刑詔令	一二八
問柳子厚貞符及今日祥瑞	一三一

全宋文卷五三四六

楊萬里 六一

太學私試策問	一三四
省試別頭策問	一三五
太學上舍策問	一三六
公試武學策問	一三八
彭少初字序	一三九
東宮勸讀錄 一	一四〇
陸宣公奏議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一四〇
乞不殺寶參及免簿錄莊宅三狀	一四二

全宋文卷五三四七

楊萬里 六三

東宮勸讀錄 二 二四七

資治通鑑宋文帝紀 二四七

東宮勸讀錄 三 二五六

初讀三朝寶訓 二五六

東宮勸讀雜錄 二五七

全宋文卷五三四八

楊萬里 六四

淳熙薦士錄 二六二

全宋文卷五三四九

楊萬里 六五

龍伯高祠堂記 二七一

玉立齋記 二七二

景延樓記 二七四

一經堂記 二七五

懷種堂記	二七六
竹所記	二七八
水月亭記	二七八
嚴州聚山堂記	二七九
春雨亭記	二八〇
霽月樓記	二八二
宜雪軒記	二八二

全宋文卷五三五〇

楊萬里 六六

石泉寺經藏記	二八四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二八五
怡齋記	二八六
無盡藏記	二八七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二八八
興崇院經藏記	二八九
愛教堂記	二九一

王氏慶衍堂記	二九二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二九三
吉水縣近民堂記	二九四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二九五

全宋文卷五三五一

楊萬里 六七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二九七
劉氏旌表門閭記	二九八
范公亭記	三〇〇
通州重修學記	三〇一
浩齋記	三〇二
高安縣縣學記	三〇三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三〇四
郴州仙居轉般倉記	三〇五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三〇六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三〇八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三〇九

全宋文卷五三五二

楊萬里 六八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三一

泉石膏肓記 三二

不欺堂記 三一四

山月亭記 三一五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三一六

遠明樓記 三一七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三一八

邵州希濂堂記 三一九

譚氏學林堂記 三二〇

友善齋記 三二二

福榮堂記 三二三

全宋文卷五三五三

楊萬里 六九

五美堂記 三二五

邵州重修復舊學記 三二六

廖氏龍潭書院記 三二七

羅氏萬卷樓記 三二九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三三〇

喚春園記 三三二

委懷堂記 三三三

趙氏三桂堂記 三三四

贛縣學記 三三五

廣漢李氏義概堂記 三三七

玉笥山重修颯馭廟記 三三八

全宋文卷五三五四

楊萬里 七〇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三四〇

靜菴記 三四二

張希房山光樓記 三四三

章貢道院記	三四四
湖北檢法廳盡心堂記	三四六
秀溪書院記	三四七
醉樂堂記	三四八
永新重建寶峰寺記	三四九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三五一
瑞蓮齋記	三五二
山居記	三五三

全宋文卷五三五五

楊萬里 七一

言箴	三五五
學箴	三五五
官箴	三五六
愚谷箴	三五六
裕齋銘	三五七
兌齋銘	三五七

寓菴銘	三五八
書室銘	三五九
七星研銘	三五九
充齋銘	三五九
務本齋銘	三六〇
存齋銘	三六一
緩齋銘	三六一
敬齋銘	三六二
省菴銘	三六三
西塾銘	三六三
文潞公畫像贊	三六四
醉筆戲作生菜贊	三六四
桑贊	三六五
玉石贊	三六五
張定叟畫像贊	三六五
自贊	三六六

張伯子尚書畫像贊	三六六
張欽夫畫像贊	三六七
寫真贊 一	三六七
寫真贊 二	三六七
張功父畫像贊	三六八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贊	三六八

全宋文卷五三三二

楊萬里 四八

馭吏 上

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臧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一〕。寬以養其耻，則常狃上之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爲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二〕。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臧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己不正而欲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歟。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藏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貽以自富。天有十目，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皂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

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不知焉。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尊君子者所以責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耻，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爲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無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爲公卿，而以皂隸自爲也，侯伯不爲侯伯，而以興臺自爲也。名爲朝廷之大吏，而實爲皂隸興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無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藏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誰何姦者也。一夫之異言異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錢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筐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不惟千金也，萬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曷爲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筐之緘題，或曰上之於廟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四〕？且夫所謂萬金千金者，何出哉？將帥剝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攘之？天下之箱篚肩相摩於道，而其入國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者曰「吾不受苞苴也」，而臣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貽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不已〔五〕，必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察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鞭靴亦却不受〔六〕，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爲鞭靴之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以卒徒自給者

恬不之禁，而箱篚之大於鞭靴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盡行，何賊之不可盡禁也哉！《誠齋集》卷八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七。

〔一〕禁：原作「楚」，據四庫本改。

〔二〕用法：原無，據四庫本補。

〔三〕廩：原作「廉」，據四庫本改。

〔四〕問：原作「門」，據四庫本改。

〔五〕不已：原無，據四庫本補。

〔六〕却：原作「確」，據四庫本改。

馭吏中

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可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與不可以奪，不有以利不可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貲也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無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一日不能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費，已則膏粱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繒而不卹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答之，此其勢非棄而去則必不爲

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之爲斗粟，豐之爲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與名偕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捨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節，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飢而不能出戶，亦不辭其君之餽粟以爲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浙之簿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荆湖則又往往州異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携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責以往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爾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獨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耻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爲臣言，有上官嘗提舶於海邦者，而以賄聞，鞫之得實，覆奏於朝，有命答其背而黥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臨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一）}，而其人曰「免死幸矣」，答而黥不足作也^{（二）}，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答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萬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實者，令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敗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爲矣。夫贓者千而

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爲賊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賊可盡禁也。《誠齋集》卷八八。又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六七。

〔一〕諭：原作「論」，據四庫本改。

〔二〕作：原作「作」，據四庫本改。

馭吏下

臣聞堯舜在上，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爲惡。夫欲使天下必不爲惡者，止於嚴刑而已矣，過是則無術焉。而嚴刑者又不可以常用，時用則王，常用則亡。蓋刑者聖人不得已之具，而嚴刑者又天下所甚不樂之政。以吾之不得已，而行天下之所甚不樂，雖堯舜能不窮耶〔一〕？故夫流放竄殛者，堯舜之刑也，此非不嚴也。然使堯舜朝行之，又暮行之，臣恐有如武王數紂之虐者議其後矣。是故堯舜亦不能使天下必不爲惡，何者？嚴刑不可以常用也。然而堯舜刑殺一二人而天下治，此獨何術也？蓋堯舜之所以治，有所不殺而甚於殺，有所不刑而甚於刑。忠肅恭懿者，堯舜既相之，明允篤誠者，堯舜又相之，則夫不肅不篤不誠者何必盡殺而盡刑也哉，屏而棄之足矣。夫人之情豈願於永棄？今棄於堯舜之世，

則是不如刑殺者之速死。何則？身雖不死而望於世者已絕，求齒於士君子而不可復也。此其心必有以自悔，而其遷於善也必有以自力，則是不使天下之必不爲惡者，乃所以必之歟？臣前之二策，其一說曰治臧吏自大吏始，其一說曰先之以均吏祿，後之以不測甚大之威〔二〕，此其爲術足以使天下之懼於貪，而未足以使天下之樂於廉。蓋威之狎則必習而爲不威，懼之怠則必反而爲不懼。何則？不勝其貪則不勝其刑，不勝其刑則不勝其窮。夫惟使之樂於廉，則誰能奪其樂者？臣聞天不能爲無春之秋，聖人不能行無賞之刑。蓋生而後殺，則殺者不怨；刑而不賞，則生者不勸。今夫某貪吏，某非貪吏，天子曰：「爾曷爲貪？吾殺爾。」至非貪者則不殺焉。貪者死而非貪者生〔三〕，則吏之爲貪者將曰貪不可爲也，於是相率而不爲貪。今夫某廉吏，某非廉吏，天子曰：「爾非廉吏，吾不用爾。」至於廉吏則亦不用焉。非廉吏者不用，而廉吏亦同乎不用，則吏之非廉者將曰：「彼矯而廉，以異我也，竟何以異於我？」於是相戒而不爲廉。天下之俗生於勝，勝生於衆，衆生於尚。上之人不尚廉吏，則廉吏寡矣。以至寡之廉，而欲勝至衆之貪，難哉！臣願朝廷內委宰相侍從臺諫〔四〕，外委監司太守，歲舉廉吏一人，而天子親擇其尤者，不測擢之爲臺省之職，雖未至如唐之相楊綰，亦庶乎廉吏之俗勝，貪吏之俗衰。俗所尚而樂趨之，不過數年，臧吏之刑亦不必用矣。《誠齋集》卷八八。

〔二〕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下文「不勝其窮」同。

〔三〕以：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者：原作「老」，據四庫本改。

〔四〕侍：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選法上

臣聞選法之弊，其弊在於信吏而不信官。信吏而不信官，是故吏部之權不在官而在吏，三尺之法適足以爲吏輩取富之源，而不足以爲朝廷爲官擇人之具。所謂尚書、侍郎、郎官者，據按執筆，閉目以書紙尾而已。且夫吏之犯法者必治，而受賕者必不赦，朝廷之意豈真信吏而不信官者耶？非朝廷之意也，法也。意則信官也，法則未嘗信官也。非惟不信官也，朝廷亦不自信也。朝廷不自信，則法之可否孰決之？決之吏而已矣。夫朝廷之立法，本以防吏之爲姦，而其用法也則取於吏而爲決，則是吏之言勝於法，而朝廷之權輕於吏也。其言至於勝法，而其權至重於朝廷，則吏部長貳安得而不奉吏之旨哉！長貳非曰奉吏也，曰吾奉法也，然而法不決於官而決於吏，非奉吏而何？夫是之謂信吏而不信官。蓋世之家主有以家政聽於子弟，而其權卒歸於臧獲者。彼其心非疑子弟而信臧獲也，蓋子弟之於家政也，務知其大而不務知其細。臧獲則不然，其大者不知也，至其細者則往往知之。他日主人者偶舉其細以問焉於子弟，子弟未對也，而臧獲者奮而前曰「我知之」，於是有以中其主人而取其信已。其始信其細，其終將不復疑其大矣。於是子弟爲備位，而臧獲爲腹心。今之吏部何以異此？法曰如是

而可，如是而不可，士大夫之有求於吏部者持牒而請曰「二」，我應夫法之所可，而吏部之長貳亦曰可，宜其爲可無疑也。退而吏部出寸紙以告之曰不可。既曰不可矣，宜其爲不可無改也，未幾而又出寸紙以告之曰可。且夫不可者有一定之法，而用可不可之法者無一定之論，何爲其然也？吏也。士大夫之始至也，恃法之所可，亦恃吏部長貳之賢而不謁之吏，故長貳面可之。退而問之吏，吏曰法不可也，長貳無以詰，則亦曰然。士大夫於是不即之法，不請之長貳，而以市於吏。吏曰可也，而勿亟也，伺長貳之遺忘而畫取其諾。昨奪而今與，朝然而夕不然，長貳不知也，朝廷不訶也。吏部之權不歸之吏而誰歸？夫其所以至此者，其發也有端，其積也有漸，而其成也植根固而流波漫矣。然則曷爲端？其罪在於忽大體，謹小法而已矣。吏者從其所謹者而中之，并與其所忽者而竊之，此其爲不可破也。且朝廷何不思之，曰吾之銓選果止於謹小法而已，則一吏執筆而有餘也，又焉用擇天下之賢者以爲尚書、侍郎也哉？則吾之所以任尚書、侍郎者，殆不止於謹小法而已。是故莫若略小法而責大體，使夫小法之有所可否，而無繫於大體之利害「二」，則吏部長貳得以出意而自決之，要以不失夫銓選之大體，而不害夫法之大意。天之春溫而秋凜也，春豈無一日之寒，而秋豈無一日之熱哉？亦不失四時之大體而已。責大體而略小法，則不決於吏，而吏之權漸輕。吏權漸輕，然後長貳之賢者得以有爲，而選法之弊可以漸革也。《誠齋集》卷八九。

「二」者：原作「有」，據四庫本改。

〔三〕繫：原作「擊」，據四庫本改。

選法下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者得以黜〔二〕，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他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升階揖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幕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鬪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知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媿，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真賢實能潔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媿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焉，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之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異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謂銓量者矣，揖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醫而視之，以探其

有疾與否也。贊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暗，筋力之老壯也。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而賢不肖、智愚何別焉？昔晉用山濤爲吏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郎，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黃門、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之所謂應格者而爲黃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爲黃散耶？臣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否而與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到部而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爲尚書者亦偶人而已矣。日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之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奈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爲長官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與奪之權，使得以精擇守貳縣宰，而無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不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猶可以復起也歟！

〔二〕「得」下原衍一「得」字，據四庫本刪。

刑法上

臣聞聖人之仁必有所止，仁而無止，則將以仁天下適以殘天下。仁而至於殘，非仁之罪也，仁而無止之罪也。事固有所極，有所反，仁而無止，則其極不得不反而爲殘。殘非出於仁之外也，而生於仁之中。然則與其無止以殘吾仁，孰若有止以全吾仁也哉？是故聖人之心愛天下則無止，而其仁則與天下爲有止。溥之以無止之心而約之以有止之仁，故仁則有止矣，而所以仁則無止也。古者司寇當獄之成也，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至於將刑也，王曰宥之，司寇曰不可，王又曰宥之，司寇又曰不可。宥至於三而司寇卒不從。於是焉而殺之，王則爲之徹膳，爲之不舉樂。且夫以天子之尊而三拒於司寇，天子欲活一夫而卒坐視其死，三宥不從，何不四宥之也？四宥不從，何不屢宥不一宥也？不一宥而猶不從，何不自宥之而必聽於司寇也？且彼罪人者吾君不能活其死，而徒徹膳以致無益之憐，則亦幾於不仁矣。然三代之行未之有改，何也？蓋宥之者，聖人之仁也，宥止於三者，仁固有所止也。今夫天地之仁萬物也，春而萬物欣欣焉，夏而萬物油油焉。夫欣欣油油，萬物之至願也。天地既仁夫萬物矣，則何不與萬物旦旦而春，旦旦而夏也，而必摧之以風霜，毒之以冰雪，使夫欣欣者悲，油油者瘁，何奪其所至願，而與其所不願也？聞之曰，冬閉之不固，則春生之不茂。使天地而與物旦

旦春夏也，則無來歲可也，有來歲則何以繼也？仁而無止，天地不能不窮也^{（一）}，而聖人能之歟？國朝之法，獄成而罪人以冤告者，則改命他郡之有司而鞫焉。鞫止於三而同焉，而罪人猶以冤告也，亦不聽，此得古者三宥之意也。而議者以爲聖人之仁當盡天下之情，而勿限以三鞫。其說聽之可樂也，然自朝廷行之十有餘年，獄訟日滋，蠹弊日積，姦民得策而無辜者代之死，則議者之說之爲害也。臣請言其害。殺人者一夫也，而連逮者十之焉。不惟十也，有再其十，有三其十者焉。捕同捕也，繫同繫也，訊同訊也。獄吏豈曰彼有罪，汝無罪也哉！幸而獄成矣，連逮者得釋矣，而殺人者臨刑不伏，則又鞫也。則連逮者釋未畢也，而捕又繼之，又伏而又不伏，則又鞫也，而連逮者復與焉。鞫至於三，至於五，至於十，而連逮者皆與焉。連逮者家破矣，瘦死矣，而獄未竟也。大抵一獄有十年不決者焉。獄決矣，不殺人者俱死，而殺人者獨生焉。其勢連逮者死不盡則獄不決，何其仁於一罪人，而不仁於十百平民也？其害一也。罪人之不伏也，其爲擾也至於百，郡有浮費，而數路無寧居。外路之官吏被命而往鞫者，所居則有給，所過則有給，所至則有給。不則居者行者交病於飢寒，給則縣官不勝其費。其鞫之一，其里之所費錢萬者亡慮三數十焉^{（二）}。其鞫之十，則里之所費錢萬者亡慮三數百焉^{（三）}。此其費何名者耶？猶曰推仁不計費也，而官吏之行者，若江淮之間道里之遠，飢寒之恤，猶忍言也；至於二廣，則風土之惡，瘴癘之禍，不忍言也。父母妻子哭其去，又哭其歸。去則人也，其哭猶忍聞也；歸則喪也，其哭不忍聞也。大抵去而人者十焉，歸而鬼者七八焉，而人者二三焉。二三人者雖不死而死矣，何也？病也。病而全者又十而一二焉。外路之官吏何辜，而使之至於此也？其害

二也。夫議者之初則曰鞫不限於三者，仁也。而仁之害一至於此，豈非仁而無止，則仁反而爲殘哉！然則古之聖人仁止於三宥，其所慮詳也。臣願朝廷深詔有司，少增三鞫之舊法而止於五，使天下之無罪而死者還其生，而有罪以生者還其死。此不亦三代之至仁也哉？《誠齋集》卷八九。

〔一〕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

〔二〕所：原作「千」，據四庫本改。

〔三〕則里之所費錢：原作「則爲千里者十費錢」，據四庫本改。

刑法下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一〕，仁行故義不數。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未見而害先焉者，義數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數，數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至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畏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寬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

人其法初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法立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疏。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習其疏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二)。刑安得不數，而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疏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喜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疏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爲之歧，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三)，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爲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銳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爲疑，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諂天下之心。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爲帝之虛。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盜曰鬪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別焉。曰盜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鬪則死生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而殺人也，又況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非謀非故者，未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取具獄而讀之，曰「此真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執而多爲之歧。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爲法，法用之則爲刑，民不犯則爲法，民犯之則爲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無法，何則？無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忌。有法而民不忌，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爲空言、文具，是

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不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鞫大罪也，卒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鞫。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姦民何憚於不屢誣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野於宅而盜於防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慮夫樵牧者出入之迂也〔四〕，則鑿其東而門焉，又鑿其西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扃焉。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者而入之矣，有門不扃則群盜掉臂而入矣。法不執而多爲之歧，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掉臂而入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訴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必行〔五〕，則成、康不式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也歟！《誠齋集》卷八九。

〔一〕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下文同。

〔二〕其：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莫：原作「暮」，據四庫本改。

〔四〕慮：原作「虜」，據四庫本改。

〔五〕必：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三

楊萬里 四九

冗官上

臣聞聖人之爲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不獲者求與，而聖人亦曰：「來，吾富爾，吾貴爾，吾與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費。使費而有以費也，則與天下盡費而何惜！然求者無窮（一），與者有極；與者既竭，求者方來。以有極塞無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厭其糞。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天下之不來也，而不慮其來而無以受；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不慮其悅而無以繼（二）。其始不慮，其終無及於慮，則安得而不閉戶也？與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萬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力載一葦，則一葦小

而大；以萬斛之力載萬斛，則萬斛重而輕。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知拒也；百萬之粟而委於萬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而願爲臣者萬邦黎獻焉，爲堯舜者將盡封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國不過萬，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於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納以言以探諸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浮於舟也，官何自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固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無天下之大賚也。然潛藩之州，出節之鎮，士之泛恩而官焉，進士之以年得官而未應於格者，皆以橫恩而官焉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洒墨而不去，官簿汗牛而日增，人不加少而官不加多^(三)，則減館職，罷寺簿於內，而省監司之僚屬於外也，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四)，其有及乎？爲今之計，龍飛之恩無所於咎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塗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塗，實也。寬與嚴并，名與實偕，則有不省之省，不減之減者。夫子之射也，觀者如墻，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墻者也；嚴其塗，半去者也。吾非去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路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士之舉於太學，舉於州郡，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儉於三百焉，累舉特恩而得官者儉於二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

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而任子之官者五六其千也。進士之脩身積學，有老死而不一第，得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官冗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臣以謂借未能限其入，盍亦嚴其試。試何爲而嚴也？任子之銓，其歲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少，而以初銓爲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繁焉者簡矣；其中程之藝，昔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而中者乃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特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游子弟脫綺襦之習而勵寒素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重，孰不自奮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厲，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者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未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哉！《誠齋集》卷八九。

〔一〕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下同。

〔二〕無：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加：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四〕其後：原脫，據四庫本補。

冗官下

臣聞任官者寧以事勝人，無以人勝事；寧以恩棄人，無以人棄恩。先王之時，一事一官也，不惟一事一官也，蓋有數事而一官也。以一官而任數事，是之謂事勝人。事勝人故居官者日無餘暇，而身無餘力，心無餘思。無餘思則明，無餘力則精，無餘暇則不懈。精明而不懈，則一人無餘也，而治百事有餘矣，況數事乎？今則不然，一官而數人居之，一事而數人治之。數人而居一官，則不競其公而競其私；數人而治一事，則任其功而不任其責。甲則曰：「吾之官正也，彼則增也。」乙則曰：「一官無異官，事無異事也。我何增，爾何正焉？」至於事之缺而不理，民之不悅而有辭，上以責之，則皆曰非我也，責將誰執哉！此以人勝事之病也。先王之時，官者不於材未論之先，而祿者必於位既定之後。以材詔官，則非材不官矣；以位詔祿，則祿不及於無位矣。非材不官，則天下願官者不僥於官而趨於材；祿不及於無位，則天下干祿者不冒於祿，而求有所立以得位。蓋有有材而不官，有所立而不位者矣，未有不材而官，無立而位者也。則祿之爲祿，誰得竊取而素餐之？是之謂寧以恩棄人。今則不然，人有餘而官不足，於是有無官而增官；官有餘而位不足，於是有無位而制祿。夫有是人是官有是位而祿之，蓋曰子大夫之勤也，不可以不食也。今也臨無民也，治無事也，而創爲空虛之名，以爲之位而賦之祿，不曰祿之棄耶？此以人棄恩之病也。昔者堯舜在上，禹皋夔龍在下，何其事

之多而人之寡也。一日萬機，事不多耶？而臯陶一人也，明刑則斯人焉，弼教則斯人焉，制蠻夷則斯人焉〔三〕，治寇賊則斯人焉。刑也，教也，蠻夷也，寇賊也，是得爲細事耶？舉數大事而一士師之官兼之，而數事如一事也，大事如細事也，則天下之官有下於士師，而天下之事有小於此數者，其有以人勝事者乎？三代之士蓋有貧而祿仕者矣，疾而食於上者矣，抱關擊柝也，乘田委吏也，此貧而祿仕者也。然士則祿仕也，而非抱關擊柝、非乘田委吏，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職而且功也。瞽者食於樂，跛者食於門，此疾而食於上也。然人則食也，而非能樂，非能門，則祿亦有及之者乎？無也。則必有事而且勞也。則當時之祿，其有以人棄恩者乎？古今之官，蓋未有冗於今日者也。祖宗之制，每路監司提、轉而已，今則提、轉之外又有提、轉、茗、常平者焉。郡有常賦，賦有常入，一吏運牙籌足矣，不可以無官長也。臨之以一轉運足矣，今則有使，有副，又有判焉。小郡兵馬之官，至於五六人而同一職。小邑征税之官，至於三二人而共一事。以人勝事，莫甚於此。老氏之官，岳靈之祠，率建官以領焉。自宰執侍從之斥者，歸者，老者，與夫庶官之一命而貧者，墮者，容者，高之爲置使，爲提領，卑之爲主管，爲監，此何職哉？此職何事哉？國之安危、民之休戚、政之利害不知也，而一日不廩之則怨。問之則曰：「我奉祠也。」如是者千百焉，國得而不貧，民得而不病耶？以人棄恩，莫甚於此。楚人有拙於耕者，患於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於上以種焉，自以爲策之得矣。既而鄰田之稻生矣，而已之稻不生。夫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己之不踐爲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爲踐之大也。設官以爲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

官，得無踐吾民者多耶？人有毀瓦畫墁而得食，則食人與食於人者交受其笑。制祿以食功也，以士大夫之無位而創爲奉祠空虛之位以祿之，得無與毀瓦畫墁者類耶？臣願朝廷痛革其弊。每路之監司止設提、轉之二職，而轉運止於一員，析鹺茗以隸於刑，舉常平以歸於漕，則監司之冗員省矣。大郡之兵官不踰於二，而小郡則止於一。大邑之征設官者一，而小邑則兼以令丞。至於幕職有簽書而又有判官者，簿尉之可以併省者，則存其一而廢其一，則郡邑之冗員省矣，庶乎人不勝事也。先嚴任子試吏之法，三歲一試，而補吏者不過五百，則來者徐而官曹漸清。然後乘其清而去其浮食，所謂祠祿者一切罷之。庶乎不以人棄恩也。嗟乎，不制其來，勿病其衆，不散其衆，勿病其冗。前之說行，所以制其來而散其衆也。制之散之而後去其冗，則盡去天下之冗官，而天下有不覺者矣。覺且不覺也，怨且得而怨也耶？《誠齋集》卷八九。

〔一〕「吾之官」至「乙則曰」十二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蠻：原作「變」，據四庫本改。

民政 上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長短，

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有罪。罪驅之於後，功陷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爲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一)，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便民者也，贊其不便於民者爾。曷爲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於民者耶？贊其便民者無功，而贊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政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過也。朝廷將額外而取一金，以問於某土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不可，不以聞矣。不惟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喜其辦而不知有破家鬻子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願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爾。古之人君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蓋夫賦重而民怨，此姦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爲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也乎？奉天之圍危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忍於圍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人之深如此，至於反國，可以戒矣。然趙光奇訴之以和羅害民則不信，蘇弁欺之以宮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出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悟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以黃帝五十絃之瑟，亦無全絃矣。聞之道路，往歲郴寇之作，亦守

臣和糴行之不善之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罷此等之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爲市也，始乎爲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乙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爲督責於正租，實爲鄰郡之橫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爲正租矣，又有所謂淮衣者，亦例爲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是三者之絹與正租之絹爲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吏不以聞。惟朝廷亟罷之，庶不爲斯民不拔之疽根也，且無使民言曰此絹自陛下始。若曰其如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而不裘耶？且甲郡欲市乙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姦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於州縣，州縣執訴者答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無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晉女叔齊曰：「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上，而有司不平如此。《誠齋集》卷八九。

〔二〕政：原作「改」，據四庫本改。

民政中

臣聞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有所甚疑，是故有所不疑。天下幾路，一路幾州，一州幾邑，而聖人以身臨乎其下，以百吏分乎其下。夫所謂守令者，豈郡龔、黃而縣卓、魯者耶？聖人者將遂以爲吏，皆能愛吾赤子，而吾民皆無疾苦愁歎者耶？欲不疑而不得也。聖人則有所不疑者矣。蓋人不可以盡信，亦不可以盡不信。盡信則天下之姦有所蔽，盡不信則天下之人皆無可寄者。聖人者擇天下之有可寄，以察天下之有所蔽，是故深居九重而見民之肥瘠於四海之外，優游巖廊而聞民之歌哭於大山長谷之間。唐虞之牧、西京之部刺史、唐之十道使、今之提轉刺舉之監司，皆天子之所寄以不疑者。雖然，今之監司疑則不疑矣，無乃太不疑耶？臣聞之先儒蘇軾曰：「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養犬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養不吠之犬。」夫不捕不吠之貓犬，不過無功而已，未有大害也，然已在所不養。今則不然，貓與鼠同乳而犬與盜搖尾矣，欲望其止於不捕不吠而不可得也。朝廷亦嘗留意乎？蓋監司之於州縣有所不敢問，有所不暇問，有所不復問。某郡之守嘗爲臺諫也，則監司幸其復爲侍從而有所求；某郡之守嘗爲臺諫也，則監司懼其復爲臺諫而有所擊。至於縣令之與在朝某官有姻有舊者，皆不敢問。民訴某守，則執其人、封其辭以送某守；民訴某令，則下其牒以與某令。是爲守令報讎也，守令從而甘心焉。後有冤者，夫誰敢自言？此之謂不敢問。朝廷舊歲免和糴，而江西之

州有因秋租而每斛敷和糴十之二者。朝廷罷兵再歲，而舊歲江西之縣有督馬穀如星火者，大旱不粒而不知減〔二〕，飢民流徙而不知恤，監司視之亦如秦越也。此之謂不暇問。郡縣之胥憑守令之寵以暴吾民，民訴之者若拔山然。蓋監司既庇其守令，則併庇其胥。此之謂不復問。朝廷以監司爲可信，安知其不可信？聖人之爲天下，不使民有所怒而不洩，則其怒有當之者。怒而不洩者，惟無發也，一發則必極於大亂而不可止。君相之於監司，盍亦如唐開元之精擇採訪使，而又專責臺諫以督察之，歲取其功罪之尤者，明著之以示天下，而不次陞黜一二人焉，以聳其懦。臺諫急則監司警，監司警則郡縣肅，庶幾民怒之少洩，不至於一旦如潰洪河、決蟻壤也。《誠齋集》卷八九。

〔二〕知：原作「末」，據四庫本改。

民政下

臣聞天下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之大也，名之以無故之大，則將待之以甚難之舉。名之以大而待之以難，則上之人徬徨睥睨而不敢決，下之士畏懾沮喪而不敢議。始乎不敢議，卒乎廢其議，始乎不敢決，卒乎寢其決。事之難行，古之難復，而天下之難治，皆出乎此。而今之所尤紛紛者，屯田之議是也。且事異職而職異力，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有功，非其職而力之，則力之爲無用。夫屯田者一

有司之事耳，何至於煩天子之霄旻而累廟堂之講明哉？臣聞禹之治水，非躬於疏鑿；周公之作洛，非手於營築，夫固有治之者。孔子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故先零之田，充國不以累宣帝；許下之田，棗祗不以累曹公。而漢宣、曹公亦未嘗下取二臣屯田之事而代之憂。今獨待區區之屯田以甚難之事，則天下之事又有難者，將何以待之？此非名之以無故之大過歟？臣請得而小之。且屯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者，執屯田之名也。屯田之名不去，則屯田之實終不可行。田以屯名，豈非以屯兵而名耶？古者兵農一人，漢之良家子、唐之府兵，猶有先王之典刑也。自張說之募，劉守光之刺，而兵農始爲二人矣。故自唐以前，鄉井無不能戰之農，而營壘無不能耕之兵。非農之可強以戰，而兵之可教以耕也，彼固世於耕而習於戰也。以其習焉者而離鄉井，故其戰不慄；以其世焉者而居營壘，故其耕不惰。今則不然，兵人者靡衣侈食，蒲博而使酒，傲岸踞肆，視農民以奴隸，而尚肯爲農民之事哉？今欲屯田而猶執其名以責其人，是駕虎豹以耒耜，而鞭之使墾田也，其不可明矣。且又有不可者。兩淮之屯田，臣不得而知也，臣獨見江西之屯田，大抵其田多沃而荒，其耕者常困，其利則官與私皆不獲。夫田之沃者，耕之招也，而何至於荒？利不歸於上則歸於下，而官與私何至於兩不獲？租重故也。租重故一年而負^(一)，二年而困，三年而逃，不逃則囚於官，不瘦死、不破家則不止。前之耕者去矣，後之耕者復如是焉，官之遺利可勝惜耶？又有大不可者。古之屯田皆有謂也，行於內地則爲濟飢，許下之役是也。行之邊地則或爲備敵，或爲謀人，李泌之議、充國之議是也。用兵之日則兩淮顯行之可也，非用兵也，而驟焉揚兵以屯田焉，鷙鳥將

擊，必匿其形，何至於彰彰如是哉？是故莫若去屯田之名，舉兩淮之屯田，不授之兵而授之民，田以口授，業以世守，如唐太宗之授田，使兵與民分。農以食兵，故戰者逸；兵以護農，故耕者安。農安而兵逸，守則堅，戰則強，其利一也。君子之舉事，不言不可言之名，不行不可行之言。欲行屯田而憚於明言之，則名之者非也。今天子曷不詔兩淮之漕司與守臣，以兵火之後招集流民，其民存者以其田復之，其亡者許他人承之，其爲田之在官者曰屯者，曰營者，曰没入者，舉而一之爲世業，以授民之無田者，且不問於江湖閩浙之民，則行之可言，言之可名矣。夫吾自有田，吾自有民，以吾之田授吾之民，此何驚於敵，而何疑於逼哉？其利二也。其事既行，則又詔於內地諸路之守臣，有民稠地狹而願遷則遷之。淮有水旱，飢民之就食則就於淮，使民得自言而聽其來，官隨所過而爲之給，何患無能耕之人哉？檢校經界之舊籍，以爲均稅之額，盡鬻內地之屯田，以爲牛種之資。其熟戶則蠲其幾年之租，其新民則蠲其幾年之租〔三〕，何患無樂耕之人哉！且使人必有道，因其所利而利之之謂也。今使兩淮之地民戶增而墾田多者，必以韓重華之賞而賞漕臣，以王成之賞而賞守令，則吏之所利也。民之來者優而恤之如前之說，則民之所利也。是三人者，各利其利，各力其職，而又糾之以諫官、御史，以察其擾且僞，則不出十年，兩淮無餘田而有餘穀，朝廷有兵食而無兵費，邊上之粟如山而內地之餉漸可省矣。其利三也。辭屯田之名，以享屯田之實，不在此耶？或曰田之在官者不賣之而直授焉，官其費，民其倖矣。蓋爲政者必視其所爭而爲之制。夫以民爭地則地重，以地爭民則地輕。地重者賣之可也，地輕者授之可也。今兩淮之地，所謂地爭民者也，授之猶未必來，而況賣之耶？役民以

築而賣之木，驅民以戰而賣之箭，臣不知其說也。惟朝廷擇其中。《誠齋集》卷八九。

〔二〕「也租重故」四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租：原作「粗」，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四

楊萬里 五〇

漢文帝有聖賢之風論〔二〕

論曰：有德之主非以功能勝，而以風味勝。三代既往，聖賢之君亦與三代而俱往。與三代異其世而不與三代異其德，漢文其庶幾乎？世主以功業聞，而帝之功業無一之可稱；世主以才智顯，而帝之才智無一之可見。君子乃以聖賢許之者，以其風味而得之也。風味隱而功能興，則無以見孝文矣。魏文帝曰：「漢文帝有聖賢之風。」有才之主與有德之主，二者同日而論之，未可也。論有德之主當如玉人之論玉，聖人之論學。市之庸工屑石而鍊之，毀瓦而藥之，既成而謂之玉。視之良玉也，其光瑩然，其聲泠然，玉則玉矣，至於玉人之所藏，初無如是之聲光也。然輝不足而潤有餘，無暫美而有遠器。不惟玉也，惟學亦然。聖門諸子俊辯如賜，人以爲仲尼不及也。英氣如由，自以爲諸子不及也。然是二子者，聖人皆不與之，蓋辯之俊也，氣之英也，非所施於聖人之門也。故聖人之所與不在於二

子之英與俊，乃在於顏之如愚，曾之詠而歸耳。不惟學也，惟君亦然。是故論玉者不以輝彩而以器質，論學者不以術業而以氣象，論君德者不以功能而以風味。文帝之爲文帝也，強不如秦，武不如世宗，功不如唐文皇，不如則信不如矣。不爭似弱，有容似懦，過儉似褊，似則信乎其似矣。而帝之所以聖所以賢者，何也？蓋嘗聞之，快其忿以殘天下之生，先王不忍也，帝獨得辭其弱哉。矜其察以究天下之欺，先王不樂也，帝獨得辭其懦哉。厚其奉以虛天下之藏，先王不屑也，帝獨得辭其褊哉。以帝之用心，求帝之風味，溫乎其有所不可激也，曠乎其有所不可隔也，淡乎其有所不可誘也。帝之不如後世之君固也，而其風味則三代聖賢中人也。不如後世之君，而有三代聖賢之風味，帝亦足矣，帝何求焉？或謂肉刑之除，其文帝瑜中之瑕也歟？嗟乎，是亦見其末，而莫原其初者也，隨其聲而莫睹其形者也。肉刑何從而作乎？其作於聖人之不得已乎？洪荒之世，人與禽之未別，則夫所謂人者，其能如今之世，禮可以繩，而法可以糾哉？其必有所大亂而不可止者也。由是肉刑生焉。聖人非欲作也，欲不作而不得也；非欲存也，欲除之而未可也。漢文之世，其民醇且厚矣，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則帝亦不仁矣。夫堯舜復生，必除之矣。帝除之而有過，則堯舜除之亦有過乎？謹論。《誠齋集》

卷九〇。

〔二〕此卷原總題爲《程試論》。

大人格君心之非論

論曰：忠於身而後可以言忠於君。蓋忠於身者其正先身而後君，忠於君者其正先君而後身。先身而後君，故其忠無形；先君而後身，故其忠有名。恕其身之不正而責其君之必正，名則有矣，大人不爲也。大人者無所責於君也，無所言於君也。非不責也，無可責也；非不言也，無可言也。自吾君得我而與之居，吾身之自正既暴之天下而無所媿，吾君之不正亦潛消於心而不自知。吾君且不自知也，吾何知焉？吾且不知也，吾何言焉？此正君之妙也。孟子曰：「大人格君心之非。」豈非以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故其正君也爲最易歟？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有以身諫。君有過言，力爲之繩，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君有過行，痛爲之糾，此言諫也，非身諫也。吾聞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言過而後繩，君子以爲不若無過之可繩；行過而後糾，君子以爲不若無過之可糾。非私吾君之過以爲諂也，消之於先，其爲力不難也；非掩吾君之有過以爲諱也，救之使回，其爲力不易也。古之君子以身諫者也，後之君子以言諫者也，此其爲從與兇之異也。古之君子何修而能以身諫也？豈以其積於己者素厚而服於人者素著歟？名爲天下之正人，而心傳聖賢之正學，身履天下之正道。其在山林，吾君恨其不能致也；其在朝廷，吾君忘其己之爲尊也。恨其不能致，則必深自咎其君德之不足與有爲也；忘己之爲尊，則必深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

也。自咎其不足與有爲，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四五矣〔一〕；自憂其賢者不可得而親，其非心邪意十已去其六七矣。則其立人之朝，吾君與之居處，與之笑語，與之謀議，與之注措，未幾何也，吾君忽乎其爲聖君矣。天下見吾君之聖也，不知其所從來也；見吾君動罔不聖也，不知其何爲而至此也。謂大臣之力歟，吾未嘗有言也；謂非大臣之力歟，自吾君有意乎吾而君德已進也。夫能使吾君有意乎其人而君德已進，而況與之居也歟？非孟子所謂「大人」，誰與領此！魏鄭公之在唐，吾嘗敬之，吾嘗愛之，吾今且猶敬愛之，而況於其君乎？太宗袖鷙禽而斃之，惟恐公之或見也；太宗欲幸東都而中輟，惟恐公之或聞也。非恐公之聞且見也，愧也。非愧也，敬也〔二〕。夫爲人臣而能使其君敬之，能使其君愧之，無諫之言，有諫之功，蓋公之仁義之學固有不言而心化者歟？孟子所謂大人，公未盡也；而格君心之非，公則近之矣。吾是以敬之，吾是以愛之。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一〕「邪」原作「耶」（下文同），「五」原作「吾」，并據四庫本改。

〔二〕敬：原作「驚」，據四庫本改。

魏鄭公勸行仁義論

論曰：人君之於道，資有所近則言有所入。蓋道無難易，而君子之言有從違；言無從違，而人君

之資有遠近。資之所不遠，小人不能却而返；資之所不近，君子不能勸而進。太宗之行仁義，人以爲鄭公之勸也，帝亦自以爲公之勸我也。不知夫非公之勸也，言之入也；非言之入也，帝資之近也。帝之資不近乎仁義而可勸，則封倫亦能勸之矣。故太宗曰：「魏徵勸我行仁義。」君子以爲非勸也。天下之治亂，其發在機，其澤在人，非發之難也，決之難也。蓋天下無一定之說也，天下而有一定之說，則誰不能決之者？是故儒與墨並興，而道與術交攻，此有此之說，而彼亦有彼之說。將從其所謂道，則倦於難成；將不從其所謂術，則樂其有速效。難成也者，難毀者也，速效也者，速禍者也。世主能作其怠心以勝其樂心，見其難毀以破其速禍者希矣。治亂之機，一言發之，百世不得而移之決之者，果難矣哉！秦堂上之一議，甘龍之言不勝，商鞅之言勝，君子已知秦之短矣。漢匈奴之一議，王恢之言行，韓安國之言不行，君子已知漢之災矣。而秦昭王、漢武帝不自知其祚之短、民之災由此而生也。不惟不知之，又從而樂之，可悼也乎？唐之治不在乎貞觀之後，而在乎貞觀之初。貞觀之初，太宗求治而未有所從，鄭公嘗有言焉，封倫亦有言焉。公之言仁義之言也，倫之言刑名之言也。公之言似甘龍，似安國，似可倦；倫之言似商鞅，似王恢，似可樂。方是時，一言之勝負，一代之治亂也。君子憂之，非憂其遽亂也，憂其發也。非憂其發也，憂其決也。使太宗有秦昭王好伯之資，有漢武帝喜功之資，則倫之言勝，而公之言不勝矣。公之言所以勝者，以帝之資不近二君之資故也。帝之資不近二君則烏乎近哉！帝資之所近，近乎先王仁義之資也。資之近，故入之也堅；入之也堅，故決之也果；決之也果，故發之也成。米斗三錢，外戶不閉，四夷來賓，非勸也，資也。非勸而太宗

以爲勸，豈亦太宗之賢，樂其言之忠，而忘其資之近故耶？大抵求治之主莫難於有其天，有其天矣，莫大於盡其人。曷謂天？資是也。曷謂人？學是也。鄉人之憫孺子入井也，齊宣王之不忍於牛也，太宗之觀明堂圖而罷鞭背也，禹湯之泣辜祝網也，其天者相近也。然鄉人之不爲齊宣，齊宣之不爲太宗，太宗之不爲禹、湯，何也？其人者相遠也。充其人之學以極其天之資，鄉人其不爲禹湯乎？而況太宗之賢也哉？君子於此是以爲太宗而歎也。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二〕鳥：原作「鳥」，據四庫本改。

陸贄不負所學論

論曰：君子之學問也真，故君子之名節也全。士大夫所以名毀而節喪者，世以爲所行負所學，非也。其學非真學也。其學果真學也，則終身之名節已定於平日之學問矣。得之真何所失於僞？定於初何所負於終？陸宣公自謂不負於所學，其果不負所學耶？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耳。學之真，故其名節不待守而全。守且不待也，又何負不負之足爲公道哉？曰不負云者，公之謙辭云爾。天下有僞學而無真儒，以僞學而廢真儒，則惑矣。昔有學《論語》而敗於佞，此張禹氏之賤儒也。學儒而敗於貪，此張涉氏之賤儒也。學《春秋》而敗於姦，此公孫氏之賤儒也。自吾儒之有三子也，而吾道或幾

乎廢矣。世主見一儒者，則必逆疑其人，世儒見世主之疑，則又曲爲之地。是二人者，皆過也。夫何故逆疑其人者？曰是其容之頎然，是其言之凜然，觀聽焉而已矣。用之且將爲佞爲貪爲姦，固無用於學也。曲爲之地者曰：「彼三子者過不在學也，過在變其學而不守也。」嗟乎，前之說行則天下無可用之儒，後之說行則天下有可變之學。以學爲無用，學之有用者猶在也；以學爲可變，學果無用矣。天下有無用之學，有有用之學。訓詁者，無用之學也，學之僞也；名節者，有用之學也，學之真也。三子者假訓詁以售姦邪^{（一）}，非僞而何？又焉用曲爲之地而謂其負所學哉？有真學則無負，無不負矣。世主之與世儒固未見孔顏之學也，亦嘗見陸宣公之學乎？下罪己之詔以回天下之心，說者以此爲公之不負所學也；專西平之任以復天下之業，說者以此爲公之不負所學也。不知夫此公之計也，非學也；此公之功也，非學也。救蕭復以扶君子，天子有不拔之疑，解之者公也。擊裴延齡以沮小人，天子有不測之威，犯之者公也。著醫書以易怨詩，天下有不堪之窮^{（二）}，安之者公也。解天子之疑者難也，未若犯天子之威者難也；犯天子之威者難也，未若安天下之窮者難也。舉天下之至難，而皆公之所至易。公儒者也，立朝何其勇也，公勇者也，去國何其安也，學之力也。公之身與學爲出處，學之力與公爲終始，又何負不負之足云哉！不負之說，吾是以知公之謙也。嗟乎，國患無真儒耳，士患無真學爾，洙泗之學，陋巷之學，浴沂之學，退自齊梁之學。用之則舉天下而措諸堯舜，世俗以爲儒者之夸也；不用則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世俗以爲儒者之倨也。至於爲漢之三子者，世俗則以爲賢也。世俗之所賢者，固誤人之國也，世俗之所謂夸與倨者，未易得也。孔顏則不復生矣，得陸宣公而用之，

其國之安危治亂何如哉？當陸宣公之存也，小人不以爲夸與倨者寡矣。嗟夫！夸與倨者未易得也。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一〕邪：原作「耶」，據四庫本改。

〔二〕窮：原作「究」，據四庫本改，下同。

宋璟剛正過姚崇論

論曰：與天下以治之福，不與其君以治之功，此大臣愛君之厚也。蓋治生於不治，不治生於治。方其不治，人君以一身而憂天下；及其既治，人君以天下而樂一身。大臣成其君之治可也，與其君之治不可也。與則樂，樂則怠矣。姚、宋之相明皇，同於成開元之治也，而論者以璟爲過於崇，何也？蓋璟以其治與天下，崇以其治與其君。與天下以治之福，君亦享其福；與其君以治之功，君必喪其功。彼宋璟者，其剛有可憚，其正無可喜，將致其君於終身不樂之地者也。致其君於不樂，乃所以致其君於不憂歟？史臣曰：「宋璟剛正過姚崇。親君子而疏小人，人君之心也，親小人而疏君子，非人君之心也，君子之過也。君子之事君，不使之樂必使之憂，不欲其喜必欲其憚，不待小人間之，君已病之矣，非君子之過乎？」是不然。君子之心必有所不愛而後能有所愛。其所愛者君之治也，故使之

憂不使之樂；其所不愛者，身之疏也（二），故欲其憚不欲其喜。非不使之樂也，無樂於初，有樂於終，有憂之名，無憂之實，茲其所以有樂於君歟？非不使之喜也，吾得其喜，君得其亂，吾得其憚，君得其治，茲其所以無愛於身歟？天下之治亂，君子所恤也；吾身之親疏，君子遑恤哉！嗚呼！以治與天下而不以治與其君，此宋璟之剛正所以過姚崇歟？姚崇何人也？中興之賢相也。宋璟何人也？亦中興之賢相也。成開元之治，致中興之功，二公可同也。一則權譎，一則剛正，二公不可同也。吾嘗觀乎姚矣。明皇之獵，因獵以進，皮冠之招無是舉也；太廟之壞，以爲偶然，夷伯之震無是說也；捕蝗之役，不曰修德，蠅生之書無是法也。姚之權譎一至此哉！吾嘗觀乎宋矣。中使之召，不交一言，孟子之所以遠王驪也；倖臣之飲，正色而起，蓋寬饒之所以忤許伯也；無逸之圖，戒以淫亂，周公之所以警成王也。宋之剛正一至此哉！當是時，明皇之見姚也，吾意其一言必和焉，一政必美焉，姚之爲人溫乎其可喜也。明皇之見宋也，吾意其一言必規焉，一政必刺焉，宋之爲人，凜乎其可憚也。見姚而喜，明皇以開元之治爲極治，明皇其不樂乎？見宋而憚，明皇以開元之治爲未治，明皇其不憂乎？姚、宋則皆賢也，開元則誠治也。明皇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禍；明皇憂於開元之功，天下不見其福。不勝其憂，明皇於是乎一而逐韓休，再而逐九齡；不勝其樂，明皇於是乎一而相林甫，再而相國忠。天下之事至此然後知宋璟之可憚，乃深可喜歟？然則不以治之功與其君，真愛君之厚者也。大抵天下猶一家也，君臣猶父子也。昔者秦皇帝有二子焉，其長則扶蘇也，其季則胡亥也。扶蘇好諫，秦皇帝憎焉；胡亥不諫，秦皇帝暱焉。扶蘇不在外，秦皇帝無一日之樂；胡亥不在側，秦皇帝亦無一

日之樂。扶蘇遠矣，胡亥近矣，秦皇帝之不樂一變而爲樂矣〔二〕。秦皇帝之不樂則變而爲樂也，秦皇帝之秦亦變而爲漢也。秦皇帝不思扶蘇而明皇思九齡，唐之所以未亡歟？論者欲觀唐之君臣，觀秦之父子則得之矣。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二〕「疏」上原衍「不」字，據四庫本刪。

〔三〕「爲樂矣」下原衍「爲樂矣」三字，據四庫本刪。

李晟以忠義感人論

論曰：君子不能回天下之勢，而能回天下之心。心之所回，勢之所隨也。天下不幸小人在朝，知逆天下之心以順其君，不知離天下之心以去其君。天下之心已去於其下，而小人之寵猶不去於其上，天下之勢至此，雖使君子爲之，若之何而爲之哉！涇原之變，天下共疾盧杞之爲也〔一〕，李晟欲以孤軍而復王室，其勢亦難矣。晟不求於勢而求於心，蓋天下之勢可以定，不可以傾，一傾則難定；天下之心易以散，亦易以收，一收則不散。晟以一己忠義之心感天下忠義之心，天下之心既回，天下之勢自定矣。史臣曰：「李晟以忠義感人。人之言曰：與死人同病者其病不可醫，與危國同勢者其勢不可爲。醫無愚良也，其能醫者，非醫之能也，必不可死之病也。君子無巧拙也，其能有爲者，非君子之

能也，必不可危之國也。」嗟夫，此庸人之論也，非君子之論也。庸人之論以天而廢人者也，君子之論以人而輔天者也。能醫不死之病，庸醫亦能之，何取乎良醫哉！能存不危之國，庸人亦能之，何取乎君子哉！惟天下必死之人，足以試良醫之技；惟天下至危之國，足以試君子之能。夫良醫所以能生必死之人，君子所以能存至危之國，亦必有說矣。人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氣；國之命雖係乎天，實係乎人之心。良醫者有藥以回死者之氣，是以能生必死之人也；君子者有道以回國人之心，是以能存至危之國也。李晟之存唐，必以忠義感人心，此其回之之藥歟？德宗初不病也，唐室初不危也。建中之政，天下相賀，德宗何病焉？雖未能以天下取河北，亦未聞以河北而制天下，唐室何危焉？盧杞一進，殺真卿，沮懷光，士心去矣；間架有征，陌錢有征，民心去矣；戰者未返，戍者復行，軍心去矣。且夫天下之權託於人主也，人主之權託於誰哉？一曰士，二曰民，三曰軍。今也德宗之託於天下也，是三人者其心皆去矣。涇原之役、奉天之役、興元之役，不在於朱泚作難之日也，識者知之久矣^{〔三〕}。當是時也，以我之寡當賊之衆，衆寡不敵也；以我之弱當賊之強，強弱不敵也。懷光吾大將也，則叛於內；三鎮強藩也，則應於外，唐室之危何如哉！李晟以一己之忠義回天下之心，以天下之忠義回天下之勢，以寡爲衆，以弱爲強，以孤軍復京師，醫必死之病而存至危之國，天也，亦人也。嗚呼！無強國有強人。有人而有國者，吾聞之矣；無人而有國者，吾未之聞也。唐至於德宗，大盜再起，天下再定，有人焉故也。安史之亂，李、郭以忠義而相勉，遂能回天下之心。涇卒之亂，李晟以忠義感人，陸贄以訓辭感人，亦能回天下之心。唐之人心其去者再，小人離之也；其收者

再，君子回之也。大哉，人心乎！大哉，回人心之人乎！與其既去而回之，孰與未去而留之？吾故因李晟之事而備論之，有天下者可以戒矣。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一〕疾：原作「應」，據四庫本改。

〔二〕識：原作「誠」，據四庫本改。

儒者已試之效如何論

論曰：道不離於用，而難於信。蓋道也者，用則爲帝王之業，不用則爲儒者之業。故夫儒道也者，可以不用，不可以小用。世主之求近功者，見儒之不可以小用，則以儒爲不適於有用也。既不信其道，烏能用其道乎？君子將欲言儒者之可用，不必言其可用也，盍以古人已試之效而信之乎？唐虞三代已試之於一時者也，夫子已試之於萬世者也。試之一時而其用不可掩，試之萬世而其用不可易。然則世主觀之可以少信矣，能信則能用矣。用與不用儒者不計也，而信與不信，其關人之國豈小哉！班固志《藝文》之書，於儒家者流所以言其效也，請遂言之。天下之理貴生於有功，賤生於無功，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夫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爲儒者歟？百家者曰欲富而富，欲強而強，問其期則曰朝行之，夕見之，何其有功歟？儒家者曰欲帝而帝，欲王而王，問其期則曰必

世也，百年也，何其無功歟？自百家之有功也，而儒始賤矣；自儒者之無功也，而儒始愈賤矣。儒非無功也，無近功也；儒非可賤也，世主賤之也。一言出於儒則誹之以爲大也，一事出於儒則笑之以爲迂也。大與迂相遭，而賤與貴不相敵，此儒者之所以不如百家之說也。嗚呼！孰知不如百家之說，此其所以爲儒者歟？堯舜三代與吾夫子，蓋嘗以身試儒者之道矣。泰和之治，何從而來哉？元聖素王之業，何從而致哉？儒道之爲也。是道也，用之則治，不用則亂，亂而用之則復治。天下之有君臣父子也，仁義禮樂也，誰之力也？天下有之，故天下忘之也。一日而無君臣父子也，無仁義禮樂也，天下何如哉！然則儒者已試之效，可觀也已。秦人蓋嘗以身試百家之說矣，富則富矣，君富於上，民貧於下，猶不富也。強則強矣，有強於威，無強於德，猶不強也。得地而失民，取人之國而人亦取其國。然則百家已試之效，可觀也已。世主觀之，儒者有功乎？儒者可賤乎？百家可賤乎？能移其所以信百家之心，以爲信儒者之心，則儒者之可用與不可用決矣。世主信則用之，不信則已之，儒者忘言焉可也。班固之論儒者，言其道之最高，此適所以滋世主之疑也。人不吾高而吾自高焉，誰其信之？至其歷陳唐虞商周與仲尼已試之效，賴有此爾。雖然，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昔賈生蓋嘗言儒者之與百家已試之效矣。其言於文帝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刑罰，人主故不引商、周、秦事以觀之乎？」生之言不爲緩矣，而文帝若無聞也。有黃老以病其心，生之言何從而入哉？因班固之言感生之言，吾故曰：言之可信者易，言之必信者難。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文帝曷不用頗牧論

論曰：賢者不能使人知而能使人思。知與不知，賢者初莫之計；思與不思，有國者竟莫之悟。二者常巧於相違而不喜於相遭，是可歎也。漢文帝聞說者之論而思頗、牧之賢，謂文帝之思爲未善，不可也。然當頗、牧之時，或以間而擯，或以讒而殞，孰知其誣，孰知其賢哉！其生也莫知，其往也始思。思頗、牧而天下無頗、牧矣。使其復有頗、牧，其能知頗、牧乎？淺於知而深於思，薄今而厚古，豈特一頗、牧而已哉！揚雄曰：「文帝曷不用頗、牧？」賢者不求不用，亦不求必用。吾之所挾，不用則澤其身，用則澤其國。謂賢者求不用，賢者有是心乎？然其挾在我，其用不在我。不在我而我求之，又從而必之，自古聖賢君子未有或是之能也。頗、牧之在趙也，頗、牧不負趙而趙實負頗、牧。負與不負，頗、牧何心焉？可悼者趙之社稷而已矣，生靈而已矣。使頗不以趙括代，牧不以郭開死，韓、魏不侵，匈奴不侵，非頗、牧之功也？二子遲一日而去趙，則趙之國遲一日而爲秦，此誰之功乎？雖然，二子之功不求其君之不負也，求其略知焉而不得也。知且不知也，而況於思乎？漢文帝之思二子，亦可爲二子賀矣。使二子而有知，亦少慰矣。然天下之事，至於思其人而不獲其用，君子謂之無益。漢文之不思二子，二子之病不加多；漢文之思二子，漢文之病不加少。且匈奴之寇日迫，而帝也乃欲起頗、牧於九原，不徒匈奴聞之爲之一笑而已，使頗、牧聞之，有不笑者耶？漢文之

於魏尚，猶趙之於頗、牧也。捨今頗、牧而思古頗、牧，善謀國者然乎哉？帝能思頗、牧，吾亦能思魏尚也。願以帝思頗、牧之心爲帝知魏尚之心，帝其許之乎？馮唐謂帝有頗、牧亦不能用，其意則然矣，其氣無乃猶未平，其辭無乃猶未婉乎？氣平則辭自婉，辭婉則君自悟，吾於馮唐之論猶有憾焉。且帝嘗謂李廣曰：「使廣在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士患不遇主，廣之受知於帝，尚可諉曰不遇主耶？遇主而又云云若爾，是高帝不生，廣終不用也。有李廣則捨之於今焉，無頗、牧則思之於古焉。馮唐謂帝雖有頗、牧不用〔二〕，帝則怒唐也。怒馮唐之言而不悔李廣之論，帝其忘之乎？帝不忘之，帝當悔之矣。悔於廣則不怒於唐矣，不怒於唐而悔於廣，則頗、牧二子者思之可也，不思亦可也。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二〕「用」下原衍一「用」字，據四庫本刪。

文景務在養民論

論曰：必有所不爲而後有所力爲。天下之事，將求夫有功，則無恤其有勞，將病其有勞，則無耻其無功，二者要難兼也。文景之治，將有所取，不得不有所捨，將有所重，不得不有所輕。是故敵之未柔也，國之未強也，名之未榮也，皆有所不問。蓋吾方以涵養天下爲事，一夫之擾，一物之病，皆

足以累吾涵養之全，而又違他事哉！班固曰：「文景務在養民。」治天下之法二：曰靜，曰動。人君出治之法一，曰專。專則有守，有守則無慕，有慕則有成。羿而慕王良，則喪其射；伯牙而慕高漸離之築，則喪其琴。技固不可以兩能，能固不可以兩精也。堯舜治天下以靜者也，湯武治天下以動者也，成康治天下以靜者也，宣王治天下以動者也。由靜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垂衣措刑之治；由動而治焉，治而專焉，是以有創業中興之治。曰動曰靜，雖聖人不能兼舉而雜用也。擇其所當務，而吾執之以爲專務。始之以擇，繼之以不疑，終之以不改，夫是之謂專務。文景之務獨在於養民，蓋以古之靜者而自處矣，而於天下之功名何務焉？平城之仇可報也，文景不報也；嫚書之悖可耻也，文景不耻也；火通甘泉之警可忿也，文景不忿也。文景非能忘情也，彼固有所不暇也。曷爲不暇也？文景之所務有不在此也。使天下之民安，何必報東門之役？使天下之民富，何必紀燕然之功？使天下之民仁且壽，何必數入陳之俘？得匈奴之輜重，孰與吾太倉之腐？得單于之朝，孰與吾黎民之醇？天馬蒲萄之利，未足以易吾之桑麻滿野也；龍荒大漠之取，未足以易吾之烟火萬里也。方文景擇此務而固執之，智者必忿於心，勇者必忿於色矣。未幾則相與樂之，已而忘之矣。天下忘文景之仁，而文景不忘天下之民。文景之不忘，專於仁者也；天下之忘文景，安於仁者也。故夫粟帛之賜，文景之小惠也；征賦之減^二，文景之廉德也；刑罰之幾措，文景之寬政也。非文景養民之務也，文景不以有功者易其有勞者，是真文景之務也歟？千金之家，其所以起者動也，其所以守者非動也，靜也。其祖父之披荆棘，犯霜露，不爲則不可也，夫豈樂於此乎哉？子孫守之，不知其祖父之初不樂乎動也，狂夫怵

之，徧夫激之，以爲無動於身則無強於家，或鬪焉，或訟焉。家則強矣，無乃適所以爲弱乎哉？孝武是也。孝武以爲文景之怯也，矯而振之，唐蒙之往，李陵之徧，而文景之生產作業始搖矣。末年之事，使文景見之，其心不傷乎哉！湯武周宣之動，不得已焉者也。孝武承文景富庶之全盛，而必欲動焉，其亦有不得已者耶？故治天下之法可喜者動也，可笑者靜也。孝武可喜者也，文景可笑者也，可笑而可安者也。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二〕減：原作「滅」，據四庫本改。

太宗勵精思治論

論曰：明主之勤於治，其勤不可見，而其成不可禦。蓋可見者以勤爲勤也，不可見者以思爲勤也。以勤爲勤者，事常出於勤之外；以思爲勤者，事不遁於思之中。納天下之治於一思，出一思之治於天下，治之功未具而治之計已具矣。太宗之勉厲精勤以治天下，非費其勤也，費其思也。思以計乎治，治以應乎思，故其勤不可見也，而其成不可禦也。勤於思而不勤於迹，又何見焉？出於心而成於治，又誰禦焉？崔植得其說，故曰太宗勵精思治。天下之治亦難矣，勤則不成，不勤則成，可爲長太息也。且夫量書者，即成湯之昧爽也；傳食者，即文王之日昃也。然與湯文同其勤，不與湯文同其

治，何其勤而不成歟？師廣成者即梁人之齋戒也，游巖廊者即晉人之高簡也。然與梁、晉同其不勤，不與梁、晉同其不治，何其不勤而成歟？蓋有衆人之勤，有帝王之勤。衆人之勤，勤以勤也；帝王之勤，勤以思也。以帝王而爲衆人之勤，秦、隋以之；以帝王而爲帝王之勤，黃帝堯舜以之。太宗之厲精不用於事而用於思，其以不勤爲勤者歟？其不以勤爲勤而以思爲勤者歟？田業之法，府兵之法，租調之法，此治之器也，非治也。米斗三錢之治，外戶不閉之治，蠻夷宿衛之治，此治之象也，非勤也。兼行將相之事，親伐夷狄之事，日教衛兵之事，此勤之目也，非綱也。太宗厲精之綱，其在於一思乎？太宗何思也？其事事而思乎，有所及必有所不及；其物物而思乎，有所甚密必有所甚疏。蓋太宗求治之初，有勸以刑名者，有勸以仁義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有言創業之難者，有言守成之難者，太宗之所以憂而思也。當是之時，太宗之厲精不疲於身，不瘁於色，朝廷不知，天下不知，太宗自知之耳。何也？其思隱於心，其勤泯於迹故也。蓋天下之至勞莫勞於念慮，而莫逸於霄旰。太宗不疲於身而心已疲，不瘁於色而心已瘁。勤而思焉，思而決焉，天下見其治於已決之後，不見其勤於未決之先，孰知太宗疲其心以置天下於至安，憂其心以納天下於至樂哉！然則太宗之勤，其以不勤爲勤者歟？其不以勤爲勤，而以思爲勤者歟？嗟夫，天下之事有潛之至幽而發之至著者，其惟此心乎？淮淝之寇方熾，而謝安之游宴方酣；宦寺之權方橫，而元載之嬉笑方和。孰知游燕之憂甚於蹙頞、嬉笑之慘甚於按劍者乎？故夫真憂者不憂，真怒者不怒，真勤者不勤。彼夙寤晨興以爲勤者，勤則勤矣，真則未也。太宗之厲精不在勤而在思，其真勤歟？勤可知也，思不可知也。知且不可知也，又可見乎。

哉？太宗之勤於一思，當時之臣未必知也，崔植何從而知之哉，何從而言之哉？《詩》不云乎：「心之憂矣，曷爲其已？」太宗有焉。又不云乎：「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崔植有焉。謹論。《誠齋集》卷九〇。

全宋文卷五三三五

楊萬里 五一

庸言一

楊子曰：七情、代興而異政，故喜爲怒君，樂爲哀臣，未有發與時並、來與日偕者。或曰：「然則欲其發皆中節，奚施而臻茲？」楊子曰：「聖人以一君君七臣^(一)，衆人以七臣臣一君。」

楊子曰：古之君子道足以淑一身，及其足以淑萬世而不自知也。後之君子言將以信萬世，及其不足以信一室而不自知也。

楊子曰：所樂存焉，則陋巷在前而顏不見；所樂不存焉，則黃屋在上而堯不知。

楊子曰：君子恩及禽獸，而周公必驅犀象；聖人仁及草木，而后稷必薅荼蓼。

楊子曰：仁者萬善之元首^(二)，正者萬事之本幹^(三)。

或問：「橫渠子謂陰方凝矣，而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不服而爲雷；陰方聚矣，而陽在外者不

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何謂也？」楊子曰：「伏一健於二順之下，健者安得不怒而爲雷？閉二健於一順之外，健者安得不環而爲風？《易》之有《震》、《巽》也，其知神之所爲矣。」

或問：「濂溪子謂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何謂也？」楊子曰：「元伸而亨，非誠之通乎？利拙而正，非誠之復乎？亨利用也，元貞體也。體名二也，誠一而已。」

楊子曰：「以理從心，不以心從理，故危，以動則民不與；以心從口，不以口從心，故懼，以語則民不應。」

楊子曰：「《易》之道，損而不已必益，升而不已必困。吾未見處損而喜、處升而懼者也。」

或問：「程子說《易》，謂五君位也，唯《旅》之六五獨不取君義，蓋君無旅也，信乎？」楊子曰：「出居于鄭，在乾侯孫于越，旅也；幸蜀，幸奉天，亦旅也。」「然則程子謂君無旅，何也？」曰：「是固作《易》者與說《易》者之所諱也。非諱也，不忍言也。」

楊子曰：「性者生之良能，心者性之良知。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性也；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也。故不盡其心，不知其性。」

或問：「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莫之罪，而墨對之以君臣無常位，其然乎？」楊子曰：「詭哉言也！君臣天下之大分，猶天高地下，不可易也。非有桀、紂之惡，湯、武之聖，則《易》之《革》聖人不作矣。意如何人，而敢奸之乎？且簡子之問，安知其無季氏之志乎？無季氏之志猶不可以此對也，有季氏之志而對之以此，可乎？《詩》曰：『無教猱升木。』」

楊子曰：《易》者，蕭何之律令。《春秋》者，漢武之決事。此《易》戒其所當然，《春秋》斷其所已然，聖人之戒不可違，聖人之斷不可犯。六經惟《易》《春秋》相表裏。

楊子曰：過樂則喜，安喜則樂。不平於氣則怒^{〔四〕}，不制其痛則哀。

或問：「學者之言道，或闕己於至幽，而墮人於至茫，何也？」楊子曰：「非強則妄。誣所不能之謂強，億所不知之謂妄。」

或問：「《易》之《革》曰『湯、武順乎天』，然則文王違天乎？」楊子曰：「皆順也。或順其命，或順其理。」

或問：「君子慎其獨，何謂獨？」楊子曰：「作於其心之謂獨。」

或問：「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道有竭乎？」楊子曰：「覲之以宗廟之美，而俎豆無象；位之以百官之富，而表著無列。」

楊子曰：君子不安其心之所不安，小人安其心之所不安。

楊子曰：有此之謂理，行此之謂道，體此之謂德，屢遷而不離乎此之謂中。

或問：「夷、齊兩去其國，夫子兩許其仁，何也？」楊子曰：「夷不去無父也，齊不去無兄也。」

楊子曰：文王制天命者也，湯、武制於天命者也。《誠齋集》卷九一。

〔二〕「君七」二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首：原作「道」，據四庫本改。

〔三〕本：原作「木」，據四庫本改。

〔四〕氣：原作「于」，據四庫本改。

庸言二

或問：「橫渠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何謂也？」楊子曰：「水，陰物也，而至陽之精居其宮。火，陽物也，而至陰之精隱其家〔一〕。」

楊子曰：「仁者安其固然，故不憂；知者明其當然，故不惑；勇者信其不然，故不懼。」

或問：「道也者，潛之則憚諸心，體之則淑諸身，溥之則澤諸天地萬物。學者言不及此，何也？」楊子曰：「道不在己，言道病己；己不在道〔二〕，言道媿道。」

楊子曰：「顏子之學故以新而化，是以有若無忿；以樂而消，是以犯而不校。」

楊子曰：「伏羲、堯、舜、禹、湯、文、武，聖之高曾也。周、孔，聖之祖父也。顏子，聖之宗子也。孟子，聖之別子也。二程子，宗子別子之宗子也。」

楊子曰：「禮者免刑之大閑，刑者復禮之嚴師。」

楊子曰：「君子懷德，故主乎善，不主乎己；小人懷土，故安其舊，不從其新。」

或問：「廬而不藩，藩而不墉，藩且墉而不崇不厚不復，廬其妥乎？徹藩墻以納於菟，褐夫不爲也。徹封建以納獫狁，而謂君子爲之乎？」三。懜哉，柳子之訾封建也。啓戎以宅華，使疆不藩，陲不墉，蕩蕩焉通而莫禦，民至于今受其烈者，必柳子之言夫！」楊子曰：「以藩墻爲藩墻，廬其妥矣。以於菟爲藩墻，廬其妥乎？」

楊子曰：仕優則學豐其歉，學優則仕散其積。

或問：「田不井曠百世，王澤其不下究歟？欲王澤之下究，其必自井田始矣。百世之主非其智不足以及之，惟其勇不足以行之。蓋仁於奪一夫之有，而不仁於均萬夫之無，是以王澤不下究也。」楊子曰：「奪一夫之有以均萬夫之無，可也。萬夫未得其所無，而一夫先訟其所有，可乎？」或曰：「上均之，下焉得而訟之？」曰：「下患無所訟乎？秦之慘刻，民不訟於秦而訟於漢；新室之紛更，民不訟於新室而訟於光武。下患無所訟乎？」

楊子曰：呂公未嘗獻淮魚，獻淮魚者婦也。文公未嘗獻錦，獻錦者亦婦也。不獻甚獻也。

楊子曰：君子不器，不以一能而盈諸身；及其使人也器之，不以衆能而責諸人。

楊子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以女女人而必曰貴富也，異矣。

楊子曰：不遷怒，直也。不貳過，明也。

楊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不以名掩實；察其所安，不以迹掩心。

楊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舍非聖賢之痛癢也。人主觀聖賢之行藏，可以察其時。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非君子之欣戚也。人主觀君子之隱顯，可以知其身。

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楊子曰：「今之學者亦爲己，舍爲學則無所不爲己。」孔子曰：「今之學者爲人。」楊子曰：「古之學者亦爲人，舍爲學則無所不爲人。」

楊子曰：君子見其所不欲見，亦有不見其所不欲見，孔子闕陽貨之亡是也。君子敬其所不欲敬，亦有不敬其所不欲敬，孟子不與王驪言是也。爲陽貨、王驪者，知怨其不見己，而不怨其所以不見之由，知怨其不與己言，而不怨其不與己言之端，惑矣。

楊子曰：人之一身，冬立者其足寒，此則陰矣。及足與足相摩，則寒者溫，不曰陽乎？然則陰陽果二物哉？

或問：「何謂精義入神？」楊子曰：「思精其宜則衆理通。」「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理盡其通則萬變徹。蓋義者物之宜，神者心之通，化者事之變。」

楊子曰：直於己之謂忠，孚於物之謂信。

或問：「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何謂隱？」楊子曰：「惻言愛，隱言痛也。覺其痛之謂隱，愛其痛之謂惻。痛於彼，惻於此，而仁不可勝用矣。」《誠齋集》卷九一。

〔二〕隱：原作「陰」，據四庫本改。

〔三〕「在」下原衍「不」字，據四庫本刪。

〔三〕子：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三

或問：「知變化之道，何謂變化？」楊子曰：「榮變而枯，未離而本不離，鬢變而素，色改而質不改，此變也。鷹化爲鳩，見鳩不見鷹，草化爲螢，見螢不見草，此化也。變者跡之遷，化者神之逝。」

楊子曰：中則正在其間，正則中在其外。

楊子曰：國家之敗，其敗者敗之歟，抑亦興者敗之歟？家有範，人有表，範完而表端，罔或虧側矣。唐太宗謂其子曰：「吾有濟世之功，是以縱欲而人不議。」然則敗唐者高宗也，而非高宗也。

楊子曰：寂然不動，感在其中矣。感而遂通，寂在其中矣。

楊子曰：學以聚之，無不受也；問以辨之，有不受也。

楊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非贊天地也，以天地責諸身也。

楊子曰：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身而不正可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學而不精可乎？

楊子曰：建官以利民，有害民而得官；用人以立國，有誤國而得用。

楊子曰：天下之才，動則生，靜則息。

楊子曰：君子之於人，以大善揜小惡，不以大惡揜小善。

或問：「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何如？」楊子曰：「非諫臣之盛也，祖宗之聖也。」

或問：「天地未開闢，如之何？」楊子曰：「古猶今也。」曰：「天地既開闢，如之何？」曰：「古猶今也。」

楊子曰：「君子之於小人，有容而無敵。」或曰：「何也？」曰：「不爲小人，不勝小人。不勝小人，不敵小人。敵小人而勝焉，是勝一小人，得一小人矣。」

或問：「三代而下莫盛於西漢也，本朝與西漢孰盛？」楊子曰：「西漢縣令勇於敢殺，本朝人主勇於不敢殺。」

或問：「熙、豐、元祐之議論固不能同也，元祐諸儒其咎臨川王子也宜矣。而諸儒之論又謂不井田不封建則不三代也，何如？」楊子曰：「臨川王子之論曷嘗不曰三代哉！」

楊子曰：君子不言己之所不能行，不言人之所不可行。

或問：「世傳大程子《中庸》之書非大程子之爲也，呂子大臨之爲也，何如？」楊子曰：「無傷也。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無傷也。」

楊子曰：臧堅以齊侯遣闔人唁己爲耻^(一)，後世之士以闔人薦己而不爲耻。漢文納爰盎之諫^(二)，以宦者參乘爲耻，後世之主以宦者參國而不爲耻^(三)。

楊子曰：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以其所不必知，害其所必知，仲尼不爲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其所無用，害其所有用，仲尼不爲也。

或問：「伊川程子之學大抵以先王而責後王，以聖人而責學者，膚寸不恕也，無乃已甚乎？」楊子曰：「奚其甚？以先王而責後王，是致後王於先王也；以聖人而責學者，是納學者於聖人也。奚其甚？」

楊子曰：光輝者，日月之散也。日月者，光輝之聚也。散故其暉無不充，聚故其象有可指。

楊子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及曾子數以三罪，則愴然之哀一變而爲慄然之懼，何也？道長則情消，懼生則哀亡。惜也子夏見曾子之晚也，使早見曾子，則尚不喪其明也。雖然，喪其明尚不喪其心也。

楊子曰：人之爲善，百善而不足。人之爲不善，一不善而足。

或問：「君子事上如之何？」楊子曰：「重不及傲，敬不及諂。」

楊子曰：且將飲者夢必渥，且將跌者夢必愕。今皇皇焉，汲汲焉，得則懌，否則戚，奚爲哉！

《誠齋集》卷九一。

〔一〕齊：原作「齋」，據四庫本改。

〔二〕爰益：原作「爰益」，據四庫本改。

〔三〕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庸言 四

或問：「『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也』，子貢之言無乃已恕歟？」楊子曰：「紂不可恕也，亦可恕也。周師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亡國之罪，後有死國之節。嗟乎，後而已矣，猶紂也；前而已矣，紂也乎？」

或問：「三代而下，謀國而萬全者，其惟子房乎？」楊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奚而不萬全哉！使他人用之，鴻門之見，策之安乎？棧道之絕，策之通乎？」

楊子曰：聖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寧以吉徇中；不貞而利，寧以利徇貞。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楊子曰：「學者無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無，吾何以觀之哉！」

或問：「程子謂仁者覺也，覺何以爲仁？」楊子曰：「覺則愛心生，不覺則愛心息。覺一身之痛癢者，愛及乎一身，故孝子髮不毀；覺萬民之痛癢者，愛及乎萬民，故文王視民如傷；覺萬物之痛癢者，愛及乎萬物，故君子遠庖厨。」

或問：「孟子謂惻隱仁之端，韓子謂博愛之謂仁，程子謂仁者覺也，三子之言仁異乎？」楊子曰：「何異焉！愛者惻之應，隱者覺之感。」或曰：「雖然，韓子之言其亦未優乎？」曰：「樊遲問

仁，子曰『愛人』，愛何違於仁？子貢問博施，子曰『必也聖乎』，博何違於愛？」「然則博愛之與兼愛異乎？」曰：「異。博無私，兼無別。」

或問：「朝死而夕忘者，聖人之罪人固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二），何也？」楊子曰：「不肖者不及，故進之；賢者過，故退之。」

或問：「鯉也死，夫子不慟鯉而慟回。回也死，顏路不爲之慟，而夫子爲之慟，何也？」楊子曰：「哭子而不慟，禮也。哭門人而慟，道也。嚴哉，禮乎！重哉，道乎！」

楊子曰：置虛器於水中，未充則鳴，既充則默。嘑嘑以爲知道，囂囂以爲知德，充乎哉？

楊子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即天命之謂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即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也。」或曰：「未發無不中，既發有不和，性其兩乎？」曰：「否。粹於天理者性也，駁以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樂自天理出，發無不和也；自人欲出，發始有不和矣。」然則約情以歸性，遏人以復天，發而和，以不離於未發之中，奚若而可？」曰：「戒不睹，懼不聞。」

或問：「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則何者爲中庸乎？」楊子曰：「執是以爲中庸，非也；外是以爲中庸，亦非也。」然則何如斯可謂之中庸矣？」曰：「天下國家可均也，時乎必均，時乎不必均；爵祿可辭也，時乎必辭，時乎不必辭；白刃可蹈也，時乎必蹈，時乎不必蹈。君子處事以時，對時以道，擇道以心。」

或問：「《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廢』，何謂也？」楊子曰：「幽而太極乾坤，六子之妙用；

顯而君臣父子，萬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動則取諸殯牯鴻雉，植則取諸瓜杞茅蒐，器則取諸餅鼎簋缶，體則取諸腓腓趾尾。不曰百物不廢乎？惟大無不受者，細無或廢。」

或問五行之序，楊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之定。氣一變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質，故曰成；質一成而有宅，故曰定。」

楊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親於民，而民親君子之德亦然。

或問：「韓信之平趙、魏，下燕、齊，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跼，圖漢而烹，何其不才也。」楊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將舉天下而一之漢，信得而不才乎？天方廢楚，信則仕楚，天方興漢，信則廢漢，信得而才乎？」

或曰：「子諍父，臣諍君，分殊而已矣，愛無殊也。然子無誅而臣有誅，是故桀之龍逢，紂之比干，孝宣之蓋寬饒，光武之韓歆，明皇之周子諒，桀紂爲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楊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誅，諫之戒也。後三君之誅，不諫之勸也。」或曰：「諫者戒，不諫者勸，其究若之何？」曰：「亡焉而止矣。」「桀、紂、明皇則亡，孝宣、光武曷嘗亡哉！」曰：「夫亡者身至焉，國次焉。」《誠齋集》卷九一。

〔二〕比：原作「此」，據四庫本改。

庸言 五

或問：「『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何謂也？」楊子曰：「顏不孔不止，紂不桀不止。」

或問：「孔子論商之三仁，孟子論夷、惠、尹之三聖，學者宜何師？」楊子曰：「師三仁者一之後，師三聖者二之前。」

楊子曰：天命之謂性，父母全而生之也；率性之謂道，子全而歸之也。

楊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閑其入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閑其出也。

或問：「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說之言也；不致其知，不力其行，小程子之言也。由前之說珍乎行，由後之說珍乎知，學者將疇從？」楊子曰：「知譬則目也，行譬則趾也。目焉而已矣，離婁而蹙也，可乎？趾焉而已矣，師冕而馳也可乎？人乎人，目趾具而已矣。」

或問：「荀彧魏從而漢殉〔二〕，孰忠乎？」楊子曰：「漢魏均忠也，一則以心，一則以身。」

或問：「曷謂中？曷謂庸？」楊子曰：「中者群心之根株，庸者衆口之穀粟。」

或問：「行夏之時，程子言之白矣，敢問乘商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如之何？」楊子曰：「商輅周冕，尚儉也；樂則韶舞，尚遜也。」

或問：「漢文之短喪，其薄矣乎？」楊子曰：「薄非漢文始也，昔滕世子爲三年之喪，而父兄百

官皆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然則短喪之薄，其起於周之衰乎？」

楊子曰：『《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夫惟有是物也，然後是道有所措也。彼異端者必欲舉天下之有而泯之於無，然後謂之道。物亡道存，道則存矣，何地措道哉！』

或問：「韓公徹簾之舉，富公咎焉，何如？」楊子曰：「此富公未察也。韓之請，后之從，韓能逆知之乎？機之未至不可知，機之既至不可留。然則先事未有以白富公，臨事不可以待富公，故曰此富公未察也。」

或問：「衛多君子，晉多卿材，晉大國也，衛蕞爾國，亦何爲多賢也？後世以天下之大，歎人材之乏，又何歟？」楊子曰：「古者求人之一能，後世求人之無不能。求其一能，是以多能；求其無不能，是以有不能。」

或問：「何謂學？」楊子曰：「學之爲言傲也。以己之不知傲彼之知，以己之不能傲彼之能。學云學云，誦數云乎哉！辭命云乎哉！」

楊子曰：「獲禽我所欲也，詭而獲則可欲而不可欲；不獲禽非我所欲也，範而不獲則不可欲而可欲。故曰可欲之謂善。貧者未嘗不言富，富者未嘗言富，故曰有諸己之謂信。瓶之罄矣，維罍之耻不充故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實故也。故曰充實之謂美。山川之輝于外也百里，珠玉在內不盈握

耳，故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山，一山也，而朝暮晦明萬變也。刻木而爲山，一山而已矣，故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歷家之言天數，往者合知來者差，故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楊子曰：《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非爲下者言也；進退無常，非離群也，非爲進者言也。

楊子曰：《乾》之九三，居上位而不驕，蓋以進德脩業爲樂也。樂乎內者輕乎外，在下位而不憂，蓋以德之未進，業之未脩爲憂也。憂其大者忘其細。

楊子曰：仁與義，吾之左右手也，不可以獨有，亦不可以獨無。仁言覺，義言宜也。覺其宜則行，覺其不宜則止。故仁者右，義者左。

或問：「近世之健吏，某子吏也，以健聞；某子儒也，亦以健聞。二者同乎，異乎？」楊子曰：「異。」「何謂也？」曰：「吏以戎索治周索，儒以戎索爲周索。」《誠齋集》卷九一。

〔二〕或：原作「或」，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六

楊萬里 五二

庸言 六

楊子曰：利不歸於上則不國，故《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利歸於上則無民，故《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楊子曰：赤壁之風，天道在南；采石之霧，天道在北也。

楊子曰：夫子之道溥矣，宏矣，卓矣，邃矣，故六經既就，而六經非夫子；無行不與二三子，而未嘗與二三子。逼哉，子貢之問也，曰：「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道大如天，子貢欲以一字襲而取也；終身塗遠，子貢欲以一字生而死也。問之之逼也（一），答之之難也。微吾夫子，誰實能答之？子曰：「其恕乎？」然則六經雖博，可以一恕撮；夫子雖聖，可以一恕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子貢一夕負之而走矣。子貢得之之難，而學者喪之之易也。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

邑，惜乎！

楊子曰：「學者陋其故而不能不安，悅其新而不能不懦，其於至聖人也遐哉。」

楊子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其文武成康之盛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其周之東乎？

或問：「張湯推賢揚善，有諸？」楊子曰：「推揚有矣，賢善未也。」「掾史之薦，非賢善乎？」

曰：「胥薦胥，史薦史，賢善乎？」

或問：「陸抗飲羊叔子之藥，程子謂其不當飲，信乎？」楊子曰：「抗飲焉不可也，祜饋焉尤不可也。」「不幸而抗死焉，若之何？」

或問：「君子而時中，何謂也？」楊子曰：「《詩》不云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

或問：「張敞其健吏乎？」楊子曰：「敞可謂賢矣，不貨昌邑王以售其身，敞可謂賢矣。」

或問：「顏淵死，子哭之慟，何如？」楊子曰：「夫子欲有與言，將誰與言？」

楊子曰：「水託於器而有象，器毀則象亦毀。火託於薪而有質，薪化而質不化。象者形之虛，質者象之實。」

班固贊王莽曰：「天變見于上，人怨作于下，莽亦不能文也。」楊子曰：「固之言過矣。莽之言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未爲不能文也。」

楊子曰：「作《詩》者，其深知小人之情狀乎，「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是也。言之巧能以欺夫人，

顏之厚不能以欺其心。

或問：「元亨利貞，如之何？」楊子曰：「元而不亨，不釋老乎？利而不貞，不申韓乎？」

楊子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而學者朝學之，夕喪之。」

或曰：「性譬之水焉，濟人水也，溺人亦水也。謂濟人者水之性則過德乎水，謂溺人者水之性則過咎乎水。水之性有湛然而已爾。性譬之火焉，飪物火也，煨物亦火也。謂飪物者火之性則過德乎火〔三〕，謂煨物者火之性則過咎乎火。火之性有煇然而已爾。人之性而曰善焉，惡焉，混焉。非不性也，非盡性也。何如？」楊子曰：「所謂湛然煇然者，爲善乎？爲惡乎？爲混乎？」

或曰：「何謂性，何謂命？」楊子曰：「受之之謂性，授之之謂命。」

或問：「戒不睹，懼不聞，其惟閭室屋漏之地乎？」楊子曰：「不睹莫如吾心，而閭室爲十目之所視。不聞莫如吾心，而屋漏爲十手之所指。」

或曰：「後世爲將者多養寇以封己，非罪歟？」楊子曰：「非其罪也，有誨之者也，自高帝殺韓信始也。」

或問：「班固謂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污，君子譏之，然乎哉？」楊子曰：「仁可譏也？建恭爲子職，斯而可譏，舜亦可譏。」《誠齋集》卷九二。

〔二〕下「之」字原作「大」，據四庫本改。

〔二〕祐：原作「祐」，據四庫本改。

〔三〕句末「火」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七

或問：「楚王亡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子聞之曰：『去其楚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聃之說高矣乎？」楊子曰：「高則有矣，非其理也。且弓以用言也，去其人則弓孰得之，得孰用之？」

楊子曰：冲然之謂道，烝然之謂氣，澄然之謂天，凝然之謂地。烝然者天地之充也，冲然者天地之渾也。故道爲氣母，氣爲天地根。

或問：「揚雄之劇秦美新，有微歟？」楊子曰：「雄而有微，久矣其獲矣；毫而後微焉，情乎哉？」「然則奚而作？」曰：「避禍焉而已矣。」「禍可避乎？」曰：「禍可避，則命可避。」

楊子曰：聖人之辭渾，賢人之辭辨。渾，故一言可以萬觀；辨，故一言可以一取。聖人之辭微，賢人之辭章。微，故思而有不諳〔一〕；章，故不思而獲。

楊子曰：天下之至神者，其惟人心乎？己有過焉，何必人告也？見人之過，得己之過；聞人之過，得己之過。何必今人也？見古人之過，得己之過；聞古人之過，得己之過。何必古人也？見日月

之過，得己之過；見寒暑之過，得己之過。何必天地也？見韋弦之過，得己之過；見輪几之過，得己之過。何必萬物也？因前日之過，得今日之過；因今日之過，得前日之過。何必有過也？一言之過，未言而得其過；一行之過，未行而得其過。是數者之得，非人告也，心告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不惟顏氏子而已矣。知之未嘗復行，惟顏氏子而已矣。

楊子曰：禮出於人心，入於人心。樂出於人情，入於人情。

或問：「班固論人也，其等有九，信乎？」楊子曰：「人之等，奚若是之多也？七焉而已矣。」
「敢問其目。」曰：「自庸人等而上者有三：曰賢人，曰君子，曰聖人。自庸人等而下者亦有三：曰小人，曰狄，曰禽。」
「人而至於禽狄，不已甚乎？」曰：「是未足甚也。由余，狄也。反哺，禽也。人而禽狄如焉，非甚也。人而不禽狄如焉，非甚乎？」
「下免禽狄，上詣聖賢，奚爲而可？」曰：「學。」

或問：「聖人可學乎？」楊子曰：「奚而不可學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子孟子之言也。聖盡倫，子荀子之言也。聖人，盡人道者也，子程子之言也。聖人，人也，我亦人也。我無人倫乎？我無人道乎？昧弗明，舍弗行，行弗至，至弗盡耳〔三〕。」

或問：「何謂天位？何謂天職？」楊子曰：「履大君之位，以承乎天，茲謂天位。脩大君之職，以答乎天，茲謂天職。有斯位也，當知有斯職也。臣而不脩其職則爲曠官，君而不脩其職，不曰曠職乎？」
「然則孰爲君職？」曰：「君職在養民，養民在仁政。文中子曰『七制之主以仁義統天下』是

也。又曰『其有以結人心乎』，非也，結之，利之也。」

楊子曰：「命德討罪自上天出，此二帝三王之隆也；命德討罪自天子出，此漢唐之競也。逮德下衰，自權臣出，德又下衰〔三〕，自藩臣出。至於自女婦出，自嬖倖出，無衰矣。」

楊子曰：「小人之於爵祿，未得則羨，不得則愠，既得則懷。懷則固，固則思，思則姦，姦則亡。」「孰亡乎？」曰「亡身。雖然，亡身小矣，未足悼也，大於亡身足悼也。」

或問：「近世士風大不美，何以易之？」楊子曰：「奚而不美也？」曰：「病在奔競。」曰：「病不奔競耳，奔競非病也。」未諭，曰：「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使天下之士皆奔競於此，奚病哉？病不奔競於此而已矣。」《誠齋集》卷九二。

〔一〕詣：四庫本作「詣」。

〔二〕至：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又：原作「人」，據四庫本改。

庸言 八

或問：「仁義禮智爲四乎？爲一乎？」楊子曰：「一而已矣。」「曷謂一？」曰：「禮生於義，義

生於智，智生於仁。」

楊子曰：爲人謀甚於爲己謀，則謀無不忠。責己欺甚於責人欺，則交無不信。既見聖甚於未見聖，則傳無不習。

楊子曰：市之爲道也，競晨而晝，競晝而旰，競旰而夕，雖止其競不可也。夕矣，雖使其競亦不可也，故聖人觀復。

楊子曰：引重者先進之盛德，自重者後進之報德也。

或謂：「曹公不報赤壁之役，其怯乎？」楊子曰：「赤壁之役吳勝也，不報赤壁之役，魏勝也。」

楊子曰：燭定則明，搖則昏，而況心乎？

楊子曰：有爲而爲，不若無爲而不爲。

或問「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乾坤有毀耶？」楊子曰：「乾坤毀而後可以去易，去易而後可以息乾坤。」

楊子曰：由道以出器者道不孤，由器以復道者器不流。

或問：「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何也？」楊子曰：「存乎易者其易死，存乎人者其易生。」

或問：「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何謂也？」楊子曰：「志爲政，則氣聽乎志。氣聽乎志，浩然之氣也。氣爲政，則志聽乎氣。志聽乎氣，未定方剛，既衰之氣也。血氣之氣，盈則暴，虛則屈。道義之氣塞乎天地矣。」然則氣何以能動夫志也？「子不見夫蹶

與趨者乎？踣於行者，其心駭然以震；亟於趨者，其心躁然以爭。蓋氣外折則心內悸，氣外驚則心內競。」然則使聖人而蹶且趨也，其心若之何？」曰：「聖人吾不得而知矣，君子死而結纓，足可蹶，心不可蹶。君子徐行後長者，身乎趨，心乎不趨。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或問：「心與性爲一乎，爲二乎？」楊子曰：「心與性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心也。《泉水》之詩曰：『相彼泉水，亦流于淇。』心與性之謂乎？」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何如？」楊子曰：「召公不云乎：『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之言是，召公之言非矣。」

楊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君子小人消長之理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死生之理也。

或謂：「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謂其泊然無喜怒乎，赤子之喜怒非泊然矣；謂其漠然無哀樂乎，赤子之哀樂非漠然矣。然則赤子之心，何者爲心歟？」楊子曰：「有感心，無流心。」

楊子曰：君子之學，一歸焉而已矣。百其塗，奚傷焉？曾子言忠恕，夫子未之言也。孟子言仁義，子思未之言也。

或問鬼神，楊子曰：「神者，氣之靈。鬼者，體之毀。」

楊子曰：棲一塵於睫，則其大如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

或問：「斷一草木，殺一鳥獸，夫子以爲非孝，何也？」楊子曰：「愛心存乎爾，則及乎草木鳥

獸。愛心亡乎爾，則至於無父無君。」

或問：「管、蔡之間周公，其忠周歟？」楊子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挾武庚，忠商歟？」曰：「非也，號焉而已矣。」「然則其志焉在？」曰：「王焉而已矣。」「何謂號？」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其號忠周也；挾武庚，其號忠商也。不周之忠，則周公不可得而殺；不商之忠，則商民不可得而激。周公不殺則周室不亡，商民不激則管、蔡無衆。假武庚以興商，商興而周亡，周亡而斃武庚以自王，此管、蔡之謀也。故周室譬則秦也，武庚譬則義帝也，管、蔡譬則劉、項也。」《誠齋集》卷九二。

庸言九

楊子曰：「垂綏以耻惰游之民，何必鞭朴之辱？縞冠以刑不齒之士，何必鈇鉞之誅？」或問：「書一也，或誦焉而君子，或誦焉而小人，何也？」楊子曰：「非誦與不誦也，由與不由也。」

楊子曰：「《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後世斧鉞鼎鑊而亂臣賊子不懼者有矣。戰國之時，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後世君子而犯刑者有矣。楊子曰：君子敵心以理，敵身以心。」

或問：「臨川王子謂天變不足畏，可乎？」楊子曰：「王子之不畏天也，天不爲王子而亡；王子之畏天也，天不爲王子而有。」

楊子曰：「日退則月進，月退則星進，星退則霧進。君子小人亦然。」

或問：「士何以得爲君子？」楊子曰：「惟受責者能爲君子〔三〕。」未諭，曰：「受一人之責，無千萬人之責〔三〕，受千萬人之責，無一人之責。」

或問：「謝子良佐謂宰相不能富貴人也，信乎？」楊子曰：「富貴人者豈惟宰相不能也，君亦不能也。豈惟君不能也，天亦不能也。」「天不能富貴人，則孰能富貴人乎？」曰：「蒿也不可使爲松，鮒也不可使爲龍。能使其不可使，能爲其不可爲，則天能富貴人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恕，孟子之言嚴。恕故許千萬人皆爲君子〔四〕，嚴故不許一人不爲君子。」

或問：「甚矣，小人之不可附也。古之累者，孰不以附小人哉？」楊子曰：「附小人，累也，附君子亦累也。故《記》曰『中立而不倚。』」

或問：「赦者小人之幸，信乎？」楊子曰：「小人幸，君子亦幸，使小人不幸，君子幸乎哉！」

或曰：「古者人主下士，如湯之於伊尹，先主之於孔明是也。後世無聞焉，何也？」楊子曰：「非後世人主不下士也，人主之不下士，自士之自下始也。」

或問：「《易》皆六爻，而《乾》、《坤》二卦獨有用九，用六。然則爻其七乎？」楊子曰：「非七也，曰用九、用六者，所以發六十四卦九、六之用之凡也。」

楊子曰：人莫不愛其生，故莫不厚其生。莫不厚其生，故莫不傷其生。

或問：「六經之道有要乎？」楊子曰：「何莫非要也。雖然，有始終焉。始乎《易》，終乎《春秋》。」又問「《易》、《春秋》之道有要乎？」曰：「何莫非要也。雖然，陰陽、君子小人之消長，《易》之要。君臣、夷夏之隆替，《春秋》之要。」

楊子曰：有善而盈曰驕，有不善而執曰吝。

楊子曰：學而不化非學也，故曰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豈惟愚明柔強哉，雖明必愚，雖強必柔。

楊子曰：頭垢則思沐，足垢則思濯，心垢則不思沐濯焉，何哉？

楊子曰：士大夫之家，其興亡有數焉，視其數之多寡而已矣。詩書也、貴富也：由乎前者其數七，由乎後者其數三，雖曰未興興矣；由乎後者其數七，由乎前者其數三，雖曰未亡亡矣。粹詩書者無亡，粹貴富者無興，視其數，知其家矣。世之君子毋視乎人之家，視乎己之家；毋視乎己之家，視乎己之身；毋視乎己之身，視乎身之數。

楊子曰：意者逆其所未然，必者期其所願然，固者安其所不然。其病三，其源一，曰有我。

或問：「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佛盼召，子欲往，子路曰『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然則宜何從？」

楊子曰：「吾從子路。」曰：「然則夫子非歟？」曰：「子路可爲也，夫子不可爲也。」《誠齋集》卷九二。

〔一〕鈇鉞：原作「缺鈇」，據四庫本改。

〔二〕者：原作「惟」，據四庫本改。

〔三〕千：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四〕怒：原作「怒」，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〇

楊子曰：風者天之出入息也。人之一身，莫小乎語默，而莫大乎息。天地之造化莫小乎雨雪雷霆，而莫大乎風。息死則人死，風亡則乾坤息。

楊子曰：司馬君實之文準荀也，臨川王子之文準揚也。

楊子曰：古之巫者處其一，今之巫者處其三。曷謂一？曰巫。曷謂三？曰釋曰老。

或問：「明哲保身，何如？」楊子曰：「全其名，守其節，斯不失其身矣。若張禹、孔光之保身，乃所以失身。」

楊子曰：秦人之尚功術，猶人餌金石之藥也。其初也，瘠必肥，老必壯，羸必強。其究也，其死也忽焉。

楊子曰：成帝輯折檻以旌朱雲，聖明之資也。不聖不明，不擴不充爾。

楊子曰：「揚雄言秦之士也賤。夫四皓，高祖且不能致也，況秦乎！士未嘗賤也。」

或問：「孔明與仲達未戰也，戰則孰勝？」楊子曰：「孔明乎。」「奚以知之？」曰：「其立也山，其靜也淵，古之將也。巾幘之遺，仲達已動矣。」

或問：「舜之舞干羽，七旬而苗不格，則如之何？」楊子曰：「苗民之格愈遲，舜德之進愈速。」楊子曰：「見乎表者作乎裏，形於事者發於心。是心作焉，其外寂然，其中森然。勿謂無形，峙於丘陵；勿謂無見，燁於震電。」

楊子曰：「精於理者其言易而明，粗於事者其言費而昏。」

或問：「君子言命乎？」楊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君子曷爲不言命？」「言命則人廢，奈何？」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君子曷爲必言命？」

楊子曰：「顏子之學聖人亦逼矣。仰之彌高，其遠無極；鑽之彌堅，其入無間。瞻之在前，可望而不可至；忽焉在後，若得而又若潰^(一)。」

楊子曰：「口者躬之戶，目者躬之牖，德者躬之府。府充矣，其戶燁，其牖瑩。雖然，燁其戶，瑩其牖，其府充乎？」

或曰：「學者莫上於敏，莫下於鈍。然敏或以窒，鈍或以通，何也？」楊子曰：「不可怙者天，不可畫者人。」

或曰：「昔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且封以地，子西以爲非楚利也^(二)，昭王乃止。子西之言，

信乎？」楊子曰：「昔者虎之居乎山也，自知其無以德乎獸也〔三〕，使狸召麟焉。狸曰：『今日之事，有虎無麟，有麟無虎，子以爲麟之至，則獸麟從乎？』虎於是疑焉。麟聞而嘆曰：『吾以不觸聞也，狸尚疑我哉！』子西之說，則狸之說也。」

或曰：「曹公、孫權一世之雄也，不爲曹公、孫權者能當之乎？然曹公用舟，周瑜敗之，孫權登岸，滿寵敗之，何也？」楊子曰：「二公龍虎也，龍以水而雄，虎以山而雄。易而居焉，敗矣。曹公之用舟，虎在川也；孫權之登岸，龍在山也。」

或曰：「民之溺於戰國之虐政也，其心競〔四〕，其力憊，拯之難也；其力充，其位缺，拯之難也。孟軻、荀卿力不足以行其心，非患也。爲齊卿〔五〕，爲楚令，不位歟？而其拯無聞焉，何也？」楊子曰：「今有孺子將入於井，仁人有不見，無不拯。雖然，仁人趨而拯之，孺子之父從而挽之，則仁人雖欲拯之，烏得而拯之？孟、荀則憫孺子矣，如挽何？」

楊子曰：夫子之論禮，商得以損夏，古之禮有不苟取；周得以益商，今之禮有不苟去。

或曰：「孟子聖矣乎？」楊子曰：「謂『若聖豈敢』者，夫子也，況孟子乎？雖然，孟子之學至其至矣，非曰聖也，非不曰聖也。」或曰：「孟子之與孔子，假而生不相後也，將並於孔乎？將學於孔乎？」曰：「奚其並！奚其並！」《誠齋集》卷九二。

〔二〕若得：「若」原作「君」，據四庫本改。

〔三〕子西：原作「子兩」，據四庫本改。

〔三〕獸：原作「戰」，據四庫本改。

〔四〕心：原作「必」，據四庫本改。

〔五〕齊：原作「齋」，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七

楊萬里 五三

庸言 一一

楊子曰：陰動之謂陽，陽靜之謂陰，動靜不息之謂道。道也者，三才不息之體也；善也者，三才不息之用也；性也者，三才體用不息之質也。覺此之謂仁，達此之謂智，公此之謂百姓之日用，行此之謂君子之道。道果多乎哉？故曰「君子之道鮮矣」。

或問：「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有過與不及之中，中其二乎？」楊子曰：「中有二乎？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中之初；過與不及之中，中之復。」

或問：「有以活爲仁，信乎？」楊子曰：「活則圓，圓則忘分。」「有以公爲仁，信乎？」曰：「公則方，方則忘情。仁者不忘情，亦不忘分。不忘情，故愛人；不忘分，故自愛。」

或問：「禮義廉耻，柳子以爲非四也，二而已矣，然乎？」楊子曰：「二而已矣。曷謂一？曰耻

是也。惟心知其一，則三者至矣，是故君子以一生三，以三養一。小人去其一，以敗其三，何所不至哉。故立天彝，建民極，耻爲大。」

或問應變何如，楊子曰：「變者天下之不幸，應者聖人之不得已。」

或問：「士大夫當仕而報怨，不可也，報恩獨不可乎？」楊子曰：「不可。」未喻，曰：「吾聞之吾友尤延之曰〔一〕：『仕而報怨，私也；仕而報恩，亦私也。』以公家之恩報己之恩，不私乎？」

或問：「道術奚辨？」楊子曰：「大路之謂道，小徑之謂術。正塗之謂道，邪徑之謂術。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一夫取疾而終迷之謂術〔二〕。故《周禮》曰：『千夫有川，川上有道。』《月令》曰：『審端徑術。』聖人之所謂道者，明告天下後世以可行者也，故譬之以路而謂之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董仲舒曰：『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也。』韓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故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顏子之道，道也。老、佛、管、商、申、韓之道，非道也，術也。」

或問：「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無所不說於聖人之言而曰非助，何也？」楊子曰：「鐘不自鳴，撞而後鳴。夫子萬石之鐘也，回也不撞而聽其自鳴，則鐘之鳴也不數矣。使七十子皆如回，則《論語》、《孝經》或幾乎息矣。《論語》、《孝經》而息，豈惟無助於夫子，亦無助於天下後世。豈惟無助於天下後世，亦無助於天地萬物。」

或問憤世嫉邪何如〔三〕，楊子曰：「世不必憤，邪不必疾焉。」

楊子曰：晝而夜莫之異也，溫而寒莫之異也。得而失、生而死異焉，何哉？

或問禮與時孰從，楊子曰：「禮汰從時，時汰從禮。」

或問：「橫渠張子與二程子，其學孰至？」楊子曰：「孰不至也！雖然，大程子不幸短命，吾所歎也。橫渠子不幸短命，吾所尤歎也。」

楊子曰：西漢之士不正，東漢之士不中。

或問：「易與天地準，何如？」楊子曰：「易與天地準，天地與易準。」

或問：「君子不言而信，此何理也？」楊子曰：「見桑者有燠意，見米者有飽心。桑與米言乎哉？」

楊子曰：移攻昧之師以攻己之惡，回克敵之力以克己之私。

楊子曰：有心而弗治，子有庭內弗灑弗掃者也。有師友而弗問，子有鐘鼓弗鼓弗考者也〔四〕。

楊子曰：天焉曰命，人焉曰性，主焉曰心。

楊子曰：農夫之播種也，種黍不生稌，種稌不生黍，有種此而不生此者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堯、舜有存心，無放心；桀、跖有放心，無存心〔五〕。《誠齋集》卷九三。

〔二〕延：原作「廷」，據四庫本改。按尤延之，尤袤字。

〔三〕終：原作「然」，據四庫本改。

〔三〕如：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四〕鐘：原作「種」，據四庫本改。

〔五〕「存心」下原衍「矣」字，據四庫本刪。

庸言 一二

楊子曰：居其前者不欲繼其後，賢之進也難；居其後者不欲立其前，賢之立也難。

楊子曰：讀書者非言語之謂也，將以灌吾道德之本根，榮吾道德之枝葉也。本根將枯，枝葉將瘁，試取聖賢之書一閱焉，枯者茂，瘁者榮。

楊子曰：有敗詐，無敗誠。

楊子曰：古之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晉文請隧不與，貧而不粥祭器也；仲叔于奚請繁纓，與之，寒而衣祭服也。

楊子曰：天下之物不可不有而有之者，其有不贅；不可不無而無之者，其無不匱。

楊子曰：登高者未必跌，而嘗覆車於夷塗；夜坐者未必寐，而常失旦於昧爽。

楊子曰：總干而山立，南豐子曾子之文也；發揚蹈厲，眉山子蘇子之文也。

楊子曰：生而知者，信其當然也；學而知者，見其所以然也。惟其信於斯，故曰誠。惟其見於

斯，故曰明。明之之謂賢，誠之之謂聖，誠而不知其所以誠之之謂神。

或問曰：「古之有道之士，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虎無所投其齒，兕無所投其角，信乎？」楊子曰：「然。」曰：「有道之士若是其異乎？」曰：「何異焉？舜與共、驩雜處也〔二〕，雜而不處，不曰不亂群乎？宋司馬欲害孔子也，害而不害，不曰不濡不熱乎？雖然，此非聖人之至也，而老莊妄意其爲聖人之至也。」

楊子曰：天地之間，其猶炊歟。實物於甗而覆其上，實水於鬲而煬其下，判乎其不比也。然水火之情協而氣升焉，則覆其上者潛然而零矣。覆其上者，彼其初燥如也，潛然者奚自而來哉？氣也〔三〕。天地之爲雨也亦然。

楊子曰：聖者天之習，賢者聖之習。

楊子曰：虛者盈之終，息者消之初。

楊子曰：君子食無求飽，不足欲也；居無求安，必遷善也。

楊子曰：君子以身觀人，以人觀身。

或問：「五行一曰水〔三〕，水者物之初，有乎，無乎？」楊子曰：「有者水之象，無者水之質。」

或問：「物有相反相成，何也？」楊子曰：「反者激之極，成者反之定。故飴之甘其極必酸，荼之苦其極必甘也。」

楊子曰：今夫木同一本根也。然方其榮也，枯者或與之同日；及其凋也〔四〕，生者或與之並時。

故華敷而葉實，枝槁而萌出，此造化無息之妙也。

楊子曰：「春秋之季，天下何嗜乎？利焉而已矣。天下何疚乎？奪焉而已矣。不嗜不疚，不利不奪也，而聖門諸子方且侍坐而談，舍瑟而作，以浴沂之水滌奪攘之氛，以舞雩之風吹戰爭之塵，彼視一世之所嗜所疚者何如哉？」或曰：「然則聖門忘天下歟？」曰：「否。」

楊子曰：聖人之畏天也以民，聖人之畏民也以天〔五〕。

或曰：「憂驩兜失之宰予，堯、孔亦有遺照歟？」楊子曰：「聖人，天也。無遺照亦無遺覆。雖然，照有或遺也，覆無或遺也。」

或問：「至大至剛以直，何謂也？」楊子曰：「無不容之謂大，無能動之謂剛，無可愧之謂直。」或問：「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何謂中，何謂和？」楊子曰：「不觀之天地乎，陽氣潛萌，萬物歸根之謂中，分至啓閉，序則不愆之謂和。觀吾心見天地，觀天地見吾心。」

或問：「致中和，在彼爲致也，在此奚致焉？」楊子曰：「井不鑿不泉〔六〕，木不鑽不燧。《誠齋

集》卷九三。

〔一〕共：原作「其」，據四庫本改，謂共工也。

〔二〕也：原作「世」，據四庫本改。

〔三〕五：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四〕及：原作「反」，據四庫本改。

〔五〕「天」下原衍「矣」字，據四庫本刪。

〔六〕鑿：原作「食」，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三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楊子曰：「天命之謂性，人爲云乎哉。率性之謂道，外取云乎哉。修道之謂教，倖得云乎哉。故令之畀之之謂命〔二〕，無加無損之謂率，作之勗之之謂修。」

或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之功用若是其大乎？」楊子曰：「子不見漢武之一怒乎？追仇平城之役，一怒萌於心，天地萬物何與焉。而長星竟天〔三〕，死人如亂麻，則喜怒哀樂不中不和之徵也。然則聖人之致中和者何如哉？」

楊子曰：富潤屋，不足以潤一身；德潤身，足以潤四海。

楊子曰：莫見乎隱，未出門而如見大賓；莫顯乎微，未使民而如承大祭。

楊子曰：水能濕夫火，而隔之以金，則濕者燥；火能流夫金，而乘之以水，則流者止。

或問：「無窮之謂理，無盡之謂性，而曰窮理盡性如之何？」曰：「窮無窮、盡無盡之謂學。」

楊子曰：金有範，天地亦有範。木可圍，天地亦可圍。易也者，其鑄穹壤之範，量高厚之度歟？

故《易》曰：「範圍天地。」

楊子曰：「學有思而獲，亦有觸而獲。思而獲，其覲親，觸而獲，其詣速。」

或問：「爲人君止於仁，何如斯可謂止矣？」楊子曰：「心有所先定之謂止，建邦者先以都邑爲止，行旅者先以舍館爲止。心不先止於仁，雖囊括萬善，包舉百行，其吾物乎哉！」

楊子曰：「冰在其內而壺之瑩外達，善之出而不揜者肖之；日月在其外而牖之輝內達，善之入而不拒者肖之。」

或問：「橫渠子謂君子之學爲天地立心，奚爲其爲天地立心也？」楊子曰：「人者天地之心也，君子者天地之心之師也。有天地而無人，無天地也。有人而無君子之學，有天地而無心也。是故學立心立，學亡心亡。」

楊子曰：「始雪而溫，陽之終也；既霽而寒，陰之窮也。」

或問：「孟子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楊子曰：「草木本乎根，人本乎父。父吾父以及人之父，一本也。父吾父，亦父人之父，非二本乎？」

或問：「揚雄謂仲尼見所不見，敬所不敬，聖人亦有詘也？」楊子曰：「信斯言也，則見董賢敬王莽亦仲尼矣。」

楊子曰：「孔子之言未嘗厲也，至責冉求、原壤未嘗不厲也。孟子之言未嘗不厲也，至答尹士滕之館人，未嘗厲也。」

楊子曰：孟子之文豐而約，揚子之文瘠而腴，文中子之文淡而甘。至於荀卿，有駁而已耳，有蕪而已耳。

楊子曰：聖人之言可以觀，可以知，不可以指。

楊子曰：太極氣之元，天地氣之辨，陰陽氣之妙，五行氣之顯。元故無象，辨則有象；妙故無物，顯則有物。人者氣之秀也，性者人之太極也，心者人之天地也，動靜者人之陰陽也，喜怒哀樂者人之五行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萬物皆備而已乎？

或問：「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何謂無適？」楊子曰：「心有他之之謂適。」

或問：「何謂惟精惟一？」楊子曰：「使后羿爲王良，得良失羿；使王良爲后羿，得羿失良。」

楊子曰：「五色之變始乎金，終乎水。五味之變始乎土，終乎火。水火者，陰陽之初也。極其變者，反其初也。」

楊子曰：知至不能至之，非真知也；知終不能終之，非篤信也。非真知則自欺，非篤信則自畫。

《誠齋集》卷九三。

〔一〕界之之謂：原脫一「之」字，據四庫本補。

〔二〕星：原作「屋」，據四庫本改。

〔三〕拙：原作「調」，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四

楊子曰：易知則有親，樂其中之無險也；易從則有功，信其前之無阻也。

楊子曰：精氣爲物，神而明也；遊魂爲變，明而神也。聖人觀物而知變，是以知死生之故；聖人觀變而知化，是以知鬼神之情狀〔一〕。

楊子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誕。曲成萬物而不遺，遺則私。

楊子曰：富有之謂大業，無足心也；日新之謂盛德，無止心也。

楊子曰：湯至熱也，久漱而涼，陽爭則一勝也；泉至寒也，徐嚙而溫，陰化則一歸也。

楊子曰：金遇火則釋，遇水則凝，陰從陽者反其本；土遇水則釋，遇火則凝，陽從陰者歸其宅。

或問何謂動心忍性，楊子曰：「動心，君子之疚疾；忍性，君子之藥石。」

楊子曰：晨昏一日之晝夜，寒暑一歲之晝夜，死生百年之晝夜，鬼神萬化之晝夜。故通乎晝夜而知者，知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

或問：「再思、三思，何如？」楊子曰：「夫子爲季文子言之也，不善而再思則善矣〔二〕，善而再思亦然。善乎，況於三乎？學者謹之。」

楊子曰：大法不可犯，故《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简书。」清議不可犯，故《詩》曰：「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雖然，清議之威甚於大法。

或問：「君子之爲善，或以爲好名，何如？」楊子曰：「不可好者名也，不可不好者善也。善之與名，其猶形影乎？影之有無，視其形；名之有無，視其善。形絕影絕，善滅名滅，善可滅乎？故教曰名教，義曰名義，節曰名節。夫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而莊周曰：『爲善無近名。』周之言可師，則夫子之言可叛。」

或問：「橫渠子云『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四）}，何如？」楊子曰：「湛一，氣之君；資形^{（五）}，氣之佐。」「何謂佐？」曰：「以天地之氣佐天地之氣^{（六）}。」

楊子曰：陰陽一氣而二名，陰言靜，陽言動，陰外無陽，陽外無陰。

楊子曰：三代國命在民與諸侯，戰國國命在士，秦漢國命在民，魏、晉以降國命在兵。

或問：「莊周云『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信乎？」楊子曰：「妄哉，周之言也。人之君子，天之君子，天之小人，人之小人。」「奚以知之？」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或問：「物以數來，我以誠應，將無墮彼乎？」楊子曰：「子不見夫鏡乎？無一物，故見萬物。」

楊子曰：目以瞬而明，氣以息而和。故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

楊子曰：神領意會者，見驚於滕口塗說之儒；下帷潛心者^{（七）}，見誹於開門授徒之師。噫！

或問：「諸儒同異之說，學者宜何從？」楊子曰：「事疑從古，義疑從是。」

或問：「漢儒句讀之學，何如？」楊子曰：「非不善也，說字無字外之句，說句無句外之意，說意無意外之味。故說經彌親，去經彌疏。」

或問：「天地之性人爲貴，何謂也？」楊子曰：「君子自尊其身，不敢自下於天地；自貴其身，不敢自賤於天地。非尊貴其身也，尊貴天地也。」

或問：「橫渠子謂天象陽中之陰，風霆陰中之陽，何謂也？」楊子曰：「日月星辰，明而有象。象者陰之凝，風霆幽而有聲，聲者陽之散。」《誠齋集》卷九三。

〔一〕情：原作「精」，據四庫本改。

〔二〕「則」下原有「衰」字，據四庫本刪。

〔三〕得：原作「德」，據四庫本改。

〔四〕欲：原作「炊」，據四庫本及張載《正蒙》改。

〔五〕形：原作「取」，據四庫本改。

〔六〕佐：原作「怪」，據四庫本改。

〔七〕帷：原作「惟」，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五

或問：「橫渠子謂貞明不爲日月所眩，貞觀不爲天地所遷，何謂也？」楊子曰：「日月所不能眩，而況同民之吉凶，作《易》之憂患乎？天地所不能遷，而況死生之故，鬼神之情狀乎？」

或問：「橫渠子謂神天德，化天道，何謂也？」楊子曰：「靜而存曰神，故德；動而周曰化，故道。」

或問：「橫渠子謂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何謂也？」楊子曰：「敦而不化囿於體，義而不神局於方也。」

或問：「橫渠子謂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何謂也？」楊子曰：「水之聚散，海不得而與。吾之死生而曰有與焉者，非妄則惑。」

或問：「程子謂鬼神者造化之跡，何謂也？」楊子曰：「息而神盈天地之間，消而鬼反天地之間，非迹而何也？」

或問：「何謂闢戶謂之乾？」楊子曰：「不觀子之噓？」「何謂闔戶謂之坤？」曰：「不觀子之吸？」

或問：「何謂富有之謂大業？」楊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何謂日新之謂盛德？」楊

子曰：「孔子謂君子之道四，未能一焉。」

楊子曰：天下之治福常集於小人，天下之亂禍常集於君子。

或問：「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斯天理歟，人欲歟？」楊子曰：「循其不得已，天理也。肆其得已而不已，人欲也。」

或問曰：「吾將仕矣〔二〕，事上官若之何？」楊子曰：「事長勿太親，任事勿太專，用心勿太薄。」或人欣然曰：「問事長，得事君。」

或問：「學經有法乎？」楊子曰：「有四：曰耳，曰目，曰心，曰神。雖然，是四法者，耳爲下。耳以聚之，目以辨之，心以思之，神以會之。辨之不瑩，思之不睿，會之不精，耳焉而已矣。人適吾適〔三〕，人莫吾莫。」

楊子曰：陰陽神而無名，是以無極。陰陽渾而爲一氣，是以有太極。陰陽辨而爲乾坤，是以生兩儀。陰陽始交而爲雷風，交再爲水火，交徧爲山澤。是以生四象，生八卦，八卦具而萬化生。萬化顯而太極隱，萬化神而太極復。

或問：「弟子問仁，問孝，未嘗異，而孔子答之未嘗不異，其隨才而寓旨乎？」楊子曰：「果隨才而寓旨也，是容心而擇告也。」然則奚其異？」曰：「後之答忘前之答。」然則孔子亦有忘歟？」曰：「不忘不足爲孔子。」

或問：「『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孰爲物，孰爲則？」楊子曰：「天叙有典，非物乎？天秩有

禮，非則乎？」

楊子曰：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此孟子言也，非意也。孰意也？告子之意也。一以告子爲犬，不可以守廬〔三〕，一以告子爲牛，不可以駕車。然則人也，牛也，犬也，其性爲一乎，爲二乎？

楊子曰：文帝之生財，以取諸民者取諸己；武帝之生財，以取諸己者取諸民。

楊子曰：道必有所存。曷存乎？存乎人也。當其存也，至傳於陋巷之驪；及其不存也，乃奪諸千駟之貴。

楊子曰：告子之論性，不勝其離也。以善外也，非內也，故作性猶杞柳之論。以性隨也，非定也，故作性猶湍水之論。以性者人猶物，物猶人，故作生之謂性之論。以性者知斯慾，慾斯知，故作食色性也之論。一性數說，一說百離。告子而知性也，自言之，自離之。故孟子曰：「邪辭知其所離。」《誠齋集》卷九三。

〔二〕仕：原作「任」，據四庫本改。

〔三〕「精」以下至「人適」八字，原缺，據四庫本補。

〔三〕廬：原作「盧」，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八

楊萬里 五四

庸言 一六

楊子曰：二程子之學，以仁爲覺，以敬爲守，以中爲居，以誠爲歸，以致知爲入，以明道不計功爲用。而韓子曰「軻死不得其傳」，其真不得其傳耶？其真不見其傳耶？

楊子曰：天下有至樂，不笙磬而雅，不芻豢而腴，不麴蘖而酣。君子趨焉，衆人去焉，是未可以語夫俗也。顏子不以一瓢易五鼎，乃在於不遠復之一爻。揚子雲不以餓顯易祿隱，乃在於《太玄》之一書。其可樂者安在哉？使其有可樂，必有以易其樂。

楊子曰：公都子之問孟子，其性之說有三。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此釋氏之論也。或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此揚雄氏之論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此韓愈氏之論也。孟子之時已有三家者流之說矣。言性者不入于釋，必入于揚，不入于揚，必入于韓，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不入于孟而

入于公都，豈三家者流之所知？

楊子曰：畫衣冠之法〔二〕，至三代則疏。《禹貢》之法，至商則密。

楊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一日仰之與萬目仰之，見之者孰大；聖人之經猶的也，一人射之與百人射之，中之者孰多？

楊子曰：以禮制俗古也，以俗制禮古乎哉！漢武帝招儒生，集方士，雜議博採，制作之勞終身不離於稽古，而禮文之事終身不離於世俗。去委巷而之委巷，何也？以禮制俗，以俗制禮之異也。

或曰：「孟子答公都子之問性，曰情，曰心，曰才，何也？」楊子曰：「安之之謂情，發之之謂心，能之之謂才，三者一性之妙用也，三者毀無以見性。」

楊子曰：法無不良，良而變則弊者起。法無難復，復而搖則良者遷。

楊子曰：人之於善，最患於賤其所已得而貴其所未得。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不得之，貴與賤之心相爲循環，非終其身循環其已乎？

楊子曰：夜氣，氣之歸根也。平旦之氣，氣之將春也。自此以往，其微緒千萬〔二〕，而其大變有五。然於五大變之中，其存者二，其居存亡之間者一，其亡者二。曰夜氣，曰平旦之氣，曰旦晝之所爲，曰梏之反覆，曰違禽獸不遠。二者存，吾徒可以自賀。一者居存亡之間，吾徒可以自警。二者之亡，吾徒可不大懼哉！

楊子曰：欲善易，信善難，故可欲之善，不如諸己之信，且何必二帝三王之善？欲之而不信之

之爲不可也。匹夫之言，非聖人之言，然有能信之者可以王天下，故高祖之開基，信三老仁義之一言也。異端之學，非大經之學，然有能信之者可以治天下，故孝文之致平，信黃老清淨之一言也。不然，前堯後舜，左周右孔，日陳於前，朝聞之，夕棄之。

楊子曰：堯舜之允執厥中，與求雞犬之放同一警。孟子之免鄉人，與耻指屈之疾同一憤。

楊子曰：古人之言意愈切者辭愈緩，孟子告齊宣王，當其責王臣之友，不知其責士師，當其責士師，不知其責王。《誠齋集》卷九四。

〔一〕畫：原作「盡」，據四庫本改。

〔二〕微：原作「微」，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七

楊子曰：修身在立主，立主在有力。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此修身而立主者也。《易》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勿履。」夫惟有雷在天上之力，然後能爲非禮勿履之事，此立主而有力者也。修身而立主，立主而有力，斯人也不曰真大丈夫，孰爲真大丈夫？

楊子曰：古之人責人有終，責己無終。

楊子曰：齊莊公設勇爵以募勇士，而得殖綽、郭最。孟子設天爵以募天民，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楊子曰：赤子失其母而鄰之母乳之，貌非母也，聲非母也，而撫之則母也。朝而啼，夕而笑，始乎鄰，卒乎母矣，烏知鄰母之非吾母歟？惟民亦然。爲人上者乃使鄰之母得乳吾之赤子，何哉？

楊子曰：一杯之水不能勝一車薪之火，仁之細也。五穀不熟，不如萑稗，仁之粗也。細則功不大，粗則力不精。

或問：「孟子曰：『伊尹以堯舜之道要湯。』君可要乎？」楊子曰：「君求於臣可，臣求於君不可。」

或曰：「孔子主彌子，則衛卿可得。孔子何愛於主之以得其位，行其道哉！」楊子曰：「孔子之與衛卿不可以兩得也，得衛卿則喪孔子矣。非衛卿之能喪孔子也，自彌子而得衛卿，則足以喪孔子矣。孔子如此其巍巍也，而一主彌子即喪孔子，故孟子曰：『使孔子而主癰疽瘠環，則不足以爲孔子。』」

或曰：「百里奚之非自鬻，孟子言之明矣。若夫宮之奇與百里奚之諫與不諫，臣子宜孰則？」楊子曰：「宮之奇哉。」然則孟子之言曰：「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孟子之言非歟？」曰：「是孟子之意也。忠者臣之則，智者臣之賊。百里奚非虞之臣子乎？君違不能諫而逆言之，言吾知其不可諫；國將亡不能死，而

又先去之。智矣，未知焉得忠，故孟子與其智而已矣。與日月爭光者，其惟宮之奇乎哉！」或曰：「百里奚死虞，則何以有相秦之功？」曰：「爲人臣者節至焉，功次焉。婦之事夫，倚市門狎不逞，夫病棄之，家貧離之，而曰克家乎？臣之事主亦然。虞在與在，虞亡與亡，則百里奚無相秦之功，獨不可乎？」或曰：「然則孟子曰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此言何謂也？」曰：「去虞之智以功沒罪，相秦之賢以罪沒功，孟子乎哉！」

或問：「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何也？」楊子曰：「溫故而知新，豈特可謂一時之師哉，爲百世之師可也。」然則其誰能之？」曰：「其惟孔子乎？」然則溫故爲難乎？溫故而知新爲難乎？」曰：「溫故非難也，溫故而知新則難也。」然則其孰爲故，孰爲新？」曰：「古人已往之迹之謂故，出古人故迹之外神而明之之謂新也。」

楊子曰：周籍之未去，文、武、周公、諸侯之深讎也。及其既去，國之八百爲七十二，七十二爲六七。當此之時，必有思其深讎而不可得者矣〔一〕。

或曰：「閔子不肯爲季氏之臣，惡季氏之專魯而不忍污其身也。孔子於季桓子乃有行可之仕，何也？」楊子曰：「佛盼、公山之召猶欲往，況季氏乎？且夫子之仕於季桓子也，而豈徒哉！」

楊子曰：舜寧失不經，而後世不失不辜，自夫不應爲之法始也〔二〕。孔子有不稅冕而行，而後世有稅冕而不得行，自夫擅去官之法始也。而天下不治則上之人從而尤之，曰法未密也。噫！《誠齋集》

〔一〕不：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自夫：原作「白失」，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八

楊子曰：以位爲賢，陽貨賢於仲尼；以貨爲賢，季氏賢於顏子。

或問：「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何也？」楊子曰：「忍始於八佾，終於弑父與君。」

楊子曰：衣有破，補則全〔一〕，人有過，補則賢。

楊子曰：《春秋》以一字爲褒貶，《易》以一字爲義理。

楊子曰：《易》，六藝之首種也，天穀之，羲播之，文王芽之〔二〕，周公、仲尼甲拆之。

楊子曰：一思而是非之心明，再思而利害之心生。利害之心生而是非之心昏矣，學者警之。

或問：「橫渠子云日質本陰，月質本陽，何謂也？」楊子曰：「日，火也，火者天地之中女。月，水也，水者天地之中男。」又問：「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何謂也？」曰：「男以陷言，女以麗言。」

或問：「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何也？」楊子曰：「狄宜無而有，夏宜有而無。」

或問：「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何也〔三〕？」楊子曰：「無心烏生？無路烏行〔四〕？」

或問：「莊子曰聖人觀於天而不助，何謂也？」楊子曰：「循天理之謂觀，加人力之謂助。」

楊子曰：色斯舉矣，有未色而舉者，賢者避世，其次避地是也。翔而後集，有翔而不集者，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也。

楊子曰：《國語》謂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自以爲智矣，不知夫福者競之端，禍者盈之報。擇福以輕，其禍猶重，而況擇福之重者乎？使此智可行，則李斯之禍免矣。

或問：「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何如？」楊子曰：「文視諸侯則正，視桓譎矣。桓視文則正，視三王譎矣。」

楊子曰：君子其上行道，其次守道。其上捐身，其次潔身。

楊子曰：聖人以道行命，中人以命行義。

楊子曰：天下不一則不治，戰國是也。不一則不亂，秦是也。

或問：「何謂一，何謂中？」楊子曰：「會之曰一，約之曰中也。」

楊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而況君子登顏、孟之東山，登周、孔之太山乎？或問：「儒者謂封建不復，古不復矣，何如？」楊子曰：「孟子欲天下定于〔五〕，世儒欲天下定于萬世。」

或問：「門人厚葬顏子，夫子奚而不可也？」楊子曰：「顏之心，門人知之乎？知之者，夫子

也〔六〕。」「然則顏之心奚若？」曰：「顏之所耻，門人之所榮。顏之所榮，門人之所耻。」

楊子曰：「神有不能窮而化無不可知，窮神則人不弱，知化則天不强。」

或問：「何謂窮神知化？」楊子曰：「神者，心也。化者，天地萬物之變也。不盡其心，不達其變。」

楊子曰：「世之所謂爲人者，我知之矣，其所驚者是也。舉一世之所驚而不置者，曰飲食男女焉而已矣。飲食男女之外無行焉，是果古之所謂爲人者耶？古之所謂爲人者何也？將以並天地而三之焉者也。且天地若此其至大也，吾人若此其至小也。以至小並至大，其必有以也。將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耶，抑不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若曰以其止於飲食男女之能而已也，則夫飛焉者、走焉者亦皆能吾人之所能也。吾人能彼之所能而遽自以爲足以並天地，彼能吾人之所能，乃不足以並吾人也？今吾之所能未離乎彼之所能，求以異乎彼，且無以異乎彼也，而欲以並彼之所不得並也，遐矣哉！《誠齋集》卷九四。

〔一〕全：原作「金」，據四庫本改。

〔二〕芽：原作「茅」，據四庫本改。

〔三〕何也：原脫，據四庫本補。

〔四〕烏：原作「爲」，據四庫本改。

〔五〕子：原脫，據四庫本補。

〔六〕夫：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庸言 一九

或問：「《詩》有六義，何如？」楊子曰：「此說《詩》者失之也。《詩》之體有三，《詩》之作有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此《詩》之體也；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二〕，此《詩》之作也。何義之有？」

或問：「陽貨饋孔子豚，孔子受焉。繆公亟餽子思鼎肉，子思辭焉。何也？」楊子曰：「惟陽貨之饋〔三〕，不可以不受。惟繆公之餽，可以不受。」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何也？」楊子曰：「天因物故易，地因天故簡。」

或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聖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何也？」楊子曰：「聖賢以易簡成，小人以智巧敗。易簡無他，因天下萬物之理而順之耳。」

或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何也？」楊子曰：「以地之明，知天之幽；以始之生，知終之死。見其一，知其萬也。」「何也？」「明必有幽，

始必有終也，其理必然，不足怪也。」

或問：「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何也？」楊子曰：「氣之精者凝而爲物，故有知而謂之神。氣之逝者游而爲變，故無知而謂之鬼。魂者，氣也。鬼者，體也，亦謂之魄。故神存則物生，神去則物死。神者體之主人，體者神之傳舍。」

或曰：「作《易》者誰乎？非聖人孰能之？」楊子曰：「非也。」「然則孰作之？」曰：「天地。」「然則天地能作《易》乎？」曰：「天地不能作《易》，而能有易。有易者具是理，作《易》者書是理。猶繪事焉，物必有其生，繪乃肖其生。世無日星，何從而繪日星？世無山龍，何從而繪山龍？是故天地者易之生也，易者天地之肖也。彼以其天，我以吾乾；彼以其地，我以吾坤。不觀《乾》《坤》二卦乎？此之貴賤，彼之卑高〔三〕，此之剛柔，彼之動靜。吉凶者其方物，變化者其象形也。故《繫辭》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或問：「道者不可須臾離，何也？」楊子曰：「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可須臾離於道。」

楊子曰：「水爲冰，雨爲雪，精氣爲物也。聖人因其有而處其有，不以無廢有。冰爲水，雪爲雨，遊魂爲變也。聖人因其無而聽其無，不以有遁無。異端反是也。」

或問：「何謂鬼神之情狀？」楊子曰：「情存則神，狀存則鬼。」

或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何也？」楊子曰：「晝則作，夜則息，死生一晝夜也，晝夜一死生也。」

或問：「今不如古，信乎？」楊子曰：「奚而不信？古者官人以世，後世官人以人〔四〕。古者士大夫專殺，後世天子不專殺。古者士死必以殉，後世天子不以殉。今不如古，奚而不信？」

楊子曰：有所忘則必有所不忘，有所不忘則必有所忘。

楊子曰：武帝問禹、湯水旱厥咎何繇，公孫弘對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弘之爲湯諱巧矣，桀亦無辭也。至曰「堯遭洪水，未聞禹之有水也」，弘知爲禹諱矣，獨不爲堯地乎？獨不慮堯之有辭乎？聖人未嘗諱過也，獨諱天災乎？爲聖人諱過者，小人之諛也。爲聖人諱天災者，又諛之諛也。弘諛湯而諱湯之旱，諱湯而移之桀，知桀之無辭而後發也，猶諱父而移之盜也。又以諛湯者諛禹，又以諱禹者移之堯，此諛之窮也，猶諱父而移之祖也，堯固無辭也。非惟無辭也，猶將引咎以罪己也。三聖一道也，弘諛其二，毀其一。豈惟毀其一，又援堯之手而坐於桀之側〔五〕，堯亦無辭也。桀何顏哉，而弘獨有顏以見堯也，臧文仲曰「禹、湯罪己」，由弘之言，則臧文仲之言妄矣。《誠齋集》卷九四。

〔一〕曰：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惟：原作「推」，據四庫本改。

〔三〕卑：原作「早」，據四庫本改。

〔四〕官：原作「宮」，據四庫本改。

〔五〕援：原作「授」，據四庫本改。

庸言 二〇

楊子曰：成天下之事者，譬之山行而攀木焉。陟者以順攀爲進，降者以逆攀爲進。事之成豈一端而已哉！

楊子曰：人有一足履甲之舟，一足履乙之舟，不惟不受於甲，亦不受於乙。人有一足居闌之內，一足居闌之外，不惟不信於外，亦不信於內。故高帝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

楊子曰：梓人能爲明堂路寢，而居無廬；輪人能爲乘輿玉路，而出無車。仲尼能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業，而糧無餘。

楊子曰：有諸己而求諸人，無諸己而非諸人，此君子之事也。聖人不然。有諸己而不求諸人，無諸己而不非諸人。

楊子曰：喜者陽之循，怒者陰之拂，欲者陽之伸，懼者陰之詘。不動於陰陽之謂性，動於陰陽之謂情。動而復於不動，是爲聖賢。君子動而不復，不復而無不之也。民斯爲下矣。彼異端者甚惡四者之情，而求去之。情可去，性亦可去矣。不惟性可去，陰陽亦可去矣。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何謂也？」楊子曰：「一陰一陽而非道。」「何者爲道？」「一陰一陽，

天地所不能遁也，而況人物乎？陰陽之在天地，其位爲高下，其精爲日月，其運爲寒暑，其物爲水火，闕其一則天地息。陰陽之在人物，其耦爲夫婦，其親爲父子，其分爲君臣，其道爲仁義，其事爲德刑，其類爲君子、小人、中國、夷狄、禽獸。闕其一則人物息。天地也，人物也，均物也。所以行天地人物者，道也。不能不有之謂物，不得不行之謂道。」

或問：「上《繫》首章既曰『天尊地卑』。又曰『乾坤定矣』，何謂也？」楊子曰：「天下有二易：有造化之易，有策書之《易》。造化之易原乎太極，策書之《易》成乎聖人。《易》豈聖人之私書哉！太極以《易》書示聖人，聖人以《易》書述太極，如是而已爾。」未喻，曰：「聖人觀彼之天地，得吾《易》之乾坤。觀彼之卑高，得吾《易》之貴賤。觀彼之動靜，得吾《易》之剛柔。觀彼之方物，得吾《易》之凶吉；觀彼之形象，得吾《易》之變化。天之除虐（二），嘗假手於成湯；天之作《易》，亦假手於三聖。」

楊子曰：克己復禮不可以有己，爲仁由己不可以無己。

或問：「涉世當若之何？」楊子曰：「寧得罪於君子，毋得罪於小人。得罪於君子，君子必察；得罪於小人，小人必殺。」

楊子曰：古之法亦疏矣，未若後世之備也。舜寧失不經，未有不應爲之章也。孔子不稅冕而行，未有擅去官之章也（三）。

或問：「賜自以不如回，爲其聞一知二，聞一知十之相遠也，何如？」楊子曰：「子貢聞一知二

多矣，聞一知十可乎？」

或問：「孔子謂曾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謂子貢曰『吾道一以貫之』，何謂一？」楊子曰：「入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一，出乎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謂二。」然則孰爲三，曰：「楊墨也，申韓也，釋老也。」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楊子曰：「聖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之徒乎？」然則或謂二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知清淨寂滅、虛玄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爲聖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焉得爲非聖之徒？」

或問：「何謂安其身而後動？」楊子曰：「安在動後，非憂則悔。」又問：「何謂慮其交而後求？」楊子曰：「慮在求後，非辱則累。」《誠齋集》卷九四。

〔一〕虐：原作「虛」，據四庫本改。

〔二〕官：原作「宮」，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三九

楊萬里

五五

天問天對解引

予讀柳文〔一〕，每病於《天對》之難讀。杜少陵曰「讀書難字過」，然則前輩之讀書，亦有病於難字者耶！病於難，前輩與予同之，初病於難而終則易焉〔二〕，予豈前輩之敢望哉〔三〕！因取《離騷》《天問》及二家舊注釋文，而酌以予之意以解之〔四〕，庶以易其難云。

天問天對解

屈原問，柳宗元對。

問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遂古，往古也。太古天地未分之說，傳之者誰？何以考究？

對曰：本始之茫，誕者傳焉。鴻靈幽紛，曷可言焉？

古蓋茫乎其不可考也，傳其有初者，虛誕者爲之也。鴻荒靈怪，幽深紛紊，何可得而言哉？言且不可得而言也〔五〕，考且得而考也耶？

問曰：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爲？

日月之夜冥晝昭，何以然也？其理瞢然而闇，誰能窮極之者？天地之馮馮而盛滿，萬形之翼翼而衆多，何以然也？其像初誰識而命之者？人物之明明，鬼神之闇闇，是又誰爲之者？時，是也。

馮馮，盛滿。翼翼，衆也。見顏師古《漢書·禮樂志》：「桂華馮馮翼翼。」

對曰：晷黑晰眇，往來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氣存，而何爲焉？「晷」音「忽」。

晷爽昭晰而爲晝，昏黑窈眇而爲夜，蓋日往月來，月往日來，自爾而已。屯屯而昧焉，則冥昭瞢闇之理蓋不可得而窮極也。二儀之盛滿者自盛滿爾，萬形之衆多者自衆多爾，人物之明明者自明明爾，鬼神之闇闇者自闇闇爾。倏焉而革，泯焉而化，此其厖昧之氣象，蓋不可得而測識也。日月晝夜之由不可窮也，天地人物鬼神之由不可識也，又孰有爲之者哉！蓋亦強名之曰惟元氣存而已。晷爽，見《漢·郊祀志》，謂昧爽也。

問曰：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穀梁子之言也。陰陽三合若之何而本原？若之何而化生？天體之圓也，孰與之營造而能圓？天重之九也，孰與之量度而有九？凡如此者，奚而

功？誰之作哉？

對曰：合焉者三，一以統同。吁炎吹冷，交錯而功。無營以成，沓陽而九。轉輾音火渾淪，蒙以園號。冥凝玄釐，無功無作。

陰陽之合以三，而元氣統之以一。炎者，元氣之吁也；冷者，元氣之吹也。吁而吹，吹而吁，炎而寒，寒而炎，交錯而自爾功者也。其始無本，其末無化。天之九重者，陽數之合沓而積者爾；天之園體者，一氣轉輪而渾茫者爾〔六〕。烏有所營，烏有所度哉？其凝而結也，冥然而凝，莫見其所以凝。其釐而治也，玄然而釐，莫見其所以釐。烏有所功，烏有所作哉？蒙，加也。號，名也。天之園亦豈真園耶？人不見其際而見其園，故加之以園之名而已，故曰「蒙以園號」。

問曰：幹維焉繫〔七〕，天極焉加〔八〕？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天維之幹旋〔九〕，何所繫綴？天地之垠涯，又何所加？八柱、九天，亦同此問也。

對曰：烏僣繫維，乃縻身位。無極之極，漭彌非垠〔一〇〕。或形之加，孰取大焉？皇熙亹亹，胡棟胡宇！完離不屬，焉恃夫八柱〔一一〕！無青無黃，無赤無黑。無中無旁，烏際乎天則！

天有繫以維，則羈縻其體與位矣，天無待於繫者也。天有極以加，則有形而不大矣，天無極而大者也。皇熙者，天大而廣也。天廣大而亹亹不息，不棟不宇，全然離物而無所連屬，豈有八山爲柱之恃哉！九天者，東曰皞天，東南曰陽天，南曰赤天，西南曰朱，西曰成，西北曰幽，北曰玄，東北曰鸞，中央曰鈞天也〔一二〕。天無色，而亦無方，豈有九天之涯際哉！

問曰：隈隅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

天地之旁角，誰知其衆多之數？天運之會合，何以有子丑之辰？辰者，日月所會也。沓，合也。日月、列星，亦同此問。屬音注，又音樹。

對曰：巧欺淫誑，幽陽以別。無限無隅，曷懵厥列？折筭剡筵，午施旁豎。鞠明究曠，自取十二。非余之爲，焉以告汝？規燬魄淵，太虛是屬。棋施萬熒，咸是焉託。筭音專，筵音延，竹也。楚人折竹以卜。懵，莫孔切。

巧，謂機巧也。淫，謂巫史之淫聲也。午施者，布算於中而橫也。旁豎者，布算於邊而直也。鞠者，推也。規者，圓也。燬者，日也。魄者，缺也。淵者，月也。日者，火之精，故曰燬。日無缺，故曰規燬也。月者，水之精，故曰淵。月至望後生魄則缺，故曰魄淵也。萬熒者，星也。蓋天地之列位有幽陰陽明之別而已，烏有所謂隈隅旁角也哉！謂之有限隅旁角者，機巧淫瞽之言，欺誑云爾。天運之推移，有晝而明、夕而曠而已，烏有所謂十二辰之定名也哉！謂之有十二辰者，卜筮之人折竹施布以推究晝夜者之強名自取云爾。然則隈隅之數，十二之名，豈天之作爲哉！是皆非天之所作爲，則屈子以此問天，天亦何以告屈子也？故曰「非余之爲，焉以告汝」。余者，天也。汝者，屈子也。至於日月安屬，則有所屬焉，太虛是屬是也。列星安陳，則亦託於太虛焉，故曰「咸是焉託」。

問曰：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

湯谷、蒙汜，日出入之所也。夜光，月也。汜音祀。湯音暘〔二三〕。

對曰：輻旋南晝，軸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仄。平旋旁運，烏有谷、汜？當焉爲明，不逮爲晦。度引久窮，不可以里。燬炎莫儷，淵迫而魄。遐違乃專，何以死育？玄陰多缺，爰感厥兔〔二四〕？不形之形，惟神是類。

輻以喻天體，軸以喻天極，天運而極不動。日之行遡天而旋以成晝者也，彼孰有所謂出，孰有所謂次也哉！惟人見其方之仄而東，則謂日出於東，見其方之仄而西，則謂日次於西。彼未始有出次也，平旋旁達，亦未始有暘谷與蒙汜也。當日之所及則爲晝而明，不當日之所及則爲夜而晦。曆家引三百六十五度之說爲日之行者，其說久則亦窮矣，又豈可以里而計哉！日之炎也，可違而不可並也。月迫而並焉，則月之光不勝日，是以魄而缺，烏有所謂死？月違而遠焉，則月之光得以專，是以明而盈，烏有所謂育？月之陰也，以缺爲體也。以陰咸陰兔者，陰之類也；以缺咸缺兔者，缺之形也。

問曰：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王逸云：「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

對曰：陽健陰淫，降施蒸摩。岐靈而子，焉以夫爲？

岐女既曰神靈〔二五〕，則不夫而子也宜。

問曰：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王逸云「伯強，疫鬼也。惠氣，和氣也。」

對曰：怪彌冥更，伯強乃陽。順和調度，惠氣出行。時屈時縮，何有處鄉？

彌，猶彌也。更，去聲。怪而彌怪，冥而更冥，彌怪與更冥合，此伯強之所以生也。和順既調，則惠氣行矣。故伯強緣癘氣而屈，惠氣以癘氣而縮者也。惠氣以和順而屈，伯強緣和順而縮者也。莫非一氣也，又烏有伯強居處之鄉？

問曰：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角，東方星。曜靈，日也。

對曰：明焉非闔，晦焉非藏。孰旦孰幽？繆躔于經。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

旦之明不得不明，非有所開而明。夕之幽不得不幽〔一六〕，非有所藏而幽。謂之有經躔者〔一七〕，傳者之繆也。彼日之出於蒼龍之東，特寓焉耳，豈真以角亢之宿爲日之廷者耶？故激其詞曰「蒼龍之寓，而廷彼角亢乎」。廷，猶太微三光之廷。

問曰：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銜，鉉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復鉉，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一八〕？洪泉極深，何以寘音田之？地方九州，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鉉何所營？禹何所成？

王逸云：「汨，治也。鴻，鴻水也。師，衆也。」堯放鉉於羽山，飛鳥蟲曳銜鉉而食之。三年不

施，謂不舍其罪也。鮌很愎而生禹，禹何以變鮌之愎？洪水之淵泉極深，禹何以填塞？墳，分也。九土禹何以能分別？禹治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導水徑焉。萬里曰：汨，謂亂。不任汨鴻者，謂鮌之才不能任治水之事，故於鴻水反汨亂奔潰而益甚也。《書》曰：「鮌堙洪水，汨陳其五行。」王逸東漢人，時古文《尚書》未出，故誤爾。

對曰：惟鮌饒饒，音饒。鄰聖而孽。恒師靡蒙，乃尚其圯。后惟帥之難（一九），曠頌使試。盜堙息壤，招音翹帝震怒。賦刑在下，投棄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離厥考，而鴟龜肆喙。氣孽宜害，而嗣續得聖，汙塗而蕖，夫固不可以類。胝躬蹙步（二〇），橋楯勦踣。厥十有三載，乃蓋考醜。宜儀形九疇，受是玄寶。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繼，夫孰謀之式。行鴻下隕（二一），厥丘乃降。焉填絕淵，然後夷于土？從民之宜，乃九于野。墳厥貢藝，而有上中下。胡聖爲不足，反謀龍智？畚鍤究勤，而欺畫厥尾！

鮌很愎而饒饒，故近堯舜之聖，而其孽不移。師言推之尚之，蓋衆人之蒙而不知其圯族故也。「后惟帥之難（二二）」，「帥」疑當作「師」。謂堯難於違衆，不得已深曠蹙頌而使試焉。鮌乃盜堙上帝之息壤，以招上帝之震怒，故刑而棄之於羽山。堯於是升其子禹以嗣其功。以鮌之孽而生禹之聖，此如污泥之生芙蕖，夫豈以類云乎哉！鮌之昏，禹之昭，何害於姁氏之繼？豈有所謂厥謀之不同哉？行鴻水而下傾之，此所以降丘宅土也，初無所謂竇洪泉之說也。從民之宜而分九土，此本於禹之聖而勤也，初無所謂龍尾畫之說也，爲此說者皆欺者爲之也。《左氏傳》「國武子好盡

言以招人過」〔三三〕，所謂「招帝震怒」與此「招」同。柳子《息壤記》云：「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問曰：鯀何所營？禹何所成〔三四〕？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馮怒，見《左傳》。馮猶盛滿也。馮怒者，盛怒也。王逸云〔二五〕：「康回，共工名也。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

對曰：圓燾廓大，厥立不植。地之東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顛隕爾力！夫誰駭汝爲此，而以恩天極。

圓燾，天也。天謂屈原曰：「天之廓大者亦立於虛而無所植，則地之立豈有植乎？地之東南傾亦猶吾之西北傾也。」已者，天自謂也。是地之東南傾莫知其然而然也，豈康回小子之力所能觸而折絕乎？誰爲是說以駭汝，而汝以此說恩擾天聽也。《陸賈傳》云「毋久恩汝爲」〔二六〕。

問曰：九州何錯〔二七〕？川谷何洿？音戶。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洿，深也。

對曰：州錯富媪，爰定于趾〔二八〕。躁川靜谷〔二九〕，形有高卑。音脾。東窮歸墟，又環西盈。脉穴土區，而濁濁清清。墳壚燥疏〔三〇〕，滲渴而升。充融有餘，泄漏復行。器運漑漑，又何溢爲！

水涸者，地脉之收。水流者，地脉之行。燥則收，衍則流。人見其常顯流而窮於東也，不知其已陰滲而環於西也。人之氣血降而不升，則人死矣。水者，天地之氣血也，東而不西，流而不收，

則天地有不死乎？然則水之穴於土區也，如運行於一器之內，洑洑焉爾，積而不運則溢也，運而不積，則又何溢爲哉！富媪，后土神也。《前漢書·禮樂志》云：「媪神宴娛。」趾，下也〔三二〕。歸墟，海也。洑洑，水流貌，音攸。

問曰：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修，長也。

對曰：東西南北，其極無方。夫何瀕洞〔三三〕，課校修長。瀕，音胡孔切。

問曰：南北順隳，其衍幾何？

隳音妥。狹，長也。衍，廣也。

對曰：茫忽不準，孰衍孰窮！

問曰：崑崙縣圃，其尻安在〔三三〕？

崑崙山在西北〔三四〕，其顛曰縣圃。縣圃上通於天。尻，古「居」字。

對曰：積高于乾，崑崙攸居。蓬首虎齒，爰穴爰都。

乾，西北也，是崑崙居之方也。蓬首虎齒，西王母也，西王母居於崑崙〔三五〕。

問曰：增城九重〔三六〕，其高幾里？

《淮南子》：「崑崙之山，其高萬五千里。」

對曰：增城之里，萬有五千。

「五」又作「三」，未詳。

問曰：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天地四方之門。

對曰：清溫燠寒，迭出于時。時之丕革，由是而門。辟啓以通，茲氣之元。

春夏秋冬，氣之出者，即四方之門也。

問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王逸曰：「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

對曰：修龍口燎，爰北其首。九陰極冥，厥朔以炳。口燎，謂銜燭也。

問曰：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羲和，日御也。若華，若木也。

對曰：惟若之華，稟羲以耀。

若水之光華，受日而後光也。

問曰：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對曰：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試。

凝音疑〔三七〕。北有冰山，故夏寒。南有炎洲，故冬暖。

問曰：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石山無木，猩猩能言。

對曰：石胡不林，往視西極。獸言嚶嚶，人名是達。

西極有不木之山。

問曰：焉有虬龍，負熊以遊？

王逸云：「角曰龍，無曰虬。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

對曰：有虬螭蛇，不角不鱗。嬉夫玄熊，相待以神〔三八〕。

言有此二物相須而爲神怪也。

問曰：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王逸云：「虺，蛇也。倏忽，電光也。」

對曰：南有怪虺，羅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莊子》：「南方之帝曰倏，北方之帝曰忽。」王逸以爲電，非也。

問曰：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王逸云：「《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防風氏，又長狄。

對曰：員丘之國，身民後死。封嶠之守，其橫九里。

防風氏，身長九里。

問曰：靡萍九衢，臬華安居？

萍，水草，而生於九衢之路。臬，麻也。王逸云：「九交道曰衢〔三九〕。言萍草有生於水中，無根〔四〇〕，乃蔓衍於九交道。又有臬麻，垂草華榮〔四一〕，何所有此物乎？」

對曰：有萍九歧，厥圖以詭。浮山孰產？赤華伊臬。

舊注：《山海經》多言其歧五衢，又云四衢。衢，歧也。王逸以爲生九衢中，恐謬。又浮山有草焉，其葉如麻，赤華，即臬華也。華即「花」字。

問曰：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山海經》：「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對曰：巴蛇腹象，足覲厥大。三歲遺骨，其修已號。

足見其大，稱其長也。號，稱也。

問曰：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黑水出崑崙。

對曰：黑水淫淫，窮于不姜。玄趾則北，三危則南。

不姜，未詳〔四二〕，蓋地名也。

問曰：延年不死〔四三〕，壽何所止？

仙也。

對曰：仙者幽幽，壽焉孰慕？短長不齊，咸各有止。胡紛華浸汙，而潛謂不死？

名生而實死也。

問曰：鯪魚何所？魀堆焉處？鯪音陵，魀音祈。

王逸云：「鯪魚，鯪鯉也，四足，出南方。魀堆，奇獸也。」

對曰：鯪魚人貌，邇列姑射〔四四〕。魀雀峙北號，惟人是食。

舊注：「《山海經》：鯪魚在海中，近列姑射山。『堆』當爲『雀』，魀雀在北號山，如雞，虎爪，食人。」王逸誤注。

問曰：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對曰：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體，胡庸以枝屈？大澤千里，群鳥是解。

舊注：「《山海經》：大澤千里，群鳥之所解。《問》作『烏』字〔四五〕，當爲『鳥』，後人不知，因配上句改爲烏〔四六〕。」

問曰：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螽山女，而通之於台桑〔四七〕？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鼃飽？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啓維憂〔四八〕，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籍〔四九〕，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

螽音塗。鼃音招，早也，與朝同。離，遭也。蠶音孽，憂也〔五〇〕。台桑，地名也。拘，隔也。射，行也。籍音鞠，窮也，謂有扈氏之所行皆窮惡也。棘，陳也。賓，列也。商，宮商也。《九

辯、《九歌》，啓所作樂也。屠，脔剥也〔五一〕。王逸云：「禹脔剥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地。」朱熹曰：「啓棘賓商」當作「啓夢賓天」，如秦穆公、趙簡子夢上賓于鈞天，九奏萬舞也〔五二〕。古篆書

「夢」字似「棘」，「天」字似「商」。

對曰：禹懲于續，螽婦亟合。肢離厥膚，三門以不眴〔五三〕。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卒燥中野，民攸字一作字〔五四〕。攸暨。彼呱呱克臧〔五五〕，俾姒作夏。獻后益于帝，諄諄以不命。復爲叟耆，曷戚曷孽〔五六〕！呱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兇窮聖庸，夫孰克害？益革民艱，咸粲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萬億。違溺踐圯，休居以康食。姑不失聖，天一本無聖天。胡往不道？啓達厥聲，堪輿以呻〔五七〕。辨同容之序，帝以賀嬪。禹母產聖，何驅厥旅？彼淫言亂囁，聰職以不處。

禹懲創於無嗣，故亟娶於塗山爾，豈以慾哉！彼股無肢而不恤也，三過門而不視也。眩，即眊字。啓呱呱而不傷也，而孰圖於世味之慾哉！惟禹之用心如此，故卒能援天下之濕而置之於燥，字天下之民而置之於安。暨，猶暨也。暨者，安也。「彼呱呱克臧」者，呱呱，謂啓也。啓能爲善，故使姒氏爲夏國，而不使伯益得以代夏國。且禹之薦益於天，非不至也，而天諄諄之命不歸於益者，以啓之克臧故也。益雖不受命，然不失爲夏之老臣，益又何戚於己，何孽於夏哉！啓既受命，而勤於德，故民得以乳活也。且啓之德正也，有扈氏不正也，以不正而讎正，天之所以授啓以征伐之柄以撻之也。兇之必窮，聖之必功，天之理也，孰能害聖哉！庸，功也。且夫伯益革民之艱食，而使之粒食，雖益之功也，授天下以平土而得以稼，出天下於既溺而踐履於聖土，彼息

天下之居而康裕天下之食者，實禹之功也。埆者，堅土也。食者，食廩之食也。禹之聖如此，而啓又且不失禹之聖，則天命胡往而不導之哉！姑者，且也。道者，導也。「啓達厥聲，堪輿以呻」，謂啓能作《九辯》、《九歌》以達樂之聲，而天地之間莫不歌吟之也。呻者，吟也。「辨同容之序，帝以賀嬪」者，何也？容者，和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啓之《九辯》、《九歌》能分別其與天地同和始終先後之序，則啓之樂大矣，故能與天之和相賀易而易地皆和也，與天之和相媲美而無不齊也。賀者，易也。嬪者，配也。帝者，天也。「禹母產聖，何疆厥旅」，言禹母之產禹也，初無膺剝母背之怪。《詩》曰「不坼不副」，副與疆同音柏遏切。旅者，背也。旅與膺同。謂禹生之怪者，淫瞽之言，出於妄亂者之口而已，聰者割耳而不聽此語也。囁音畫，口也。臧，音臧，割耳也。聰臧，猶曰洗耳云。

問曰：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射夫河伯〔五八〕，而妻彼雒嬪？馮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五九〕，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六〇〕，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者，言天降后羿以篡夏革命，而爲夏民之孽也。「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者，河伯化爲白龍，羿何射眇其左目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馮珧利決，封豨是射」者，馮，侍也。珧，弓名也，音姚。封豨，神獸也。言不德惟恃其弓，以射神獸爲田獵之娛也。「何獻蒸肉之膏〔六一〕，而后帝不若」者，言無德以事天，獻封豨之膏以祭，故帝不順不饗也。「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者〔六二〕，羿之相寒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何

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者，言羿以射革命，宜其強也，何爲寒浞輩交起而吞滅之？

對曰：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誣帝以降！震皞厥鱗，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有洛之嫫，焉妻于狡？夸夫一作矢快殺，鼎狶以慮飽。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臧。舉土作仇，徒估身弧。

《虞人之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羿既滔淫荒怠，割絕夏后相而更代之，此羿之自作孽也，柰何誣以爲天降之乎？「震皞厥鱗，集矢於皖」者，言河伯化爲白龍，其鱗皞皞，不深居而妄出，自取矢之集其目也。皖者，明星也，謂龍之目如星之明也。《左傳》云：「集矢於其目。」肆叫帝不諶，失位滋嫚」者，言河伯爲羿所射〔六三〕，上訴天帝，乞帝殺羿，而帝不允。蓋訴之不誠，故帝責河伯曰：「汝深守則羿何從而犯也？」河伯失水之位而妄出，宜乎遭羿之嫚侮也。「有洛之嫫，焉妻于狡」，嫫，美也，音户。言洛妃之美，焉肯妻於羿之兇狡也。「夸夫快殺〔六四〕，鼎狶以慮飽」者，言羿自矜其以殺爲快，故射封狶，爲鼎實以自飽也。「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濫厥福」者，謂羿以狶膏腴之香而祭天帝，無德而恃力，故帝不饗之。帝若曰〔六五〕：「何肥甘我舌喉，以僭濫求福也。」台，音怡，我也。「寒讒婦謀，后夷卒戕，荒棄于野，俾姦民是臧」者〔六六〕，言寒浞伯明氏讒子弟也，而夷羿以姦民爲善人，信其讒而相之〔六七〕，宜浞與其婦謀。羿歸自田，殺而烹之，棄骨于野者，以姦民爲臧之故也。「舉土作仇，徒估身弧」者，舉率土與羿爲仇，而羿不知，方且徒恃其身之力與弧矢之能而已。恃身而不恃

民，恃藝而不恃德，此其亡也。

問曰：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黃能，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者，言堯放鮌於險阻窮荒之地〔六八〕，使之西行而度越巖險也。「化而爲黃能〔六九〕，巫何活焉」者言，化而爲黃能，入于羽淵，雖有巫醫不能活也。能，音奴來切，三足鼈也，見《國語》。「咸播秬黍，莆藿是營」者，言禹能平水土，使民得播黑黍於莆藿棘茨之地，變蕪爲田也。「何由并投，而鮌疾脩盈」者，由，用也，投，棄也。言何用禹而棄鮌耶？豈以鮌疾惡脩長而貫盈耶？

對曰：鮌殛羽巖，化黃而淵。子宜播殖稗，于丘于川。維莞維蒲，維菰維蘆。丕徹以圖，民以謹以都。堯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碩厥嗣，後世是郊。

釋，《玉篇》云：「幼禾也。」子，謂鮌之子禹也。莞蒲菰蘆之地，皆大徹去其蕪穢，以圖農功，民謹悅而美之也。都，美也。堯酷其父，而禹能憤激以成功，用能碩大其後嗣，以有天下，而鮌乃得配上帝於郊祀也。

問曰：白蜺嬰茀〔七〇〕，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蜺，雲之似龍者；茀，雲之似蛇者。白蜺與茀氣相嬰，胡爲在此祠堂乎？此原之所見也。「安得

夫良藥，不能固臧」者，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爲白蜺，而嬰弗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視之，則子僑之尸也。言得藥不善也。「天式從橫，陽離爰死」者，言天法陰陽從橫，陽氣去則人死也。「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者，崔文子取子僑之尸，覆之以弊筐，須臾化爲大鳥而鳴飛而去，言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也。

對曰：王子怪駭，蜺形芾裳。文褫操戈，猶憎夫藥良。終鳥號以游，奮厥筐筐。習漠莫謀，形胡在胡亡？

「文褫操戈」者，褫，音斯，福也。又褫祁，宮名。二義皆與此句不通，「褫」恐當作褫，音直爾切，奪衣也。謂崔文子見子僑蜺形芾裳，而魂魄驚怖，褫奪，遂操戈以擊之也。「習漠莫謀」，謂明爽昏黑，莫得而究也。「形胡在胡亡」，存亡亦不可得而推也。

問曰：萍號起雨，何以興之？

萍，萍翳，雨師名也。雨師號呼則雨興，何以然也？

對曰：陽潛而爨，陰蒸而雨。萍馮以興，厥號爰所。

陰陽蒸炊而雨爾，彼萍翳特馮藉以起，而號呼其所也，非號而後雨也。

問曰：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何以受此形？

對曰：氣怪以神，爰有奇軀。脇屬支偶，尸帝之隅。

氣怪且神，故生此奇怪之身。協合爲一，而支分爲八〔七一〕，以主天之方隅也。

問曰：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巨靈之鼇，背負蓬萊山而抃戲於海，何以能安？龜負山若舟，使龜捨水而行於丘陵，何能遷徙此山乎〔七二〕？

對曰：宅靈之丘，掉焉不危，鼇厥首而恒以恬夷。要釋而陵，殆或謫之。龍伯負骨，帝尚窄之。

丘，即蓬丘也。宅於巨靈之背而不危，且恬安平夷也。欲釋水而陵者，天若謫譴以居陵，何不可之有？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鼇，帝尚以爲窄而不足夸也。

問曰：惟澆在戶，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七三〕，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澆多力，《論語》曰「澆盪舟」。至其嫂之戶，佯有所求，而遂淫其嫂。少康因獵放犬，逐襲澆而斷其首。女岐即澆嫂也，假縫裳而同室也。少康初以夜襲得女岐頭，誤以爲澆，故言易厥首。

對曰：澆嫪以力，兄麇聚之〔七四〕。康假于田，肆克宇之。既裳既舍，宜咸墜厥首。

澆淫且力也，故曰「嫪以力」。

問曰：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湯謀變夏衆以從己，何以恩厚之而得其從也？少康滅斟尋氏，易若覆舟，何道以取也？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肆其情意而殛之。

對曰：湯奮癸旅，爰以偃拊。載厥德于葛，以詰仇餉。康復舊物，尋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艱之。惟桀嗜色，戎得蒙妹，淫處暴娛，以大啓厥伐。

湯之奮興而變夏衆，以煦偃拊摩而得之，自葛始以誅仇餉也。少康復舊物，故斟尋安得而保其國？其易如取如携爾，以覆舟喻之，猶爲難也。湯之殛桀，非湯也，桀自淫自暴以啓之。

問曰：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舜憂其家，而其父何以使舜之鰥？堯不告舜父母，故得相親也。

對曰：瞽父仇舜，鰥以不儷。堯專以女，茲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嬀之汭。

瞽不可告，故堯自專而女焉。女，去聲。

問曰：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玉臺十重。

對曰：紂臺于璜，箕克兆之。

紂初作象箸，箕子歎之，知必至於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則璜臺之兆，箕子知之久矣。

問曰：登立爲帝，孰道尚之？

天子之登立，誰開道而崇尚之？

對曰：惟德登帝，帥以首之。

德則爲帝，天下相帥而推以爲元首。

問曰：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制匠而圖之？

對曰：媧軀虺號，占以類之。胡日化七十，工獲詭之。

相傳其蛇身，則以蛇占之而圖以類之也。豈有化七十之說，皆畫工詭異而爲之爾。

問曰：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舜卑以服事其弟，而象欲害舜，肆其犬豕之心，而不能危敗舜之身也。

對曰：舜弟眡厥仇〔七五〕，畢屠水火。夫固優游以聖，而孰殆厥禍！犬斷于德，終不克以噬。昆庸致愛〔七六〕，邑鼻以賦富。

舜之弟眡舜如仇，浚井則屠之以水，焚廩則屠之以火。象如犬之自斷斷爾，烏能禍舜〔七七〕？而舜盡其兄之道，用之爲諸侯，以致其愛，邑之於有鼻，以富其給。

問曰：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七八〕，得兩男子？

自古公之子有吳太伯，而太伯採藥南嶽，止而不還，以讓周於王季。兩男子謂太伯、仲雍。二人皆去吳，孰相期而使之去也？

對曰：嗟伯之仁，遜季旅嶽。雍同度厥義，以嘉吳國。

太伯之仁，遜王季而羈旅於南嶽，仲雍實同此高義，以成吳國之美。度，音鐸。

問曰：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伏大

說？

后帝，湯也。伊尹因緣烹鵠羹，飾玉鼎以事湯，湯賢之，以爲相，遂承用尹之謀而謀桀，桀遂滅亡。又云湯出觀風俗而逢伊尹，遂放桀於鳴條，而黎民大說。

對曰：空桑鼎殷，諂羹厥鵠。惟軻知言，矐焉以爲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謀？咸逃叢淵，虐后以劉。降厥觀于下，匪摯孰承！條伐巢放〔七九〕，民用潰厥疣。以夷于膚，夫曷不謠！

伊尹生於空桑，負鼎于湯，羹鵠以諂，此皆妄說也。惟孟子知言，視之以爲不也。矐，視也，音胡澗切。不音方鳩切。湯之伐桀〔八〇〕，以至仁而革易至愚至危之桀，又曷用揆度而計謀哉！桀之於湯，爲叢鵠爵、爲淵鰕魚者也。民皆逃鵠獺而歸叢淵，此虐君之所以爲湯度劉也。劉，殺也。湯觀於天下，未有如伊尹者，非尹孰承用哉！伐桀於鳴條而放之南巢，如爲民潰其身之瘡疣而平夷其肌膚也，曷不悅而歌哉！

問曰：簡狄在臺，譽何宜？玄鳥致貽〔八一〕，女何喜？

簡狄，帝譽妃也。簡狄侍帝譽於堂上，有燕墮卵，吞而生契。

對曰：譽、狄禱禱，契形于胞〔八二〕。胡乙穀之食，而怪焉以嘉！

言契以禱而生，不以燕之怪。

問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對曰：該德胤考，一作孝。蓐收于西。爪虎手鉞，尸刑以司慝〔八三〕。

少皞氏之子熙爲玄冥，該爲蓐收。言該之德能嗣於父，故列於神，以主天地之刑，以司天下之惡也。

問曰：胡終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澆滅夏國相，相之子少康爲有仍牧正，典牛羊，後殺澆滅扈，以復夏。

對曰：牧正矜矜，澆扈爰踣。

少康以戒懼興有扈，以驕淫亡。

問曰：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對曰：階干以娛，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賊？

舞干羽以格有苗〔八四〕，不在於干羽也，緩其死而開其生〔八五〕，則苗民何狃於爲盜而不懷？

問曰：平脅曼膚〔八六〕，何以肥之？

紂宜憂亡者也，憂則臞矣，而肥何也？

對曰：辛后騃狂，無憂以肥。肆蕩弛厥體，而充膏于肌。嗇寶被躬，焚以旗之。

不憂，故肥。以貪，故自焚。紂衣其珠玉，赴火而死，武王斬之，懸其頭於大白之旗。

問曰：有扈牧豎，云何而逢？一作「其爰何逢」〔八七〕。擊床先出，其命何從？

夏啓時有扈氏本牧豎，何逢而得侯？及啓攻之，親擊殺之於床。

對曰：扈釋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寓，一作寓。啓牀以斲〔八八〕。

扈以力而侯，故失民心，而無所居〔八九〕。

問曰：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湯能常秉契之末德，出獵得大牛之瑞。湯獵而還，以禽遍班祿惠于百姓，不但往還田獵而已。

對曰：殷武踵德，奚獲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不號以瑞，卒營而班，民心是市。

湯能踵契之德，以得天下者，實也。班禽而獲牛者，非也。此陋民蒙冒而稱其瑞，小惠是班，以市民心，湯豈在是哉！

問曰：昏微循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晉大夫解居父聘於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强暴焉。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鴉萃止。』獨不愧鴉乎？」言循闇微之迹，而有夷狄之行，不可以寧其身。

對曰：解父狄淫，遭愆以赧。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視。

以解父之强暴而遭陳婦之正言〔九〇〕，安得而不愧赧乎？此解父不見陳婦之心，而見其色者也。

問曰：眩弟並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象眩惑其父，以危害其兄，而子孫久長，君有鼻，何也？

對曰：象不兄龔，而奮以謀。蓋聖孰凶怒，嗣用紹厥愛。

象不恭其兄，而謀危其兄，此象之凶也。然舜之聖，豈怒其凶哉！不藏怒而親愛之，此象之嗣所以繼紹而久長，皆舜之親愛所延也。

問曰：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九一〕？湯出重泉，夫何罪尤〔九二〕？不勝心伐帝〔九三〕，夫誰使挑之〔九四〕？

湯巡有莘而得妃，有莘惡伊尹生於空桑，故使之送女也。重泉，地名也。桀拘湯於重泉，何罪也？湯不勝民心而伐桀，桀自挑之。

對曰：莘有玉女，湯巡爰獲。既內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識！胡木化于母，以蜴厥聖。喙鳴不良，謾以詭正。盡邑以墊，孰譯彼夢！湯行不類，重泉是囚。違虐立辟，實罪德之由。師馮怒以割，癸挑而讎。

伊尹之聖智，豈待湯之妃而後達哉！以伊尹聖智之臣，湯何以不識？言湯自識之也。伊尹母妊身〔九五〕，夢神女告之曰：「白竈生鼃，亟去」。母走，其邑盡爲大水，母溺死，化爲空桑。有兒啼，人取養之，即伊尹也。柳子曰：或者爲是說以蠹伊尹之聖也。爲是說者，不良之人欺謾以害正道也。盡邑皆溺，果孰傳此夢哉？其誕也必矣。湯之行不類於桀，故桀囚之。衆怒桀之囚湯而割夏，實夏癸自挑之以致讎爾。

問曰：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武王將伐紂，紂遣膠鬲視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武王曰：「甲子。」還報。會大雨，道難，武王曰：「吾甲子日不至，紂必殺膠鬲，吾欲救賢者之死。」蒼鳥，鷹也，言武王之將帥如

鷹之群飛〔九六〕，此孰聚之者。白魚入舟，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爭遣伐器」者，伐紂之器爭先也。「並驅擊翼」者，三軍爭先，奮擊其翼也。

對曰：膠鬲比滌，雨行踐期。捧盞救灼，仁興以畢隨。鷹之咸同，得使萃之。頸紂黃鉞，旦孰喜之。民父有釐，嗟以美之。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師殛圯之。咸追厥死，爭徂器之。翼鼓顛禦，謹舞靡之。

滌，沫也。紂將殺膠鬲而爲沫矣，故武王如期而往，如捧盞水以救焚灼。顛禦，未詳。釐音禧。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衒，何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周昭王南遊，以越裳氏不獻白雉，親往逢迎之，爲楚人所沉。梅，貪也。妖夫者，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檠孤箕服，寔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此器者，以爲妖，執而曳，戮之於市。夏之衰，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九七〕：「予褒之二君也〔九八〕。」夏后布幣繒而告之〔九九〕，龍亡而滌在，櫝而藏之。至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滌流于庭，化爲玄龜，入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生子，棄之。被戮之夫婦聞啼聲〔一〇〇〕，哀而收之，奔褒，褒人後獻此女，是爲褒姒。梅音每。

對曰：水濱翫昭，荆陷弑之。繆迓越裳，疇肯雉之！穆惜《祈招》，猖佯以遊。輪行九野，惟怪之謀。胡給娛戴勝之獸，觴瑤池以迭謠！儒賊厥誅〔一〇一〕，爰槩其弧。幽禍拏以夸，憚褒以漁。淫嗜蔑殺，諫尸謗屠。孰鱗滌以徵，而化龜是辜？儒一作孺。

《祈招》之詩，見《左傳》。西王母虎骨戴勝，觴穆王於瑤池之上，爲王謠，其詩曰《白雲》，見《列子》。「儒賊厥誅」，誅音參〔一〇三〕，疑作「說」。言幽王以侵漁其民而亡，以淫於嗜慾而亡，以輕殺諫臣而亡，豈有歸咎於龍漉化黿之說與夫檠弧之謠哉！此世儒繆說害之也。

問曰：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齊桓一人之身，而始乎九合諸侯，終乎一身不保，天命之佑與罰，何不常也？

對曰：天邈以蒙，人么以離〔一〇三〕。胡克合厥道，而詰彼尤違？桓號其大，任屬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壞。

天遠而幽，人小而散，何可以合天人而論之，又從而責其罰佑之不常哉！齊桓之事，皆自取爾，天何與焉？挾其大以號令天下，而忽於屬任之人，故幸而得良臣，則能成九合之功，及不幸而遭嬖孽小人，則壞矣。皆人事，非天命也。

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雷開阿順〔一〇四〕，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雷開，紂之佞臣也。聖人，文王也。梅伯，梅音浼。

對曰：紂無誰使惑，惟志爲首。逆圖倒視，輔讒以寵。干異召死，雷濟克后。文德邁以被，芮鞠順道。醢梅奴箕，忠咸喪以醜厚。

紂誰使之惑哉，志使之爾。志使之惑，故倒行逆施，惟讒是寵。比干以異己而死，雷開以同惡相

濟而侯也。文王行德以被天下，故虞芮之訟順之。紂以醢梅伯之直，奴箕子之忠，故忠良皆喪而醜德愈厚。

問曰：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二〇五〕，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志一作識。鞭，喻政也。

「殊能將之」，謂后稷有將相之才也。帝，謂紂也。武王承稷之業，誅紂而切激，數其過也。伯昌，文王也。紂號令既衰，文王執政，以爲州牧也。「徹彼岐社」者，武王誅紂，徹去邠岐之社，而爲天下太社也。「遷藏就岐」，言文王徙其寶藏，來就岐下也。「受賜茲醢」者，文王受紂所賜梅伯之醢，以祭告於上天也。師望，呂望也。在肆鼓刀，文王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歸也。載尸者，武王載文王木主以伐紂也。馮音憑。

對曰：棄靈而功，篤胡爽焉！翼冰以炎，盍崇長焉！既岐既疑，宜庸將焉。紂凶以啓，武紹尚焉。伯鞭于西，化江、漢滸。易岐社以太，國之命以祚武。踰梁橐囊，羶仁萃蟻。姐滅淫商，痛民以亟去。肉梅以頌，鳥不台訴！孰盈癸惡，兵躬殄祀！牙伏牛漁，積內以外萌。岐目厥心，瞭眊顯光。奮刀屠國，以髀醢厥商〔二〇六〕。發殺曷逞，寒民于烹。惟粟厥文考〔二〇七〕，而虔予以徂征〔二〇八〕。

「易岐社以太」者，易一國之社爲天下之太社也。「踰梁橐囊」者，《詩》所謂「于橐于囊」也。

「羶仁萃蟻」者，文王遷岐而民從之，其仁如羶，其萃者如慕羶之蟻也。羶議，見《莊子》。「烏不台訴」者，台音怡，我也，我者，天自謂也。言紂肉梅伯以爲醢而頒諸侯，諸侯烏有不訴於天者哉！大抵屈原《天問》，原之問天也；柳子《天對》，柳子代天而答原也。「孰盈癸惡」者，言紂之惡盈於夏癸，故兵其躬而殄其祀也。「牙伏牛漁」者，姜子牙隱伏於屠釣，非真屠釣也。其隱德於內而見於外，惟文王能見其心甚明，故太公樂爲之用。屠商如屠牛之髀髀也。髀髀，見《賈誼傳》。「發殺曷逞，寒民于烹」者，武王之殺紂，非有憤悒而逞也，出民於烹熬之中，而置之寒涼之地而已。「惟栗厥文考」者，「栗」當作「栗」。武王曰：「予克紂，惟朕文考無罪。」武王祇栗文考之靈，故伐商也。「而虔予以徂征」，予，亦天自謂也。武王之伐商，下畏文王，上畏天命，故徂征爾。又栗者，文王之木主也，以栗木爲主也。「虔予」一作「虔子」，言虔其子道以徂征也。禮，小祥以栗爲主。

問曰：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伯，長也。林，君也。晉太子申生雉經也。墜，古地字。

對曰：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嬖訟蜺賊〔一〇九〕，而以變天地？

恭太子爲驪姬譖之於內，而不得列陳也。死者如蚓之訟，譖者如蜺之賊爾，此安能感天地？柳子之論，大抵以天人爲不相關，以天理爲漠然無知，皆憤懣很忮之所發，非正論也。

問曰：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天命王者，何以有易姓？

對曰：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棄，天又祐之？

德則畀，怠則奪也。「天又祐之」，言不祐也。

問曰：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湯初臣伊尹，後乃師承之，何卒使湯官天下而垂緒？官天下，謂王天下也。

對曰：湯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績。

臣之茲謂昧，承之茲謂昭。

問曰：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

吳王壽夢生諸樊，生闔廬。少放在外，及壯而厲其武，以流其威。

對曰：光徵夢祖，憾離以厲。仿徨激覆，而勇益德邁。

惟其憾於離散，是以厲其威武。

問曰：彭鏗斟雉，帝何饗？受壽永多，夫何久長？

彭鏗，彭祖也。進雉羹於帝堯，壽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唾遠。

對曰：鏗羹于帝，聖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誰饗以俾壽？

其死自晚爾，豈有饗其羹而使之壽者！

問曰：中央共牧，后何怒？蠱蟻微命，力何固？

牧，草名也。中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自相嚙。

對曰：蝮齧己毒〔一一〇〕，不以外肆。細腰群螫，夫何足病〔一一一〕！

蝮，胡對切，蠱蝮也。

問曰：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昔有女子采薇〔一二二〕，驚而走，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昌，有福喜也。

對曰：回禍偶昌，鹿曷祐以女？

其昌偶然，鹿何爲焉。

問曰：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秦伯有犬，弟鍼請之〔一二三〕。百兩，謂車也。魯昭公元年，秦鍼奔晉，其車千乘。坐車多故出奔。

對曰：鍼欲兄愛，以快侈富。愈多厥車，卒逐以旅。

以多車而卒爲旅人於晉也。

問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一二四〕，忠名彌彰？

王逸云：屈原放逐，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及古賢，楚人因論述之，故其文義不次叙云〔一二五〕。「薄暮雷電」者，原所問略訖，日暮欲去，天雨電也。「厥嚴不奉」者，

楚王之威日墮，不可復奉，雖求福於天，無如之何也。「伏匿穴處」者，原將退伏巖穴，復何言也？「荆勳作師」者，言楚先王之功與楚之衆將亡而不長久也。「悟過改更」者，言楚王能悟而改，則又何言也？「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者，言楚嘗爲闔廬所勝，不可不戒也。「穿間爰出子文」者，原見楚將亡而無賢人以救之，故思得如楚先王時賢臣令尹子文也。「吾告堵敖以不長」者，楚人謂未成君而死者曰敖，堵敖者，楚文王兄也。原哀懷王將如堵敖不長而死，以此告之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者〔一一六〕，言原何敢嘗試其君，自號忠直之名，以彰於後世乎，誠以同姓，義不能已也。

對曰：咨吟于野，胡若之很！嚴墜誼殄丁厥任，合行違匿固若所。咿嚶忿毒意誰與？醜齊徂秦陷厥詐〔一一七〕，讒登狡庸拂以施。甘恬禍凶亟鋤夷，愎不可化徒若罷。闔綽厥武，滋以侈頽。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歸？款吾敖之闕以旅尸。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

言原之咨吟于野，何其很然憤懣而不釋也。楚之威將墜而誼將殄，自有當其任者。道合則行，道違則匿，固其所也。原之咿嚶忿毒，意欲與誰合哉！楚與齊久交而絕之，與秦宿讎而往朝之，鉗於秦之詐而不自悟也。讒者登之，狡者用之，楚之政所以逆理拂衆而施也。禍凶且至而甘於處，鋤滅不遠而恬於翫，此其愎諫固不可化矣。原之忠懇憂怛徒自汝疲而已，何救於楚之亡哉！闔廬以武而強，以侈而頽，而況楚哉！於菟，子文也。原之思子文而子文死矣，不可作矣，原其誰與歸也？款，告也。闕，天闕也。吾敖，謂懷王也。告懷王之祚將短矣。懷王卒以客死於秦。旅，

客也。尸，死也。「誠若名不尚，曷極而辭」者，言汝之忠名誠不足尚，何以窮極汝之忠憤之辭如此乎？所以深言忠名之足尚也。《誠齋集》卷九五。

〔一〕〔三〕〔四〕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三〕自「字者耶」至此句「病於難」十六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五〕言且：「言」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六〕轉：原作「輔」，據四庫本改。

〔七〕幹：原作「天」，據四庫本及《天問》原文改。

〔八〕天：原作「極」，據右引改。

〔九〕幹：原作「幹」，據四庫本改。

〔一〇〕非：原作「作」，據四庫本及《柳宗元集》（以下簡稱《柳集》）改。

〔一一〕夫：原作「天」，據右引改。

〔一二〕鈞：原作「釣」，據四庫本改。

〔一三〕音：原作「青」，據四庫本改。

〔一四〕爰感：原作「奚咸」，據四庫本、《柳集》改。

〔一五〕岐：原作「妓」，據四庫本改。

〔一六〕下「不」字脫，據四庫本補。

〔二七〕者：原作「百」，據四庫本改。

〔二八〕同：原作「固」，據四庫本、《天問》改。

〔二九〕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柳集》改。

〔三〇〕胝躬：原作「肱窮」，據《柳集》改。

〔三一〕下：原作「丁」，據四庫本、《柳集》改。

〔三二〕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三三〕「言」下原衍「言」字，據四庫本刪。

〔三四〕以上二句原脫，據《天問》本文補。

〔三五〕云：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六〕久：原作「女」，據四庫本改。

〔三七〕州：原作「河」，據《天問》、《柳集》改。

〔三八〕爰：原作「妥」，據四庫本、《柳集》改。

〔三九〕谷：原作「分」，據右引改。

〔三〇〕壚：原作「墟」，據右引改。

〔三一〕下：原作「丁」，據四庫本改。

〔三二〕瀕：原作「傾」，據四庫本、《柳集》改。

〔三三〕〔三四〕在：原作「左」，據四庫本改。

〔三五〕母：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六〕城：原作「成」，據四庫本、《天問》改。

〔三七〕音：原作「青」，據四庫本改。

〔三八〕神：原作「補」，據四庫本、《柳集》改。

〔三九〕「九」、「曰」二字原無，據王逸《天問章句》補。

〔四〇〕根：原脫，據右引補。

〔四一〕垂草華榮：原作「乘不」，據右引改。

〔四二〕未：原作「求」，據四庫本改。

〔四三〕延：原作「廷」，據四庫本改。

〔四四〕列：原作「刻」，據四庫本、《柳集》改。

〔四五〕烏：原作「鳥」，據四庫本改。

〔四六〕「句」原作「旬」，「鳥」原作「烏」，據四庫本改。

〔四七〕桑：原作「祭」，據四庫本改。

〔四八〕憂：原作「愛」，據四庫本、《天問》改。

〔四九〕籀：原作「鞠」，四庫本作「鞠」，均通，今據《天問》及《柳集》統一作「籀」。

〔五〇〕憂：原作「夏」，據四庫本改。

〔五一〕脰：原作「副」，下句「脰」又作「脰」，均據四庫本改。

〔五二〕奏：原作「秦」，據四庫本改。

〔五三〕眄：原作「眩」，楊萬里注云「眩即眄字」。按「眩」與「眄」非一字，蓋眄俗體作「眄」，訛作「眩」，

今改。《柳集》與四庫本徑作「眄」。

〔五四〕字：原作「字」，據四庫本改。

〔五五〕臧：原作「藏」，據四庫本、《柳集》改。

〔五六〕戚：原作「厥」，據右引改。

〔五七〕興：原作「與」，據右引改。

〔五八〕夫：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五九〕肉：原作「內」，據四庫本改。

〔六〇〕狐：原作「抓」，據四庫本改。

〔六一〕獻：原作「獸」，據四庫本改。

〔六二〕爰：原作「愛」，據四庫本改。

〔六三〕羿：原作「弄」，據四庫本改。

〔六四〕夫：原作「失」，據四庫本改。

〔六五〕若：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六六〕臧：原作「藏」，據四庫本改。

〔六七〕相：原作「偁」，據四庫本改。

〔六八〕險：原作「臉」，據四庫本改。

〔六九〕能：原作「熊」，下文並同，四庫本亦同，今據《天問》本文改，下文云「奴來切」是也，「熊」無「奴來」音。

〔七〇〕蜺：原作「蜺」，據四庫本改。下文並同。

〔七一〕而：原作「面」，據四庫本改。

〔七二〕徙：原作「從」，據四庫本改。

〔七三〕逐：原作「遂」，據四庫本改。

〔七四〕麇：原作「鹿」，據四庫本、《柳集》改。

〔七五〕眊：原作「眠」，據右引改。

〔七六〕「庸」下原衍「以」字，據右引刪。

〔七七〕禍：原作「倂」，據四庫本改。

〔七八〕斯：原作「思」，據四庫本、《天問》改。

〔七九〕伐：原作「代」，據四庫本、《柳集》改。

〔八〇〕伐：原作「代」，據四庫本改。

〔八一〕貽：原作「胎」，據四庫本、《天問》改。

〔八二〕于：原作「千」，據四庫本、《柳集》改。

〔八三〕尸：原作「户」，據右引改。

〔八四〕有苗：原作「苗有」，據四庫本乙。

〔八五〕開：原作「間」，據四庫本改。

〔八六〕平：原作「乎」，據四庫本改。

〔八七〕其：原作「賀」，據四庫本改。

〔八八〕斲：原作「斯」，據四庫本、《柳集》改。

〔八九〕以上二句，「而」原作「西」，「故」原作「以」，並據四庫本改。

〔九〇〕言：原作「信」，據四庫本改。

〔九一〕媵：原作「勝」，據四庫本、《天問》改。

〔九二〕罪：原作「臯」，據右引改。

〔九三〕伐：原作「代」，據右引改。

〔九四〕挑：原作「排」，據四庫本改。注文同。

〔九五〕妊：原作「姓」，據四庫本改。

〔九六〕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九七〕止於夏庭：原作「上於是庭」，據四庫本改。

〔九八〕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

〔九九〕糈：原作「精」，據四庫本改。

〔一〇〇〕聞啼聲：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〇一〕儒：四庫本、《柳集》均作「孺」，四庫本注云「孺一作儒」。

〔二〇二〕音參：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〇三〕么：原作「公」，據四庫本、《柳集》改。

〔二〇四〕阿順：四庫本作「何順」。王逸注有異文亦作「何順」。

〔二〇五〕殷：原脫，據四庫本、《天問》補。

〔二〇六〕商：原作「罔」，據四庫本改。

〔二〇七〕粟：原作「栗」。按注文云「栗當作栗（原誤作「栗」）」，則是萬里所據本本作「栗」字，據改。

〔二〇八〕予：原作「子」，據四庫本改。注文「予克紂」、「虔予以徂征」同。

〔二〇九〕賊：原作「賤」，據四庫本、《柳集》改。

〔二一〇〕蜺：原作「蜺」，據右引改。

〔二一一〕「病」下原衍「萃」字，據右引刪。

〔二一二〕「昔有」以下原與上文緊連，今據四庫本分作注文。

〔二一三〕鍼：原作「鍼」，據四庫本、《柳集》改。下同。

〔二一四〕予：原作「子」，據四庫本、《天問》改。

〔二一五〕云：原作「去」，據四庫本改。

〔二一六〕「予」、「忠」：原作「子」、「虫」，據四庫本改。

〔二一七〕徂：原作「很」，據四庫本、《柳集》改。

全宋文卷五三四〇

楊萬里 五六

詩話上

句有偶似古人者，亦有述之者。杜子美《武侯廟》詩云：「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此何遜《行孫氏陵》云「山鶯空樹響，壠月自秋暉」也。杜云「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此庾信「白雲巖際出，清月波中上」也。「出」「上」二字勝矣。陰鏗云「鶯隨入戶樹，花逐下山風」，杜云「月明垂葉露，雲逐渡溪風」，又云「水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此一聯勝。庾信云「永韜三尺劍，長捲一戎衣」，杜云「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亦勝庾矣。南朝蘇子卿《梅》詩云「祇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介甫云「遙知不是雪，爲有暗香來」，述者不及作者。陸龜蒙云「慙慙與解丁香結，從放繁枝散誕春」，介甫云「慙慙爲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作者不及述者。

山谷集中有絕句云：「草色青青柳色黃，桃花零落杏花香。春風不解吹愁却，春日偏能惹恨長。」

此唐人賈至詩也，特改五字耳。賈云「桃花歷亂杏垂香」，又「不為吹愁」，又「惹夢長」。

東坡云：「春霄一刻直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陰。歌管樓臺人寂寂，鞦韆院落夜深深。」介甫云：「金爐香盡漏聲殘，翦翦輕風陣陣寒。春色惱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欄干。」二詩流麗相似，然亦有甲乙（二）。

「問君何意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宛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又「相隨遙遙訪赤城，三十六曲水回縈。一溪初入千花明，萬岳度盡松風聲」，此李太白詩體也。「麒麟圖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又「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又「指揮能事回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又「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此杜子美詩體也。「明月易低人易散，歸來呼酒更重看」，又「當其下筆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又「醉中不覺度千山，夜聞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畫像》「西望太白橫峨岷，眼高四海空無人。大兒汾陽中令君，小兒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浣吾足乃敢嗔」，此東坡詩體也。「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又「澗松無心古鬚鬣，天球不塚中粹溫」，又「兒呼不蘇驢失脚，猶恐醒來有新作」，此山谷詩體也。

《金針法》云：「八句律詩，落句要如高山轉石，一去無回。」余以爲不然。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子美《重陽》詩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夏日李尚書期不赴》云：「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野雪興難乘。」詩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杜云「對食暫餐還不能」，退之云「欲去未到先思回」。有一句五言而兩意者。陳後山云「更病可無醉，猶寒已自知」。

詩有句中無其辭而句外有其意者。《巷伯》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譖己，而曰「二人同行，誰爲此禍〔三〕？」杜云「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上言其力貧，故曰「賒」，下言其無使令，故曰「親」。又「東歸貧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上有相干之意而不言，下有戀別之意而不忍。又「朋酒日勸會老夫，今始知嘲其獨遺」，已而不招也。又夏日不赴而云「野雪興難乘」，此不言熱而反言之也。唐人云：「葛溪漫淬干將劍，却是猿聲斷客腸。」又《釣臺》：「如今亦有垂綸者，自是江魚賣得錢。」唐人《長門怨》：「錯把黃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崔道融云：「如今却羨相如富，猶有人間四壁居。」

詩有驚人句。杜《山水障》：「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又：「斫却月中桂〔四〕，清光應更多。」白樂天云：「遙憐天上桂華孤，爲問姮娥更有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韓子蒼《衡嶽圖》：「故人來自天柱峰，手提石廩與祝融。兩山坡陀幾百里，安得置之行李中？」此亦是用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杜牧之云：「我欲東召龍伯公，上天揭取北斗柄。蓬萊頂上幹海水，水盡見底看海空。」李賀云：「女媧鍊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

褒頌功德五言長韻、律詩，最要典雅重大。如杜云：「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又云：「碧瓦初寒外，金莖一氣旁。山河扶繡戶，日月近彫梁。」李義山云：「帝作黃金闕，天開白玉京。有人扶太極，是夕降元精。」

七言褒頌功德，如少陵、賈至諸人唱和《早朝大明宮》，乃爲典雅重大。和此詩者，岑參云「花

迎劍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乾」，最佳。

七言長韻古詩如杜少陵《丹青引》、《曹將軍畫馬》、《奉先縣劉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偉宏放，不可捕捉。學詩者於李、杜、蘇、黃詩中求此等類誦讀沉酣，深得其意味，則落筆自絕矣。

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左氏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此《詩》與《春秋》紀事之妙也。近世詞人閑情之靡，如伯有所賦趙武所不得聞者，有過之無不及焉，是得爲好色而不淫乎？惟晏叔原云「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可謂好色而不淫矣。唐人《長門怨》云「珊瑚枕上千行淚，不是思君是恨君」，是得爲怨誹而不亂乎？惟劉長卿云「月來深殿早，春到後宮遲」，可謂怨誹而不亂矣。近世陳克《詠李伯時畫寧王進史圖》云「汗簡不知天上事，至尊新納壽王妃」，是得爲微，爲晦，爲婉，爲不汙穢乎？惟李義山云「侍燕歸來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可謂微婉顯晦盡而不汙矣。

士大夫間有口傳一兩聯可喜，而莫知其所本者。如「人情似紙番番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又「飽諳世事慵開眼，會盡人情只點頭」，又「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又《賀人休官》：「重碧杯中天更大，軟紅塵裏夢初收。」竟不知何人詩也。又有嘲巧宦而事反拙者〔五〕，「當初只謂將勤補〔六〕，到底翻爲弄巧成」，此尤可笑。

唐律七言八句，一篇之中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古今作者皆難之。余嘗與林謙之論此事，謙之慨然曰：「但吾輩詩集中不可不作數篇耳。」如杜《九日》詩「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

盡君歡」，不徒入句便字字對屬，又第一句頃刻變化，纔說悲秋，忽又自寬，以自對君，自者我也。「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爲正冠」，將一事翻騰作一聯。又孟嘉以落帽爲風流，少陵以不落爲風流，翻盡古人公案，最爲妙法。「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詩人至此筆力多衰，今方且雄傑挺拔，喚起一篇精神，非筆力拔山，不至於此。「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則意味深長，幽然無窮矣。東坡《煎茶》詩云：「活水還將活火烹，自臨釣石汲深清」，第二句七字而具五意。水清，一也；深處取清者，二也；石下之水非有泥土，三也；石乃釣石，非尋常之石，四也；東坡自汲，非遣卒奴，五也。「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其狀水之清美極矣。「分江」二字，此尤難下。「雪乳已翻煎處脚，松風仍作瀉時聲」，此倒語也。尤爲詩家妙法，即少陵「紅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也。「枯腸未易禁三碗，卧聽山城長短更」，又翻却盧仝公案。仝喫到七碗，坡不禁三碗；山城更漏無定，「長短」二字有無窮之味。

初學詩者須用古人好語，或兩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筆》：「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平生」二字出《論語》；「身後」二字，晉張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幾兩屐」，阮孚語；「五車書」，莊子言惠施。此兩句乃四處合來。又「春風春雨花經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風春雨」，「江北江南」，詩家常用。杜云「且看欲盡花經眼」，退之云「海氣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口便成詩句，不至生梗。要誦詩之多，擇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縱橫出沒，用亦可，不用亦可。

詩家備用古人語，而不用其意，最爲妙法。如山谷《猩猩毛筆》是也。猩猩喜著屐，故用阮孚事。其毛作筆用之抄書，故用惠施事。二事皆借人以詠物，初非猩猩毛筆事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而山谷《中秋月》詩云：「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澤皆龍蛇。」《周禮·考工記》：「車人蓋圓以象天，軫方以象地。」而山谷云：「丈夫要弘毅，天地爲蓋軫。」孟子云：「武成取二三策。」而山谷稱東坡云：「平生五車書，未吐二三策〔七〕。」

孔子老子相見傾蓋，鄒陽云「傾蓋如故」。孫侔與東坡不相識，以詩寄東坡，和云：「與君蓋亦不須傾。」劉寬爲吏，以蒲爲鞭，寬厚至矣，東坡云：「有鞭不使安用蒲？」杜詩云：「忽憶往時秋井塌〔八〕，古人白骨生蒼苔，何不飲令心哀？」東坡云「何須更待秋井塌，見人白骨方銜盃」，此皆翻案法也。余友人安福劉浚字景明《重陽》詩云「不用茱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强健」，得此法矣。

五七字絕句最少而最難工，雖作者亦難得四句全好者。晚唐人與介甫最工於此。如李義山憂唐之衰云：「夕陽無限好，其奈近黃昏。」如「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裏鬪嬋娟」，如「芭蕉不展丁香結，同向春風各自愁」，如「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春」。唐人《銅雀臺》云：「人生富貴須回首，此地豈無歌舞來？」《寄邊衣》云：「寄到玉關應萬里，戍人猶在玉關西。」《折楊柳》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光不度玉門關。」皆佳句也。如介甫云：「更無一片桃花在，爲問春歸有底忙？」「祇是蟲聲已無夢，五更桐葉強知秋。百轉黃鸝看不見，海棠無數出牆頭。」「暗香一陣連風起，知有薔薇澗底花。」不減唐人。然鮮有四句全好者。杜牧之云：「清江漾漾白鷗飛，綠淨春深好染衣。南去北來人

自老，夕陽長送釣船歸。」唐人云：「樹頭樹尾覓殘紅，一片西飛一片東。自是桃花貪結子，錯教人恨五更風。」韓偓云：「昨夜三更雨，臨明一陣寒。薔薇花在否，側卧捲簾看。」介甫云：「水際柴扉一半開，小橋分路入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柳，隔屋吹香併是梅。」東坡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四句皆好矣。

五言長韻古詩如白樂天，《遊悟真寺一百韻》，真絕唱也。五言古詩句雅淡而味深長者，陶淵明、柳子厚也。如少陵《羌村》、後山《送內》，皆有一倡三歎之聲。

自隆興以來以詩名者〔九〕：林謙之、范至能、陸務觀、尤延之、蕭東夫。近時後進有張鑑功父、趙蕃昌父、劉翰武子、黃景說巖老、徐似道淵子、項安世平甫、鞏豐仲至、姜夔堯章、徐賀恭仲、汪經仲權。前五人皆有詩集傳世。謙之常稱重其友方翥次雲詩云：「秋明河漢外，月近斗牛旁。」延之有云：「去年江南荒，趁逐過江北。江北不可住，江南歸未得。」有《寄友人》云：「胸中襞積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語無。」又《台州秩滿而歸》云：「送客漸稀城漸遠，歸塗應減兩三程。」東夫《飲酒》云：「信脚到太古。」《登岳陽樓》：「不作蒼忙去，真成浪蕩遊。三年夜郎客，一拖洞庭秋。得句鷺飛處，看山天盡頭。猶嫌未奇絕，更上岳陽樓。」又：「荒村三月不肉味，併與瓜茄倚閣休。造物於人相補報，問天賒得一山秋。」至能有云：「月從雪後皆奇夜，天到梅邊有別春。」功父云：「斷橋斜取路，古寺未關門。」絕似晚唐人。《詠金林禽花》云：「梨花風骨杏花粧。」《黃薔薇》云：「已從槐借葉，更染菊爲裳。」寫物之工如此。余歸自金陵，功父送末章云：「何時重來桂隱軒，爲我醉

倒春風前。看人喚作詩中仙，看人喚作飲中仙。」此詩超然矣。昌父云：「紅葉連村雨，黃花獨徑秋。詩窮真得瘦，酒薄不禁愁。」武子云：「自鋤明月種梅花。」又云：「吹入征鴻數字秋。」淵子云：「煖分煨芋火，明借續麻燈。」又：「客路二千年五十，向人猶自說歸耕。」平甫《題釣臺》：「醉中偶爾閑伸脚，便被劉郎賣作名。」恭仲云：「碎斫生柴爛煮詩，又有姚宋佐輔之。」一絕句云：「梅花得月太清生，月到梅花越樣明。梅月蕭疏兩奇絕，有人踏月繞花行。」僧顯萬亦能詩：「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三更雲去作行雨，回頭方羨老僧閑。」又《梅》詩：「探支春色墻頭朵，闌入風光竹外梢。」又：「河橫星斗三更後，月過梧桐一丈高。」又有龐右甫者，使虜過汴京云：「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吾族前輩諱存字正叟，諱朴字元素，諱杞字元卿，諱輔世字昌英皆能詩。元卿年十八第進士，其叔正叟賀之云：「月中丹桂輸先手，鏡裏朱顏正後生。」吾鄉民俗，稻未熟，摘而蒸之，舂以爲米，其飯絕香。元素有詩云：「和露摘殘雲淺碧，帶香炊出玉輕黃。」余先太中貧，嘗作小茅屋三間，而未有門扉，于元卿求一扉，元卿以絕句送至云：「三間茅屋獨家村，風雨蕭蕭可斷魂。舊日相如猶有壁，如今無壁更無門〔二〇〕。」昌英有絕句云：「碧玉寒塘瑩不流，紅渠影裏立沙鷗。便當不作南溪看，當得西湖十里秋。」

吾州詩人瀘溪先生安福王民瞻，名庭珪，弱冠貢入京師太學，已有詩名。有絕句云：「江水磨銅鏡面寒，釣魚人在蓼花灣。回頭貪看新月上，不覺竹竿流下灘。」紹興間宰相秦檜力主和戎之議，鄉先生胡邦衡名銓時爲編修官，上書乞斬檜，謫新州。民瞻送行詩：「一封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

閑。百辟動容觀奏議，幾人回首愧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落南州瘴海間。不待百年公議定，漢庭行召賈生還。」「大厦元非一木支，要將獨力拄傾危。凝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祇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有歐陽安永上飛語告之，除名竄辰州。孝宗登極，召爲國子監簿，以老請奉祠，除直敷文閣、宮觀。

尤延之嘗誦吳則禮詩：「華館相望接使星，長淮南北已休兵。便須買酒催行樂，更覓何時是太平。滿船賣了洞庭柑，雪色新裁白紵衫。喚得吳姬同一醉，春風相送過江南。」又：「楓葉蘆花滿釣船，水風清處枕琴眠。覺來失却瀟湘月，却問青山覓酒錢。」

神宗徽猷閣成，告廟祝文，東坡當筆。時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陳無己畢集，觀坡落筆云：「惟我神考，如日在天。」忽外有白事者，坡放筆而出，諸人擬續下句，皆莫測其意所向。頃之坡入，再落筆云：「雖光輝無所不充，而躔次必有所舍。」諸人大服。

潤州火，爇盡室廬，惟存李衛公塔、米元章庵。元章喜題塔云：「神護衛公塔，天留米老菴。」有輕薄子於「塔」「菴」二字上添注「爺」「孃」二字。元章見之，大罵。輕薄子再於「塔」「菴」二字下添注「颯」「糟」二字。蓋元章母嘗乳哺宮中，故云。「糟」字本出《漢書·霍去病傳》云「麇臯蘭山下」，注云：「今謂糜爛爲麇糟。」輕薄子用「糟」字黏「菴」字，蓋今人讀「麇」爲「菴」，讀「糟」爲子甘切。添注遂成七言兩句，云「神護衛公爺塔颯，天留米老孃菴糟」矣。

鄉先生劉尚書才邵字美中，云劉弇偉明獻《南郊大禮賦》，首句云：「粵惟古初，豺獺有祭。」大

音情小大南郊大禮，祭天地祖宗，而比之豺獾之祭，此譬如千乘萬騎羽獵長楊〔二〕，而於其間說鬪蝦蟆。

劉侍郎岑字季高，居建康。中書舍人張孝祥字安國，時爲師，還往甚密。一日安國忽具衣冠造季高，季高驚異未出，先令人問盛服而來何故。安國曰：「欲北面書法。」季高不辭讓，着道服而出。安國即令人扶季高納再拜者再，季高亦不辭讓。安國請曰云云，季高答曰云云，大意令安國學李邕書。

徽宗嘗問米某：「蘇軾書如何？」對曰：「畫。」「黃庭堅書如何？」曰：「描。」「卿書如何？」曰：「刷。」

高宗初作黃字，天下翕然學黃字。後作米字，天下翕然學米字。最後作孫過庭字，故孝宗與今上皆作孫字〔二〕。

韓退之《答李師錫書》云：「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則如元賓焉。」此用石勒語。王浚贈勒塵尾，勒懸之壁間，每瞻仰之云：「王公不得見〔三〕，見王公之玩好如見王公焉。」退之作《河南少尹李素墓銘》云：「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奈何乎陛下！」退之《上宰相書》云：「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此用《左傳》語。南蒯將叛，邑人歌之曰：「恤恤乎，湫乎，悠乎！」又《杜兼墓銘》云：「事在于人，日遠日忘。」此用《晉書》張駿語，謂「中原之於晉，日遠日忘。」又《平淮西碑》自「皇帝曰光顏汝爲陳許帥」，曰重

胤云云，曰弘云云，曰文通云云，曰道古云云，曰愬云云，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此用《舜典》命九官文法也。

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抑之欲其奧〔二四〕，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用《周禮·考工記·函人》句法，云：「眡其鑢空，欲其窻也〔二五〕，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囊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斷也〔二六〕。」

韓退之《行箴》云：「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柳子厚《憂箴》云：「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二箴相似，未知孰先爲之者。曾子固《王無咎字序》云〔二七〕：「以顏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己，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己而已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此用孟子句法：「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而介甫《送陳升之序》云「堪大臣之事可信而望者，陳升之而已矣。煦煦然仁而已矣，孑孑然義而已矣，非予所望於升之也。」子固《送王希序》、介甫《九曜閣記》言洪撫兩州山川之勝、遊覽之樂，亦大略相似，未知孰先爲之者。《誠齋集》卷一一四。

〔二〕卿：原作「鄉」，據四庫本改。

〔三〕然：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此：原作「比」，據四庫本改。

〔四〕斫：原作「研」，據四庫本改。

〔五〕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六〕勤：原作「勒」，據四庫本改。

〔七〕二三：原作「二二」，據四庫本改。

〔八〕塌：原作「榻」，據四庫本改。

〔九〕者：原脫，據四庫本補。

〔一〇〕無：原脫，據四庫本補。

〔一一〕乘：原作「葉」，據四庫本改。

〔一二〕與今：原作「太」，據四庫本改。

〔一三〕王：原作「三」，據四庫本改。

〔一四〕奧：原作「粵」，據四庫本改。

〔一五〕窓：原作「怨」，據四庫本及《周禮》原文改。

〔一六〕斷：原作「斷」，據右引改。

〔一七〕「王」上原有「送」字，據曾鞏《南豐類稿》刪。

全宋文卷五三四一

楊萬里 五七

詩話下

李彌遜知吉州，於州學立楊忠襄公祠堂，請劉尚書美中作祭文，首句云：「陰虹吐氛，暫翳園景。斗於星中，孤光耿耿。洪河潰溢，滔天橫驚。屹然中流，見此底柱。」又云：「公人之龍，那肯屈節於犬羊？」又云：「欲贖忠襄，人百其身。」彌遜歎服不已，不知其用太學生姚孝寧《祭李清卿文》首句云：「皇穹將傾，天柱必折；大地欲仆，泰嶽必蹶。」又云：「公人中龍，肯臣犬豕？」又云：「彼據床上（一），天子在下。公抱帝躬，嚼齒大罵。公於是時，皆裂髮立。乾坤晝昏（二），鬼神夜泣。」又云：「欲贖清卿，人萬其身。萬又何多，一世猶輕。」又云：「吾將提長劍而登泰華，決浮雲而問蒼天。雖泣盡而繼之以血，安得吾清卿之復然！」蓋清卿之父避亂至廬陵，嘗館於美中之家，故美中得此文。予少時嘗於劉彥純家見其全篇，今亡矣，可惜。廬陵村落地名何山，有金地寺，

壁間有廬陵丞某人留題云：「今朝憩息來金地，何日翱翔到木天？」觀者歎其的對。後美中再入館職，唱和云：「見說木天猶突兀，暫時金地亦清閑。」是時南渡之後，駐蹕臨安，百司官寺未立，暫寓一僧舍爲秘書省，而汴京本省猶未毀。美中此聯，朝士歎其親切。

詩句固難用經語，然善用者不勝其韻。李師中云：「夜如何其斗欲落，歲云莫矣天無晴。」又：「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又：「詩成白也知無敵，花落虞兮可奈何。」

詩有實字，而善用之者以實爲虛。杜云「弟子貧原憲，諸生老伏虔。」「老」字蓋用「趙充國請行，上老之。」

有用文語爲詩句者，尤工。杜云「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蓋用「如六五帝、四三王」。有用法家吏文語爲詩句者「三」，所謂以俗爲雅。坡云：「避謗詩尋醫，畏病酒入務。」如前卷僧顯萬「探支闌入」，亦此類也。

庾信《月》詩云「渡河光不濕」，杜云「入河蟾不沒」。唐人云「因過竹院逢僧語，又得浮生半日閑」，坡云「慙慙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涼」。杜《夢李白》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山谷《簾》詩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顏色」。退之云「如何連曉語，祇是說家鄉」，呂居仁云「如何今夜雨，祇是滴芭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爲新，奪胎換骨。杜《蜀山水圖》云：「沱水流中座，岷山赴此堂。白波吹粉壁，青嶂插彫梁。」此以畫爲真也。曾吉父云「斷崖韋偃樹，小雨郭熙山」，此以真爲畫也。

白樂天《女道士》詩云「姑山半峰雪，瑤水一枝蓮」，此以花比美婦人也。東坡《海棠》云「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此以美婦人比花也。山谷《酴醾》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此以美丈夫比花也。山谷此詩出奇，古人所未有，然亦是用「荷花似六郎」之意。

歐陽公作省試知舉，得東坡之文驚喜，欲取爲第一人，又疑其是門人曾子固之文，恐招物議，抑爲第二。坡來謝歐，歐問坡，所作《刑賞忠厚之至論》有「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此見何書？坡曰：「事在《三國志·孔融傳》注。」歐退而閱之，無有。他日再問坡，坡云：「曹操滅袁紹，以袁熙妻賜其子丕。孔融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驚問何經見？融曰『以今日之事觀之，意其如此。』堯、皋陶之事，某亦意其如此。」歐退而大驚曰：「此人可謂善讀書，善用書，他日文章必獨步天下。」然予嘗思之，《禮記》云：「獄成，有司告于王，王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王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王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坡雖用孔融意，然亦用《禮記》故事。其稱王謂王三皆然，安知此典故不出於堯？客有自秦少游許來見東坡，坡問少游近有何言句，客舉秦《燕子樓》詞云：「小樓連遠，橫空下臨，繡轂彫鞍驟。」坡笑曰：「又『連遠』，又『橫空』，又『繡轂』，又『彫鞍』，又『驟』，也勞攘。軾亦有此詞云：『燕子樓中，佳人何在，空鎖樓中燕。』」東坡談笑善謔，過潤州，太守高會以饗之。飲散，諸妓歌魯直《茶詞》云：「惟有一杯春草〔四〕，解留連佳客。」坡正色曰：「却留我喫草？」諸妓立東坡後，憑東坡胡床者大笑絕倒，胡床遂折，東坡墮地，賓主一笑而散。見蜀人李珣說也。

東坡知徐州，李定之子某過焉。坡以過客故事宴之，其人大喜，以爲坡敬愛之也，因起而請求薦墨。坡陽應曰：「諾。」久之閑談，坡忽問李曰：「相法謂面上人中長一寸者壽百年，有是說否？」李曰：「未聞也。」坡曰：「果若人言，彭祖好一箇獸長漢〔五〕。」李大慚而遁。見王僑卿說。

東坡嘗宴客，俳優者作技萬方，坡終不笑。一優突出，用捧痛打作技者，曰：「內翰不笑，汝猶稱良優乎？」對曰：「非不笑也，不笑者所以深笑之也。」坡遂大笑。蓋優人用東坡《王者不治夷狄論》，云「非不治也，不治者所以深治之也。」見子由五世孫奉新縣尉懋說。

予過金山，見妙高臺上挂東坡像，有坡親筆自贊云：「目若新生之犢，身如不繫之舟。試問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崖州。」今集中無之。予昔爲零陵丞，嘗肩輿過一野寺前，壁間有山谷親筆一詩，予小立肩輿，誦之三過。既歸書之，止記一聯云：「春將國艷薰花骨，日借黃金縷水紋。」今集中亦無之。

蔡攸幼慧，其叔父卞，荆公婿也。卞携攸見公，一日公與客論及《字說》，攸立其膝下，回首問曰：「不知相公所解之字，爲復是解蒼頡字，爲復是解李斯字？」公不能答，拊其頂曰：「你無良，你無良。」見劉尚書美中說。

東坡《赤壁賦》云「扣舷而歌之〔六〕」，歌曰「云云」，「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山谷爲坡寫此賦爲圖障，云「扣舷而歌曰」，又云「其聲嗚嗚，如怨如慕」，去「之」「歌」「然」三字，覺神觀精銳。孫仲益作上梁文云：「老蟾駕月，上千巖紫翠之間；一鳥呼風，嘯萬

木丹青之表。」周茂振曰「既呼又嘯」，易「嘯」爲「響」。

退之《盤谷序》云「妬寵而負恃」，張文潛云：「『妬寵』一字，『負恃』兩字，非句律，與下句云『爭妍而取憐』不類。又既曰『負』，又曰『恃』，爲複，『恃』當作『持』。」

本朝制告表啓用四六，自熙、豐至今，此文愈盛。有一聯用兩處古人全語，而雅馴妥帖如己出者。介甫《賀冊后妃表》云：「《關雎》之求淑女，無險陂私謁之心；《鷄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興間劉美中除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吉水丞龔尹字正子以啓賀之云：「技巧工匠精其能，自元成之間鮮能及；號令文章煥可述，雖詩書所稱何以加？」尹又《上湯丞相啓》云：「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後二語用韓退之《上宰相書》。中書舍人張安國知撫州，自撫移蘇，《謝上表》云：「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誠何心？」增「雖」「然」二字，而「兩州」「東西」「小大」乃甚的切。王履道《賀唐秘校及第啓》云：「得知千載，上賴古書；作吏一行，便廢此事。」前二語用淵明詩「得知千載事」，「上賴古人書」剪去兩字；後二句用嵇康書「二行作吏，此事便廢，而皆倒易二字。東坡《答士人啓》云：「媿無琴瑟旨酒，以樂我嘉賓；所喜直諒多聞，真古之益友。」此雖增損五六字，而特圓美。至翟公巽行麻制云：「古我先王，惟圖任舊人共政；咸有一德，克左右厥辟宅師。」則前二語熟，而後二語突兀矣。四六有一聯而用四處古人語者。張欽夫答一教官啓云：「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四人語乃如一人語。王履道行余深少宰制云（七）：「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相我受民，非賢不父。」其意亦貫。紹興

間，金人歸我河南地，洪景伯賀表云：「宣王復文武之士，可謂中興；齊人歸鄆灌之田，不失舊物。」屬聯工夫，然去一「境」字，便覺難讀。

四六用古人語，有用其一字之聲，而不用其字之形者。《書》曰「人惟求舊」，而介甫《謝上表》云「仁惟求舊，義不遐遺」，乃易「人」爲「仁」。莊子曰：「副墨之子聞之洛誦之孫」，「副墨」謂文墨之有副本，「洛誦」謂洛人之善誦讀者。而介甫《賀生皇子表》前一聯言成王、文王子孫衆多「八」，而繼之以「恭惟皇帝陛下令德光乎洛誦，康功茂乎岐昌」，則以洛誦爲成王矣。蓋成王名誦，而卜洛故也。此文人之舞文玩法者也。

四六有截斷古人語五字，而補以一字如天成者；有用古人語不易其字之形，而易其意者。《漢書》云「在漢廷無出其右」，《論語》云「與文子同升諸公」，而翟公巽《賀蔡攸除少師啓》云「朝廷無出其右，父子同升諸公」，既截斷其語而補以一字，讀者不覺其補，而又易「文子」爲「父子」〔九〕，「子」之一字雖同，而「文子」乃人名，「父子」非人名也，此巧之至也。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而東坡《謝罪表》云「身寄江湖之上，夢遊縲紲之中」。孟子云「此之謂失其本心」，《左傳》云「吾必使汝罷於奔命」，翟公巽一年之中移作數郡太守，謝表云「憂患失其本心，筋力罷於奔命」，亦此類也。

四六有作流麗語者，亦須典而不浮。東坡《謝知湖州表》云：「湖山如舊，魚鳥亦怪其衰殘。」《謝知密州》云：「賓出日於麗譙，江山炳煥；傳夕烽於海嶠，鼓角清閑。」《謝賜笏帶》云：「草木

何知，被慶雲之渥彩；魚蝦至賤，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汪彥章《賀神降萬歲山表》云：「恍若銀山，金成宮闕；浩如玉海，虹貫山川。」此皆典而不浮。孫仲益亦多此等語，至橘林，則浮靡而不典矣。

四六有作華潤語而重大者，最不可多得。韓退之表云「地彌天區，界軼海外。北嶽醫閭，神鬼受職」二〇，析木天街，星宿清潤。」曾子固云「鈎陳太微，星緯咸若；崑崙渤澥，波瀾不驚。」王履道行种師道麻制云：「封疆開崑崙積石之西，威譽震大漠龍荒之北」二一。」

四六有用古人全語，而全不用其意者。《行葦》之詩云：「仁及草木，牛羊勿踐履。」此盛世之事也。又《鷓鴣》之詩云：「曰予未有室家，風雨所漂搖。」此謂鷓鴣之巢也。王履道，北人也。靖康避亂，遷謫在八桂，思鄉里墳墓，作青詞云：「萬里丘墳，草木牛羊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漂搖。」

有客在張欽夫坐上舉介甫《賀冊后妃》《關雎》、《鷓鴣》之聯以爲四六之妙者，欽夫因舉東坡《賀冊后表》云：「上符天造，日月爲之光明；下逮海隅，夫婦無有愁歎。」笑曰：「此全不用古人一字，而氣象塞乎天地矣。」

中書舍人洪景盧知婺州，召至都下，而從臣未有虛位。孝宗除爲在京宮觀兼侍讀，太府少卿張抑字子儀以啓賀之云：「珍臺聞館，冠皋伊之倫魁；廣厦細旃，論唐虞之聖道。」前兩句用揚雄賦全語，後兩句用王吉疏全語，皆西漢文章也。子儀對予舉似，予驚歎擊節，以爲不減前輩。未幾景盧入翰林

爲學士，適梁叔子丞相以病辭位，孝宗愛重之，不聽其去。累辭，不得已拜大觀文、醴泉觀使兼侍讀，景盧當筆，麻制中全用此一聯。是日朝士聽麻者皆稱賞之，不知其爲子儀語也。

四六有初語平平，而去其一字精神百倍，妙語超絕者。介甫《賀韓魏公致仕啓》云「言天下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其初句尾有「言」「任」二字，而去之也。

循王張俊妾封夫人，中書舍人程子山行詞，以「異姓王」對「如夫人」，朝士稱之。

靖康遣聶山割三鎮與金人請和，三鎮之民不肯左衽，群起毆山至死，而朝廷或傳其生，詞臣行加恩詞云：「風寒易水，知士去之不還；日遠長安，怪人來而未至。」汪伯彥、黃潛善爲相，時太學之士陳東以上書誅，既而高宗深悔之，贈東諫議大夫〔二〕，而罷汪、黃二相。後趙鼎爲相，汪、黃有啓謝廟堂，鄱陽熊彥詩叔雅爲趙客，代趙答啓云：「一男子之上書，彼將焉罪？諸大夫曰可殺，公亦何心？」

靖康末〔一〕，二聖北狩，皇屬畢遷，中原無主，惟高宗皇帝在外獨免。隆祐太后以書勸進，有云：「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獨在；漢家之阨十世，宜光武之中興。」此汪彥章詞也。建炎苗、劉之禍，未幾復辟，赦書云：「斷鼉而立四極，既成開闢之勳；取日而授五龍，復正神明之御。」此李漢老詞也。張邦昌既僭竊竄謫，謝高宗表云：「孔子從佛盼之召，蓋欲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誑楚。」其黨顏博文之詞也。邦昌初立時，博文首上賀表云：「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其反覆如此。

李綱罷相被謫，汪彥章行詞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又云：「專殺尚威，傷列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爲一時群小之宗。」客有問彥章者曰：「內翰頃有啓賀伯紀拜相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亟舉幡而集闕下（二四），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與今謫詞一何反也？」彥章曰：「某此啓自直一翰林學士，渠不用我，故以後詞報之。」客又曰：「詞有云『乃傾家積，陰與賊通』，若行此言，則李公族矣。怨豈至是？此言何從知（二五）？」答曰：「某如何知得？但見渠兒子自虜中歸。」

汪彥章初除北門，有小官賀以啓云：「當年翰苑，曾聞學士之葫蘆；今日玉堂，又見司空之蘿蔔。」自以爲奇。有問之者：「葫蘆事得非用太祖皇帝嘲內翰陶穀，所謂『年年依樣畫葫蘆』者乎？」曰：「然。」又問：「蘿蔔何出？」曰：「昔司空圖在翰苑，嘗作蘿蔔詩。」聞者絕倒。又吾州安福有歐陽寺丞叔向者，嘗爲妻病作青詞云：「大小二便，半月未通於水火；晨昏兩膳，一粒不過於咽喉。」又近有代京丞相作遺表者，首句云「身獨立於上台，未踰三月；瘡忽生於下體，幾及半年。」

莆田陳丞相作小朝士時，遇顯仁太后之喪，嘗代宰相乞皇帝御殿表云：「雖天道何言，四時自然成歲；然太陽不照，萬物何以仰瞻？」識者已知其有宰相器。公後爲左相辭位，其客鄭僑惠叔代作表云：「責任匪輕，此豈久居之地；從容求去，幸當未厭之時。」「豈久居」，牛僧孺語也；「幸未厭」，蕭嵩語也。皆宰相求去事，未有如此親切者。梁叔子丞生日，孝宗賜酒物，是時梁母太夫人在，尤延之代作謝表云：「小人有母，雖喜君羹之嘗；大烹養賢，每虞公餽之覆。」

黃仲秉攝西掖，行《東坡贈太師謚文忠詞》云：「朕考百年治亂之原，識諸老忠邪之辨。惟小人無所忌憚，使君子至於困窮。」又云：「某日無全牛，意空凡馬。道不行而言立，身愈退而名高。」又云：「言之尚至於歎嗟，聞者亦爲之興起。」戶部侍郎史正志自請爲諸路發運使，遍行州縣，凡合起上供及江上餉師錢穀，盡以爲羨餘而獻之，壽皇大喜。既而歲莫上供，無一州至者。板曹大窘，奏其事，上大怒，即日罷黜。仲秉行詞有云：「多取贏於郡國，無遺算於雞豚。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本無心計；無三年之蓄曰不足，徒有口才。」及仲秉爲刑部侍郎，觸一權貴，丐外得丹陽〔二六〕，《謝廟堂啓》曰：「一麾江海，頗欲避西風之塵；兩鬢雪霜，但堪飲北府之酒。」

王季海丞相爲太常少卿，時葛丞相楚輔爲浙東參議官，以啓賀季海，用「雞檄」對「鵝經」。季海賞其的對。「雞檄」乃用王勃爲諸王作《鬪雞檄》。

山谷《戲筆》嘗書范文正公爲舉子時作《鼈賦》，有云：「陶家甕內，淹成碧綠青黃；措大口中〔二七〕，嚼出宮商徵羽。」吾州劉沆丞相微時讀書山寺，寺僧請公戲作《偷狗賦》，有云：「搏飯引來，猶掉續貂之尾；索絢牽去，尚回顧兔之頭。」常州人諱打爺，蓋嘗有子爲五百而其父坐罪當杖者。其子恐他人杖其父之重，而身請行刑，故有此譏。士人有戲作此賦者，云：「當年祖逖見而知，聞而知；後日孫權出乎爾，反乎爾。」

投人詩文有語忌者，不可不知。人有上文潞公詩用壽考字，公曰：「五曰考終命，和我死也說了。」程子山自中書舍人謫爲贛州安遠令，士子上生日詩用嶽降事，子山曰：「降做縣令了，更降去了。」

甚處？「周茂振賀劉季高由謫籍放自便啓云：『十年去國，驚我馬之虺隤；一日還家，喜是翁之矍鑠。』」季高曰：「『是翁』却將對『我馬』！」此類多矣。至如紹興間張叔夜之子常先爲江西常平使者，有小官上啓，其自序處云「叔夜粗疏，次山漫浪。」常先大怒曰「我爺何曾粗疏！」雖常先不學可笑，然小官亦當問上官家諱。吉州推官李椿嘗干一上官舉狀，而上官家諱有複名而一字椿者，初許薦而後不與，請予族弟炎正字濟翁作一啓以解之云：「諱名不諱姓，雖存羊棗之遺文；言在不言徵，亦有杏壇之故事。」上官遂舉之。濟翁年五十二乃登第，初任寧遠簿，甚爲京丞相所知，有啓上丞相云：「秋驚一葉，感蒲柳之先知；春到千花，難桑麻之後長。」丞相遂下待除掌故之令也（二八）。

尤延之嘗舉前輩四六有云「秉圭執璧，禮天地之神祇；潔粢豐盛，報祖宗之功德。」謂其不造語而體面大。又嘗愛子由行詞有云：「養德丘園，本無求於當世；書名史策，恍若疑其古人。」《詩》曰「燕及皇天」，又曰「誕彌厥月」。而介甫《賀進築熙河表》云：「旌旛所指，燕及氏羌；樓櫓相望，誕彌河隴。」

淵明、子美、無己三人作《九日》詩，大概相似。子美云「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此淵明所謂「塵爵耻虛疊，寒華徒自榮」也。無己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祇作去年香」，此淵明所謂「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也。

介甫當國，喜言農田水利。有獻議梁山灤可涸之以爲田，介甫欲行之，又念水無所歸，以問劉貢父，曰：「此事楊蟠無齒。」貢父退，介甫思其說而不得，呼其子雱問以此語何意，且出何書。雱

曰：「不知，當召而問之。」貢父既至，雱以父之問問焉。貢父笑曰：「此易曉耳。楊蟠杭人，善作詩，自號浩然居士。相公熟識之，今欲涸湖爲田，此事浩然無涯也。」一時聞者絕倒。

東坡詩云：「卧占寬閑五百弓」。汪彥章啓云：「嗟甫里百弓之別墅。」七尺二寸爲一弓，事見《譯梵》。一尺八寸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今《通鑑》二百四十八卷，會昌五年祠部奏天下寺四千六百、蘭若四萬。注下亦詳。史炤《釋文》引《薩波多論》云：「西天度地以四肘爲一弓，去村店五百弓，不遠不近，以閑靜處爲蘭若。」今以唐尺計之，蓋二里許也。

或問何謂雙聲疊韻，曰「行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輅格磔聲」，上句疊韻，下句雙聲也。何謂蜂腰鶴膝，曰「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獨掃千人軍」，「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前一聯蜂腰，後一聯鶴膝也。

近世蜀人多妙於四六，如程子山、趙莊叔、劉韶美、黃仲秉其選也，然未免作意爲之者。張欽夫深於經學，初不作意於文字間，而每下筆必造極。紹興辛巳年，其父魏公久謫居永州，得旨自便。欽夫代作謝表自叙，有云：「家國異謀，固難調於衆口；天日下照，夫何歉於一心？茲蓋皇帝陛下體堯之仁，行禹之智。微彰以道，必因天地之時；動化若神，孰測風雷之用。」其辭平，其味永，其韻孤，豈作意爲之者？時年二十九。

李方叔之孫大方字允蹈，少時嘗作《思故山賦》，諸公間稱之，以爲似邢居實「晚得一鵬冠，今爲雜買場」。寄予詩一篇，多有警句。如「三百年來今幾秋，天地自老江自流」；如「笛聲吹起白玉

槃，正照御前楊柳碧」；如「可憐一代經綸業，不抵鍾山幾首詩」；如「後院落花人不到，黃鸝飛下石榴陰」，大似唐人。

予嘗論近世之詩人〔一九〕，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陸放翁之敷腴，蕭千巖之工緻，皆余之所畏者。《誠齋集》卷一一四。

〔二〕彼：原作「賦」，據四庫本改。

〔三〕畫：原作「畫」，據四庫本改。

〔三〕吏：原作「史」，據四庫本改。

〔四〕杯：四庫本作「坏」。

〔五〕漢：原作「歎」，據四庫本改。

〔六〕「之」及下字「歌」原脫，據四庫本補。

〔七〕宰：原作「年」，據四庫本改。

〔八〕孫：原脫，據四庫本補。

〔九〕文子：原作「文字」，據四庫本改。

〔一〇〕鬼：原作「畏」，據四庫本改。

〔一一〕龍：原脫，據四庫本補。

〔一二〕夫：原作「天」，據四庫本改。

〔一三〕末：原缺，據四庫本補。

〔一四〕亟：原作「丞」，據四庫本改。

〔一五〕知：原脫，據四庫本補。

〔一六〕丐：原作「句」，據文意改。

〔一七〕措：原作「指」，據四庫本改。

〔一八〕除：原作「降」，據四庫本改。

〔一九〕本段文字原無，據四庫本補。按：本段文字又見于楊萬里《千巖摘稿序》（見本書卷五三二一），此處繫四庫館臣自序文中摘錄者。

全宋文卷五三四二

楊 萬 里 五八

問六經疑難〔二〕

六經奚從而病？無聖人而病。六經奚從而明？有聖人而明。大抵有日星則有彗孛，惟鴻鈞一調，而彗孛不能妖；有英莖即有淫哇，惟玉律一正，而淫哇不能亂；有六經即有異說，惟聖人一出，而異端不能鳴。嗚呼！烟橫瓜邱，苔侵魯壁，鳥策篆素之遺文，僅如降囚之復蘇，諸儒又皆人挾一椎鑿，家築一宮牆，而聖人之六經化爲諸儒之六經矣。世之君子徒知怨嬴氏之火，罪漢儒之舌，殊不知嬴火本不能焚經，漢儒本不能病經，經之病也，無聖人主盟之耳。何者？鄒魯而有孔孟，經不火矣；漢唐而有義文，經雖火而不火也。昔者木德杪暮，八索、九邱蓋嘗亂經矣，古詩三千蓋嘗混釀矣，六經非無莠也；夫子出焉，一刪一定，一筆一削，而六經無一穗之蓬蒿。戰國虎鬪，莫非王土，蓋有疑《詩》者，血流標杵，蓋有疑《書》者，六經固將蝕也；孟子出焉，千城經郭，埽塵變囿，而六經無

一點之疵類。何也？天下之有聖人故也。嗚呼，漢唐之世，異端之病經，一何紛紛乎！劉歆歷法引武成對商王之句，鄭氏《書》注引《伊訓》「載孚在亳」之辭，荀爽《易解》于乾爲木果之後復有爲龍爲直之言，桓寬《鹽鐵論》引「其政察察」之語，以爲出于《春秋》。按《書》、《易》、《春秋》初無是也，僞書之病經乃爾，天下無聖人故也。鄭氏論《大衍》，則以土屬乎巽，不知巽乃屬木，而坤乃屬土也；論《洪範》則以土氣爲風，水氣爲雨，不知雨乃地氣，而風乃木氣也。陸希釋《易》之《復》以「七日來復」爲歷數之法，而不知其爲道長；釋《頤》之初九，以爲靈龜之象，而不知其爲貴身。傳注之病經乃爾，天下無聖人故也。《棫樸》官人之詩也，而董仲舒《繁露》以爲文王伐崇之詩；弼成五服蓋侯甸之服也，而王充《論衡》以爲五采之服。文意之誤若爾。「言出乎身」，夫子之《繫辭》也，而劉向謂洩冶諫陳靈公已引是《易》以爲言。「如履薄冰」，乃厲王時詩也，而劉向謂尹逸對成王已引是詩以爲證。時世之誤若爾。至于物之誤，則以綠竹爲筍，以嚶鳴爲鸛鳴；地之誤，則以滎澤爲迴澤，以携李爲就李；句之誤，則合「作繪宗彝」爲一，而析「無我殄享」爲二；字之誤，則變「是用大諫」爲「太簡」，易「貽我來牟」爲「釐弊」。嗟夫，諸儒之病經如此，非諸儒之罪也，無聖人以爲折衷也。使漢唐而有聖君，則百家之蟬噪固可使逃楊而歸于儒矣；惟其無聖人，此學者所以變橘而爲枳也。噫，由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湯；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孔子；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而天下得以折衷于孟子。孟子之後二千餘歲至于聖上，學者得以折衷，而六經得以有主，顧非大

幸歟。恭惟主上聖學高妙，道德淵奧，稽古如勳華，遜志如商宗，廼于萬幾之暇親洒宸翰，表章六經，剡傳注之魯魚，活聖經之氣脉。金暉玉映，雲翻漢回，如馬圖浮河，如龜書出洛，使學者數千百載之疑一旦鋸解斧破，甚大惠也。執事尚以所疑教諸生，然愚謂此不足復疑也，平步坦途中矣。抑嘗聞之，足未嘗行堯禹，必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孟，必問形象，何者？耳不若目故也。昔文、武學禹、湯者也。周公則不學禹、湯，而學文、武，蓋以親見同時之禹、湯，則不必復外求禹、湯也。孔子，祖述堯、舜者也。顏淵則不述堯、舜，而習孔子，蓋以親見同時之堯、舜，則不復外求堯、舜也。愚也幸鋤經載筆于中興盛時，獲見今日之堯、舜，今日之文、武，今日之孔、孟，何敢函矢聖經，以自陷于漢唐諸儒之罪乎？苟卿不云乎，「學者以聖王爲師」，愚願銘斯言于座右。《誠齋策問》卷上，豫章叢書本。

〔二〕以下二十五篇總題爲《誠齋策問》，集中所無，有單行本。

問太平歌頌

太平有形容不若無形容，太平有歌頌不若無歌頌。昔者《典》《謨》之書無豐年，而麟經有豐年；鄒、魯無文士，而錦城多文士；夫子宰中都無治聲，而卓魯有治聲。豈列國兄于堯舜，洙泗弟子

巴蜀，而二子賢于將聖耶？大抵質極美則無華，實不足則有名。不有所短，誰稱其長？不有所拙，誰稱其工？以豐年稱者，豐年之衰也；以文士稱者，文士之衰也；以治聲顯者，治道之衰也。嗚呼！太平可形容，其太平之衰乎；天下而有歌頌，其歌頌之衰乎。陶唐氏、有虞氏其君何君，其相何相，其功德何功德，窮天下之筆舌，寫萬一之形容，金石絲竹之宜也，歌頌在何許乎？以成功則無名，以帝力則不知，雖謠康衢、歌明良，然其辭不過出于兒童之戲語，與夫臣下之賡唱而已，其事不過「不識不知」，與夫「庶事康哉」而已，堯之爲堯，舜之爲舜，卒不可及也。其辭樸而野，古而真，初無後之文人才子筆挾風雨、辭泣鬼神之手也，烏有分寸佞舌哉！故唐虞爲唐虞，自夏迄周，名稱日盛，聲譽益著。文王有二《南》，而歌頌始拱把矣；成王有《雅》、《頌》，而歌頌始尋丈矣。然其作之者誰乎？周公乎，召公乎，抑閎散、畢公乎？不過聲乎林謠野詠之口，而播乎瞽矇之樂乎。其言簡，其事信，多不逾百言，寡不過十數語，而其大概又不出乎述閨門之雍睦，郊廟之莊肅而已。《關雎》、《鵲巢》無他語也，《清廟》、《既醉》無他詞也，取而讀之，氣象何如哉！然仰觀唐虞之質已少間矣，故三代爲三代。粵自唐虞蓬蒿，三代邱墟，天下無學校，而魯人有學校，是以有《泮水》之頌；天下無賢君臣，而魯有賢君臣，是以有《有駟》之頌。至于復一宮宇，修一馬政，此細事也，魯人則又頌；克淮夷，服荆舒，荒徐宅，僖公未始有是事也，而魯人則又頌。夸奢豔侈，動千百言。青黃腐株，丹腹糞墻，非不足誑俗目也，如質何！孔筆不鏟，非予之也，傷之也。嗚呼，歌頌于是乎病矣！漢唐之後，新音益淫，古風不歸。若王褒聖賢之頌，若元結湘崖之碑，若韓愈之聖德詩，柳宗元之淮夷頌，

彼其髡涸硯、鑄肝剔肺非不勤也，珩珮其聲、黼黻其態非不麗也。頌其君則勳華兩出，頌其相則夔契復生，頌聖德則天寬地容，頌治效則海澄河清，頌文物則縉典星爛，頌威武則雷轟電掣。鏗鎗焜燿，讀之使人目動膽懼，齒蜜口膾，真若可以培塿二帝，而拳石三王也。然究其所歸，類皆言有浮于實，質有愧于文，識者觀之，博一笑耳。嗚呼，歌頌于是病甚矣！夫高厚不可繪，而細微易以描；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知此，則知有歌頌者，孰若無歌頌之爲神？椒漿桂酒之味出，而大羹之風絕；錦帆鳳楫之舟起，而剡木之制亡。知此，則知歌頌出于文人才子者，孰若出于匹夫匹婦之爲得？古今之醇醪，治道之玉石，明眼者當自知之，今日之盛，其何得而歌頌耶？一氣默運，太虛無爲，天下皆知吾君之聖，而不知所以聖。手扶日月，足履星漢，天下皆知吾相之賢，而不知所以賢。狴犴綠草，俎豆春風，弓矢積武庫之塵，老稚鋤桑麻之影，天下皆知太平之冠古，而不知所以太平。執事下詢，尚以歌頌未作爲問，嗚呼，不言之化，無聲之詩，正在今日也。雖使十韓愈、五曼卿，芝房寶鼎之筆，黃鳥碧雉之辨，愚知其不能獻巧于今日矣。昔齊景公問于子貢曰：「仲尼之賢奚若？」對曰：「今謂天高，愚智皆知；其高幾何，皆曰不知也。仲尼之賢，賜不知也。」趙簡子問于子貢曰：「孔子何如？」對曰：「賜譬渴者飲江河，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河也，賜奚足以知之？」吾君吾相之治，即得位之夫子也，天下安得知之哉！知之且不能，安能歌頌而形容之哉！雖然，太陽之照雖不求葵藿之傾，而葵藿自傾；和氣之至雖不求倉鷦之鳴，而倉鷦自鳴。今日之治雖不可得而歌頌，然臣子報上之心不能自己。玉堂鴻筆，鸞臺宿學，必欲收拾宇宙之和氣，發露古人之所未有，亦《天保》歸美之義。

也，然孰若忘言以報上哉！《誠齋策問》卷上。

問簡冊所紀祥瑞及今日祥瑞

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漢唐以來祥瑞在簡冊。非古之賤祥瑞而不書也，祥瑞滿天下而不勝其書也；非後世之多祥瑞而可書也，無中之有、寡中之多而不能不書也。嗚呼！祥瑞之多寡，其治功大小之形像歟。使漢唐之世紫極而有堯舜，青槐而有伊周，宇宙而有泰和，則尺地寸天，在在呈祥，岳貢川獻，源源錫祉，固未易笏計而鞭算。雖族誅剡藤，禿盡毛穎，有不可記者，蘭臺螭蚬之手尚安能漁獵一二，以馥稿竹之載耶！噫，簡冊無祥瑞，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冊有祥瑞，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愚嘗讀帝堯之《典》、帝舜之《典》、大禹、皋陶之《謨》，初不聞某歲某國獻某瑞也。又讀文之《雅》、武之《雅》、成之《頌》，亦不聞某歲某地產某瑞也。鳳凰來儀之說，蓋因后稷之論《韶》而及之耳，不以爲奇瑞也。若屢豐年之說，蓋因論偃武之美而及之耳，亦不以爲殊瑞也。然當時之盛，問其君臣則都俞明良也，問其禮樂則神和人欽也，問其風俗則仁醺義酣也，問其天下則海清砥平也，仰焉七政齊，俯焉萬物遂，內焉而邇人安，外焉而遠人格，日月霜露之域，飛潛動植之鄉，何者非祥耶，何者非瑞耶？故曰祥瑞在天下。後世君臣不唐虞，制作不三代，自劉迄李，步趨一躅，間有羽翼差健者，思欲學大袖于古人，往往銖兩之瑞方萌，繪畫之飾已極。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

乃先王郊藪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囿中常羽也。吳蠶八育，時則瑞乎家，而未瑞乎鄉；南稻再熟，時則瑞乎鄉，而未瑞乎邑；馴雉萃桑，時則瑞乎邑，而未瑞乎郡；珠還合浦，時則瑞乎郡，而未瑞乎萬邦也。露雖甘矣，天瑞而地不瑞也；泉雖醴矣，地瑞而人不瑞也；鴈不朱而赤矣，瑞飛而不瑞潛；兔不浴而白矣，瑞動而不瑞植。類一有而一無，一至而一不至。汗青之上固不勝其侈矣，較之帝王之盛世，能幾許耶？故曰祥瑞在簡冊。嗚呼！唐虞三代祥瑞滿天下，非祥瑞之自至也，有是君，有是相，有是治，夫豈得無是瑞？漢唐以來，祥瑞僅可書，非瑞之難致也，無是君，無是相，無是治，夫安得有是祥？大抵不窺瓊林之庫，孰知扁舟之老叟未爲富；不游上林之苑，誰知金谷之花竹未爲繁；不逢國家之鉅麗，何以知漢唐之貧瘠乎？恭惟主上資挺至明，運撫熙洽，天寬地容，而量包中外，皇步帝趨，而迹躡古今。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有三五之君。委任真儒，咸有一德，幹旋乾坤而以鑪以錘，運動樞機而以橐以鑰。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五之臣。比年以來，狼烟息紅，塞草抽綠，戈甲寢也；簷楹蜺聳，絃誦玉振，膠庠盛也；簪裾鵠立，俎豆春回，鄉飲行也；圓壇天齊，幣玉山歸，郊儀舉也；金殿巍峨，千官拜舞，元會修也；日臨黛耜，風拂青旗，籍田畢也；大成諧音，景鐘協律，大樂成也；樵童習禮，戴白免兵，民和而天下平也。天下之匹夫匹婦皆曰，不圖今日復見三五之治。是故馨香感神明，中和位天地，諸福之物、難致之祥，昔所未聞，于今則見。蓬蒿書生，剽竊盛事，郊焉而神馬降，謀焉而六鶴翔，變理之功妙而玉燭均調，聖統之典成而陰藹澄霽。其餘吐祥茁瑞，不

可勝數。昔王子淵頌漢，有曰「神雀仍集，麒麟自至，甘露滋液，嘉禾櫛比」，當時非真有也，今則真有之。左太冲賦魏，有曰：「皓兔育藪，丹魚生沼，三趾之鳥來儀，九尾之狐自擾」，當時非真有也，今則真有之。長孫丞相紀唐，有曰：「三秀六穗之祥，集囿巢閣之瑞，照金鑑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當時亦非真有也，今則真有之。所謂祥瑞滿天下，而簡冊不勝紀者，正在今日。而執事先生且欲作爲歌頌，以模寫曠世之偉績，此實臣子報上萬一之誠也。然嘗聞之：物之可度者必小，可數者必少。至大者非度之所能及，至多者非數之所能盡。故九州不可以畎畝，八極不可以道里，泰山不可以丈尺，滄海不可以斗斛。何者，大故也，多故也。今以無盡之祥，而欲述之以有限之筆，愚恐畫馬之不能盡其毛，畫山之不能盡其高。然昔人有言：八極雖廣，寸眸可圍；萬物雖多，一朝可齊。蓋有其才而得其要也。故皇風無象，《三墳》或能象其象；王道無形，二《雅》或能形其形。今日君相之美，治功之隆，瑞應之多，雖不可得而丹青矣，然玉堂老學，鑾坡鴻生，固有筆描萬物，辭奪造化者，豈不能摹天地而繪日月耶？散焉而瑞天下，歛焉而瑞簡冊，愚殆見攀駕邃古而邁轍漢唐，韋布復何爲誦而歌舞之耳。《誠齋策問》卷上。

問本朝歐蘇二公文章

抗裂膚之寒，則錦繡盈篋，不如一裘之溫；乘汨天之浪，則蘭桂爲舟，不如一瓠之固。此言天下

之事，虛華而不如實用也。嗟乎，爲文章而無益于實用，是特輕浮小兒販名一技耳，何貴於文章哉！甚矣，文章之弊也！世之才人文匠，未有不溺於浮華者。彼其泚筆點畫，鏤肝鏤心，孰不齒嚼冰霜，眼染雲烟，思所以平步作者之壇，潛達造化之柄哉？是故誇其健則必欲如風檣陣馬，鬪其豔則必欲如趙舞燕歌，逞其奇則必欲如峻峰激流，競其美則必欲如金輿玉輦。甚至剖一字之奇，鍊一言之巧，必欲聲牙屈曲，鏗鏘琮琤，使人戛戛難讀，然後愜其意。甚者目視飛鴻，氣如虹蜺，自謂可以虎踞詞林，鳳翥文圃，價壓機雲，而香薰賈馬，牙官屈宋，而奴隸《離騷》矣。嗚呼，美則美矣，施之于用，何所補耶！是獨未知聖賢君子之文章也。昔者孔子未嘗有意於爲文也，以聖道之蠹蝕，於是而有六經；孟子未嘗有意於爲文也，以仁義之榛蕪，於是而有七篇；使聖道明而仁義行，則孔孟豈有是哉。下至漢之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唐之韓昌黎、陸宣公，是數子雖不足以望孔孟，然亦非摛繪其文爲浮華者也。今取而讀之，若《治安》之策，若三篇之文，若《新語》、《說苑》之作，若《太玄》、《法言》之書，若《原道》之論，若奏議之集，無非道德性命之理，君臣父子之教，禮樂政治之法。其意純而深，其文典而雅，充乎其如五穀之飽人也，溫乎其如布帛之煖體也，是其文之有實而可用爲何如！嗚呼，傳斯文之正脉，得斯文之骨氣，上以窺孔孟之堂奧，下以躡諸公之軌轍，非吾宋歐陽六一、眉山東坡，誰足以當其任哉？六一先生之文，今天下人人讀之，學者人人師之，愚不復具陳，姑舉其一條，以見其他。且如《本論》之文，序其所以麾異端之道，必推原其病之所自來，欲先以禮義隄障人心。雍容閑雅，不迫不怒，使釋氏之教可不勞寸兵尺鐵，而囚聲永遁。譬如端莊君子，

冠冕佩玉，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呼小人於庭下，而徐責其罪，雖無橫劍膠柱、急叱大罵之威，而彼將汗顏赧頤，羞死不暇。嗚呼，作文而有用如此，是真文章矣。東坡先生之文，今天下人人讀之，學者人人師之，愚不復具陳，姑撮其一端，以見其餘。且如上神宗皇帝之書，獻其三事之說，廣譬而博喻，旁論而曲證，其言詳緩明白，直欲納其君於堯舜禹湯之域，初無矯詐激詭之態，以觸逆鱗之怒而釣直名也。譬如耆木參桂，性和而不暴，溫而不烈，優游浸漬，已人之疾於不識不知之中，而不見驟愈之效。嗚呼，作文之有用如此，是真文章矣。歐公以斯文倡於前，蘇公以斯文踵於後，二公所以平生握手相歡，連袂以入于聖賢君子之域者，其亦以斯文宗派實爲至親故耶。當時天下之人皆以歐公爲今之韓愈，名公鉅卿皆以蘇公爲賈誼、陸贄復出，真確論歟。執事先生以二公之學提訓承學之士，使之言其所得，愚有以見執事之意欲追蹤二公，以振斯文之統緒。如愚不肖，願摳衣以從先生後塵，庶幾古之文章之苗裔有所傳付。幸執事以二公之心爲心也。《誠齋策問》卷上。

問古今文章

工以器爲主，賈以財爲主，文章以氣爲主。甚矣，文章之作，步驟馳騁，抑揚高下，無非氣使之然也。其氣充者其文傑以壯，其氣削者其文局以卑，輕浮而驕吝者必無渾厚之辭，褊刻而峭急者必多險譎之語。汪洋大肆，決非膚淺之人；磊落不羈，決非骯熟之輩也。是故文章不關於所學，而關於所

養。人君欲成一代之文，必先教養其文氣；君子欲自爲一家之文，必先涵養其文氣。切譬天地之于萬物，風以噓之，日以烜之，雨之所潤，露之所滋，生育長養，各極其至，然後萬物林林以生矣，一代之文係乎人君之教養者似之^{（二）}。人之於一身，調其飲膳，防其邪僻，順陰陽以出納，時晝夜以寢興，呼吸營衛，各得其宜，而後四體怡然以適也，一家之文係乎君子之涵養者似之。昔者三代之時，有學校以樂育，有師儒以訓迪，有仁義以漸摩。奇言在所禁，懼或有以隳其氣也；異行在所誅，懼或有以汨其氣也。彼其一時之文，書而爲《誥》、《誓》，詩而爲《雅》、《頌》，自今觀之，有如太虛寥廓，萬象畢陳，滄溟渺漫，衆流畢會，豈不全且盡哉！孟子之心不爲富貴之所淫，不爲貧賤之所移，不爲威武之所屈。鄙桓文而不道，懼有以駁吾氣也；羞管晏而不爲，懼有以卑吾氣也。彼其七篇之文，包羅天地，轆轤上下，自今觀之，有如雲埽長空，略無微翳，埃空明鑑，絕無纖疵，豈不醇且粹哉！惜乎三代而降，世無教養之君，故文章之氣缺裂而不全；孟氏而後，世無涵養之人，故文章之氣駁雜而不粹。議者乃曰，後世之文所以不三代如者，非文之偏，時不古也；後世之文所以不孟氏如者，非文之靡，人不軻也。嗚呼，古今有異世，而文章之資世者初無先後之殊；天下有異人，而文章之在人者初無賢否之別，直顧其胸中所養何如耳。三代而下，教養天下之具安在哉？黃金百鎰，唾視於軻氏之口；白璧一雙，芥拾於虞卿之手，時則士氣弊於縱橫。擺脫世故，笑文王之克勤；縱弛禮法，蔑聖人之名教，時則士氣溺於虛浮。唐以辭章取人，其鶴膝蜂腰，錦心繡口，非不可喜也，然取青媲白，駢四驪六，則破天下之文氣矣。漢以經術造士，其敷暢儒雅，緣飾吏事，非不有得也，然阿附取容，諂

諛順旨，則溺天下之文氣矣。噫，文章缺裂一至於此，不如三代之全且盡無惑也。孟氏而後，操修涵養之人幾何人哉？以供奉翰林而醉飲於市，以親近不容而敖放不檢，則李白所養無足道。封事之書肆處士之大言，鵬鳥之賦寫悲憂之隘量，則賈誼所養無足取。不在六經，皆請絕之，仲舒似雅正也，然《玉杯》、《蕃露》不免災異之習，則文氣蕩矣。書非聖賢，有所不觀，韓愈似淵源也，然《讀墨》、《原鬼》不免巫怪之談，則文氣失矣。噫，文章駁雜一至於此，不如孟氏之醇且粹無惑也。雖然，后夔之意不作，世未嘗廢樂，伯牙之琴不鼓，世未嘗絕絃。何者？世雖古今，人雖先後，而理則一耳。孰謂三代之文止於三代，而非後世所可侔；孟氏之文止於孟氏，而非後世所可及耶？我國家崇儒重道，右文闡化，垂三百年，上之所以教育人材，下之所以涵養術業，洗異世鄙陋之氣而一空之。是故元祐之文究極乎天人事物之歸，熙豐之文根本乎性命道德之理，雖三代之全盛，不過是也。六一《本論》，斷斷乎生民之穀粟；眉山《衡書》，鑿鑿乎治國之藥石，雖孟氏之醇粹，不過是也。師問俯逮，方且以是策諸生，顧愚何言哉？抑又聞之，三代之時，非徒王公大人爲能文，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發言吐辭，有世之老師宿儒刻齒不能到者，此其所以全且盛也。彼西漢之相止於號令可述，而班固遽許其同風三代，烏足與論三代耶！孟氏之書非徒權謀變詐絕口不道，觀其辭萬鍾之祿，棄齊卿之位，殊不動心於軒冕之儻來，此其所以爲醇且粹也。彼韓愈三書之獻，不無鯁餌舐痔之態，而史臣且謂其齊於孟軻，烏足與論孟軻耶！然則使一時之文如三代之全盛，一人之文如孟氏之醇粹，尤當致謹于此，不識執事何如？《誠齋策問》卷上。

〔二〕人：原脫，據上文補。

問天文星象

不越指掌而天下可知，不窺甕牖而天道可見。聖人之言，學者疑之。嗚呼，學者何疑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況親逢聖旦，光啓乾文，則昭然在圖籍者，敢謂一隙之光有所不能知之乎？大抵列星錯峙，各有攸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神。人君觀象於此，故因房星而爲明堂，因虛危而爲宗廟，則制作可考矣；因鳥火昴火而知其見於午，因昏中旦中而知其見於未，則政令可攷矣。以至歲月日星掌於馮相氏之職，星辰變動志於保章氏之官，則人君之所以奉若天道者，其勤亦可見矣。人事修于下，則天道應乎上，是以天柱平則政教得，翼星明則禮樂興，亢星明則大臣納忠，氐星明則大臣奉度，與夫昴明則獄平，柳明則國安。天監不遠，豈誣我哉！噫，聖賢會遇，太平之世也；圜極垂祥，太平之應也。處太平之世，不能言太平之應，則虛爲太平人耳。唐虞遠矣，曆象授時、璣衡齊政不聞於三代之下矣；所幸巫咸、甘、石之經尚在人間，學者於此可考而知也。恭惟主上掌握乾符，光踐大寶，而躬致丕平；吾相運動樞機，出宰鴻鈞，而力扶盛世。無爲之德蘊于淵衷，則北辰之居所可侔矣；相悅之情寫于金石，則三台之齊色可觀矣。璇璣昭鑑，玉衡效應，觀諸北斗而可見；鶴書招訪，鴛侶翱翔，視夫少微而可知。秘館連衡，牙

籤插架，東壁生輝者以此也；芝草雷動，青壇日暖，左角旁應者以此也。至若樵夫談王道而鋤者帶經，邊鄙不警而化口舒長，與夫陰陽調，風雨時，而庶徵各以類至，則乾象之光明盛大，開闢以來，今日而已。先生睹此盛事，發爲問目，愚雖窺管，焉敢無辭以對？請質之前史，及考之列宿，互舉其類而推明之。夫北辰，五星最尊者也，天運無窮而極星不移，所以建帝形、張百精，與夫運機授度，皆係乎此。彼在天一南，相近，則太一之星焉，其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之事〔一〕，則與北辰固不侔矣。按《晉書·天文志》有曰：「北辰第一星主日，帝坐也，亦太乙之坐。如是，則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特言其所居耳，非以北辰爲太乙。是猶太微爲五帝之坐，而五帝內坐乃在華蓋五星之中是也。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抵太微，所以和陰陽，理萬物，與夫君臣和集，皆主乎此。彼杓南分三星、魁一星西三星則謂之三公焉，其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則與三台亦有間矣。按《晉書·天文志》有曰：「三台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如是，則所謂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特取天人之類而言之耳，非以三台爲三公。是猶角爲將相之星，乃在北斗與郎位北是也。牛星明大，王道昌矣。考之星宿亦曰「星明王道昌」者，蓋牽牛六星不明，明則百穀登如，年穀豐穰，吾知是星之明大也必矣。若七星雖主衣裳文繡之事，而庶徵無以異，是其與斗星盛明、王道和平殆相若也。婁星明大，天下平矣。考之五星亦曰「天下太平，五星循度」者，蓋婁宿二星郊祀大享之禮，夫郊祀明，王者之盛事，吾知是星之明大也宜矣。若五星雖主偃兵歌舞之類，而休徵無以異，是其與織星俱明、天下和平殆相若也。以至箕、畢、東井之星亦可考而知之。夫箕者東方之星，其星有四；畢者西

方之星，其星有八。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洪範》有是說矣。箕好風，畢好雨，孔安國有是說矣。《晉志》曰日月宿在箕者風起〔二〕；《漢志》曰日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由此觀之，箕、畢之主風雨也明甚。乃若月宿井而有風雨，是又東井八星兼主風雨之事也。彼三階平而風雨時，乃其證也。嗚呼，天道之妙不易知也，亦不難知也。按魯昭公十八年，火昏見而鄭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然則天道果易知歟？按襄公十八年，楚師伐鄭，晉人聞有楚師，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師不時，必無功。」然則天道果難知歟？愚莊誦斯訓，竊謂天譬乎上，人譬乎下，不以天道爲易知；然冠圓冠者知天時，亦不敢以天道爲難知。管見如斯，不識先生以爲然否。《誠齋策問》卷上。

〔一〕知：原作「如」，據《晉書·天文志》上改。

〔二〕日月：原作「月日」，據右引乙。

全宋文卷五三四三

楊萬里

五九

問酒誥疑難

不有酒醴，無以爲聖人成禮之方；不嚴酒禁，無以見聖人救弊之術。蓋酒之爲用大矣，可以祭祀，可以致孝，可以合族，可以養老，非其用歟？不特此也，以洽百禮，非酒不能，以燕羣臣，非酒不可。寓抑抑之威儀，寄陶陶之真樂，頤養者在是也，合歡者在是也，又豈可或缺哉。酒之爲禍亦大矣。肉之林，酒之池，千鍾之飲，長夜之歡，非其禍歟？不特此也，荒於厥邑，既蹈其失，眈於醇酎，復效其尤，投車轄，倒接羅，金貂可換，玉山可頽，枕麴藉糟者有之，酩酊腐脅者有之。是烏可不禁哉！嗚呼，謂之美祿，以其可以成禮也，宜乎聖人之必貴也。謂之狂藥，以其可以階禍也，宜乎聖人之必禁也。知此，則周公《酒誥》之作可黑白而辨矣。昔有商之季，嗣王酣身，淫佚於非彝，用燕喪威儀。當是之時，臣下化之，則其臣可知；庶羣自酒，則其民可知。一時之人登糟丘，遊醉鄉，

其禍爲何如耶？周公目擊其弊，而欲救其弊，故以商之餘民封康叔於衛，作《酒誥》一篇，歷歷而告戒之。觀其言曰：「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則舉其失也。又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則舉其弊也。周公爲酒之慮，不亦防微杜漸之至乎？愚嘗讀明策，則不能無疑，請具陳之。若曰，周公涵養撫字，靡所不至，羣飲之罪，至死不赦。苟以爲泮奭之餘，僭侈易起，不得不重以禁之耶，則特可施於商民耳，周民何自而至此耶？是可疑也。愚竊有說焉。夫馭悍馬者不可縱銜勒，撫亂世者不可寬刑罰。羣飲不禁，則酒維、酒繩將復競起，酒狂、酒仙將復爭名，其流禍不可救藥矣，此所以罪之以殺。又況周民被周之化爲已久，商民被周之化爲未純。商民羣飲，則前日之態尚存，不可不教也；周民羣飲，則亦不率教之甚矣，庸可赦乎？此周人之罪所以不得不加於商民也。然則聖人必嚴酒禁，豈非所以爲救弊之術歟？若曰，沽酒市脯，見于鄉黨；洗腆之慶，見于農賈；有疾飲酒，見於哀喪之際；酒人之職，見于《周官》之書。何周公能以法禁天下，而不能自絕於酒乎？是可疑也。愚切有說焉。夫烏喙雖毒藥，醫師所不遺；酒醴雖禍階，先王所不棄。使其能如聖人飲之有時，農賈用之有節，孝子疾止復初，則酒之爲用固其宜也。又況厭厭夜飲，用以燕諸侯；釃酒有藇，用以速諸父；飲酒之飫，用以燕兄弟；式燕以敖，用以燕嘉賓。酒之爲用不可輕棄如此。然則聖人必設酒醴，豈非可以爲成禮之方歟？是以古之先王知酒之不可不用也，又知酒之不可不禁也，故於器用之間未嘗不寓其意也。六彝必有舟，以舟能載物，以濟不通，容非其量，必貽沉溺之災。六罇必有疊，以雷能作雲，以澤萬物，霖

而不止，必致浸淫之害。盛之以觴，戒其傷也；挹之以卮，戒其危也。觚有狐之文，觶有單之義。使後世之人捧其器，口其名，飲其酒，皆知所以思害而預防之。惜乎流及西晉，滋弊尤甚，錢挑杖頭，身卧甕下，鍤可荷也，名可捨也。源流至此，又豈知聖人戒謹之意哉！甚者阮嗣宗、陶淵明，秦漢而下所謂獨識者猶且溺於此，蓋斯人負經濟之才，不能自伸，姑把酒以自逃耳。雖則云然，亦名教中之罪人也。周公復生，吾知《酒誥》之書當復作矣。嗚呼，既觀羣飲之禍，又觀西晉之禍，則周公之嚴刑真得救弊之術。若以謂欺愚治庸，外示之法，而實無用，則豈知周公也哉。夫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既立爲公法矣，又可容私意乎？周公之必不爾也，亦執事之所不信也，亦公道之所不然也。《誠齋策問》卷上。

問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歐宋唐書得失

隻輪不足以羞孟明，學仙不足以病子房，折屐失喜不足以玷謝安。士君子陽秋人物，瑕不掩瑜，顧不當爾耶？蓋味不全旨，人不全美。繩人以焚廩浚井，千古無孝子；繩人以洗耳嚙薇，千古無廉夫；繩人以剖心抉睛，千古無忠臣。主權衡，口繩墨，以錙銖天下，吾見人人皆唾去之果核也。嗟夫！史氣如子長，史體如孟堅，史法如歐宋，泣麟真派之數人耳。學士大夫必欲刮其癥，摘其疵，以瘡痍三史，嗚呼，若人者其墨、兵家流之刻木歟。甚矣，後之學者習氣之薄也。月牖雪窗，專挾弓

彈，以惟恐不傷人爲事。讀《子虛賦》者忘其諷諫之益，而笑其枇杷盧橘之語；讀《蘭亭記》者忘其詞意之高，而議其絲竹管絃之句。謂《補亡詩》眷戀庭闈，非詩詞之法，而昧其推明於孝道；謂《閑情賦》皆屬情奩匣，爲白璧之瑕，而昧其寓意於憂君。《凌烟功臣頌》，臺閣琛寶也，必貶其二十四氣之說爲附會。少陵《古柏行》，詩家筋骨也，必誚其二千尺之句爲差謬。《滕王閣記》乃一段錦，而或譏其「星分翼軫」爲分野之誤。《阿房宮賦》乃一尺璧，而或議其言「未雲何龍」爲用事之失。嗚呼，饒舌如許，三史奚赦焉。彼不知纖雲不能滓太清，墨子不能疵西施。大抵作史者要先定其規模，讀史者要必識其古人之規模，小疵不足置胸中也。則知幾之「三長」，正作史之醯醬爾，而規模則渠眸子未見也。吾嘗窺三史之氣脉於簡策之外，而得其規模矣。其槩曰氣、曰體、曰法。史氣當如孟子之養浩然，無氣則弱。史體當如周公之定治道，無體則雜。史法當如孫子之整三軍，無法則散。太史公主於氣，而體與法爲之卿佐。孟堅根於體，而氣與法爲之條枚。歐宋源於法，而氣與體爲之流波。夫古人用意自有不凡處，學者剔抉其小疵而嗤之，吾恐古人嗤學者也。太史公之書慷慨峻拔，有終南嵩華之氣，淵溶渟涵，有洞庭彭蠡之氣。讀之使人有飛出宇宙之意，宛然先秦古人也，其氣何如哉！學者不是之識，顧乃援《汲冢》以證其言共和之事有誤，援《世本》以辨其指正王爲定王之失；岸門之戰則本紀、年表之相戾，鹽氏之攻則本紀、列傳之不同。嗟夫，病遷者正爾耶，遷不病也。孟堅之書淳龐敦厚，有君子長者之體，徘徊容與，有升降揖遜之體。讀之使人有欣喜相親之意，溫然典誥氣象也，其體何如哉！學者曾不是察，顧乃援《漢武故事》而疑《郊祀志》「鬪棋」之字爲「鬪檣」；援荀

悅《漢紀》而疑《劉輔傳》「卑人」之語爲「婢人」。《百官表》與《石慶傳》一言其嘗爲太僕，而一不言；《戾太子傳》與《外戚傳》一以生於建元，而一以爲元朔。嗟乎，病固者正爾耶，固不病也，學者病也。歐宋之文森嚴周密，叙事有筆削之法；褒貶重輕，立論有斧衮之法。讀之使人有肝膽俱寒之意，肅然洙泗之苗裔也，其法何如哉！學者曾不是思，顧乃考高宗所生之年，而疑公主四十不嫁之語；考文宗即位之年，而疑王播獻四十萬之事。裴寂之字《傳》稱真元，而《表》稱元真；劉審禮之子《傳》名殆庶，而《表》稱待庶。嗟夫，病歐宋者正爾耶，歐宋不病也，學者病也。夫終身爲禮，而偶忘一揖，不可謂之慢；終身爲仁，而偶踐一蟻，不可謂之虐。小怨固不可掩大德也。焦氏之《古史》，劉氏之《史通》，蘇氏之《古史》，司馬氏之《考異》，吳氏之《史辨》，《糾繆》，忠厚者爲之乎？又況書有真僞，說有訛正，《八索》之黜，古詩之刪，正惡其矛盾六經耳。荀紀、汲書之類可信，而正史可疑，是楚人親而吾兄疏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甲戌己丑、郭公夏五，正嫌於胸臆私決耳。時月名字之兩存，而謂之差舛，是犧樽妄而娑樽實也。三史以此爲累，則仲尼之志無乃荒歟？三史之差違闕失不無一二，猶當略之，則是同異之際，書法自當爾耶。嗟夫，笑古人之未工，而已事之已拙，此學者之大病也。前數子不暇具陳，姑以劉知幾一人論之。且知幾《史通》之論，髮舉前作一字，必呵何其嚴也。嘗得其所作唐高宗武后之實錄而讀之，初意其可拳石班、馬而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永徽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耶？書天授二年事，則言傅游藝死矣；至書長壽二年遣使殺流人，則曰傅游藝之旨也。夫游藝之死至是三年，安得以殺流人爲游藝之旨耶？古人目睫之

論誠有味，愚不敢效尤，復議三史之病，或恐未能病古人，先自病也。執事翰墨廬扁也，敢盡布其腹心。《誠齋策問》卷上。

問遷史班史范史循吏傳〔二〕

項籍之重瞳似虞舜，而德不舜；虎賁氏之狀似蔡邕，而才不邕；桓司馬之功似劉越石，而忠義不越石。班、范學太史公之傳循吏，似則似矣，抑劉知幾所謂貌同而心異者耶。嗚呼，嗟哉！唐虞蓬蒿，三代之丘墟，赤子懔懔寄血食於蒼鷹乳虎之爪吻。千百年間，億萬人中，幸而遇一二愷悌君子出而乳哺斯民，風之以春風，雨之以甘雨，天下同舌而榮之，以爲循吏，史官點筆而瑞之於汗簡，誠喜唐虞三代之餽羊猶存也。是故太史公植其本，班、范枝其葉。循吏也者，其史家人才之泰山北斗歟。然嘗論之，循吏之筆，遷得其形，固得其影，范則無形影矣。非愚私言也，天下之公言也。夫何故？太史公之所謂循吏者，乃天下之循吏也，班、范之所謂循吏者，乃二子之循吏也。自周衰迄於麟趾，上下凡幾許載，自列國遞於大漢，有國凡幾許君，其間割鷄製錦之手爲政凡幾許士，而其華袞於遷之筆者，孫叔敖而下僅得五人而止耳，何其寡也？愚私意其五人者，必也冰心雪操，而天下廉其節，玉折金裂，而天下介其直，霆斷電燭，而天下神其明，然後得以俎豆於此也。徐讀其傳，則傳無一奇事，詳考其功，則功無一奇跡，略無可以綺人目而膾人口，乃若無能不才，而大不及後之所謂循吏。嗚

呼，惟其痕跡俱泯，故人不可得而廉，亦不可得而介；惟其才能不用，故人不可得而及，亦不可得而能。奉職循理，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譽，是真循吏矣乎。故太史公之所謂循吏，乃天下之循吏。班、范二史則不然。西京二百年而傳六人耳，何其多耶？東京二百年，而傳之十二人，何其愈多耶？然考其升黜之大概，乃不過建一學館以爲風化，致一鳥獸以爲嘉瑞，烏攫肉者稱爲明察，虎閉目者目爲感應，會稽之錢百而取一者謂之廉潔，合浦之珠不脛而還謂之神明。圭角森然，聲譽沸然，是果所謂循吏者耶？謂之廉吏可也，謂之能吏可也，日以循吏，匹夫匹婦肯許之乎？甚者至於罔上之侯伯，立威之太守，摘姦之縣令，皆若是其班，則幾於援桀手而斲於堯席矣。嗚呼，史筆盲聾如此，則夫吳公、邊鳳之詔宜傳而不傳，翁歸、杜母之德，宜編而不編，其去取之不當無足怪也。或序稱十三人而傳其六，或序稱八人而傳至十二，其先後之各異無足怪也。與夫廣漢、翁歸之或稱或否，西都、東都之或寡或多，其雌黃之無定，皆自鄒以下無一譏焉可也。故曰班、范之所謂循吏，乃二子之循吏。大抵瓊廡象廊之宮起，而茅屋之風廢；金甌玉墜之器作，而土硎之制亡。西京之循吏已非先秦之循吏，東京之循吏其得爲先秦之循吏乎？得百鎰之金於陽貨，孰若與得簞食豆羹於顏閔；受萬鍾之祿於彌子，孰若與受粒米孟水於夷齊。士大夫得傳於班史之循吏者已不得傳於遷史矣，得傳於范史者其能如傳於遷史之榮乎？循吏之甲乙，史法之伯仲，自有一定之皂白，明眼者知之矣，難與俗人言也。噫！不讀三百篇之詩，無以知後世之無詩；不讀二十五篇之騷，無以知後世之無騷；不讀五十萬言之《史記》，孰知後世之無史哉！蓋嘗味三史，大抵范執鞭於班，班驂乘於馬，往往而是，非止循

吏一筆而已。若張湯者，遷列之於酷吏宜已；固之傳酷吏，乃釋之而不傳，則網漏於吞舟。若夏侯勝、京房，固已傳之於夏侯始昌之後矣；至於《儒林》，乃復有二傳，則架屋於屋上。以此學遷，果能遷乎？蔡琰之失節於胡虜，醜哉其行也，范則齒之於列女，反以青蠅而止垂棘；董宣之忠而不屈，傑乎其壯也，曄則首之於酷吏，反以鵠雛而伍鴟梟。以此學固，果能固乎？張軸、劉子玄言之詳矣，姑摘其尤秕稗者論之。昔九方皋之相馬，天下無雙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經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驚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巨蟆，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略與相法同。四其足而雙其目，但蹠不如累趨耳。」九方皋往視之，則大笑曰：「此蟆也，汝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驚，驚失而蟆，學之愈差也，一至於此乎！馬遷之《循吏傳》，相馬而得驥也，班、范之所謂循吏，驚耳、蟆耳，識馬者笑之久矣，執事何疑焉？《誠齋策問》卷上。

〔二〕吏：原作「史」，徑改。

問司馬遷傳循吏五人

謹黜陟者莫備乎六官之典，善褒貶者莫大乎獲麟之經，嚴去取者莫過乎子長之史。子長之史，其經之遺意歟，一何去取之當也！黃帝生而神靈，幼而徇齊，流光之遠，達三代而未艾，故遷取以首

紀。伯夷叩馬而諫，採薇而歌，德風之揚激，貪懦而氣奪，故遷取以冠列傳。項籍割溝稱霸，則近乎僭，則列之本紀，以顯其過。陳涉揭竿爲旗，兆乎爲亂，則置之世家，以彰其惡。下惠之賢並於伯夷，而論其有補風教，則下惠無聞，故不傳之。禦寇之學同於莊周，而論其清虛不根，則禦寇尤甚，故不錄之。以至五帝不紀少昊者，以其不與六代之樂，以其不懷仁人之教。或去或取，莫不各寓深意，是以《史記》一書辭氣豪放，法度森嚴，雖鴻儒傑筆，亦以此而欽服焉。才如揚雄，以實錄而譽之；學如劉向，以良史而許之。彼其去取之當爲世稱重如此，奚獨於傳循吏而失之耶？今承執事之問，請先推原吏治，以究馬遷之意，當較然矣。今夫奉宣詔條，講求民瘼，教令飽於衆聽，仁澤溢乎羣心，農桑勸而揚富庶之風，學校興而闡禮義之化，獄訟衰息而桎梏爲之不用，盜賊戢止而桴鼓爲之不鳴，所居無赫赫之功，所至無奕奕之譽，此則循吏之大概也。乃若冰清其操，玉潔其心，己之利寧以便於人，人之利不以兼于己，是特循吏潔己之廉耳。守九章之律，遵三尺之規，鼎鑊可蹈而法不可蹈，形體可虧而法不可虧，是特循吏奉法之公耳，安可廝於循吏之列乎？然嘗考之，爲吏不患無循良之政，而患無公廉之心。吏之所以不能循良者，貪與私累之也。貪爲之累，則傷民之生，厚己之積，肆威虐以侵漁，窮旦暮以刻剥，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私爲之累，則吹毛求疵，闊略己過，以彼此而輕重其心，以親疏而上下其手，如是而能有循良之政乎？故愚嘗謂循良之政有不難知。公儀休不爭利而棄遺魚，拔園葵而出織婦，吏之潔己者類能之；然充是心以往，決不肯損下益上，而所謂人蒙其利、民安其業者不足爲矣。石奢爲父殺人而自刎，李離過聽殺人而伏劍，吏之奉法者類能之；然充是

心以往，決不肯潰隄決防，而所謂承流宣化、奉公循理者不足爲矣。遷皆班之於循吏之列，不亦宜乎？又況觀人之已爲，可以知人之所未爲。禹、稷拯饑援溺，各立掀天揭地之功，而孟氏方以陋巷之回，蓋以回之所已爲而逆其所未爲耳。孫叔敖之治楚，使吏無奸邪，盜賊不起；子產之相鄭，使門不夜閉，道不拾遺，是其循吏之政固可紀也。由三子之所爲而擴之，豈不可逆其如是乎？切意三子之在當時，循良之政陰被其民，而史氏傳聞不及詳，遷姑著公廉之一節，而循良氣象固已可見。然則遷史去取之當抑又何疑？嗚呼！自春秋以來迄於麟趾，千百年間，馬遷所列循吏止於五人，公其取予，蓋已甚嚴，豈容復有所議？故愚三復明問，輒以管見遂陳於前。雖然，遷史所取之五人固無可議，而疏漏之患亦或未免。何者？文景之時風移俗易，黎民醇厚，致治之美，雖云成康，未能遠過，想其當時循良之吏布在天下，如河南吳公、蜀郡文翁亦復見遺。網漏吞舟，愚所以重爲遷史惜也。班固史筆一代，固宜特書大書，以美漢代得人之盛，而乃止述文翁，至於吳公，僅附賈誼以顯，亦何以表吏治耶？史筆勸善，愚恐不當如是之吝也。區區管見，輒併及之，執事以爲何如？《誠齋策問》卷上。

問邇臣請編次寬恤詔

雨露之澤無不涵濡，而不能及厦屋之內；日月之光無不輝映，而不能照覆盆之中。顛風鬧林，疾雷裂山，而聵者有所不聞；春色滿眼，和氣襲人，而寒谷有所不暖。是豈造化真宰有所私而然耶？蓋

有物以壅塞之而然耳。嗚呼！聖人之愛民，造化之心也，而天下猶有不被其澤者，非守令壅塞之而誰乎？何者？人君之尊，天門沉沉，四海遼遼，民之望之邈乎雲漢之上也。吾皇有愛民之心歟，民亦不可得而知也；吾皇無愛民之心歟，民亦不可得而知也。故其所以見人君之心者惟在於詔令之詞，而其所以布詔令之意實在乎守令之職。然則天下之民有不被天子之澤者，非守令壅塞之而誰乎？歷觀自古人君，非不下寬賦之詔也，而守令則熬民脂膏，啄民骨髓，而賦愈重焉。非不下恤刑之詔也，而守令則暴如屠伯，鷙如蒼鷹，而刑愈峻焉。非不下勸農之詔也，而守令則兀坐危堂，嗤彼穡事，而農愈廢焉。非不下養老之詔也，而守令則殘虐瑩獨，暴滅鰥寡，而槁項黃馘者愈不得其所焉。以至招覆流亡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能鳩集下戶也；賑救饑饉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能全活貧民也；剪除盜賊之詔下矣，不聞某人某人之誅薙鼠輩，使兇徒形沉跡遁，而不得以蠹賊斯人也。凡袍笏森然而人指爲守令者，愚但見其飛大蓋，躍肥馬，醉淑媛而擁豔姬，或臨流而賦詩，或登高而嘯詠，問之以宣布詔令，則曰「此非我輩之急務也」。嗟夫！守令之壅塞如此，無怪乎主德不宣而恩澤不流也。嘗以漢一代之守令考之，班固所書循吏六人，范曄所書循吏十有二人，與夫列傳之中英風傑望，可以駭耳目者，又不知其幾許也。然其所謂賢守令者豈真有他長哉，不過曰僞增戶口耳，不過曰謠興五袴耳，不過曰鳳凰來翔而蝗不入境耳，不過曰去珠復還而猛虎渡河耳。若乃求其能宣布詔令而民被其澤，求之列傳之中，與夫循吏之篇，不可得而見焉，惟僅得黃霸一人而已。蓋霸之守潁川也，布宣詔條，而使民咸知上意，則其於人君愛民之詔，必能奉行而不敢壅隔可知矣。嘗以唐一代之守令考之，宋景文

所書循吏者十有六人，與夫列傳之中，政事治譽可以馨汗簡者又不知其幾許也。然所謂賢守令者豈真有他長哉，不過曰取牛還犢耳，不過曰以俸代輸耳，不過曰授《孝經》之義以假虛名耳，不過曰鑄棠棣之碑以賣名聲耳。若乃求其能宣布詔令而民被其澤者，求之列傳之中、循吏之篇，不可得而見焉，惟僅得元結一人而已。蓋結之守道州也，凡上之仁恤之令、憂勤之詔，無不謹而行之，則其於人君愛民之詔，必能宣布而不敢壅塞可知矣。嗚呼！不知宣布詔令以惠民，而徒掇煩碎之細務，飾虛誕之嘉祥，以欺君罔民，是何異奇花異卉，嬌紅膩白，含風而凝露，照山而映水，以爲觀美，非不可也，求其根柢實用，果安在哉！恭惟主上天地其仁，父母其愛，宸心睿意，惻然不忍宇宙之中一肖翹、一赤子不得其所，故發德音而下明詔，無非寫其愛民之意。是故憂守令不能輕賦而薄斂，則詔之曰「民力久困，州縣不得非理科率」，此元年五月之詔也。憂守令不能奉行于教令，則詔之曰「諸路當先宣德于民間，依前後詔條」，此二年十月之詔也。憂其不能詢訪于疾苦，則詔之曰「自今守令到任，當具民間利病以聞」，此三年二月之詔也。憂其不能勸課於農桑，則詔之曰「咨爾守令，皆以勸農爲官，出入阡陌，勞來撫循，無奪其力」，此五年二月之詔也。凡此之類，不可髮舉。愚晚生聖世，始得聞之於閭里長者，整冠蠟纓，再拜而後敢觀。於是喟然嘆曰：大哉帝王之言乎！大哉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乎！比因邇臣建議，請哀次即位以來愛民之詔，編爲成書，鑄於翠琰，以待守令陞辭門謝之日，人各賜焉。上首肯其請，是豈徒然哉！誠欲使守令之臣恪恭欽若，宣布奉行，而不虛天子之賜，則義皇吾世，成康吾民，庶可覆掌致也。執事先生猶慮詔令之頒，恐守令不能悉意奉行，或爲文具，繹爲問

目，下詢諸生。愚雖膚淺，豈敢緘口縮舌？蓋有功不賞，雖五堯不能帝；有罪不罰，雖十禹不能王。昔我仁宗皇帝嘗於便殿閒燕之餘，從容語輔臣曰：「今之先務，莫如察守令之能者而褒賞以勸之。」遂詔天下之守令，政績殊異，有惠于民者，令本路而下莫不同舉，審如所舉，特與推恩。然則仁宗之世，守令之所以宣布詔令而不敢壅隔者，仁宗有恩以勸之也。英宗皇帝治平中嘗謂輔臣曰：「州縣之吏或以寬簡之稱，使民有饑寒之歎，是朕有欲治之志，有愛民之誠，而不能通。」乃詔監司，凡牧宰之不務恤民者悉以名聞，且行法焉。然則英宗之世，守令之所以宣布詔令而不敢壅隔者，亦英宗有罰以懲之也。今主上誠能遵二祖之所訓，凡守令之奉行詔令者，朝聞而夕賞，其不奉行詔令者，夕奏而朝罰，將見人人知所勸勵，而澤沾于民矣。御屏風上名字鱗鱗，治縣譜中聲光藉藉，端可鶴立而俟也。若夫漢文之愛民，當時之守令其事可考可推，粉袍之士類能點筆而組織其言，此皆陳語，不足以齒牙於今日，幸執事無笑其策之平平。《誠齋策問》卷上。

全宋文卷五三四四

楊萬里 六〇

問今日屢詔舉賢良而未有應選者

漢高祖喜武士，而韓、彭之徒出而爲之用；漢武帝喜文士，而賈、馬之徒起而露其能；唐太宗喜直諫，而王、魏立其朝；唐德宗喜佞人，而盧、趙貢其諛。蓋人君之好惡趨向，天下所視，如風草形影也，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求，求無不至。譬之金之鑛乎山，珠之照乎淵，雖千尋之高，萬仞之深，虎狼之所廬，蛟龍之所宮，人望之而不敢迫視，千金之子一有所欲，則陸棲水涯之珍奇，致之如草芥，初無甚難者。今我主上自即位以來，屢詔廣求賢良之士，思得晁、董、劉蕡之朋龍奮鷺集于赤墀之下，使之倒胸中之圭璧，洒筆下之波瀾，上以砭劑于宸聰，下以雨露于生民。求之不爲不切，待之不爲不至，而略無一人鯁餌經網以慰上之心者，其故何歟？議者皆曰：賢良之未見其人者，誠以其人之難得，而其科之難應也。欲腹笥五經，言泉百氏，庫貯九經之富，龜稱五總之靈，如此然

後可以爲賢良之學問。道根于正，學根于正，德足以肩袂伊呂，名期于奴婢管晏，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道術。若太阿之芒刃，若梗楠之健幹，可以截盤盂，可以棟樞極，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才器。錦繡五臟，雕鏤萬化，文章光燄萬丈，詞源倒流三峽，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文章。勇足以攀龍鱗，辯足以剗虎牙，直氣吐而星斗寒，忠言進而金石裂，如此然後可以爲賢良之忠義。必兼是數者而全之盡之，始謂之賢良，此其所以爲人之難歟。愚切以爲不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必有茂草。物有不求則已，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則已，未有無士之時也。蓋嘗聞之，火之已燃，則無事于橐籥；禾之已登，則無事于桔槔。當多故之日，則賢良爲易見；當太平之後，則賢良無所施。方其黼宸或虧，袞職有闕，補之者賢良也；教化榛蕪，紀綱頽弛，整之者賢良也。不有嬴秦之弊俗，烏有仲舒；不有日食之變咎，烏有杜欽；不有武后之僭竊，烏有張柬之；不有閹寺之擅權，烏有劉去華；不有元昊之逆命，烏有富弼、張方平？蓋天下有可言之事，此不容于不至也。今也六合澄清，四海波恬。高堂拱堯舜之君，密席坐皋夔之臣。刑措而日轉棠陰，兵寢而風清榆塞。以上治則四時調于玉燭，而五星叶于珠囊；以下治則嘉禾爲之獻秀，而醴泉爲之薦祉；以內治則人皆稷、契，家爲伊、傅；以外治則邊亭不鼓，而烽燧不煙。黃童白叟在在途歌，樵夫牧兒人人巷舞。太平極治之效超三軌五，光前振後，天下無可言之事，朝廷無可議之政，生民無可陳之病，君臣無可指之失。天下之士方且鼓舞皇風，餐飲化雨，不爲聖主得賢臣頌，則爲縉紳願封禪書，以鋪張對天之宏休，以揚厲無前之偉績。不爲棄物而已，雖有賢良之士，亦何所容喙哉！亦何補于時哉！然則賢良之所以無人者，非果

無人也，特以其政之無所施，而種學績文皆歸于進士之科，以待上之器使耳。謂其人之難得，豈不厚誣歟！愚嘗聞之，浴不必江河，要之洗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取士之科何必終以賢良爲重哉，要之得人則足矣。昔魏相之功業固非以賢良進也，僧孺之奸慝非賢良歟？今進士之科豪傑林立，英俊紛至，則振五經之管轄，窺六藝之喉襟。擢之鸞坡鳳閣，必能騁調燮之才；置之蓬山德海，必能展判花之手。置之郡邑，必能坐嘯黃堂而鳴琴花縣；任之按察，必能氣搖山岳而威聳鷹鷂。譬如公輸之囿、卞氏之肆，雄才瓌寶，取而用之，無不如意，亦何歉于賢良哉？執事之視進士，不可謂秦無人。

《誠齋策問》卷下。

問高宗孔明謝玄孫權漢武魏武用兵

善弈棋者參于數而不泥于數，善療疾者酌于方而不守于方，善用兵者學于法而不拘于法。弈棋而泥于數者，其弈必敗；療疾而守于方者，其疾不瘳；然則用兵而拘于法，豈能保其不負哉？大抵兵之爲兵，其算無窮，其妙不測。或奇或正，有不一之機；或攻或守，有不一之勢。迅雷掩耳不足以喻其速也，投機轉圜不足以喻其順也。一日之間，一陣之際，爲變不齊，應變各異。苟拘一定之法，而不以智謀參乎其間，其不敗于敵以斃吾之赤子者幾希。是故古之用兵者初無一定之法，乃有不同之用。子儀以寬，光弼以嚴；王翦以衆，謝玄以寡；孫臏減竈，而虞詡則增竈；李廣無部伍，而程不識則正

部伍。韓信背水爲陣，雖云前左水澤，而亦以取勝；鄧艾縋兵而下，雖曰犯危履險，而卒以成功。操縱開合，橫斜曲直，莫不爲我所用，而敵終折北不支。則知兵法誠不可拘，特顧人之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善用之者以法而不以法，故默有合于法；不善用之者以法而必以法，故適以害于法。古之人如霍去病，其所謂善用法者乎。武帝欲教去病以孫吳兵法，而去病對曰：「顧方略何如，不願學古兵法。」則疑其不以法矣，然其論烏戾，討速濮，絕大漠，濟穹廬，遂封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其虜王降將之功，自大將軍外無與爲比，非深知兵法者，其孰能之？故曰，善用之者不以法，而默有合于法，霍去病之謂也。乃若韓信伐趙，出兵井陘，入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使成安君納李左車之言，絕其輜重，而不與戰，則韓信之兵進退不能，而生受擒矣。成安君乃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之』。今信兵號數萬，而避之弗擊，後有大者，何以拒之？」遂與信戰，而卒貽泚水之禍。使其不拘法，奚至於是？故曰，不善用之者必以法，而適以害于法，成安君之謂也。監霍驃騎之所以勝，與成安君之所以敗，則兵法豈可必泥哉。伏承執事以高宗之伐鬼方，孔明之討仲達，謝玄之破苻堅，孫權之縛關羽，與夫漢武之用廣陵，魏武之圖吳蜀，數者兵法，下詢末學。愚雖不敏，請得而商確之，則其或得或失，有可言者。蓋嘗謂兩軍相壘之際，莫不利于泥法，莫利于料敵。知所以料敵，則雖每事背于法而亦必勝；不知所以料敵，則雖每事泥于法而終亦必敗。高宗之時，商運衰微，而鬼方强盛，高宗知其不可與之角勝負于朝夕也，故遲之以三年之久，而卒不害爲中興之顯主。其能料敵如此，又何拘于師久暴則財用竭之法乎？諸葛孔明與司馬仲達軍于渭南，雌雄之

形未有敢決，亮欲激之使戰也，故遺之以巾幘婦人之飾。儻非魏帝使人仗節以止之，則仲達亦烏能自已？是雖不能致仲達之出戰，而亦不害爲天下之奇才，又何拘于「我欲戰，則敵人不得不與戰」之法乎？苻堅以無道而伐有道，百萬之衆蹈死淮淝，謝玄逆料其然，故以八千而破之。雖兵法有敵強而暫避之言，不拘也。關羽恃其驍勇，驕于戰勝，而不爲之備，孫權逆料其然，故命陸遜以縛之。雖兵法有歸師勿遏之言，不拘也。此其料敵而有得者，愚故喜談而樂道之。乃若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使之自效，未必無功，而武帝則陰戒衛青，以無令得當單于。至其于李陵也，則又聽其以步兵五千涉單于庭。一則難于用廣，一則易于用陵，終使廣以失道而自敗，陵以兵敗而自降，豈非不能料人之愚耶？孫權保據江東，國險民附，此未可以卒攻，而魏武乘舉荆之勢，欲席捲以臨之。先主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之間，凡四五驚，此可以投機，而魏武違劉曄之言，不乘勝以取之。一則易于伐吳，一則難于伐蜀，終至有赤壁之敗，無混一之功，亦豈非不能料人之過耶？夫以漢武、魏武，號爲知兵，而猶或有失，是知不可以易言也。用兵者之于兵，要如書生之于書，造乎心傳自得之妙，而遺其塵編斷簡之傳，則其視兵法特筌蹄之具耳。杜牧之注《孫子》有言曰：「珠之走盤，橫斜曲直，不可預知，所可知者，珠之不出于盤。」愚願撫此以謝師問，執事以爲何如？《誠齋策問》卷下。

問諸將用兵之法

祖按斷者不足與言律，習模搦者不足與言畫，喜蹈襲者不足與論文，不知變者似之。善弈碁者不守經，精鼓瑟者不視譜，工求鳥者不按圖，知變者似之。大抵吾作之，吾用之，謂之有法可也；非吾作之，而吾用之，謂之有法，可乎？有法而知變，固可以爲法；有法而不知變，君子以爲徒法。可以爲法，可以取勝也；以爲徒法，不可以取勝也。何則？管仲耕戰之法，惟管仲用之，則可以霸；商君富强之法，惟商君用之，則可以强。有法而可以取勝者，其惟管仲、商君乎。非管仲、商君，則吾見其敗矣。封建之法不可行于後世，而郡縣亦足以治；肉刑之法不可復于今日，而鞭箠亦足以治。徒法不可以取勝者，其惟封建、肉刑乎。泥于封建、肉刑，則吾見其敗矣。愚嘗獵是二說，而借執事明策所謂有用之而取勝，有用之而卒以敗者，有祖其常而不失其常，有變其常而不知其變者，決諸將用兵之法。夫孫武、穰苴之法，惟二子知之，及其用是法也，二子亦有所不自知焉。何者？變其法也。圯上老人之書惟子房知之，及其用是書也，子房亦有所不自知焉。何者？變其書也。是故漢之趙充國，可謂知變而能持重以取勝者矣，故行爲戰備，止堅營壁，而能擊散虜騎也固宜。若夫區區一魏之張郃，何爲者哉，而亦用是法以求勝，且自謂善處營陣，料敵審勢，乃至木門之戰，中矢而斃，是不知變，而徒守兵書持重之法，以自取敗也亦宜。唐之李衛公，可謂知變而能乘機以取勝者矣，故一日一

夜進襲定襄，而能蹀血虜庭也亦宜。若夫區區一魏之曹操，何爲者哉，而亦用是法以求勝，且自謂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乃至烏林之師，一戰而敗，是不知變，而徒守兵書乘機之法，以自取敗也亦宜。惟唐之光弼、子儀知變其法，一則整肅指顧，而戰勝攻克，一則忠厚誠慤，而坐收成功。用法雖不同，而其取勝則同，不失其爲同。漢之韓信、李廣知變其法，一則以行陣立幟，而彼衆自怯，一則以人人自便，而未嘗遇害。用法雖不一，而其取勝則一，不害其爲一。以至曹參之以身督戰，羊祜之輕裘緩帶，是又不可以力不力而甲乙二子也。李愬之夜入蔡州，祭遵之投壺雅歌，是又不可以勇不勇而伯仲二子也。夫惟法之有常有變，故其用法者不可以徒守其常，而不知其變。其他皆不可變，而于兵法獨不可不變也。肆我主上天錫勇智，天生神武，英雄好謀而遠邁于高皇，廟謨雄斷而比迹于光武，所以分閫布帥，推穀受師，以整一時之變。于時二三宿將莫不協力一心，濟濟相遜，兼資文武者不以文武而相軋，忠貫日月者不以忠義而相高。刎剄交歡，務先國家之難者，又何嫌于廉、藺？相勉忠義，頓忘平昔之忿者，又何愧于李、郭？是以日關千里，成法妙算，又非草茅書生所得而擬議者。雖然，愚書生也，又焉敢厚誣執事，以爲秦無人哉？愚意廟堂之上，當有蘊韜略可以裨諸將之採擇者，固非黃石、太公三六之餘意。愚意草茅之間，當有草餌表可以備禦戎之上策者，又非洛陽年少三五之狂意。愚恐漢唐諸國之良將不足爲盛時道，諸將用兵之所驗不足爲盛時獻。愚願先生採訪之，以獻于上，庶盡事君以義之忠，而草茅書生願拭目以觀，夫復何言！

《誠齋策問》卷下。

問邇臣奏請選擇將才

臨棋而誨弈，不若旁觀者之長其智；執弓而教射，不若側視者之得其妙。蓋遇事者未必知事，而知事者每出于不事；將兵者未必知兵，而知兵者每出于不兵。故兵法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奈何世之議者不拘于時變，則拘于門望，不拘于門望，則拘于地理，此最不通之論也。拘于時變者不過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拘于門望者不過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拘于地理者不過曰「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嗚呼，此最不通之論也！必待時變，則未免有臨渴掘井之誚；必求門望，則未免有肉食者鄙之譏；必擇地理，則未免有守株待兔之失，曾何補于世用哉？昔者伊尹，莘野之一耕夫耳，成湯得之，遂伐夏桀，以成創業之功，未聞拘于時變也。傅說，巖野之一築夫耳，高宗得之，遂伐鬼方，而成中興之業，未聞拘于門望也。太公，磻溪之一釣叟耳，文王得之，遂能伐紂，而有《六韜》之傳，未聞拘于地理也。自三代而降，更漢歷唐，其間願治之主，置將之道，亦未嘗拘于常制也。陸賈，儒生也，首北軍之謀，挈鼎璽以還于劉氏。晁錯，儒生也，上兵體三章，若素達于軍戎。賈誼亦儒生也，條匈奴之策，如指諸掌^(一)。魏相亦儒生也，申五兵之奏，深切于時。漢儒之知兵者如此，故在當時，能寢淮南之謀而見稱者，豈特一汲黯而已哉？婁師德由科舉進，以吐蕃強盛，而應猛士詔，遂並事屯田，而西征之兵食用不乏。郭元振由科目進，以北劫突厥而西走吐蕃，遂制地

握兵，而武士惕息，不敢窺伺。張巡亦進士也，固守睢陽，使賊不敢東進，而全江淮。裴晉公亦進士也，撫安魏博，克翦淮右，誅師道而河南悉平。唐儒者之知兵如此，故在當時，能以禁中頗、牧而見稱者，豈特一畢瑒而已哉？雖然，在漢之時，非無子房運籌決勝之智，亦非無亞夫真將軍之勇，而猶不能棄儒生之選；在唐之時，非無李靖兼資文武之才，亦非無李晟身佩安危之寄，而尤不能舍進士之舉。豈不以儒者之知兵，有將兵者之所不能知，而人君之選將有一途之所不能盡故耶？方今聖天子龍御寶曆三十餘年，北虜爲患尚猶未甯，所以禦侮之策、恢復之期，尚有煩冕旒宵旰之憂。厥今建旌旂，擁貔貅，而領疆場之任，躬殺伐之勞者，非文武之吉甫，則元老之大臣，可謂既得其美矣。而邇臣有請，則欲廣求儒者之善知兵者，特加明詔搜訪本朝名將之後能研精于兵法者，不次而擢用之；臣庶之家有講明乎韜略者，廣求而登庸之。樞機之地，命官屬以傳習之；郡縣之間，求遺才而拔舉之。可謂不拘于常制，而爲甚盛之舉也。嗚呼，何地不生才，何材不可用？況我主上崇尚儒術，求賢如渴，朝聘伊尹，夕禮太公。圭竇之間當有可語孫、吳者出矣，衡茅之下當有籌略王、韓者出矣。手不釋卷，又何患無如魯肅者乎？身不跨馬，又何患無如杜預者乎？他日膺方面之寄者，又烏知非敦詩閱禮之人？兼元戎之柄者，又烏知非輕裘緩帶之士？名將輩出，必能制勝，在此一舉矣。執事先生尚慮得人不如范蠡、孔明之徒，而或蹈陸機、房琯之失。愚白面書生也，盛畀兵術，未嘗逢蘇定方；盛傳所學，未嘗遇于江融。愚謂此不足慮也，上以誠求之，下以誠應之。若昔漢高帝最不喜儒者，而亦未嘗不用儒者；唐德宗最不知儒者，而亦未嘗不得儒者。何以言之？方項羽侵奪漢趙，酈食其謀撓楚之

權，張良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腐儒幾敗乃公事！」自常人處之，必以此爲高祖之不用儒者。及其論功行賞之際，則曰「運籌決勝，吾不如張良」。始雖不喜，而終必用之，果可以爲善用儒者乎？方渾瑊與吐蕃會平涼，帝語大臣以和戎之策。馬燧請盟，而柳渾以爲不可，帝曰：「渾書生，未達邊事。」自愚觀之，敢以德宗爲不知儒者。及夜半吐蕃劫盟，而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始不信之，而終且慰之，果可以爲善知儒者乎？愚謂高祖則失矣，而德宗亦未爲得焉。今日廟堂之議，誠意交孚，又非高祖德宗之比，執事幸毋慮。《誠齋策問》卷下。

〔二〕諸：原作「詣」，據文意改。

問李唐宗子人材

人材之在天下，猶木之藏于山，珠之藏于淵也。大者爲楹，小者爲桷，工師之採于山者未見其有窮；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後人之得于淵者未見其有匱。人材之生斯時，顧人君所取何如耳。取之于世胄，世胄固足以得人；取之于寒畯，寒畯亦足以得人。取之于夢卜，取之于魚鹽，取之于負販耕築，無不足以得人，又奚見其有所用而無其人哉？昔者西漢取人于賢良，故其一時人才，有爲一世純儒者，有通達國體者，有爲國遠慮者，有中興有聲者，皆賢良中人也。李唐取人于詞章，故其一時人

才，有操守堅正者，有忠直卓然者，有論疏議諫皆本于仁義者，有言論骨鯁直道進退者，皆詞章中人也。趙文子取人于管庫，而七十之管庫不負于所舉；崔貽孫取人于親故，而八百之親故不失于所除。人才之生斯時，無有窮也如此，又況皇帝宗胄，派潤于天源，芳傳于玉葉，其資稟之卓越，性衷之溫粹，人才都會之地，人君取而用之，正甯患其不足以得人耶？明問所謂李唐宗子得人之多，其理固如是乎。蓋嘗即景文所書之傳而觀之，如李勉之鯁亮廉介，李石之當軸風撓，此其忠義之過人也；如李賀之七歲能詞章，李白之十歲通詩書，此其警敏之過人也；李亮之陳疏而多所裨正，李漢之言切而多所補救，道堅之清白著稱，景俊之輕財篤義，此其節概之過人也。都督河南而政不苛細，有如適之；檢校雍州而發摘姦伏，有如崇義；更都督而所在稱治，有如李涇之；治江州而美政見褒，有如李亶。其能于官者如此。閨門修整，有如元加；賑恤甥壻，有如李巘；執父喪而親友不復識者，有如適彥；居母喪而家人不見言笑者，有如伯高。其孝于家者如此。以至李緯之拔地千里，孝恭之令暢南海，李皋之單騎造壘，宗道之百騎入賊；與夫復平蠻落如夷簡，轉勞諸軍如李誼，飛矢著身而益勵，流血汚袂而不告，拘留于突厥頡利而不屈，如李淡、李瀛之徒，愚皆能爲執事歷言之。切以爲操斧而入山者，長短大小必有所取；沒身而赴淵者，玃璫璀璨必有所得。選用宗子得人，蓋亦效之必至，無足疑者，姑置勿論，願爲一說以獻。善言事者必推其成事之由，善論治者必迹其致治之目，善觀人君之得人者亦必原其所以得人方。是故選用宗子而不以教養先之，吾未見其能底成人之效也。昔日成周盛時，大司樂之所教，小胥之所師，師氏、保氏之所詔，有詩書禮樂以訓之，有德行道藝以迪之，所以

教養宗子尤爲備至，故其材之成就，取而用之，魯、衛、毛、聃、郛、雍、曹、滕、畢、原、鄆、郕，凡有茅土，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彼其得人之效，視李唐豈不相千萬哉？我國家聖子神孫，本支百世，方且如葛藟瓜瓞之綿綿，則固不患于乏人。苟能適其才之高下而因任之，將見得人之盛跨周而軼唐。愚願以教養爲先，不識執事以爲然否？《誠齋策問》卷下。

問三代兩漢晉唐治體所尚

用兵無一定之機，弈棋無一定之算，爲治無一定之法。兵機一定者其兵必敗，弈算一定者其弈必窮，治法一定者其治必弊。蓋天下之事常貴于通，而惡于拘，天下之弊常生于偏，而杜于全。苟爲治而立一定之法，其勢必至于拘而不通，其法必至于偏而不全。上有所市，則下之人且將爭趨奔走，源而海之，丘而山之，其弊有不可勝言矣。愚嘗讀《堯典》之書，而觀有唐之治，讀《舜典》之書，而觀有虞之治，竊見其萬邦協和、百姓昭明而已，竊見其五教敬敷、五典慎徽而已，竊見其比屋可封、黎民敏德而已，初不聞其所定者何尚也，又不聞其所尚者何法也。當時民風國俗，渾淪全粹，大抵如良金美玉，人皆寶之，而不知其所以寶，如穀粟桑麻，人皆用之，而不知其所以用，曾何尚之可名，而弊之可指哉？此無他，爲治之法未嘗定於一偏故耳。及讀太史公之《史記》，考周公之治魯，尚齒而親親，是以魯人厚宗睦族，循循于禮法；太公之治齊，尚賢而尊尊，是以齊俗慕義向風，相矜于名

節。此其爲治非不善，奈何傳之末年，魯弊浸弱，奔命于齊晉之侵，而不能以自振；齊弊浸弱，掣肘于崔、田之難，而不能以自免。當其盛時，民風國俗如陽和一布，千花百卉皆足以增勝概于林囿；而其衰也，又類秋風之隕籜，孑然無復遺矣。此無他，爲治之法倚于一偏，而不通于變，故其弊必至于此，無足怪也。愚嘗舉是以應明有司之問，則諸儒言三代所尚者，斯有以繩其繆；而漢晉以來所尚又不同者，皆有以鑑其失矣。請爲執事一一言之。夏之有天下也，行堯之道，其民醇，其事簡，其風聲氣習雖有似于忠，然非夏之君專尚忠以化之也。今觀其飲食之菲，宮室之卑，不謂之質可乎？禮樂之著，文命之敷，不謂之文可乎？商之有天下也，纘禹之服，其民猶醇，其事尚簡，其風聲氣習雖有似于質，然非商之君專尚質以化之也。今觀其檢身若不及，不謂之忠可乎？稽于法度，不謂之文可乎？至于有周之君，淳樸澆散，巧僞萌生，當時著作之盛、庶事之備，雖有似于文，然又豈周之君專尚文以化之哉？觀詩人稱其忠厚以成其福祿，則亦所謂忠也；《記》言其陶匏以祀上帝，則亦所謂質也。嗚呼，三代之政未嘗膠于一曲如此，而戴聖、遷、董之徒乃始倡爲忠、質、文之說，列其全而偏之，豈有不虧于三代之治體乎？此諸儒言三代所尚，愚所以欲繩其繆也。西漢之興垂三百年，所尚者經術，如平當以《禹貢》行河（二），雋不疑以《春秋》決獄，通經而明先王之道者有之，儒術而潤飾吏治者有之，經術所裨，亦云多矣；然其弊也，託儒爲姦，引經惑主，流而爲阿諛，茲非其病歟？東漢之興垂三百年，所尚者名節，如嚴陵崇高蹈之風，耿恭邁蘇武之節，激恭儉以恥威權，勵廉隅以振貴勢，名節所助，亦云多矣；然其弊也，舍生取義，視死如歸，流而爲苦節，茲非其病歟？晉以清虛爲

尚，擺脫世故而逍遙物外，似亦美矣；至于隳廢職業，如嵇康、阮籍輩，吾不知其奚補于國家。唐以詞章爲尚，吟風嘯月，絺章繪句，似亦美矣；至于浮藻淺露，如王、楊、盧、駱輩，吾不知其何關於治亂。嗚呼，兩漢、晉、唐，其所好尚大抵若此，則當時繼統之君，如宣帝之雜霸，雖非同尚于經術，章帝之長者，雖非同尚于名節，豪傑之士如祖沖之夙夜王家，雖不溺于清談，李德裕之不置《文選》，雖不靡于詞章，然一齊之語，其何有于衆楚之咻？當是時，上之所好，下之所習，莫不自以爲一定之計，無以易此，而晚節末路，並趨于失，回視三代之純全，不啻天冠地履之遼絕，則其孰是孰非，相與矛盾，要皆置之，無足道焉可也。此兩漢、晉、唐之君各有所尚，愚則所以欲鑑其失也。嗚呼，不有所短，奚以見所長？不有所劣，奚以見所優？不有兩漢、晉、唐，奚以見三代忠、質、文非三代之所專尚乎？惜乎世之議者考之不詳，乃謂治天下者不可不定其所尚；所尚一定，至于千百年之遠而不變，夫然後民皆習熟于耳目，而後天下可治。殊不知聖人之于天下，治之而不示之以治之方，化之而不示之以化之迹，使斯民日用而不知，故其弊亦無由而生。借使必欲人知吾之所尚有在于此，則天下之人皆得以循其迹而滋其弊矣，有天下者可不考論其故哉？恭惟國家聖聖相承，重熙累洽，遠邁前古，而爲治之道初未嘗倚于一偏。是故謂之忠而不止于忠，謂之質而不止于質，謂之文而不止于文。用西漢之經術，而不至于阿諛；用東漢之名節，而不至于矯激。治心修身，無晉室清虛之弊；砥礪名節，無李唐詞章之失。二百年來，教化興行，風俗醇厚，民生其間，如飛潛動植，鼓舞生養于太虛之中，自形自色，自智自力，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執事方俾諸生稽古驗今，推其所尚，併

論士大夫所以力行而仰赴之者，顧愚管蠡之見，安敢妄議天地之純全乎？愚嘗聞之，三子之制行，伯夷以清，下惠以和，伊尹以任。清之弊至于絕物遺世，和之弊至于同流合污，任之弊至于揚己取名，皆非所謂中行也。若夫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兼三子之大成而一之，故其道無時而不可行，亦無人而不可用。達巷黨人稱其博學而無所成名，非以其道之無所偏歟？今我主上道全德備，仁藏用顯，茲誠達而在上之孔子也。必欲窺其治道之所尚，願借孟子集大成之說以爲獻，不識執事然之否？

《誠齋策問》卷下。

〔二〕「平」下原有空圍，按漢哀帝初，平當以《禹貢》治河，參《漢書·溝洫志》，「平」與「當」之間并無缺字，今刪。

問左氏傳所載知人禍福事

晉范甯以《春秋》名家，嘗言《左氏》富而豔，其失也誣。迄今學者順風而呼，萬口一舌，亦莫不信以爲誣。以愚觀之，《左氏》豈好誣哉，直後世讀其書者自誣之耳。奚以明之？《左氏》之書後世所以稱其誣者，大概有三：傳之所載怪異之事、卜筮之事，與夫當時賢人君子評議人物之事，其言太迂，而近人情者少。故嘗考之，石言于晉，神降于莘，豕至于人立而啼〔二〕，臺駘至于出而崇，鄭

人相驚，以爲伯有，楚人相懼，以爲靈王出。厲公之入，蛇鬪于門；子文之生，虎乳于野。其爲怪異尤甚，此學者所以駭其事也。筮短龜長，卜人知驪姬之不可立；龜象筮數，韓簡知敗德之不可數。穆姜之筮而薨于東宮，文子之兆而得于南蒯。晉使之敗，文公之勝，畢萬之後必大，陳仲之世必蕃，無一不係于卜筮，此學者所以沮其說也。至于觀人之際，往往即其辭色之微、動作之漸，而必逆其是非成敗于終身。載事之迂，大率如此，然則無怪乎范甯之誣之也。以迹論之，雖若汗漫面無歸，繆愆而無當，惟概之以理，則有實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跡、燕卵、鳥覆、牛字，固詳陳于前矣，奚獨《左氏》之怪異爲不然乎？謀及卜筮，爰契我龜，固具述于前矣，奚獨《左氏》之卜筮爲不然乎？借是二者以證《左氏》之說，可無辯而明矣，請因師問而發之。天之高也，占之以人，則天可得而知；星辰之遠也，步之以數，則星辰無得而遁。日之短長決于一綫之增，氣之繆斲視于一牛之喘。夫以陰陽造化，猶可因微以驗其明，由小以推其大，而況人之一身，首足具方圓之象，呼吸侔寒暑之宜，而動作威儀又與一氣運用于天地之間，苟即是而觀之，亦奚有失人之患哉？故莫敖之舉趾，而鬪伯比知其心不固；趙孟之語偷，而穆叔知其不能久。鄭公之視流而行速，單子之視迫而言徐，則天奪其魄矣。士正伯知其將亡，叔向謂其必喪，不亦宜乎？不失舊而驟稱其伐者，其言爲誰，得此或昌或亡，韓子、郤子所以分也。汰虐已甚，與享而墮者，其心已先亡，此樂厲所以不免，蔡侯之所以禍也。以至越椒生而若敖不祀，伯石生而羊舌氏不存者，得非蠱目豺聲之人乎？七子賦詩而聲音各殊，二君執玉而喪亡各異者，得非由中及外而可判乎？夫人之深情厚貌，疑若難知，而數子得于一見之頃，真僞禍福，

不逃所料，信乎知人之術固自有其要也。曾子曰：「正顏色，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然則言辭動作豈不足以動人耶？《左氏》所載知人之事，蓋誠有契乎此也。議者乃曰，知人則哲，帝堯猶以爲難，言貌取人，孔子猶有所失。知人之難若此，而數子獨得以易之，是又不然。然堯之所難于知人者，非誠以爲難也，蓋欲其謹也；孔子之所以取人者，非誠有所失也，蓋貽後世之戒也。不然，堯、孔之聖，曾數子之不若耶？爲是說者，殆未足以致疑于《左氏》也。雖然，跡之似誣者固不足信，而理之實誣者不可不辯。漢之翼奉陳封事于宣帝之朝，首言治道之要，務在知辯邪正，知辯之術在于執十二律、六情。如北方之情好，而甲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而亥卯主之。其言詭譎不經，殆類淫巫瞽叟之論，而奉乃自以爲自然之道，萬不失一。嗚呼，天下安有是理哉！讀史者樂道而喜攻之，良以其誣人已甚。然范甯所謂《左氏》失之誣者，愚駕其言于翼奉，庶乎公論爲有所歸，抑亦可以應執事所以下詢之意。《誠齋策問》卷下。

〔一〕豕至于人立：原作「豕人至于立」，據《左傳》莊公八年文乙。

全宋文卷五三四五

楊萬里 六一

問三代漢唐太學養士之法

坐茅茨之屋，操南風之琴，可以爲陶唐氏，有虞氏乎？曰：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不在是也。耕莘野之雲，釣渭濱之月，可以爲商阿衡、周尚父乎？曰：伊、呂之所以爲伊、呂，不在是也。自古及今，天下之士貴夫得其實而已。得其實而忘其名，則愈不似而愈似，顏子之具體是已；有其名而失其實，則愈似而愈不似，有若之似聖人是已。嗟夫！太學養士之法，誰不知三代爲最盛乎？論選擇生員之行藝，莫如三代；論教育人材之衆多，莫如三代。擇才於其初，而成材於其終，君子是以知三代有養士之實。漢之養士非不察素行，而人才不知見；唐之太學非不有人才，而教養無其法。漢唐之才果有三代之影響歟？君子是以知漢唐有三代養士之名。嗚呼，漢唐之止爲漢唐，而不爲三代，請以名實而論之。成周盛時，太學之法何以備歟，士之所以紆青而佩纓，峨峨之冠而鼓篋於中者，夫豈輕且易

哉？論之於鄉，又論之於司徒，其操履之素無一點之瑕類者始得至于此也，其擇之於初也果何如！及其人才之成，如臺如萊，如桑如楊，如《鹿鳴》之嘉賓，如《皇華》之使臣，皆可以柱石朝廷而雨露海宇，其成之于終也又何如！所謂三代有養士之實，非愚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漢武帝、唐太宗之養士，其視三代，真刻鵠畫虎耳。何則？不知其形，必視其影。武帝有察其素行之實，而何人才之寂然耶？平津侯贊中元，枚數二十有七人，皆不是太學出也，選擇之說誰欺乎？小治之手，必無巨鏞。太宗無教養選擇之法，而何人才之多耶？八千之衆，徒鼠雀太倉耳，其建功立業，八千人中吾不知誰氏之子也，多才之說誰欺乎？所謂漢唐有三代養士之名，非愚之私言，天下之公言也。嗚呼，不有不仁，何以見天下之至仁？不有不義，何以見天下之至義？不有漢唐陬隘局縮，何以見吾國家之盛乎？恭惟主上洗清六合之塵埃，挽回三代之盛治，寢兵以來，圖任真儒，聿興太學，甚盛舉也。觀夫邃殿巍峨，崇堂岌嶭，儒宮啓也；粉袍露集，絃歌風布，多士聚也；傾耳鸞和，拭目翠華，車駕幸也；耆英宿傑，以教以督，師儒擇也；雲章奎文，表章六經，御書降也。噫，主上之教育多士如此，是以人才之成，金鑑玉耀，英辭足以潤金石，高義足以薄雲天，行藝可以窺古人之門庭，才氣可以運風雷於掌上，視成周之盛，蓋亦足以競鞭而爭馳矣。而尚慮選擇生員之不精，俯從邇臣之請，令天下嚴郡庠之補，察行藝之人，歲貢一二，升之上庠，豈非聖人之心，當人才既成之際，猶選擇教育故歟？是宜執事併舉前古之迹，與諸生論之。愚已陳其梗概矣，乃若推明今日之盛，以盡歸美報上之義，庸敢饒舌於此？嘗聞草木生於和氣之中，亦能吐榮華以爲天地之藻飾；春禽感於時令之至，亦能出好音以增

苑囿之勝概。況士生聖時，餐飲善教，安能不洗其襟臆，形於歌頌，以報上之萬一乎？昔文王之教人有道，則詩人爲之作《棫樸》〔一〕，「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是也。成王之育材盡善，則詩人爲之賦《菁莪》，「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是也。僖公之能修泮宮，則詩人爲之賦《泮水》，「薄采其芹」是也。夫創業如文王，守成如成王，賢侯如魯僖，一能留意于養士，而詩人歌頌如此。愚雖不敏，尚能效春蚓秋蛩之鳴，執事勿以爲道傍之苦李、杜林之老櫟而棄之。《誠齋策問》卷下。

〔一〕棫樸：原作「樸棫」，據《詩經》原文乙。

問孔孟行事不同

伯禹之拜昌言，周公之禮賢士，君子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屈，是何耶？蓋以時方清明，人皆我知，何必高自標致？則持謙挾恭，在伯禹、周公誠有不得不然耳。伊尹之輕駟馬，伯夷之崇高節，君子以爲當然，而不以爲傲，是何耶？蓋以時方昏亂，人不我知，又豈可愿而無立？則撫志立身，在伊尹、伯夷誠有不得不然耳。藉此以論孔孟，則知明策之所謂不同者，非固不同也，亦有不得不然耳。何以言之？聖人之道本無二致，其所以或抑而自下，或揚而自高者，豈有他哉，亦當其時之何如耳。故時當治平，道術已行，則聖人於此固無俟於高言大論；苟爲反是，則人望而畏之者多矣，又何足以

行吾之道耶？此伯禹所以遇虞朝之隆而拜昌言，周公所以遇周家之盛而禮賢士者，夫豈所無自然而然哉？及其時適紛擾，道術不明，則聖人於此固不容於屈身貶己；苟爲反是，則人狎而翫之者多矣，亦何足以行吾之道耶？此伊尹遇夏桀之季所以輕駟馬，伯夷遇商辛之際所以崇高節者，亦豈無自然而然歟？苟明乎此，則孔孟之道可端拜而議矣。且孔子生於西周之末，雖未可以望伯夷虞廷之隆，姬公周室之盛，然而三綱猶未盡淪，五常猶未盡斁，周王猶有號令也，諸侯猶或戴周也。當是時，道術可謂尚明矣，故如太宰則知其聖，又如達巷黨人則知其大。蓋人知之者既已如此，則爲夫子者又何必揚己取名？是以於南子則亦見，於仁聖則不居，於昭公知禮之答雖爲君諱，亦在所不辯。豈非以其道術尚明，苟欲行道，則固無俟於高言大論者乎？孟子生於戰國之際，雖不至于伊尹夏桀之季，伯夷商紂之末，然而三綱已盡淪，五常已盡斁，上之所取者無非權謀也，下之所遵者無非縱橫也。當是時，道術可謂不明矣，故如臧倉者，則譖其後喪踰前喪，又如公都子者，則疑其與章子遊。蓋人不知者既已如此，則爲孟子者又安得不自信其道？是以於諸侯則不見，於三聖則自謂其欲承，於齊宋餽金之問則又辯其當受與不當受，而皆以爲是，豈非以其道術不明，苟欲行道，則固不容於屈身貶己者乎？雖然，以孔子之不爲高言大論，然則見南子與不居其聖，答昭公之非禮而引過自咎，在孔子之時，又豈得不若是者耶？以孟子之不爲屈身貶己，然則不見諸侯，以自謂承三聖，答餽金之問而辯其皆是，在孟子之時，又豈得不若是者耶？由此言之，則孔孟之所以或抑或揚者，亦各因其時而已，又豈有不同者哉！譬之能治疾者，或補或下，雖則不同，要之同其虛實，而所以愈疾則一；善理財者，或與或取，

雖則不同，而所以生財則一。論至于此，則孔孟之道，吾見其一，而不見其殊。然則天下後世皆曰孔孟，而未嘗疑其道之異者，嗚呼，是豈私孔孟者也？《誠齋策問》卷下。

問漢文帝及今日用兵禦敵事

兵有所當用，雖聖人不能遽戢；兵有所當戢，雖聖人不可以必用。神農九扈之伐，大禹三苗之誅，黃帝之七十戰，成湯之十一征，豈聖人窮兵於鋒鏑哉？兵所當用，而不可不用也。班師振旅，歸馬放牛，或包虎皮而倒載干戈，或求懿德而載橐弓矢，豈聖人偷翫於安逸哉？兵所當戢，而不可不戢也。用其所當用，故其用也，威以之揚，敵以之畏。戢其所當戢，故其戢也，無才殫力屈之羞，無兵連禍結之患。帝王之師，不過如是而已。漢唐以來，抑何倒置之甚耶！戢于所當用，用于所當戢，不失之養寇，則失之黷武，而後世之兵始爲無名矣。唐太宗以英武之才，取孤隋，攘群盜，一戰而定河北，再戰而取黎南，又再戰而平江都，延陀、鐵勒悉爲臣妾，高昌、吐渾並置州縣。臣上古之不臣，服上古之不服，英風偉烈超出百王之右，是其成功非不駭也。奈何好兵之心老而不衰，乃至憤然自將，以討高麗，雖房玄齡、褚遂良力諫不聽，卒至攻敵不下，而帝亦不患負薪馬之勞。則用兵于所當戢，太宗不容無失矣。迨至元和之初，唐之威令委靡不振，河朔諸鎮其謂朝廷不能師也，擅置吏，私賦人，偃然跋扈，不以朝廷爲畏，其勢不可不伐。奈何憲宗雖能伐之，而無必伐之意。方其討王承宗

也，既未克獲，則兵不可罷，乃聽其詭辭，止縛從吏，凱旋而歸，遂使承宗敖敖然無所顧憚。則戢兵於所當用，憲宗不能無失矣。知憲宗赦承宗之失，則知文帝因匈奴出塞而還師者爲養寇；知太宗征高麗之失，則知武帝命衛霍之將而窮誅伐者爲黷武，要之皆非善禦敵者也。請因明問而備述之。冒頓之強，世爲漢患，控弦鳴鏑，日駸駸焉，幾不可制。高祖見圍於平城，呂后忍恥於嫚書，當天下新集，休息生靈，而不與之較，特以時未可也。逮乎文帝之世，海內豐富，當天下敕甯，而猶敢爾跳梁，爲文帝者正宜選將練兵，長驅直擣，一刷天下之恥可也；奈何文帝仁柔不忍，故當匈奴大入蕭關，殺掠吏民，而止命魏遼、張相如輩逐之出塞，即復還師，不能有所殺獲，致匈奴日驕，邊盜日甚；是誰之過歟？其後武帝甘心北伐，觀其元朔二年衛青出師，以至隴西，遂取河南地，立朔方郡，而至蒙恬所築之塞，則匈奴亦知畏避，而不敢與中國抗矣。武帝於此，方且復遣衛青出朔方，又明年出定襄，又明年遣去病出隴西。其出師則五道，其深入則千里，其歷時則自元光以至元狩。窮誅極討，無有厭已，浮西河大漠，置顏禪姑衍，而漢之士馬物故，亦無以復生矣，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蓋皆根本於此。則武帝窮兵黷武，其弊爲何如哉。我國家祖宗以來，紀綱夙張，威靈遐暨，而蠻夷震讟，邊陲甯妥，即有年矣。不幸靖康之初，奸臣誤國，藩籬不守，以至胡虜長驅，蕩然無畏。肆我主上之南渡也，卑辭厚幣，所以賂遺匈奴，實爲備至。虜人怵怵，其謂我國家不能師也。乃者辛巳之秋，背盟叛約，來犯吾圉。主上赫文武安民之心，按轡親征，王師所至，風驅電埽，一旦臣妾舊物，版蕩故境，復歸職方，真可謂曠世之殊功，無前之偉績矣。明策下問，且以善後之計與所學諸生參訂之，因有以

及于漢之文武所以禦敵不同之說。顧愚不敏，何足奉承，然切以謂今日之兵雖不可窮，而亦未可戢。夷狄之在上世，先王本以禽獸育之，得其地不足爲貢，得其民不足爲用，要必使之稽首稱藩，服吾中國之威斯可矣，豈必犁庭埽穴，深入不毛之地，而後爲快哉？恭睹邇者天詔之頒，勅諸軍而不越白溝圻之境，則武帝轍迹固不復蹈，而文帝之失抑亦不可不以爲戒，故愚于此猶有獻焉。昔唐穆之初，兩得真定，而蕭飢當國，謂四方無虞，以爲武不可黷，遽議消兵。其後勍敵竊生，而史臣有見毫末而不察興薪之誚，非其失歟？今日坐帷幄而主籌議者自有良策，然而區區之懷不能自己，尚幸執事恕而進之。《誠齋策問》卷下。

問漢高帝襲奪信軍文帝勞軍細柳

知天下之事有變，又知天下之事有機，然後可與論天下之事矣。蓋天下之事，其形也有變，其成也有機。知其變而防之于未然，則變不可得而起；知其機而藏之于至密，則機不可得而破矣。今夫猛虎之爲害，則焚山而不顧藜藿之微；蛟鰐之爲害，則竭河而不顧蜎蟻之細。是何也，有變可趨也。拯溺救焚之人不可責以堂上之趨蹌，荷戈執戟之士不可責以鄉飲之揖遜，是何也，有機可投也。變可趨而不趨，則是蔓草難圖也；蔓草猶不可圖，而況於變乎？機可投而不投，則是虎兇出于柙也；虎兇猶不可出于柙，而況于機乎？愚嘗借是以論高祖之襲奪信軍，文帝之勞軍細柳，有若印券契鑰之符者

矣。昔之善知變者莫若漢高帝。觀其未王關中之時，雌雄莫決，在當時所賴以運籌決勝者不過子房之智，所賴以鎮撫轉餉者不過蕭何之能，至於連師百萬，戰勝攻取，則有在於韓信之勇焉。待以國士無雙者信也，寵以登壇拜將者亦信也。高祖非獨自以爲不如，又且以爲吾得之晚。考其與羽間關百餘戰，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其立功不爲不多矣，以至請假而得真，解衣而推食。高祖之待信如此其厚，迨其收功平定之日，而信乃欲有無漢之心，歸項王之亡將，而不知敗軍之將不可與勇。其變亂之心已形於此矣，宜乎輒有告謀反者，其患可勝計耶？使高祖於是時姑息之，而不從陳平僞爲雲夢之遊，則漢之所以爲漢未可知也。其襲而奪之，載之後車，是高祖知變之謀也。若是而猶以信之將權爲無乃爲太疏之說，則信果可赦乎？昔之善知機者莫若漢文帝。觀其諸呂既誅之後，匈奴入邊，在當時所賴以屯軍灞上者不過一宗正劉禮，所賴以屯軍棘門者不過一祝茲侯徐厲；至于河內之要衝，咽喉之控扼，則有在于亞夫之軍焉。天子所藉以緩急者亞夫也，吳楚所倚以設備者亦亞夫也。文帝非獨尊其父爲丞相，又且封其身爲絳侯。其勞軍之制行乎細柳，士吏披甲銳兵，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其軍機可謂深密矣。以至軍門都尉則有「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況胡人敢長驅乎？迨其持節入門之後，文帝乃按轡徐行，亞夫以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其機事之密，文帝亦深曉之矣，宜乎爲之改容式車，而羣臣皆驚，輒起「鄉者灞上、棘門真兒戲」之語。使文帝於是時收其權，而責之以無禮，則機事不密，幾何而不害成功者耶？其稱善久之，勞軍而還，是文帝知機之謀也。若是而猶以亞夫之將權爲無乃爲太密之說，則亞夫果可訾之乎？嗟

夫！前智後愚，韓信以之，而高祖預知之；用兵深密，亞夫以之，而文帝預知之。雖然，高祖之知變，不獨見於襲奪信軍者然也，若夫聞諸將偶語，則雍齒先封，知呂氏必亂，則不若先立，其知變大率如此。文帝之知機不特見於勞軍細柳者然也，若夫匈奴不服，則遣使和親，吳王不朝，則賜以几杖，其知機大率如此。嗚呼，文帝之於亞夫，其知機深密，愚竊有所喜，請姑置之，不復尚論也；高祖之於韓信，其前智後愚，愚竊有所恨，又不容無說焉。蓋信固知己之多多益辦，而高祖之善將將，所以爲高祖擒，而猶不能以明哲保身，其有愧於子房多矣。方今百將一心，三軍協力，非有高祖襲奪信軍之疑，恭惟主上親驅鸞輿，駕幸建康，而行勞軍之制。想其帝尊一臨，士氣百倍，其與文帝之待亞夫，真可謂千載一遇矣，宜乎捷書夜報於甘泉，露布日馳于輦道，梟金賊之首，以快中外之心，復祖宗之業，以舒宿昔之憤，若無甚難者，豈不休哉！昔東漢竇憲特以一車騎將軍授任穆宗，大破匈奴，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況今堂堂天朝，赫赫名將，建此不世之功，宜何如而刻石勒功耶？石崖天齊，可磨可鏤，愚願秉筆以從先生後，幸先生進之。《誠齋策問》卷下。

問詔禁臣僚苞苴請託

楊墨之仁義原於申韓，申韓之刑名原於道德。秦人之焚書原於諸侯去班爵之籍，漢俗之矯激原於光武寵名節之士。天下之事，其所致之由莫不有原。是故善去蠹者必究其生蠹之由，善除害者必除其

貽害之始，善革弊者必審其開弊之端。何者？誠以其原起於此故也。昔者魏風之薄原於在位之浮靡，於是得毛玠以典選，而鮮衣美服自絕於下。唐俗之衰原於在位之奢汰，於是得楊綰以當柄，而導從音樂自徹於時。大抵天下之理，上有以示之，故下不得不從；我有以召之，故人不得不應。木以其樛而葛藟纍，阿以其卷而飄風至，使木與阿而無以來之，則彼胡爲而然哉？嗚呼，通此說者可與論苞苴之術矣。夫官吏所以有苞苴之弊，何緣而起耶？其必始於權門要官皆趨所向，聯屬之吏思所以媚之，往往珍甘技巧，惟恐其後，此苞苴之所由熾也。且以一二言之。擁使輶者有所欲，則一道之官吏孰不樂于奉承？握虎符者有所欲，則一郡之官吏孰不競於趨赴？綰銅章者有所欲，則一邑之官吏孰不亟於逢迎？如是，則苞苴之弊何以革乎？竊讀唐虞三代之書，見其臣下百吏奉法修職，而不聞有苞苴之弊者，此非古之官吏爲獨醇也，蓋其當時垂紳正笏於廟堂之上者惟知亮天工，而不知所謂利；分職率屬於槐棘之位者惟知代天工，而不知所謂利。爲司徒者知掌邦教而已，利則不知也；爲司馬者知掌邦政而已，利則不知也。彼其居于上位廉潔如此，則天下之人雖欲以苞苴中其所欲，烏所得哉！苞苴之行于唐虞三代，良有以也。乃若漢唐以來，何其紛紛耶？澤要者鬻權，選舉者鬻官，典刑者鬻獄，修史者鬻辭。賄賂公行，貨易成市，士大夫安而爲之，習而成之，恬不知愧。且如韓安國貪財嗜利，而受淮南之金，九卿之貴者若是，餘何責焉？田蚡市買郡縣器物，相望於道，以至諸奏珍物玩好者不可勝數，列侯之尊者若爾，他何罪焉？至于李逢吉之黨有八關十六子之號，凡所請求，先貽關子，後逢吉，無有不遂，則欲其不爲苞苴，不可得也。王叔文得君，乃通天下賄賂，日月不闕，且裁巨匱之竅

以受珍，則欲其不爲苞苴，又不可得也。然則苞苴之風所以盛行於漢唐之際，推尋其原，甯不有自乎？恭惟主上比降詔旨，深以苞苴爲戒，且謂居上位者必有所欲，而人得其所欲以濟請託之私。嗚呼，大哉王言，真知所以革弊之原矣！將見綸綍一下，內而朝廷，外而百官，莫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則苞苴之風何患于不戢哉？明策下詢，且謂在位在服懷精白之操，勵廉恥之節，以無負明天子之意，愚雖不敏，請畢其說。昔尹翁歸之治扶風也，有欲託其邑子者，畏翁歸而不敢言，羊續之爲太守也，有遺一魚者，掛之于庭，後復有獻，則出以示之，獻者愧而止。使今縉紳之間皆得若人，郡下百吏有復爲苞苴以濟請託之私者乎？區區之意，惟願居上位者清心寡慾，而正以待之，則苞苴之弊不期息而自息。所謂澄其源而流自清，端其表而影自正，誠在於此，執事大人無以爲無甚高論。《誠齋策問》卷下。

問恤刑詔令

孟軻氏之闢楊墨，必先于正人心；董仲舒之黜百家，必先于明孔道；歐陽文忠公之除佛老，必先於修禮義。知乎此，則可與論措刑之道矣。蓋善救病者必原其起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原其起弊之由。夫天下之所以刑獄繁多者，以民之輕犯也；民之所以輕犯者，以教化之未至，而風俗之未善也。嗚呼，不原其刑獄之所由生，而區區欲持省刑之說以寬恤之，其如犯者之愈多何！甚者又欲持嚴刑之說

以懲禁之，其如民心之歸怨何！昔者堯舜三代之世，教化素明，禮義素著，仁義素行。以教化之術甚備，防民之俗甚周，待之也勤而被於物者洽，摩之也久而入于人者深，故能家有可封之俗，人有士君子之行。非慕賞而爲善，慕義而爲美也；非畏刑罰而不敢爲惡，趨禮義而不忍爲惡也。故能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何者？不恃吾有以制之，而恃吾有以逆止之也。夫是以不待於省刑而民蒙其恩，不待於嚴刑而民知所畏，夫子所謂「必也使無訟乎」，正謂此也。請復以近世言，庶幾知吾言之不爲迂闊。嘗觀唐之太宗即位之四年，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何其少也？蓋天下之民新出於塗炭之中，而息肩於安全之地，太宗能因民之思治，而用魏徵之言，行仁義之化，故天下之民欣然如獲再生而見父母，感其教化而自愛其身，夫是以犯罪如是之寡，而幾致刑措也。太宗之善於措刑如此，而當時教化之效隨應又如此。愚切恨史臣之制刑法，不能詳考精察，而容有記事之不審者，而後人或得以疑太宗，此不可不辨也。《唐史·刑法志》言，貞觀六年十二月，太宗親錄囚徒，閱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帝嘉其誠信，悉赦之，嗚呼，又何其犯罪者多也？舉京師一月之數如此，以推一年之數，不亦又多乎哉？舉京師一年之數，以推天下之數，又可勝言哉？史氏之失也。何則？自四年至六年未遠也，太宗求治之意未怠也，貞觀人民亦四年之人民，何其善惡厚薄遽爾殊絕，不啻百倍之遠哉？況京師乃風教之所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則夫遐荒僻壤教化未孚者將何如？愚謂此三百九十人，乃錄囚之時舉京師輕重繫者，自死罪如笞杖之數爾。故太宗矜其久繫，縱之使明年就刑，如期而至，則矜而有之。推之人情，宜當如是。若謂三百九十人實皆

死罪，而太宗釋之，殆必不然。如死罪，法之極者也，而又其數之多，其間必有老奸巨惡、凶殘暴亂爲民害者，其情至重，爲政者所當擊去。今也抵是罪者四百人，一旦不問其罪之輕重，舉皆釋之，以太宗之聰明仁智，必不如是。以此觀之，其理豈不甚明哉？而史臣盡以死罪書之，其意欲以美太宗之仁愛，而不知適所以瑕類太宗之教化也。夫自三代以來，知刑措之道者莫如太宗，其見效之速、使刑罰爲無用之具者又莫如太宗，而史臣記事不審，使人不能無疑，是又安得不爲之辯哉？由是觀之，則知愚前所謂措刑而以教化風俗爲先者，良非高談也。恭惟主上以睿聖之資，體寬仁之德，每以一詔一令風諭四方，未嘗不以恤刑爲急。則又邇年以來，興崇學校以長育人材，舉行鄉飲以推明禮義，是以堯舜之教化風俗，使之不犯。而執事尚恐酷吏或不能奉行吾君恤刑之意，而民或罹其辜者，下詢諸生。愚聞之，魚不貪餌，則雖巧於釣者無所施其能；民不犯刑，則雖虐于民者無所施其暴。昔者漢武帝之世，張湯、趙禹峻極巧抵，天下之人皆爲所搏噬而脂膾。當時後世徒知二子之黠酷，而不知武帝之時窮兵黷武，教化不明，天下之人不知禮義之道，是以盜賊繁多，而二子得以淬其刀筆，煽其虐焰，以肆其暴也。向使二子者生於堯舜之時，亦何所逞其爪距者耶？主上既能以恤刑爲心，又能以教化爲本，殆見天下之人父子有親，而無《小弁》之怨；男女有別，而無《行露》之訟；長幼有序，而無《棠棣》之閱於牆；朋友有信，而無《谷風》之絕於道。盜賊化爲君子，姦惡改爲良善，彼其沉貫索之星，鎖幽圜之舍，芝菌生于華械，茂草鞠於園扉，可倚門而候也，又何患酷吏之肆其暴哉？惟執事毋慮。《誠齋策問》卷下。

問柳子厚貞符及今日祥瑞

中牟縣令猶能馴桑間之雉，晉代孝子猶能躍冰上之鱗。自昔賢人君子、匹夫單人有一槩之善，則瑞應如桴鼓之至；又況有天下者道足以幹回天地，德足以雨露生靈，上天應協，星祥降嘏，以彰其盛美，此何足以致疑於其間？然嘗觀之，唐之柳子厚亦一文人也，而乃著貞符之論，反復辯論，力詆符瑞之說，自伏羲以來至於堯舜、三代、漢唐之間，凡瑞應之事，如赤虹大電、白魚火鳥之事，類皆以爲淫誣瞽史之怪誕，謂受命不于其天而于其人。天下之人始從而改觀，往往不能無疑者。嗚呼，魯恭、王祥之事彰彰如此，而子厚敢爲是論而不顧。雖然，子厚之勇決猶不信聖人之事，彼豈信二子之事哉？愚姑置是說，而復有一說，與子厚辯，庶挽其強項，而使之心服也。竊嘗熟視子厚之文，見其請復尊號表有曰：「地不愛寶，置百工之豐穰；天惟降康，呈衆瑞之繁委。」其二表有曰：「黃龍皓兔，甘露慶雲。」其證祥瑞表又曰：「休祥數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合穎而挺秀。」噫！子厚既以祥瑞爲怪，而又復有此語，何也？大抵農兒驟富，嘻嘻而得志，則哆哆然咤其祖宗之靈，而所以陰贊于己者；一旦窮困無聊，則憤怒怨懟，反以祖宗之不予相，甚者以爲無祖宗之靈，至于棄墳墓而不祀者有之。方子厚年少時，蘿附叔文，熱關要津，唾手俯拾，彼則以爲天啓之矣，故當是時，則以爲有天而有祥瑞也。及其失勢之後，一落千丈，弔影于腥烟毒霧之地，日夜思其復進而不

可得也，于是始著爲怨懟之文，一切詆斥天道，毀訕神明，舉皆以爲無有。豈不知其不然哉？姑以一二洩其不平之氣耳。若《天對》〔二〕、《非國語》，與夫反覆論難劉禹錫《天論》之說，皆是物也。此言祥瑞之說所以前冰後炭，而操戈自伐歟。雖然，子厚其他文所言矯激者猶未爲害，至于符瑞，此天之所以勸誘人君爲善者也。昔者仲尼之刪《詩》定《書》，猶不敢刪去鳳凰來儀、騶虞麟趾之說，子厚獨何人，而敢斷爲此論，此正風教中大罪人也！愚所以窮其說而與之辯不敢少弛者，豈徒然哉？恭惟主上以堯舜之資，而輔之以稷、契之臣，十數年間，美化大興。內則禮制而樂作，兵寢而刑措，樵夫談王道，而鋤者帶經；外則收赤白之囊，熄烽燧之煙，塞馬嘶風，而榆關柝靜。是宜仁風鼓舞而宇宙回春，和氣薰蒸而山河吐祥，珍符寶瑞，疊至荐臻，昔所未聞，于今創見，府無虛日，史不絕書。在丙寅郊祀之時，則三台齊耀，以示同德之象，五星灼明，以示偃兵之符，其瑞應有如此者。在己巳郊祀之時，則禮三獻而肸蠁通，樂六變而鳳鳥降，祥光旁燭，協氣橫流，其瑞應有如此者。至于其餘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紛紛而出者，又不可粒舉而沙算，嗚呼休哉！雖然，此尚其小者，未足以稱吾君之德，請復舉其瑞之尤者，表而出之。恭聞太宗皇帝嘗與侍臣論及祥瑞之說，而獨以豐年爲上瑞。蓋周詩頌武王之盛，不過綏萬邦、屢豐年、多黍多稌而已。《春秋》之書祥瑞，不過一書大有年，一書有年而已。夫豐年者，國之財賦于是乎出，民之繁富于是乎在，和協輯睦之風由是而生，敦龐純固之俗于是而成。昔之爲天下者，未有不以此爲盛美。方今三光全而寒暑平，三階平而風雨時，四時以之而調，五穀以之而熟，靄黃雲于隴畝，積梁茨于囷倉，是何減于曾孫之稼哉？愚謂此正今日之上

瑞，敢併以爲朝廷賀。《誠齋策問》卷下。（以上四卷劉琳校點）

〔二〕天對：原作「夫對」。按柳宗元有《天對》，據改。

全宋文卷五三四六

楊萬里 六二

太學私試策問

問：錢之爲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非天下之無用、無以行天下之有用，是以假之也。嘗怪鑄之自於古，積之至於今，舊者不足繼之以鼓鑄，鑄之不足繼之以楮券，宜其爲錢不勝其有餘也，而反愈不足。夫錢之與物無兩重，亦無兩輕，此賤則彼貴，彼低則此昂也。今則錢與物兩貴，其咎安在？或謂以楮爲之，其數十而其用八，非細民之便，此其所以敝也。然行之於益州，未聞如是之敝，彼何術也？或謂以銅爲之，其費不貲，盍與鐵者兩行乎？議者曰：鐵非銅比也，不久且毀，有鐵之費，無泉之利，無以爲也。然是物也，益州亦用之，又何歟？故鑄可爲也（一），其如權去公上何？且楮券之僞者，民猶病之，故鑄可爲（二），不可爲也。禁其銷則錢不毀，禁其泄則錢不耗，是二者固載之令甲矣。然銷之者無藝，泄之者不貲，何其自若也。或者曰：「昔者孟子不言利，不知夫五雞二彘

之育，孟子所不忍也〔三〕，何必曰利？」孟子有爲言之也，信如或者之說，則王衍亦孟子歟？不然時之所憂，庸得不憂？民之所病，庸得不病？諸君獨無意乎？美言不補，竅言無施，諸君必不爲也。願悉解有司之惑，將有擇焉。《誠齋集》卷九六。

〔二〕〔三〕故：原作「放」，據四庫本改。

〔三〕忍：原作「忽」，據四庫本改。

省試別頭策問

問：道與德可勉而能，才不可強而致，此蘇氏之論也。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此司馬氏之論也。由前之語則先才，由後之說則後才，兩從則戾，一從則孰歸？或曰蘇氏駁乎權，司馬氏粹乎經。權則多尤，經則寡悔。信斯言也，仲尼之所謂才難，不尚才哉！舜之五臣，周之十亂，不用才哉！且司馬氏之說曰「正直中和之謂德，聰明果敢之謂才」，然則才與德之分也昭矣。及觀《傳》稱高辛氏、高陽氏之才子，則曰「忠肅恭懿」，又曰「齊聖廣淵」，《傳》之所謂才，乃司馬氏之所謂德也，又何歟？諸君且用世矣，於此何嚮？有司將觀焉。《誠齋集》卷九六。

太學上舍策問

問：趨治者固多塗，經乃謂之道，繼乃謂之德，濟乃謂之術，就乃謂之功。其趨三，其就一也。唐虞氏粹乎道，周人粹乎德，秦人粹乎術，漢人駁乎術與德。嘗怪二帝之治，執中之彌邇而光被之彌遠，精一之彌約而雍熙之彌博。堯曰成功，舜曰大功，何其卓也！及舜以是傳之三聖而至文、武、周公〔一〕。觀周公相成王以治周者，豈弟形於心，忠厚浹於物，禮樂陶於天下，躋矣！然《呂刑》之繁已伏於圖空之日，春秋之戰亦倚於兵寢之年。自是而後，周弱矣。當周公用此以治魯，而君子已逆知其寢微矣。周公用於周而不自知其將弱歟，抑知之而不改歟？且其道未離於唐虞之所傳，而其德非違於道也。所傳者無二，而所就者不一，何也？於是秦人監之，紂道以進乎術，偪德而嚮乎功，一用權勢法制以驅其民，挈携其政以歸乎兵與刑，以爲吾可以有就，則亦奚天下不悅之恤？故其究曰富而富，曰強而強。爲國而濟登茲焉者可也，然說者必曰秦以此始亦以此終，其信然耶？抑評以成毀而不以工拙乎？夫成毀之與工拙，此二事也。秦果工於爲國，則不以毀廢功，不以人揜技也。且其後之毀，庸知其不有由歟？抑其所以毀者，果出於其所以成者歟？於是漢人監之，高、文創守以寬厚公恕之治，與天下爲清靜和樂之事。然漢無秦之術，而亦有秦之功。朽貫紅粟，白老兒嬉，秦未必有也。南越請服，匈奴和親，不爲秦之強而亦不至周之弱。武、宣繼之，則又不然，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曰「何至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二〕。二君之治蓋出乎秦人之所謂術者矣，然一以之虛耗，一以之中興，事同而功之異，此又何也？且夫道與德，唐虞不得不帝，周不得不弱。說者曰窮於周，然奚而不窮於漢之高文乎？此尚有可諉者，曰異世至於術。秦一秦也，由乎前也奚以功，由乎後也奚以毀？說者又曰秦之所挾者毀之具也，其前之功者幸也。然宣帝復用之而功，則又奚說之諉？恭惟主上躬發聖德，統揖群元，蓋將攄闔闢天地之志以丕繼祖烈〔三〕，內修之政、自治之策，必有萬其全也。比者紆淮民之勤，蠲江湖之逋，復鹽策，脫丘甲〔四〕，却羨餘，戢橫斂，劭農功，講水澤，藹如之治，登周漢而咸唐虞有日矣〔五〕。敢問諸君，緊欲輯不世之功〔六〕，則宜術之施，然秦之短、武之悔乃有可懲，而秦之強、宣之功亦有可計。欲建不拔之業，則宜道德之用，然周人之弱得無可監，而唐虞之隆、周漢之永又有可宗。今行其三而並歟，擇其一而專歟，抑外此而之他也？或曰仲尼之門羞稱乎術，或曰仁術不自孟氏，儒術不自荀氏歟？願殫議而洽講之，將以聞焉。《誠齋集》卷九六。

〔一〕聖：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用：原作「周」，據汲古閣本及《漢書·元帝紀》改。

〔三〕丕：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四〕脫：原作「賸」，據四庫本改。

〔五〕日：原作「月」，據四庫本改。

〔六〕欲：原作「卻」，據四庫本改。

公試武學策問

問：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非古也。危而注意將，是寒裘雨蓑之論也。故擇將在素，論將在豫。嘗試歷選古昔與諸君論之〔一〕。或謂制勝者不穿札，破敵者乘輅車，將豈顓戴鶡哉！然柸邑、陳濤之役，山西之族哂之。或又謂列兵法者若決水轉圜〔二〕，承家學、裕父功者乃忠義感人、燕翼〔三〕，不于其人，于其閥也。然長平、河橋之役，非將種乎？彼起屠販爲爪牙，何必將種乎？或又謂謝病頻陽，乃能平楚，老者可使也，不更事少年亦能破秦，可偏廢哉？軍市之租盡給士卒，廉者可使也，貪而好色亦得士死力，可獨取哉？抑不思故將軍而失道，尚乳臭而見輕，鬻樵水、歛錢帛而賁燕晉〔四〕，斯焉取斯？嗟乎！將固不易知，知將亦未易。若曰亡踰老臣，若曰臣能平之，自鬻何嫌焉。然降匈奴者即自當單于之後，困壺頭者即據鞍矍鑠之老，獨何歟？或謂戰必勝之將微信謹守鑰者，疇知之？勇可用之將微經濟大略者，疇識之？舉良將，大臣事也。然守汝州而禽，舉之者誰歟？此猶可諉曰文武異科，將相異列也。意思深長必禽萬人敵者舉之，策敵制勝必武舉異等者舉之，亦各於其黨也。然敏辯言兵而望風輒潰，舉之者又誰歟？或曰相崇而疏，將重而遠，盍親且近者之咨乎？嘻，五樓之敗，即中尉之門人；潼關之衄，即軍容之上客。旄節以賂得者，有僨帥之號，招討以貨取者，亡封丘之師，又何歟？擇將之難也如此。或謂君王神武則駕馭必英雄，然有君無臣，古人歎之，何也？

恭惟主上聖武如堯，勇智如湯，競烈遵晦如武王，然寤寐方、召，旁招頗、牧，迺者發德音，下明詔，內而侍從〔五〕，外而計臣，令各舉偏裨以備采擢，聖慮至深遠也。伊欲謹差真材，允答隆指，據舊以鑑新，舍短而集長，策將安出？願諸君切磋究之，將以聞焉。《誠齋集》卷九六。

〔一〕古：原作「若」，據四庫本改。

〔二〕若：原作「皆」，據四庫本改。

〔三〕承：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四〕賁：原作「賁」，據四庫本改。

〔五〕侍：原作「待」，據四庫本改。

彭少初字序

吾友安福彭仲莊，少同學且同志，中間合而離，離而合者三十年。余既歸耕南溪，得仲莊爲族子弟師，山林幽獨之身不落莫矣。仲莊間携其子來，風骨秀朗，文辭清潤，余問其字，曰：「名湛，字則未也。子盍字諸？」余曰：「士之學必有爲也，稽者爲年，貿者爲息，士何所爲而學也？逕於學以求復其初而已。人之厥初，湛如也。紛如者至，而湛如者汨，是豈其初乎哉！子也盍問津於孟，溯洄於顏，滌源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則子之所謂初者，庶幾復乎爾也。借曰未

復，庶幾近乎爾也。借曰未近，庶幾不遠乎爾也。願字曰『少初』。」因書以遺之。年月日，楊萬里序。《誠齋集》卷七九。

東宮勸讀錄 一

陸宣公奏議論沿邊守備事宜狀

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

萬里曰：古今論禦戎之策者，皆以嚴尤爲至論，某以爲不然。尤之言曰：「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至於上策，自古未有得之者。」來則有備，去不窮追，故宣王薄伐之師止於太原而已。此尤之所謂中策也。武帝虛內以事外，漢與匈奴更勝迭負，未嘗不相當也。非晚年之悔，漢亦殆哉。此尤之所謂下策也。至於秦築長城，征匈奴，匈奴未亡而秦先亡矣。此尤之所謂無策也。至於上策，古之聖人蓋得之矣，而尤不足以知之。《書》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非堯舜禦戎之上策乎？蓋其上策大概有四：曰修身，曰愛民，曰用人，曰立政。「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修身也；「任賢勿貳，

去邪勿疑」，用人也；「疑謀勿成」，立政也；「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愛民也。四策備矣，又以「無怠無荒」朝夕策勵以終之，如是則中國安強，主德無可議，國勢無可窺，四夷安得而不來王乎？此堯舜禦戎之上策也，而曰古無上策，尤策謀之士，無經術之學，顧何足以知之！

國家自祿山扇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紇矜切，馮凌亦甚。

萬里曰：自古夷狄之患，寇攘中國則有之矣，橫行中國則未之有也。其所以能橫行中國者，非夷狄之入中國，而中國之納夷狄也。今有人居山而憂虎者，亦不過高其藩牆，固其門關，虎亦安能爲害哉！不幸夜半而狼入其室，恍駭之間，無以制之，則開門招虎以制之，狼則去矣，虎可去乎？唐肅宗是已。天寶之末，祿山作難，明皇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欲先取兩京，非不善也。然以中國之力取中國之地，何不可者？其患在於取兩京而欲速，是故乞師於吐蕃，借兵於回紇，祿山則亡矣，兩京則復矣，而吐蕃、回紇之禍不至於唐亡則不止，其過在於結夷狄以取中國也。雖然，誤肅宗者，高祖也。高祖起義兵平隋亂，欲速取關中，是故用劉文静之策，假突厥之兵千有二百人、馬二千，終高祖之世，無歲無突厥之寇，是以肅宗祖其遺策也。豈特誤肅宗而已乎！石晉假耶律德光之師以滅後唐而得天下，不知夫滅唐者耶律也，滅晉者亦耶律也。結夷狄以取中國且不可，而況結夷狄以取夷狄乎？本朝禦戎之道亦盡善矣，寇來則與之戰（一），不來則與之和。

與之戰如真宗澶淵之役是也，與之和如列聖屈己而與之幣是也。是以聖聖相承，中國承平者一百六十有六年，自漢唐以來未有也。惟宣和間聽王黼、童貫之言，用趙良嗣之策，遣使自海道約金人以滅遼。遼則滅矣，而中國始有靖康之禍，此結夷狄以取夷狄之過也。至今勞聖主之憂，可不戒哉！

擇將吏以撫寧衆庶，脩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脩封疆，守要害，塹蹊隧〔三〕，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必尅不鬪，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

萬里曰：堯舜三代之後，禦戎之策惟陸宣公得之。豈特唐可用也，至今可用也。

太子曰：「甚善，甚善。」

乞不殺竇參及免簿錄莊宅三狀〔三〕

萬里曰：竇參何人也？學術之未嘗，古今之不知，徒挾其小才小慧〔四〕，時出一二可驚可喜

之事以中德宗之慧察，是以喜之，數召見而問之。獻納論思，安用此物哉？意其所陳非街談巷語之鄙事，則讒諂面諛之巧言也。及其以此而爲相，謂燮理寅亮之業盡在是矣〔五〕。延英每對，同列皆退，而已獨留，彼豈知所謂所言公公言之者？至與其徒譖陸贄以受賄，帝怒而逐之，又欲殺之。贄雖救之，帝竟殺之。寵辱之反，何其亟也！孔子曰：「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事君數斯辱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孟子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參身居稷、契、周、召之位，而甘心爲宦官宮妾之職〔六〕，無事君之大節，而以伺邏爲小忠〔七〕。初以此進身，卒以此殺身。蓋初以小察而或中，故主嬖之以爲忠，卒以大譖而無實，主始悟其欺。此無他，矜盆成括之小才，而未聞大臣以道事君之學也。其進，幸也；其死，非不幸也。嗟乎，參之譖贄也不遺餘力〔八〕，而贄之救參也亦不遺餘力，君子小人之存心，其相去近遠何如哉！論德宗者皆知其猜忌刻薄，受欺姦諛，是固然矣。至於參之譖贄，何其灼然不惑，斷然不受欺！使任贄有終，豈特可以還貞觀、開元之隆哉！雖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何以加焉！

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束〔九〕，仍令並送入城，即是一年之中併徵三年稅草〔二〇〕，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

騷怨，理在不疑。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此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一二）。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

萬里曰：裴延齡爲度支，建折稅市草之議，每束折錢二十有五。舊制，諸縣載草入城，一束之草車脚之費爲錢三十有五。買草之價半之，爲錢十有七。今延齡每一束折錢二十有五，蓋名增而實減之，以欺德宗而行其說也。蓋舊制爲錢十有七，而今增其八，是名增之也。較之車脚之貲，則減其錢二十有七，是實減之也。德宗樂其名之增足以利民，而不知其實之減深足以害民。延齡何苦減之以害民也？蓋減車脚之費每束之錢二十有七，而折市一千萬束，則是一歲之所減爲緡錢者二萬有七千矣。以所減之錢爲羨餘之獻，則寵愈固而官愈尊，此延齡之所以減其直也。德宗一歲樂於得二萬七千緡之羨餘，而忘於失京城百萬之民心，陸贄所以極論其不可也。大抵天下之財有常數，過常數而爲羨餘者，非增其所當取，則必減其所當與。增其所當取者，掊克也；減其所當與者，割剝也。裴延齡以掊克、割剝而得官職，德宗得羨餘而失民心。人臣得官職而人主失民心，人主亦何利於此哉！

萬里讀奏議既終篇，執牙篋白太子曰：「進言易，聽言難。聽言易，聽言而用之者爲難。贄之事德宗，論諫皆本仁義，使德宗能聽之，聽之而能用之，則可以堯、舜，可以禹、湯，可以文、武，下猶不失爲漢之七制、唐之太宗。德宗不惟不行之，且不聽之，不惟不聽之，至於疾之，惡之，怒之，怨之，幾欲殺之。使無陽城，贄不幸爲龍逢、比干，未知德宗何如耳！此非贄之不幸也，唐之不幸也。然君臣之相與固有不遇於同時而遇於異世者，贄不遇同時之德宗，而遇異世之聖上，既使金華之官讀之於講筵，復使鶴禁之僚讀之於東宮，蓋異世之臣而得其君，同時之父而傳之子。贄而有知，亦必自慶矣。非贄之慶也，天下國家之慶也。」太子曰：「侍讀每於講讀之間，議論多所發明，甚有開發。」《誠齋集》卷一一一。

〔一〕寇來：原作「來寇」，據四庫本乙。

〔二〕隧：原作「墜」，據四庫本改。

〔三〕狀：原作「牀」，據四庫本改。

〔四〕下「小」字原作「一」，據四庫本改。

〔五〕變：原作「變」，據四庫本改。

〔六〕宮：原脫，據四庫本補。

〔七〕以：原脫，據四庫本補。

〔八〕譖：原作「讚」，據四庫本改。下文「譖贄」同。

〔九〕更徵：原作「微」，據四庫本補、改。

〔一〇〕徵：原作「微」，據四庫本改。

〔一一〕五：原脫，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五三四七

楊萬里 六三

東宮勸讀錄 二

資治通鑑宋文帝紀 九月讀

元嘉二十四年，衡陽文王義季卒。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季縱酒，至成疾而終。

萬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謝晦廢其兄營陽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於問營陽所以死之狀，當此之時，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於義康初任之以國柄，卒置之於死地，至使義季亦託酒以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矯者必復，愛之過者必反。兄弟之親，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權不可也。文帝以權而厚義康，厚之者，殺之也。文帝之矯於此復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遺帝書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切，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校耶？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如今已殺盡〔一〕，豈非天資我耶？」

萬里曰：太武之書，非禮書也，嫚書也。文帝即位以來，殺傅亮，殺徐羨之，殺謝晦，殺檀道濟，殺裴方明。道濟之死，舉幘而投諸地，目光如炬，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文帝之舉措如此，魏人之嫚書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己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殺無辜，不可以害忠良（二）。儻或兼是數者而有之，外則爲敵國問罪之資，內則爲姦雄倡亂之資。古之人主有爲之者，商紂、隋煬帝是也。紂之惡自以爲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書而數之曰：「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爲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所謂外則爲敵國問罪之資者也。隋煬帝性疾人諫，曰：「有諫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移書而數之，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三），流惡難盡。」此所謂內則爲姦雄倡亂之資者也。文帝，南朝之賢主也，任己無失德，在民無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殺無辜，害忠良之罪，猶足以招魏主嫚書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則魏主之書辭其止於此乎？此可爲文帝賀，亦可爲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懼哉！

太子竦然曰：「極是，極是。」

崔浩撰《魏國記》，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刊石列於衢路。北人見者譖之，以爲暴揚國惡，帝命誅浩及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

萬里曰：治古無族法。罰弗及嗣，舜之法也。惡惡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

紂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漢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國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筆而獲罪，高允爭之，以爲罪不至死，太武誅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與知也，族人何與知焉？族人何與知也？親戚何與知焉？既誅浩，復盡誅崔氏，又甚矣。復誅盧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則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紂及身而滅，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弑。萬里聞之蘇軾曰：「生民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蓋歷代之虐刑，至太祖而盡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勝威，禮勝法，有佚罰而無濫刑。祖宗相傳以爲家法，未嘗有大誅殺也，而況於族乎？故後之人主雖有不測之威怒，亦顧家法而不敢違。故誤國如蔡京，誅止其身，而不及其子，條不過流嶺表而已。蔡氏子孫至今猶富也。國祚久長，實基於此，此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祖宗相傳只是一箇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謨勸之。

萬里曰：兩國並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時者。當此之時，非有天下之大機，彼國之大釁，其法不可以爲兵先，不可以爲動始。違之者敗，宋文帝、魏太武之時是也。宋無釁，魏伐之，故敗在魏。魏無釁，宋伐之，故敗在宋。且是役也，劉康祖以爲不可，沈慶之以爲不可，太子劭、蕭思話以爲不可，而玄謨首倡兵端。帝謂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四〕，不知夫玄

謨者輕而喜功，貪而虐下，是何足付哉！一敗之餘，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焉。昔臧宮、馬武請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舉天下之力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玄謨圍滑臺，魏主引兵救之。渡河，衆號百萬，鞀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懼，退走，魏人追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

萬里曰：古之戰者，必有其具。所謂具者，非兵甲之謂也。堯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戰而屈人兵是也。湯武之具以仁義，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漢之具以賞罰，如白起賜死、王恢棄市是也。王玄謨首勸北伐，身爲大將，一旦遇敵，未戰而先奔，是在軍法，顧文帝不察耳。誅玄謨以謝天下，是軍法也。宿將有大功如檀道濟，帝則殺之。征仇池有戰功如裴方明，帝則殺之。至玄謨則置而不問焉，帝之賞罰爲有法乎？堯舜之道德，湯武之仁義，非帝所及也。秦漢之賞罰，帝亦無之。以此而戰，杜牧所謂浪戰者歟？如是而欲取人之國，不爲人取，國之幸矣〔五〕。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愛多不法，太子惡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寵於太子，皆與愛不協，愛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太子以憂卒。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愛懼誅，弑帝，殺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愛專恣，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怒，弑余。源賀、陸麗立皇孫濬，殺宗愛。

萬里曰：自古亡國弑君，未有不自親信小人。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寵盛，而太子晃以憂死；宗

愛之言行，而魏太武以弑殂。蓋太子晃之禍起於親信己之小人，而疾視君側之小人；魏太武之禍生於聽小人之言，而又悔聽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親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之，但宦官近習中有小人爲多耳。所謂小人，初無定人，亦無定貌。以柔佞爲正，是爲小人。以讒譖爲忠，是爲小人。遇寵則爭，遇利則奪，是爲小人。小人之亡國敗家，其情狀雖千變萬化，而大略不出於此。魏太武南侵宋，滅夏，滅南、北燕，滅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於宦官宗愛之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與其一身。既親宗愛，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斷而誅之，使小人反側不自安而至於此也。始親其人者，過也。聽其言以喪其子，又過也。悔聽其言，而不果於誅其人以及其身，又過也。自古小人之禍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誅太子痤，漢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殺戾太子，豈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賢明而弑於宦官李輔國，以憲宗之英武而弑於宦者陳洪志，豈特魏太武而已？莫親於父子而小人得以間之，莫尊於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近習小人之禍可不懼哉！然則人主欲免小人之禍，何由而可？一曰正心，二曰講學，三曰近君子，庶幾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爲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劭、濬並多過失，數爲上所詰責，使吳興巫嚴道育爲巫蠱，琢玉爲上形像埋之。陳慶國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變服爲尼，匿於東宮。上怒甚，欲廢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濬，濬馳報劭。劭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齊帥張超之

等謀爲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與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六〕，拔刃徑上合殿。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帝。

萬里曰：元凶劭之惡，滅天理，斲人倫，其惡極矣，萬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禍亂之原生於陳叔兒、張超之等小人在側，而發於巫祝嚴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爲太子也，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側也。古者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者殺，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於宮禁之中也〔七〕。今文帝既不能擇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養成其不義之習，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蠱惑於宮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禍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四月戊辰，軍于新亭〔八〕，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以散騎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儀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萬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謂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於謹始。蓋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傾耳注目以想見吾君之聖德，以企望吾君之聖治。始乎修德，猶或終之以失德；始乎納諫，猶或終之以拒諫；始乎遵祖宗之法，猶或終之以變祖宗之法。故晉武帝即位之初焚雉頭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錦繡，非不始之以勤儉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亂天下，幾至亡國，而況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誅元凶，報君父之讎，亦可稱矣。然即位纔幾日，而淫其叔父義宣之諸女。義宣之諸女，帝之從姊妹也。齊詩謂之鳥獸之行，所謂始乎修德者

安在哉！周郎上疏告之以備邊境，告之以行喪禮，告之以儉宮壺，告之以辨毀譽，亦未爲犯顏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幾而殺之，所謂始乎納諫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於郡縣守令擇人久任故也。帝首變文帝之制，以六周爲三周，以久任爲數易，所謂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無修身齊家之德，其後卒爲荒淫暴虐無道之主。臧質侮之而叛，義宣恨之而叛，外則結怨於民，內則短折其壽。其身幸以令終，而其子竟遭廢弑，一己失德，兩世受禍，蓋孝武不謹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懼哉！雖然，人君之謹始不在於即位之後，而在於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賢人君子以輔導其子，養成其德，平居爲賢王，然後一旦爲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於天下，是文帝亦有過耳。

魏主立子弘爲皇太子，先賜其母李貴人死。

萬里曰：傷哉，李貴人也。生子而爲太子，幸也，何傷之有焉？雖然，立其子，殺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殺其母，逆天理，悖人倫，莫甚於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漢武帝始也。殺鉤弋而立昭帝，其意以爲鉤弋不死必禍昭帝如呂氏也〔九〕，不知鉤弋死而昭帝夭。後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後魏未必知也，特其殘忍無親，猜防太過，以爲君亡而母存，則皆爲嗣君子禍也。於是立其子而殺其母者，數世也。有所必殺，必有所不及殺，非盧之遺也，天之數也。至於胡后不及殺，卒以此亂天下而亡魏，謂無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殺之。

萬里曰：古者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漢高帝問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紂之主」，而高帝不以爲忤。晉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毅曰「陛下桓、靈之主」，而武帝不以爲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孫伏伽諫數事，皆人所難言者，高祖賞之。此三君所以興。桀殺龍逢而亡，紂殺比干而亡，隋煬帝殺趙才等四諫臣而亡，明皇殺周子諒而幾亡，此殺諫臣之禍也。先儒曰：亡國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於殺諫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殺周郎，其罪大矣。內有文帝結民之德，外無敵國問罪之辭，其不亡者幸耳。雖然，古之君子必觀時之昏明以爲己之語默，古之明君必觀臣之語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此君子語默之節也。觀其臣危言而不諱，足見在己有從諫之聖；觀其臣言遜以避禍，足見在己有拒諫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立無道之國，而危言以殺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殺忠諫之士，至於陷其身爲萬世無道之主，皆不足與語古者君臣相與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謔無度。

萬里曰：君臣之情雖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嚴。不通則隔，不嚴則褻。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於燕使荆軻刺始皇，繞柱而走，殿下之衛卒拱立而不敢救。趙高說二世，謂人主當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見其面，至於望夷宮之弑逆，二世乞爲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禍也。宋閔公靳宋萬，爲宋萬所弑；陳靈公戲夏徵舒（一〇），爲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嚴之禍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詩》之燕群臣，燕嘉賓，燕朋友故舊，豈可廢哉！不如

是無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與群臣燕集，未爲過也。至於使之沉醉嘲謔，則過矣。君而嘲謔其臣，則君不君；臣而嘲謔其君，則臣不臣。天下之綱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於君臣。至於君臣嘲謔，三綱五常於是盡廢矣，此劉宋之所以不永也。《誠齋集》卷一一二。

〔一〕如：原作「知」，據四庫本改。

〔二〕「殺無辜不可以」六字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決東海：原作「澤東流」，據四庫本改。

〔四〕胥：原作「須」，據四庫本改。

〔五〕國之：原作「之國」，據四庫本乙。

〔六〕齋：原作「齊」，據四庫本改。

〔七〕王：原作「生」，據四庫本改。

〔八〕于：原作「千」，據四庫本改。

〔九〕如：原作「始」，據四庫本改。

〔一〇〕徵：原作「微」，據四庫本改。下句同。

東宮勸讀錄 三

初讀三朝寶訓

萬里曰：一代之治體，自有一代之家法。夏之家法以禹，如所謂「皇祖有訓」，「有典有則」是也。商之家法以湯，如所謂「視乃厥祖」，「率乃祖攸行」是也。周之家法以文、武，如所謂「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是也。東方朔告漢武帝，謂「臣未暇遠引堯舜，請近舉孝文皇帝」，是漢之家法在孝文。陸贄告德宗，謂「求言納諫，當法太宗」，是唐之家法在太宗。本朝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海內富庶，中外安靖，人才衆多，風俗醇厚，民心愛戴，國祚延長，號爲本朝之堯舜。此雖仁宗仁聖之所致，亦由不自用其聖，不自矜其能，動以太祖太宗三聖爲家法之效也（一）。自王安石相神宗，有「祖宗不足法」之論，創爲法度，謂之新法，天下大擾。幸而得司馬光相哲宗，首罷新法，復祖宗之舊，天下大悅。元祐七八年間，號爲盛治，比隆慶曆。既而小人章子厚欲傾元祐諸君子以取富貴，倡爲復新法之說，謂之紹述。曾布和之，蔡京、王黼又和之，而祖宗之法變更盡矣。祖宗畏天，後世乃以謂「天變不足畏」；祖宗敬民，後世乃以謂「人言不足恤」。祖宗薄賦歛，後世暴賦橫歛而民貧。祖宗簡力役，後世力役數起而民怨。祖宗進君子，後世退君子。祖宗退小人，後世進小

人。祖宗納諫以通下情，後世竄謫諫者以塞言路。祖宗省刑以結人心，後世連興大獄以害忠良。祖宗時近習不預事，後世人主之權下移於近習。祖宗時宦官不預政，後世軍國之權盡歸於宦官。祖宗時與夷狄堅盟好〔二〕，息邊釁，後世結金人以滅大遼，賂金人以求燕山。祖宗之法亡而中國之禍酷矣。觀仁宗之法祖宗，與後世之背祖訓，而治亂興亡之鑑昭昭矣，可不痛哉！可不懼哉！《誠齋集》卷一一二。

〔一〕「太宗」下疑脫「真宗」二字。四庫本無「三聖」。

〔二〕狄：原作「秋」，據四庫本改。

東宮勸讀雜錄

凡八段

萬里讀《通鑑》，至魏太武誅崔浩多所連及事，極論魏法之虐。既就坐，詹事葛邲曰：「歷代仁厚未有如本朝者。」因及小人欲害君子，必指爲朋黨，爲誹謗，祖宗未嘗罪焉，不過竄謫而已。惟陳東以諫死，既而光堯悔之。萬里曰：「此事非光堯之意，蓋權臣汪、黃之意也。汪、黃惡其發己之姦而誅之，而其謗及光堯爾。」太子曰：「所謂黨者，即類之謂也。君子小人各有其類，豈得以黨爲罪哉！」又曰：「嘗讀《骨鯁集》，見陳東上書，其意甚忠，但汪、黃視之以爲讎，故殺之也。」既退，

萬里贊葛詹事曰：「陳東之論甚佳。」葛曰：「此是大節目，不可使東宮不知。」

一日講讀畢，葛邲因款語及一朝臣中風暴卒者。太子曰：「何至遽卒乎？」萬里曰：「風者，虛之極也。如木無根，遇風則拔，如花無蒂，遇風則落。士大夫以聲色斲喪其根本，故至於此。」太子曰：「人之根本在元氣，豈可不自愛？」葛邲曰：「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太子曰：「枯槁之士無可欲而不亂者易，富貴者有可欲而不亂者難。人皆能知之，皆能言之，顧行之難耳，可不戒哉！」萬里因舉及仁宗用諫疏首黜梳頭夫人事，及仁宗時故事。端午日，宮中必奏樂一日。是日召對一士大夫，未對間，一宦者持幅紙呈奏樂故事，仁宗擲之地。既對而入，宮嬪有問者，仁宗怒曰：「何辱我！我方見一賢士大夫，而乃作此，彼聞之，必謂官家在宮中只取快活，不憂勤天下。」端午罷奏樂，自此始。人主何必遠師堯舜？自有本朝堯舜。葛邲又因舉及仁宗時宮嬪一日群請遞遷，仁宗不可，曰：「外廷必不肯。」堅請，曰：「此事在官家，何問外廷。」仁宗不得已，命各取金牋一幅，御筆書曰某人可美人，某人可才人，某人可婕妤，以遺之曰：「此即王命，可寶藏之。」衆皆謝。他日有司給俸錢，皆如故。衆又請曰：「某等蒙遷秩，而有司不增俸，何也？」仁宗曰：「吾固嘗語汝，汝不信，今宰相臺諫果皆執不可，奈何？」於是衆默然退，而取御筆繳納。太子欽歎不已。時諭德沈揆講《尚書》，至「不邇聲色」，萬里因舉其說曰：「適見沈揆講義云：『邇，近也。不邇聲色者，不近之之謂也。近之且不可，而況耽樂之乎？』此論甚佳。」太子亦曰：「甚佳。」

萬里讀《陸宣公奏議》，至陸贄救竇參等三狀，太子曰：「參譖贄而贄救參，此全非私意，全是公義。」又曰：「參之姦邪而相之，此德宗無知人之明也。」

淳熙十三年正月朔，北使在庭錫宴，知大宗正趙不息建言云〔二〕：「皇太子賜酒，方立飲於前，而皇孫平陽郡王安坐於後。父立子坐，非是，請改定其儀。」上下其議，太子笑曰：「尊無二上，在君父之前，則某父子皆臣子也，安得致私敬？且平陽與從官坐席再重，未賜酒，則偕坐，平陽安得獨立亂班？」時論服。皇太子有學，且知禮。

前漢州太守賈偉秩滿還奏事，因言及道徑鄂州，大將郭杲掎克軍士狀。上遣人廉其事，杲伏軍中，權酤非法〔三〕，他皆不伏，且白偉嘗以布三千疋鬻於軍，不受，故怨而譖，請與偉辨。上以其事付太子議，裁決以聞。太子曰：「將臣固不可以一言動搖，亦不可以言罪偉，罪偉則言路自此壅於上聞矣。」朝議韙之。

丙午九月下澣暄甚，晦日大雪。十月二日至講堂，講讀既畢，太子曰：「忽暄驟寒〔四〕，此陰陽升降之理也。」詹事葛邲曰：「陰陽之升降，蓋陰陽之消長也。陰長則陽消，陽長則陰消，君子小人

亦然，《否》、《泰》二卦是也。」萬里曰：「治亂安危亦然。」太子曰：「且如宣和之治，所宜備豫〔五〕，而小人贊之以奢侈，贊之以邊功，非安而不忘危，治而不忘亂也。」

萬里讀《三朝寶訓》〔六〕，至祖宗不殺羔羊，不食水禽，及袴紋倒側等事，太子曰：「祖宗之德，仁儉二字而已。」

萬里讀《三朝寶訓》，至唐末孟昭圖朝上疏，暮不知所在，萬里執牙篋曰：「唐僖宗與宦官田令孜、陳敬瑄同處議天下事，左拾遺孟昭圖上疏諫，田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沈於暮頤津。」太子憤然曰：「至矯詔，則唐事無可言者。」萬里曰：「唐自高力士以後，宦官用事，至於唐亡。」太子曰：「高力士以後，宦官至三千人。仇士良謂天子不可使觀書、親近儒生。」萬里曰：「此仇士良致仕，其黨送歸，求其教，士良誨之曰：『天子觀書，近儒生，見前代興亡，則我輩疏斥矣。當以田獵聲色玩好娛悅之，則我輩親矣。』其黨皆拜謝而去。士良至自稱定策國老，謂文宗爲負心門生天子。文宗不勝其忿，遂與李訓、鄭注謀欲誅之。甘露之禍，誅戮大臣，流血殿庭，文宗飲恨以沒。宦官豈真不可去乎？蓋是時老成有裴度，謀臣有李德裕，文宗不與君子圖小人，而與小人圖小人，此其所以敗也。」太子曰：「然。」《誠齋集》卷一一二。

〔一〕佳：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息：原作「憇」，據四庫本改。

〔三〕「杲」原作「果」，「樞」原作「權」，據四庫本改。

〔四〕驟：原作「驪」，據四庫本改。

〔五〕宜：原作「宣」，據四庫本改。

〔六〕讀：原作「讚」，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四八

楊萬里 六四

淳熙薦士錄

朱熹

學傳二程，才雄一世。雖賦性近於狷介，臨事過於果銳，若處以儒學之官，涵養成就，必爲異才。

袁樞

議論堅正，風節峻整。今知處州。

石起宗

立朝敢言，作郡有惠。

祝懷

奇偉之節，恬退之心，士論所稱。久置閑散。

鄭僑

立朝甚勁正，持節有風采。

林枏

外溫中厲，遇事敢爲。

蔡戡

器度凝重，學問該洽。

馬大同

文學政事，士林之英。至於持節，風采甚厲，官吏皆肅。

鞏湘

今之儒先，世之吏師。

京鏜

性資靜慤，文辭工致。

王回

俊辯而文，敏手而裕〔二〕。

劉堯夫

嘗冠釋褐，立朝敢言。

蕭德藻

文學甚古，氣節甚高。其志常欲有爲，其進未嘗苟合^(二)。老而不遇，士者屈之。今爲湖北參議官。

章穎

早冠多士，其學益進。立朝鯁挺，公論推表。

霍篴

儒而知兵，長於論事。至於兩淮利害，尤其所諳。

周必正

工於古文，敏於吏事。臨疑應變，好謀而成。

張貴謨

上庠名士，有才有謀^(三)，可應時須。

劉清之

得名儒朱熹之學，傳乃祖原甫之業。

湯邦彥

學邃於《易》，得先天之數；才濟於用，有經世之心。

王公衮

儒者能斷，吏事敢爲。剗繁摧姦，尤其所長。

莫漳

長於史學，達於吏治。

張默

魏公之姪，能傳胡文定《春秋》之學。所至作吏，皆有能聲。

孫逢吉

學邃文工，吏用明敏。沈介德和、黃鈞仲秉以國士待之。梁滂，陞朝，前知袁州萍鄉縣。

吳鎰

早以文詞，受知名勝，如張安國、沈德和、黃仲秉皆以國士待之。京官，今知郴州郴縣。

王謙

風力振聳，勇於摧姦。立朝蹇蹇，士論歸重。

譚惟寅

文辭甚古，志操甚堅。嘗除太學博士，今知郴州。

但中庸〔四〕

有學有文，操守堅正。持節布憲，風采甚厲。

韓璧

直諒修潔，人稱其賢。

李誦

恬退難進，廉吏之表。陞朝，今爲江州德安知縣。

余紹祖

德勝於才，廉而有惠。新江陵府通判。

葉元潏

和而有立，早有奇節。故相葉顒子昂之姪，今爲江西提舉司幹官，待次。

廖德明

所學甚正〔五〕，遇事能斷。選人，前韶州教授。

趙充夫

廉明彊濟，治行甚高。陞朝，今知臨江軍新喻縣。

左昌時

吏能精密，所至有聲。新知真州。

胡思成

和粹而賢，敏達於政。嘗知安豐軍。

趙像之

能文練事，淡如寒峻。今爲隨州通判。

孫逢辰

儒術飾吏，廉操瘡人。

劉德秀

議論古今，切於世用。鄭榜，京官，今知湘潭縣。

施淵然

工於古文，恬於仕進。前任監和劑局，今任祠祿，陞朝。

祝禹圭

氣節正方，議論鯁挺。

張泌

器宇粹和，文辭工致。與其弟濤俱有令名，前輩稱「吳中二陸」。

李大性

四六詩句，甚有律令。

李大異

嘗冠別頭，仕優進學。作文下語，準柳儀曹。

李大理

學問殫洽〔六〕，吏事通明。

曾三復

以文策第，以廉提身。作邑有聲，盡罷橫斂。梁榜。

曾三聘

刻意文詞，雅善論事。蕭榜，選人，前西外宗學教授。

徐徹

詩句明爽，牋奏典重。作邑愛民，辦而不擾。鄭榜，陞朝，今知臨江軍清江縣。

趙彥恂

吏能精敏，不擇劇易。戊辰王榜，前知衡州，今任宮觀。

王潯

治郡有聞，惠而能辦。前知吉州，正當茶寇之鋒，修城治兵，寇不敢近。今任宮觀。

虞公亮

力學有文，子弟之秀。雍公之子，尚淹下僚。

陳謙

學問深醇，文辭雄俊。聲冠兩學，陸沉下僚。

李沐

大臣之子，而綽有寒畯之操〔七〕；甲科之雋，而益厲文辭之工。

李耆俊

其進雖非科級，其文尤工四六。今知柳州。

嚴昌裔

學甚正，守甚堅。蓋嘗師張魏公而友欽夫。

陳字

事母至孝，作郡甚辦。臨事應變，事集而民不擾。

盧宜之

作文有古人關鍵，日進未已。至於吏能，乃其餘事。

蘇渭

通敏吏事〔八〕，最善四六。任子之流，所不易得。

鄭鄭

持身甚廉，愛民甚力。嘗知南雄州保昌縣，殊有治行。太守虐政，一切反之，民情翕然，至今去思。

趙善佐

爲政和而有威，治賦緩而自辦。章貢吏民，無不安之。

胡澥

名臣之子，修潔博習。州里有聞，能世其家。今爲撫州宜黃丞，其父字邦衡云。

凡六十人。《誠齋集》卷一一三。

〔一〕以上二句，「文」字原脫，據日本安政四年刻本補。四庫本作「俊辯敢言，才敏而裕」，當是以意改。

〔二〕其：原作「甚」，據右二本改。

〔三〕下「有」字原脫，據右二本改。

〔四〕但：日本刻本同，四庫本作「祖」。

〔五〕甚：原脫，據右二本補。

〔六〕殫：原作「彈」，日本刻本同，蓋爲「殫」之誤。葉適《題張吳雲谷雜記後》：「出入群書，援據殫洽」，是也。四庫本作「博」，蓋亦以意改。

〔七〕峻：原作「酸」，據日本刻本、四庫本改。

〔八〕吏：原作「更」，據右二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四九

楊萬里 六五

龍伯高祠堂記

零陵龍堯卿，東漢太守伯高之遠裔也。其父光隱於藝，以游諸公間。侍郎胡公伯明父甚愛之，贈之言，謂其能遵乃祖伯高之戒。光嘗有意作堂以祠伯高，至堯卿乃克有就，謁予記之。伯高諱述，京兆人。建武中爲山都長，以馬援之書有敦厚稱，是以有零陵之拜。堯卿云相傳伯高葬于城北，而子孫因家焉。證諸陶岳之記，良然。問其世次，則譜牒亡矣。問以伯高之遺事，所對如史。問此邦之父老以伯高之政，則皆不能言矣，曰「此吾郡賢太守也。」夫自建武至於今幾年矣？莫詳伯高之事，宜也。就使能言，可據依耶？然知與不知皆曰賢，則其政非有以得乎民，當不如是其久且深也。而史逸之，惜也。不謂之不幸也哉！然猶得因伏波之書而聞也，不謂之幸也哉！古之人修諸身，施諸民者豈少也？豈無若伯高之僅傳者耶？豈無遂不傳者耶？嗟乎！世之君子儲重寶、市腴田大第以爲子孫謀者，

充然自以爲固禘也，未徙蔭而向之充然者王承福爲之憫然矣。而龍氏之居零陵，至於配湘流而無窮，豈充然者之智不若龍氏歟？抑亦繫其人之賢否歟？不然，權勢者必爭，而僻遠者不競，故難守而易失，易守而難失歟？先是，伯高未有祠。德施於民，於禮當從祀〔一〕，堯卿既倡，郡民作堂，民爭先焉。事固有古於晦而今於白者矣。士君子之所立，以己之所自信而使時人之必信，其不難乎哉！某年某月某日堂成，予既爲之記，復繫以詩，使歌以祀焉。其辭曰：愚溪之委兮瀟水之末流，有蔚其山兮遵大路之右陬，玉立萬碧光鮮兮造昭回而修修〔二〕。居者勿翦兮過者式，東京使君兮惠我以嘉德。旄倪俯僂以明祀兮，謂使君即吾翁。此邦孰非翁之子孫兮，不寧唯諸龍。荷杯兮桂酒，手舞康年兮爲翁壽。颯然精靈兮翁來歸，何以候司兮光風泛芙蓉之旂。《誠齋集》卷七一。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七五。

〔一〕當：原無，據四庫本補。

〔二〕光：原無，據四庫本補。

玉立齋記

零陵法曹廳事之前，踰街不十步有竹林焉，美秀而茂。予甚愛之〔一〕，欲不問主人而觀者屢矣，輒不果。或曰：「此地所謂美秀而茂者，非謂有美竹之謂也，有良士之謂也。」予聞之喜且疑。竹之

愛，士之得，天下孰不喜也，獨予乎哉？然予宦游於此幾年矣〔二〕，其人士不盡識也，而其良者獨不盡識乎？予欲不疑而不得也。今年春二月四日，代者將至，避正堂以出，假屋以居，得之，蓋竹林之前之齋舍也。主人來見，唐其姓，德明其字。日與之語，於是乎喜與前日同，而疑與前日異。其爲人莊靜而端直，非有聞於道，其學能爾乎？有士如此，而予也居久而識之，斯誰之過也〔三〕？以其耳目之所及，而遂以爲無不及，予之過獨失士也歟哉！德明迨暇與予登其竹後之一齋，下瞰萬竹，顧而樂之。笑謂德明曰：「此非所謂抗節玉立者耶？」因以「玉立」名之，而遂言曰：「世言無知者，必曰草木。今語人曰『汝草木也』，則艷然而不悅。此竹也，所謂草木也，非耶？然其生則草木也，其德則非草木也。不爲雨露而欣，不爲雪霜而悲，非以其有立故耶？世之君子孰不曰我有立也，我能臨大事而不動，我能遇大難而不變？然視其步武而徐數之，小利不能不趨，小害不能不逋，問之則曰：『小節不足立也，我將待其大者焉。』其人則不愧也，而草木不爲之愧乎？德明負其有，深藏而不市，遇朋友有過，面折之，退無一言。平居奮然有憤世嫉邪之心，其所立莫量也。」吾既觀竹夜歸，顧謂德明曰：「後有登斯齋者，爲我問曰：『人觀竹耶？竹觀人耶？』」隆興元年，廬陵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一。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四〇，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七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三，道光《永州府志》卷七。

〔一〕予甚：原作「子每」，據四庫本改。

〔二〕宦：原作「官」，據四庫本改。

〔三〕斯：原作「新」，據四庫本改。

景延樓記

予嘗夜泊小舟於峽水之口，左右後先之舟，非吳之估則楚之羈也。大者宦游之樓船，而小者漁子之釣艇也。岸有市焉，予躡芒屨策瘦藤以上，望而樂之。蓋水自吉水之同川入峽，峽之兩崖對立如削。山一重一掩，而水亦一縱一橫，石與舟相仇，而舟與水相謀，舟人目與手不相計，則殆矣。下視皆深潭激瀨，黝而幽幽，白而濺濺，過者如經灩澦焉。峽之名豈以其似耶？至是則江之深者淺，石之悍者夷，山之隘者廓，而地之絕者一，顧數百里不隔矣。時秋雨初霽，月出江之極東。沿而望，則古巴丘之邑墟也；面而覲，則玉筍之諸峰也；泝而顧，則予舟所經之峽也。市之下有棟宇相鮮，若臺若亭者。時夜氣寒甚，予不暇問，因誦山谷先生《休亭賦》。登舟至今，坐而想之，猶往來目中也。隆興甲申二月二十七日，予故人月堂僧祖光來謁予，曰：「清江有譚氏者，既富而願學，作樓於峽水之濱，以納江山之勝，以待四方之江行而陸憩者。樓成，乞名於故參政董公，公取鮑明遠《凌煙銘》之辭，而揭以景延。公之意，欲屬子記之而未及也。願畢公之志，以假譚氏光。」予曰：「斯樓非予疇昔之所見，而未暇問者耶？」曰：「然。」予曰：「山水之樂，易得而不易得，不易得而易得者也。樂者不得，得者不樂，貪者不與，廉者不奪也。故人與山水兩相求而不相遭。庾元規、謝太傅、李太

白輩非一丘一岳之人耶？然獨得竟其樂哉！山居水宅者，厭高寒而病寂寞，欲脫去而不得也。彼貪而此之廉也，彼與而此之奪也，宜也。宜而否，何也？今譚氏之得山水，山水之遭乎，抑譚氏之遭乎？爲我問焉。」祖光曰：「是足以記矣。」乃書以遺之。譚氏兄弟二人，長曰匯，字彥濟；次曰發，字彥祥。有母老矣，其家睦。祖光云。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一。

一經堂記

吾友劉彥純以書抵予曰：「永新譚君微仲者，翩翩衣冠之佳子弟也。自微仲之祖致政公以明經詣太常，晚以特恩得官，其叔父朝奉公年甚少，策上第，垂及光顯矣，而年不待。朝奉公有子曰明仲，今主袁之宜春簿。微仲者朝奉公之猶子，而明仲之從兄也。力學而未有遭，作堂叢書以教其子四人。取諸韋氏〔一〕，而命之曰『一經』，介吾書以乞子言〔二〕。」予於是歎曰：遠哉，其志也，譚氏其興乎〔三〕！爲子孫計者，不可守不爲也。世之君子，門戶失守而後以貲，貲又失守而後以田，田又失守而後以書。蓋門戶有寒有炎，而田與貲有去來，逐之莫去、捐之莫取者，書也，三失而一不失者也。是故守家者莫固於書。然予嘗見好書者，以某書矜曰：「此某相之家藏也。」又以某書矜曰：「此某從官之家藏也。」予視其識則果非好書者之故物也，亦非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乃前此某相某從官之故物也。自好書者之身逆而數之，率一書三易人，然則書又未可恃也〔四〕。書蓋有可恃者矣，不家於

藏而身於藏則幾矣。今致政公傳之朝奉公，朝奉公傳之微仲，微仲傳之其子，其書四世而不去如譚氏者，鮮乎哉！微仲之子皆能讀書爲文章，譚氏其果興乎？故老相傳義山禾水之秀氣，當出相者三〔五〕，其信然耶？是氣也，沉而不昇，黯而不光者幾年矣。譚氏之居，吾聞義山在其上，禾水在其下，當能候之。彥純盍問焉以告予也。乾道戊子二月既望，誠齋野客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一。

〔一〕韋：原作「違」，據四庫本改。

〔二〕子：原作「予」，據四庫本改。

〔三〕其：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四〕恃：原作「特」，據四庫本改。

〔五〕當：原作「嘗」，據四庫本改。

懷種堂記

乾道四年，樞密劉公既登用，善類復聚，國勢大競，天下仰目，指期中興。而公孤忠崇崛，不少斲削，疾視嬖邪，畢力擊排。既牢不可動，則歎曰：「道行則吾止，道止則吾行，是不可並。」乃以大資政作藩隆興，至則旁搜民瘼，孰爲疽根，弗獮弗蕪，我則滌除，俾罔後災。首得奉新縣三鄉寓稅之弊，欣然上聞。其明年符下轉運，悉蠲除之。爲稅三十五萬錢有奇，爲米若干，爲帛若干，命下而

公已遷荊州牧矣。於是三鄉昔無田而有稅者，今無其所有；昔有鄉而無民者，今有其所無。又明年五月，予來令奉新，三鄉之民相率作堂，畫公像於中間以致瞻竚之敬〔一〕。十一月某日堂成，予移官成均。將行，邑之士王杲與三鄉之民來請名且記。予不得辭，名堂以「懷種」，種言德懷言民也。於是民皆歎曰：「微公之恩，吾其不首丘矣。」予曰：「此非公之恩也。」於是民皆不悅。予重告曰：「爾不見前古之君乎？聞興民之害則勇於敢，聞除民之害則勇於不敢。今公之言朝奏而上之命夕應，然則此非公之恩也，上之恩也。」於是民始悅。予曰：「亦公之恩也。」於是民皆大惑。予又重告曰：「爾不見世之君子乎？一言而爲民百世之害也。彼不曰害民也，曰利國也。國可利也，民可害不可害也？而況民有其害而國不有其利歟？然其人猶矜曰『吾知忠於國也』。且夫國之所立，其所恃者誰也？日夜搖其所恃以忠其所主，是果忠不忠也？一言而除民百世之害如公者，有不有也？然則此又公之恩也。」於是民始大悅。三鄉曰晉城，曰新安，曰法城云。門生奉議郎、新除國子博士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一。又見《劉氏傳忠錄》正編卷四，乾隆《南昌府志》卷二七，乾隆《奉新縣志》卷一二。

〔一〕中：原脫，據四庫本補。

竹所記

永嘉吳公叔清曠簡遠，望之皎然如雪山倚空，落月滿屋梁也；矐然如瓊田之鶴，阿閣之鸞鳳也；蕭然如馭風騎氣，飲沆瀣而遊汗漫也。予頃識之湘中，一見定交。脫帽痛飲，說詩論文。俗士往往或疑其異，或信其真，公叔不知也。今年四月，予來爲邑於新吳，公叔實賓贊洪府，相見談湘中事，予蓋老且病矣，折腰走階下，非其好也。公叔復呼酒以盥濯予之泥塗塵沙。夜過半，月在牖戶，荷風颯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爲吾記之？」予曰：「奚然從東湖之東度水而至，公叔與予皆大醉矣。公叔起曰：『吾有竹所，子盍爲吾記之？』」予曰：「奚而名也？」公叔曰：「子不聞夫王子猷之不問主人，徑造竹所乎？」予曰：「記之易耳。雖然，此非公叔事也，乃楊子事也。楊子將爲子猷之徑造矣，但未知今之主人與昔之主人何如耳？」公叔大笑曰：「王茂弘不云乎：『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庚寅十一月四日，廬陵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一。

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後集卷二四，《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五四。

水月亭記

予既宦游四方二十年，自州縣入朝列，得與海內英俊並游。當世之士，非所趨殊嚮、所志不同行

者，往往一見即定交，既交必久要，蓋山何芳而不擷，海何珍而不索也。然求如韓子所云明白淳粹，如吾友劉君承弼彥純者，加少也。始予之少也，貧且拙。拙故多不合，貧故寡與，以與者之寡而不合者之多，故無友。年二十有一，乃始得友吾彥純。彥純之爲人非今之所謂爲人者也，其爲文非今之所謂爲文者也。予初得此友，亦以爲得斯人於吾鄉則艱乎爾，求斯人於天下則奚而艱也。今其然矣乎，今其不然矣乎？不彥純之爲見七年矣，余遞宿南宮，同舍郎皆上馬去，鴈鷺行亦散，隔窗雨雪落脩竹間，一風北來，琤然有聲，家僮以彥純書來索《水月亭記》。予慨然不樂，攬書危坐獨想，忽如登斯亭對斯人，則又欣然而孤笑也。當予與彥純共學時，每清夜讀書，倦甚，市無人迹，則相與登亭掬池水，弄霜月，自以爲吾二人之樂，舉天下之樂何以易此樂也。雖有語之以今昔離索之悲〔一〕，肯信不肯信也？今何地無水，何夕無月？而吾二人欲追求昔者登亭之樂，則既有不可復得之歎矣，抑不知吾二人復相從登斯亭猶如昔者樂否也。癸巳月日記。《誠齋集》卷七一。

〔一〕昔：原作「日」，據四庫本改。

嚴州聚山堂記

嚴陵郡圃新堂落成，命曰「聚山」，太守宗丞曹侯取予詩語也。堂之經始，治中張定叟謂予：

「子盍賦之，蓋侯志也。」詩既往，侯遂取以命堂，且徵予爲記。初予官於朝，以母老丐補外，得符臨漳。自龍山登舟，舟人忽捩柁回櫂，望潮波之來而逆之，突而入焉，然後隨波疾行，江山開明，四顧豁如，甚快於予心也。舟行之二日，自鷓鴣灣歷胥口，則兩山耦立而夾馳，中通一溪，小舟折旋其間，行若巷居，止若牆面，偃仄阨塞，使人悶悶。又一日宿烏石灘下，曉起而望，則溪之外有地，地之外有野，野之外有峰。峰之外山雖不若向之開明豁如者，然北山刺天，若倚畫屏，南山隔水，若來衆賓，玉泉若几研，而九峰若芝蘭玉樹也。於是予之快者復而悶悶者去矣。予以呼家僮未來，假館於曹侯者期月。嘗從侯散策郡圃，初登千峰之榭，予亦甚快。已而降自古堞，委蛇北東，至夫所謂正己堂者，築高而趣之庫，宇敞而見之隘，悶然復如在鷓鴣灣胥口舟中時也。侯曰：「是中有佳處，我初得之，將因其材易其地以爲新堂，子豈識之？」予未應，且行且顧。舉武不百，至壞垣所，偶跂而望，則向之若倚畫屏者倚乎此，若來衆賓者賓乎此，若几研若芝蘭玉樹者畢集乎此。予欣然曰：「漢武帝不云乎：『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侯之所謂佳處者，此其是耶，非乎？」侯大笑曰：「得之矣。」堂成予行，因書其說。年月日記。《誠齋集》卷七一。

春雨亭記

宣溪王邦父既葬其父主簿公於某山，作亭於前，春秋率子弟展省，竣事則休焉，諉其友蕭如埴問

名於予，且記焉。予命之以「春雨」之亭，而告之曰：吾聞之，春雨潤木，自葉流根，物以本滋苗，亦以苗滋本。今則不然，本乎貴者不加約，苗乎貴者不加周，富貴利達之得，未始尤其躬，富貴利達之不得，未始不尤其先。不惟尤之也，以其先及其山，以其山及其骨，曰某丘某水莫之利也，於是一墓有一易者焉，有再易者焉，有三四易者焉，有五六月易者焉〔二〕。一易可以已矣。贛陽之巫曰：「茲丘不告身之似也，九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宜陽之巫曰：「茲丘不賜墩之似也，一品之官焉得出於而家？」是數巫者，探吾民子孫之心而豔諸利，其孰從而破之？其勢不五六易不厭也。不惟民也，惟士亦然。抑不思告身也，賜墩也，之二物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之二丘堯舜三代之時有乎爾，無有乎爾？其有也，將先物而後丘乎，將先丘而後物乎？成周之有官君子，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告身之丘乎？皋、夔、稷、契其先之葬也，皆覲夫所謂賜墩之丘乎？物與丘之有無，古之事不足校也。墓與骨之震動暴露，今之人足愴不足愴也！王氏子孫皆劬於學而好修，自葉之澤是在王氏子孫乎？是在簿公之墓乎？願以此記焉。年月日某記。《誠齋集》卷七一。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五八。

〔二〕「有再易者焉」至「有五六月易者焉」，此段文字原無，據四庫本補。

霽月樓記

余頃官於朝，得余叔祖彥通書，諉余以名石井張氏之樓，且爲之記。余以未嘗至石井，未登斯樓，莫知所以名之者。乃復書彥通，訊以斯樓何宜。彥通又以書云：「暄涼靡不宜，而尤與秋宜；風物靡不宜，而尤與月宜；朝暮晦明靡不宜，而尤與霽宜。」余乃大書「霽月樓」三字以遺之，未暇作記也。余嘗見詩家者流多喜談霽月，余以爲萬象皆有新故，無新故者，月也，顧曰「霽月」焉。及余爲博士於奉常時，秋且半，吏白余當祠壽星，余與少卿蜀人黃仲秉齋宿於西湖南山之淨慈禪寺。是夕雨作，松竹與荷葉終夜有聲騷騷也。五鼓夙興，登壇將事，則天宇如水，月色如洗，殆不類人間有也。蓋詩家之談猶信。張君克剛喜賓客，且博延名士，以才其子弟，斯樓又勝絕，予安得月前霽後御風往觀焉！先泚此記，庶幾與斯樓有一日雅也。年月日某記。《誠齋集》卷七一。

宜雪軒記

東江劉元渤語其友周直夫曰：「吾於世味未嘗升其堂，嚼其馘也。人馳而我止，我所嚮，人所嚮也。顧獨有所癖。昔子猷癖於竹，靈均癖於蘭，和靖癖於梅，吾皆兼此而有之，若病膏肓，若嗜土也。」

炭，未易瘳也。吾既聚三物而群植之，又開軒以臨之，子盍有以名吾軒？且謁之誠齋以記吾所以名。」直夫未有以對也，退而訪予於南溪之上，相與道元渤語，欲取王元之《竹樓記》之辭，名軒以「宜雪」。予曰：「子得之矣。萬物莫不病乎雪也〔二〕，不病乎雪者，梅歟，竹歟，蘭歟？豈惟不病之，亦復宜之。惟梅得雪而後潔白者有朋，惟蘭與竹得雪而青蒼者無朋。今也相與曹處於劉子軒窗之前，並驅於歲寒風雪之會，若相友以道，相摩以義，揜之而色愈明，凜之而氣愈清，摧之而節愈貞者也。予嘗試評是三物矣，殆有似夫君子，蓋身幽而名白似鄭子真，鎡中而銖外似嚴子陵，群洿而孤清似伯夷叔齊云。元渤名渭，喜客而樂教子，士之賢者多從之游，視其癖則知其人矣。其子林學而有文，嘗薦名禮部。年月日，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一。又見《文章類選》卷四，《文翰類選大成》卷一一一。

〔二〕病：原作「滿」，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五〇

楊萬里 六六

石泉寺經藏記

下泳蕭民望甚賢而喜士，尤嗜蓄書，發粟散廩而饗飧六經，捐金抵璧而珠玉百氏。每鬻書者持一書至，必倍其估以取之，不可則三之，又不可則五之，必取乃已。蓄之多而不饜，老而不衰也，以故其子弟皆好學。不惟其子弟，其鄉人皆好學。士之自安福而南者走百里必曰：「我將見民望。」自永新而北者走百里亦曰：「我將見民望。」予少之時，嘗從先君至其家，每念之則前清溪，後平林，脩竹在左，古松在右，尚了了予目中也。今年友人彭仲莊來，民望寄聲於予，且曰：「我舊嗜蓄儒書，今頗嗜蓄佛書，新作一經藏於石泉寺以貯之，將與學佛者共之。子其爲我記焉。」予不知佛書，且不解福田利益事也，所知者儒書爾。夫道性之而聖，聲之而書，書乎讀，聖乎悟，則書爲我，我爲書矣。不然，皮之而置散焉，書則書矣，我何與哉！今民望之蓄佛書以待釋子，釋子曰：「我之輪一周

則我之誦一周矣。」果有是事者，異也。無之而言焉者，竅也。誦不以口而以輪者，惰也。蓄不以心而以藏者，棄也。民望其爲我問之。年月日，楊某記。《誠齋集》卷七十二。

長慶寺十八羅漢記

大櫟長慶寺在廬陵郡城之北四十里而遙，右背碧岑，前左紺溪，水木幽茂，望之蔚然也。舊有十八羅漢像，蓋拙工爲之，儀觀俗下，神氣昏頓，類道傍叢祠中捧土揭木之爲者，豈有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哉！里中之士有羅長吉者，顧瞻不怡，捐重幣，聘良工改作之〔一〕。經佑者四人，淵默者四人，衲紉者一人，杖植者二人。或揮塵欲談〔二〕，或長眉曳地，或佛齒在手，或清水挈瓶。翫爐香者其意遠，擾龍虎者其色暇。所謂世外巖下之姿、遺物出塵之意，其庶幾不遠。吾聞是十八人者，西方之悍人也。其未見佛也，若吾子路之未見夫子也。由今視之，所就乃爾，然則人果可以無學乎？由之瑟固非彼所操也，然爲彼而不爲此者，所見者異人也。使之彼乎出，此乎入，庸知其不由歟？以寂廢動，以躬廢物，視其貌肖其學也，施之於世則濩落矣。然是十八人者，漠然無牽，超然無麗，世味不能誘其衷，人憂不能寇其崖，而況車服可得而維，刀鋸可得而加也哉！長吉名惠迪，其二弟蚤世，而諸孤不孤者，有長吉之賢字而燾之也。樂善而喜士，里中莫吾長吉之似者。《誠齋集》卷七十二。

〔一〕聘：原作「睥」，據四庫本改。

〔二〕塵：原作「塵」，據四庫本改。

怡齋記

乾道丙戌之冬，予自廬陵抵長沙，謁樂齋先生〔一〕，侍講張公，公館予於其居之南軒，是時積雨未霽，一夕湖風動地，吹北雪，踰洞庭，被長沙城中。予生長南方，未嘗十月雪之爲見，見十月雪白長沙始也。予既羈旅，倦且寒甚，豈不欲一見親舊？然僵卧南軒之東窗，足未出門而心已入門矣。既而吳伯承聞予至，夜與邢魯仲來見，詰朝侯彥周又與予里之士劉炳先兄弟來見，自是人事始擾擾矣。炳先一日約予與彥周過其家。予嘉炳先兄弟之好學〔二〕，而又雍睦怡怡如也，索筆爲書其楣間曰「怡齋」。炳先求予記之，予以行亟辭〔三〕，未能也。後九年，炳先試南宮，過廬陵，炳先不知予在，予亦不知炳先過也。又二年，友人周直夫歸自長沙，炳先遺予書曰：「頃失一見，甚恨。」且促迫《怡齋記》。予得書喜甚，問訊長沙故人，則彥周、魯仲、伯承皆死久矣，當時南軒之集，惟侍講與予與炳先兄弟四人在爾。今侍講官八桂，予居廬陵，炳先兄弟在長沙，交游之在亡離合，其使予悲也。予老矣，侍講亦年過四十，炳先兄弟其尚少也乎？其亦似予之老乎？炳先名光祖，弟繼先，名述祖，吾州安福人也，徙長沙今再世云。淳熙三年月日記。《誠齋集》卷七二。又見《張宣公年譜》卷一。

〔一〕謁：原作「渴」，據四庫本改。

〔二〕好：原作「始」，據四庫本改。

〔三〕亟：原作「不間」，據四庫本改。

無盡藏記

永新縣東郭外不十里，曰橫江，張司理德堅居之。近無邑喧，遠不林荒，乃築山園以郭萬象，剗壤爲沚，實以芙蕖，布礫爲逕，夾以海棠，爲亭爲軒，以憩以臨。園成，與吾友劉景明遊焉。德堅若不滿意者，顧曰：「是非不佳，然人爲，非天造也。」乃與景明竹杖芒屨〔一〕，循海棠逕北行百許步，至禾江之濱，德堅却立曰：「止，吾得佳處矣。」蓋江水西來，渺然若從天流出。至是分爲兩，中躍出一洲，如橫綠琴，珠昂尻庫，美竹異樹，不藝而蔚。水流乎洲之南北崖，若裂碧玉釵股，勢若競驚，聲若相應，若將胥命而會于洲之下。覽觀未竟，雲起禾山，意欲急雨，有風東來，吹而散之，不見膚寸。義山之背忽白光燭天，若有推挽一玉盤疾馳而上山之顛者，蓋月已出矣。景明賀曰：「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東坡嘗爲造物守是藏矣，自坡仙去，夜半有力者竊藏以逃。嘗試與子追亡收逋，而貯儲於斯乎？」德堅乃作堂於其處，而題曰「無盡藏」云。年月日，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二。

〔二〕杖：原作「枝」，據四庫本改。

宜州新豫章先生祠堂記

予去年十月致書桂林伯侍講張公，今乃得報，且諉予曰：「宜州太守韓侯璧，直諒士也。初抵官下，他皆未遑，首新山谷先生祠堂。蓋山谷之貶宜州，崇寧甲申也，館于城之戍樓曰小南門者，明年卒焉。後人哀之，即其地廟祀之。于湖張安國大書『豫章先生』四字以揭之〔一〕。然居句湫隘，屋廬壞隤，俎不成列，拜靡厝躬。今侯戾止，顧瞻而矚〔二〕，爰出其闔，距城不遐，得地洵盱，湖光前陳，曠野洞開，諸峰崛奇，駿奔來庭。立屋六楹，以妥神居，刻木肖象，是祀是享〔三〕，俯湖爲閣，于登于臨。湖山清空，雲煙高寒，神則降集，人士奮豫。既成，來求閣名若記。栻既以『清風』名閣矣，子學詩山谷者，微子莫宜記之。」予執書歎曰：予聞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甿某氏館之，太守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蓋囿之也。卒于所館，蓋飢之寒之也。先生之貶，得罪於時宰也，亦得罪於太守乎？鹿之肉，人之食，君子之殘，小人之資也。孰使先生之所挾足以授小人之資也哉，夫豈不得罪於太守也！先生得罪於太守，則太守不得罪於時宰矣。豈惟不得罪也，又將取榮焉。由今視之，其取榮於當時者幾何？而先生飢寒窮死之地今乃爲騷人文士佇瞻鑽仰之場，來者思，去者懷，而所謂太守者猶有臭焉。則君子之於小人，患不得罪爾，

得罪奚患哉！今韓侯之賢，乃能社先生而稷之。惜也，先生之前乎韓侯也。先生之沒，侯猶敬之如此，使其生也，遇侯而燠休之，則主賓之賢牽聯俱傳也。惜也，韓侯之後乎先生也。然士或同室而睽，或異世而逢，苟逢矣，前後足校哉！先生之祠要自韓侯始，則侯之傳決也。而又得侍講張公名其閣，其傳益決也。因書其說，寄侍講以遺韓侯云。淳熙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誠齋集》卷七十二。又見萬曆《廣西志》卷三十六，《黃山谷年譜》卷三〇。

〔一〕于湖：原作「子湖」，據四庫本改。

〔二〕瞻而：原脫，據四庫本補。

〔三〕是祀：原作「是似是似」，據四庫本刪改。

興崇院經藏記

安福縣南出爲十里者七地曰鄔村〔一〕，有寺巋然者，興崇院也。作於治平丙午，至宣和甲辰而火，釋守通者再作之。至建炎庚戌又火，釋延贄與惠崇者又作之。殿堂有嚴，庖湍畢葺，至今其徒得以安安而居、繼繼而不絕者，二釋力也。釋海璿今居之，璿良於醫，得錢無所可用，獨用之於其師之教所宜爲者。宮廬之欹傾〔二〕，佛像之漫漶，既苴既考，既拔既藻，則與其徒蘊賢、蘊淮計曰：「有寺百年而無經一卷，非不耒而農，不書而士乎？蔬其腹，衲其軀焉而已矣。吾徒藉弟令自竄自憎，靡

覲摩挐，其若後之敏慧秀辯求心問性者何？」於是傾橐之贏，勸里之俠，得錢若干。蘊賢乃杖竹屨草，風飪露寐，走二千里，至福唐，市經于開元寺以歸，爲卷者五千四十有八，爲匭者數十百。承以耦輪，幘以崇殿，金碧煒燁，丹漆可鑑，龍光神威，森然欲動，鼓舞甿庶〔三〕，罔不尊禮，教所應有，彪列明備。璿因人士劉宗芝及吾外弟周世通來求予文，以紀其成。予曰：彼於其師之經所謂五千四百八卷者，匭之矣，能如士之於書皆誦之否？能誦之矣，抑能如士之於書皆通之否？世通曰：「釋之不如士，固也。抑不寧唯是，釋能以無經爲作，固不如士之以書而入官，以官而捐書。釋能傾貲以市經，固不如士之以身而殉貨，以貨而殉色。釋能辛勤千里而求經，固不如士之重研以附炎，奔命以死權。」予無以詰，因併書其語。蓋殿成於淳熙戊戌之冬，輪藏成於己亥之春。貲出於璿，力出於賢與淮云。是歲十月三日某記。《誠齋集》卷七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一三四五三。

〔一〕此句疑有訛誤。

〔二〕欵：原作「歌」，據四庫本改。

〔三〕庶：原脫，據四庫本補。

愛教堂記

富川鄒虞卿，豐其室而歉其心，曷歉其心也？欲淑其子而未有造也。其子蓋亦競爽，其長如嘉木焉，既條既葉，蔚如其茂也〔一〕；其幼如稗苗焉，既露既雨，韡如其秀也。虞卿作一堂，叢書於其間〔二〕，歲聘良師以淑其子，問名於艮齋先生謝昌國，昌國命以「愛教」。虞卿又介予弟廷徽，謁予文以記其堂，以範其子。則諗之曰：有子而教之，非愛夫？抑今之教子者，非古之教子者也。學云學云，古也；仕云仕云，古乎哉！今之教子而舍曰仕云仕云者稀矣，曰子乎仕，親乎光也。人固有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是，問其人則非，斯謂之光其親矣乎？人固有不卿士其位者，問其位則非，問其人則是，斯不謂之光其親矣乎？楮有璜者其室輝，家有良者其庭燁。夫果俟於外乎哉？今使二三子充其學以淑其躬，納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而出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其爲虞卿光者猶在也。納其躬於公卿大夫之塗，而出其躬於聖賢君子之域，其亦光乎否也？然則爲二三子者，學云學云乎爾，仕云仕云也歟哉！虞卿名時舉。年月日，某記。《誠齋集》卷七二。

〔一〕其：原作「某」，據四庫本改。

〔二〕其：原脫，據文意補。

王氏慶衍堂記

淳熙三祀，惟光堯太皇天壽千萬〔二〕，有開七秩，是將咸義黃，登姚姒。天齊日昇，復無無極。自商三宗、周文武而下，貌乎無以頌爲也。聖天子穆然，謂茲盛德事，曠不前聞，用張閤休，赫厥誕章，奉觴介壽，峻極鴻號，對越太紫，昭天同符，親親老老，流貤厥慶，溥將有載，以表章不匱之孝。臣孚有母某氏，厥齡若干，僉曰應書，論封如章。紫誥鸞迴，玉軸山輝，華鏤揄狄，命服斯皇，邑里趨謹，來賀塞門。於是宜溪之人始知王氏有子矣。臣孚乃作新堂以侈君賜，以怡親顏，以詔孫子，取絲綸之辭，榜以「慶衍」。既落之，屬某記之。竊惟孚安遠主簿季安之仲子也，未更事而孤，其母夫人蓍簪葛製，雪齧冰飲，夙宵漣如，憂子無立。孚念父所付，感母己憂，我將何修以懌母懷，則致身書林，菑畝典墳，膳服禮言，將擷其根不寧其葩，淑其心不寧其喙。凡當世鉅人長德，是惟不聞，必輕千里師之茹之。居無幾何，厥聞播敷，談者許可。至是天澤滂流，用光厥親。是不特書，罔克用勸，則攤張厥初，刻石堂上。淳熙七年正月日，具位某記。《誠齋集》卷七二。

〔二〕千：原作「於」，據四庫本改。

韶州州學兩公祠堂記

人物粵產古不多見，見必奇傑也。故張文獻公一出，而曲江名天下。至本朝余襄公繼之，兩公相望，揭日月，引星辰，粵產亦盛矣哉。蓋自唐武德放于今〔一〕，五百有餘歲，粵產二人而止爾，則亦希矣。然二代各一人，而二人同一州，又何富也！世謂以文取人，抑末也。兩公俱以文學進，以名節顯。以文取人不可也，以文廢人可乎？兩公立朝，忠言大節多矣，而諫用牛仙客，安太子瑛，誅安祿山；留范希文，排張堯佐，此尤治亂之所先者也〔二〕。三言不用而二言用，天寶之斃，慶曆之隆，豈適然哉？雖然，文獻相唐而襄公未及大用，或以是爲襄公憾。吾獨不然，聖賢君子之於斯世，顧道之行與否爾，相與否奚顧哉！兩公者道行則宋隆，道不行則唐斃。然則兩公之於斯世，孰遇，孰不遇乎？後之有爲之主，有志之士〔三〕，能知兩公遇不遇之說，諏諸往，度諸來，必有超然寤，慨然歎者矣。郡博士廖君德明庀職數月，謂兩公廟祀而不於庠序，非所以風勵學者也，謁於太守徐侯璉、守丞李君文伯，而作堂祠焉。既成，屬某記之。則招諸生而諭之曰：二三子廬於斯，饗於斯，業於斯，進而拜先聖先師曰：莫予云範。退而瞻兩公曰：莫予云磋。跂而望曲江之山川曰：莫予云殖。可乎？不可也。不可而莫予云續，何也？二三子盍思之！淳熙八年九月九日，誠齋野客廬陵楊某記。《誠齋集》

卷七二。又見同治《韶州府志》卷一九，光緒《曲江縣志》卷六。

〔一〕放：四庫本作「以後」。

〔二〕先：原作「元」，據四庫本改。

〔三〕士：原作「志」，據四庫本改。

吉水縣近民堂記

大江之西，督府外爲州者十，吉爲大。吉之爲縣者八，吉水爲大。都鄙之袞，室廬之夥，名數之籍，粟米繭絲之征，視七邑兼之矣。其宰必秩高，必才裕，不然，不惟上之人不以畀，其人亦不敢自畀也。而新書之制，其高第不爲御史，必爲六院〔一〕，其不輕而重昭昭也。邑之大，選之艱，用之峻，而士大夫顧曰「毋爲吉水，吉水不可爲」，其信然耶？清江某人，江西彥士也。文行之懿，名實之孚，卓如也〔二〕。謁吏部，得吉水，或憇之曰「毋庸往」，某人笑不答，既佩印綬，欣然曰：「上至於吾夫子，亦屑於爲邑。邑不足行道，於何行道？」則勤己以佚民，癯己以腴民。朝之食午乃暇，夕之寐丙乃即。簡爰書，緩箠令。屬年不登，惻怛勸分，大家悅隨，若己之飢，細民如歸，忘歲之儉。邑之地庫，且瀕大江，三日之霖，民憂爲魚。辛丑五月，雨下如澍，晝夜無止。某人顰以默禱，是夕小霽，民異其誠。邑之士名能文辭如陳杲卿者〔三〕，如徐徹者，如王子俊者，皆作爲詩章以詠歌之。既期年，政治民懌，某人亦安其官。縣署之西偏有堂曰「五柳」，易之曰「近民」，以自勗其志。移書謁予記其

說。予喟然曰：君之志則善矣，君之許其不左乎哉！今之爲邑有聲者，棘則集事，而君則否，一左也。健則稱能，而君則否，二左也。羸則速化，而君則否，三左也。雖然，無以左乎彼，無以善乎此也。年月日，某記。《誠齋集》卷七二。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八。

〔一〕必：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卓：原作「阜」，據四庫本改。

〔三〕杲：原作「果」，據四庫本、《永樂大典》改。

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

予門人永豐羅椿移書抵予曰：「吾邑之沙溪，六一先生之故鄉也，有先生祠堂舊矣。其左老子之宮，曰西陽者也。其前崇公之墓也。屋圯，予里之士陳懋簡徹而新之〔一〕。其經爲尺六十，緯稱之，爲楹三十有六。監丞周公必正爲大書六字以揭之，而未有記之者，願介椿以請謁焉〔二〕。」某曰：是不記不可也。蓋自韓退之沒，斯文絕而不續，至先生復作而興之，天下之於先生，不此之知者，否也。若夫自唐末五代以來，爲臣者皆以容悅而事君。能以容悅而事君，豈不能以容悅而事讎乎？忠言直節，舉明主於五三以丕變容悅之俗〔三〕，至於慶曆、元祐之隆，近古未有，天下國家至今賴之。亦有

知夫作而興之者，先生乎？自古是非予奪，雖聖賢不能齊也。及其齊也，雖聖賢不能易。如三百年之唐，而所師尊者惟退之一人。本朝二百年矣，而所師尊者惟先生一人，何其齊哉！舉一世而皆然，或者以一夫而不然。然者衆，不然者寡，未害其爲齊也。後此百千年，其皆如今日乎？未可知也。至於然者衆而不然者寡，則可知也，先生可以無憂。大抵賢人君子沒而見祠者，或生而不遇者也。先生其道行於時，其學行於天下，後世雖不祠之，天下獨不知有先生乎？生而無不遇，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於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豈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乎？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今吾州自郡庠鄉校皆有先生祠堂矣，沙溪實先生所居之里，而不祠之，可乎？予見今世之士，其有所舉廢也，或者有爲爲之也。自眉山之蘇、豫章之黃相繼淪謝，先生之徒黨皆無在者，而陳生懋簡奮然新斯堂而尸祝之，其誰爲也？生而有爲，其不以此而易彼乎？年月日，具位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二。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乾隆《吉安府志》卷一五，同治《永豐縣志》卷三三。

〔一〕予：原作「于老」，據四庫本改。

〔二〕介：原作「分」，據四庫本改。

〔三〕丕：原作「否」，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五一

楊萬里 六七

樞密院官屬題名記

中書、樞密曰二府，國朝之制也亦因也。樞密之屬曰都承旨，曰副都承旨^(一)，曰檢詳，曰編修。在祖宗時，都承旨則曾孝寬、韓鎮，檢詳則王存、劉奉世，編修則顧臨、錢長卿，皆其選也。中興損益，至今日都承旨、檢詳各一員，編修二員，蓋六十年矣，而壁記未立。今都承旨李公昌圖乃克爲之，屬某記焉。士之言曰，樞屬與宰屬異^(二)，劇與暇也。暇者，無事乎爾也。樞屬無事乎爾耶？無是事，無是官，有是官斯有是事矣，有是事則必事其事，事其事則不暇矣。曰暇者，無乃不事其事，而強諉曰無事乎？事其事矣，樞屬之職足乎未也？等而上之，曰使，曰副，曰知院，曰同知，曰簽書，曰同簽書，其號殊，其建不並，其爲長貳均也。建其長，又建其貳，又建其屬者何？上之遺，下之裨也^(三)。下無以裨其上，而曰「吾惟事其事足也」，可乎？古者工以藝諫，蜚鼃以士師諫。工與士

師非諫職也，然事君之誼有非職者乎無也？而爲樞屬，顧曰「吾暇無事也」，否則曰「吾事其事足矣」，否則曰「吾裨其上足矣」。至於事君之誼，則曰「思不出位」，又曰「不如守官，外乎此，非吾職也」。然則古之工與士師過矣。豈惟工與士師，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然則孟子亦過矣，其然乎不然，吾徒獨得而不思其職也！淳熙十三年五月三日，廬陵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一七。

〔一〕曰：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樞屬與宰屬：原作「樞密屬宰屬」，據四庫本改。

〔三〕裨：原作「神」，據四庫本改。下句同。

劉氏旌表門閭記

朝請郎、直秘閣、權知吉州軍州事臣濱言〔一〕：「伏奉淳熙二年十二月戊寅朔甲午肆赦制書，其一條曰：『有孝行節義著鄉閭者，令長吏以聞，當議旌錄。』今安福縣以狀白稱，奉議郎、知袁州分宜縣謝諤及貢士李燧等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合辭言曰：伏見貢士劉承弼孝友天至，文行粹美，事親以至孝聞。居母喪，哀毀柴立。父病既死，承弼籲天實絕，願以身代，父蹶然而蘇，又三十年乃終，里人異焉。叔父廷圭，廷直繼策第太常，奉不自給，承弼每絕甘分少以助之。同產弟永弼既爲叔父廷圭

後〔二〕，承弼復分以己田。承弼受業于雩都知縣劉安世，既沒，率同學制師服。安福縣令王棣、丞劉穀死官下，卧在地，承弼爲棺斂。丞尤窮空，至鬻幼女。承弼聞之，即庚其直鞠于家。及嫁，後己女，先丞女。故相劉沆遠孫有女，貧不能歸，承弼亦任之。嘗屬年饑，道殣相望，公私赤立。承弼曰：『勸分實難，請從我始。』率子弟倒廩振之，不受一錢。富者子於是翕然化之，無復遏糴，活者何數。承弼所學殫洽，江之西，湖之南，士子輳集，執經問學，戶外屨滿，瓌才隽士〔三〕，小大有就。承弼爲文有古作者風，直寶文閣王佐知吉州，喜士，承弼摯詩文謁之。佐遣騎招之，則去已遠矣。佐太息曰：『劉承弼不惟能文，亦復自重，真此邦第一人。』宣教郎劉清之嘗薦江西名士數人於轉運判官劉惇，以承弼爲首。承弼應里選，嘗再舉於禮部，報聞。其人孝行節義，宜在旌錄，誠如制書。謹昧死以聞。」事下禮部，禮部尚書臣雄、權侍郎臣燾、員外郎臣端臣言，劉承弼宜旌表門閭。制曰可，仍令長吏致禮。三年九月乙巳下尚書省，尚書省下禮部，禮部下吉州，吉州下安福縣〔四〕，於所居之前立綽楔門，夾之以臺，臺高十有二尺，飾以丹堊，蓺以嘉木云。淳熙十三年九月戊午，楊某記。

《誠齋集》卷七三。

〔一〕資：四庫本作「資」。

〔二〕產：原作「彥」，據四庫本改。

〔三〕瓌：原作「環」，據四庫本改。

〔四〕吉：原脫，據四庫本補。

范公亭記

廣德決曹掾官寺之厓，子城之椒，負東迤南，有亭而小，若黝若奭，若蒼若皙，若翼斯擊，若味斯革，若絃服魏弁之飾者，范公亭也。公之逸事，孫莘老詩之，汪彥章書之。公有遺墨，張君杻戒仲刻之。趙君亮夫懋德嗜亭之圯，作而新之，圖與書來，徵予記之。當公伏閣以死爭天下大事，雷霆萬鈞，不栗不折，視大吏能回天却日者蔑如也。則爲獄掾時，抱爰書觚二千石，其小大難易何如哉！士之言曰：「我將立朝，州縣不足發也。」立朝矣，又曰：「我將俟其大者。」遇大事矣，又曰：「業已然。」或曰：「如不聽何！」然則公之所易，士之所難，而況公之所難乎？予見今之仕者，一尉而歸，則後車若干乘，行者立道旁，不敢仰視。公止一馬，又鬻之，步而歸，幾何不爲今之仕者之笑之也？懋德乃能仰公之高風，訪公之遺跡，新此亭以自見其尊賢之心，謹矣！抑嘗陰求幕下士，有能與懋德爭是非如公者否。公固不可復得，使公可得，抑嘗自視能不爲當時之太守盛怒公者否〔一〕。亭之作否，損益云乎哉！年月日，廬陵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

〔一〕怒：原作「恕」，據四庫本改。

通州重修學記

通州故有學〔一〕，今太守監丞周公碩來作藩，既拜先聖，周視厦屋，雨風空穿，宋桷蕞殘。退而深念，將欲作新，亡所取資〔二〕，忽寤曰：四鄰束脩之間，辭之則禮缺，受之則義缺，流貶之於橫舍，其可。廼斷廼度，廼陶廼斲，乃墜廼腹，有殿有堂，有齋有廊，有門有墻，有百其楹，有薙其唐。於是舍采孔時，齋宿孔修，子佩林如，誦弦鏘如，有茁斯童，有野斯塾，旁招幽討，靡不翔集〔三〕，邦之士民靡不闐懾。公移書於予曰：「子盍記之？」予復之曰：爲我謝通州之士，公之厚士亦劬矣，士何以報公？予聞學者內而不外，古也；外而不內，古乎？故自齊家而出，至於平天下，自脩身而入，至於格物，出者止於三而入者極於五，內外之詳略何如哉！今有璞玉於此，弗琢焉彫焉，則大不作圭，小不作佩，故身不可以不修也。琢且彫矣，而脉理之不端，瑕類之不瑩，則玉人者力倍而器無就，故修身在正心。理端矣，類瑩矣，良工視之曰：「嘻，磻也。」則爆肖而裏不核，故正心在誠意。幸而玉也，非磻也，而主人懵焉莫之識，則亦或毀于堙，或捐諸溝而已，故誠意在致知。又幸而主人有寶而能識矣，問其所以寶，或能言其粗，莫能言其精，則亦淺之爲知矣，故致知在格物。君子之學，蓋如此。何謂物？其綱有三，其端有四，其典有五。是物也，天生烝民之則者，非歟？究而至之，是之謂格。學者能用力乎此，則自士而進於賢，自賢而跂於聖，潛乎身，溥乎天下國家，夫

獨待於外乎哉！士之報公不在此，其將焉在？年月日，具位某記。《誠齋集》卷七三。

〔一〕州：原作「川」。據四庫本改。下文同。

〔二〕贊：原作「訾」。據四庫本改。

〔三〕集：原脫，據四庫本補。

浩齋記

某所親安福劉彥與以書來，曰：「先君子得伊洛之學於文定胡先生，以『浩』名齋。宦游北南，清貧沒齒，竟未克就齋房之一椽。其不肖孤得中追惟先志，大懼實墜，以貽前人羞。懸鶉捭茹，銖積取餘，以作新此齋。子，吾先君子故人也，願記其成？以假其孤光。先君子尚有知，其不銜怨於九京矣〔一〕。」某得書，攝衣正冠，端拜言曰：某自少懵學，先奉直令求師於安福，拜清純先生劉公爲師，而盧溪王先生及浩齋先生俱以國士知我，浩齋又館我。每出而問業於清純，入而聽誨於浩齋。一日問曰：「子見河南夫子書乎？」曰：「未也。」退而求觀之，則驚喜頓足歎曰：「六經、《語》、《孟》之後，乃有此書乎！」某今也年六十有三矣，師友零落殆盡，道不加修，德不加進，不但四五十無聞而已。然不虛此生者，猶以粗有聞於浩齋也。彥與能承先志，作此齋，先生於是爲有後矣。是不可不

記。或曰：「先生之浩，蓋將天地之塞，今齋房乃爾隘耶？」某曰：「此已廣矣。」昔者先生名齋而未屋也，有問之以齋焉在者，先生曰：「吾齋天地間無所不在。」因指其書篋曰：「即吾齋也。」此已廣矣。先生諱廷直，字諤卿，登紹興乙丑進士第，終官左宣教郎、知臨江軍新喻縣，以奉議郎致其仕。淳熙己酉閏月十二日，門人朝散大夫、直秘閣、知筠州軍州事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二〕怨：原脫，據四庫本補。

高安縣縣學記

筠之負郭邑曰高安，故無學舍，雖有附於州學之西廡一小齋房，號焉而已矣。今宰陳君公璟作而新之，經始於昔歲七月八日，落成於今年正月既望。爰揭扁榜，學子咸集，且樂且詠。有歎于列者曰：「塗巷尚陋。」或曰：「棟宇尚庳。」或曰：「廩給尚寡。」予解之曰：「二三子學在居處乎？果在是，茲塗之陋不陋於顏之巷，茲宇之庳不庳於憲之室，茲廩之寡不寡於陳蔡之羹。彼聖賢者居之何如哉！不然，闢以九軌〔二〕，廓以千區，餽以萬鍾，於二三子之學將益乎否也？使二三子開一卷之書於竹牖之下，舉目而見堯舜孔顏，屬耳而聞金聲玉振，潛心而得性與天道，家焉而親其親，官焉而民

其民，國焉而君其君，塞則淑諸身，亨則淑諸世，於環堵乎取之不既充然矣乎？雖微學舍，可不可也？」學職吳從周、崔仁本、孫大成謁予記之，爲書其說。淳熙六年閏月二十四日，廬陵楊某記，梁溪尤袤書，清江謝諤隸。《誠齋集》卷七三。又見《古文集成》卷一二，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

〔二〕九：原脫，據四庫本補。

建昌軍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者，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趾距椒稱是。道旁古松合抱，皆二百年物，瀑泉雙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枕山而居，隨山之高下爲屋。或云蔡經之舊宅，與王遠麻姑邂逅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故在。而顏魯公記但云『山頂有壇，相傳麻姑於此得道』，則前之二說然乎，否乎，未可知也。異淳熙丁未之春偶至山中，爲留一月。一日藤杖芒屨乘興孤往，至宮之西財數武間，見松竹羅植，相得爲林，前對五峰，下臨一水，欣然會心，因喟曰：『此地獨無喜事者結屋數椽，上建小閣，用廬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裏逢今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後一年，郡

事畢葺，蠱者飭，廢者舉。後一年，廼諏其地，踐曩之言。立屋六楹，後贅一室，前作重霤，廼閣其上，月扉風櫺，縹渺飛動，若出天半。廼斲文木，廼架廼櫝。經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置〔一〕。道士李惟賓、鄧本受相與勦力〔二〕，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爲山中盛事。子盍爲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勩？」余曰：「諾。」爲書其語。江君名自任，三衢人。恬退有守，節用愛人，不飾厨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費。同叔方策第時年最少，出拜同年生，一坐皆屬之目。余與之合而離，離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爲國子主簿，蓋其孤懷勝韻，與山林作緣也厚，故身退而詩彌進，位下而人彌高。觀山房之舉，可以得其概矣。紹熙初元九月望，具位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三，康熙《麻姑洞天志》卷六，《重刊麻姑山志》卷四。

〔一〕置：原作「物」，據四庫本改。

〔二〕士：原脫，據四庫本補。

郴州仙居轉般倉記〔一〕

嶺隩惟郴，厥土沙礫，厥田磽瘠，厥氓窶嗇。氛勵濁蒸，早暵重仍。黔首艱食，材官匱餽，仰哺於衡，莛莛靡贏。蓋其川流，自衡而上，厥水益淺，厥瀨益險，厥土益蠹，厥瀧六六，沿若激矢，泝

若躡蹻。米舟重屬，暫進寸步，忽退里所。舟至鯉園，膠而不前。州家於焉，廩於茲岸，徒旅請粟，自此入郛。復道山蹊，輦确齧足。棘茨留行，泥呻檐唏。過信乃達，人勸費倍。險踰於磧，估踰於糴。猗歟今侯，都公曹公，至無幾何，旁諏博茹。郭外十里，亭曰「仙居」，瀕江之麋，一葦可杭。迺諗州隸，我來自東，書笈囊衣，不賃不庸。吾以私人，挈携以從，官僦之布，封識如故。盍以召匠，三十維牒，維庾七楹。迺廡其前，爰受來粟。迺墉其環，爰妥斯屋。隸奉周旋，于陸于川。季春是經，季夏斯成。罔腴于官，罔痛于氓。師飫且逸，歌舞侯德。郴山之石，迺礪迺刻，尚俾來者是式。公字宗臣，曰冠其名。誰其書之？維同年生。紹熙初元九月既望，具位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五一五。

〔一〕般：原作「船」，據四庫本改。

新喻縣新作秀江橋記

「秀江橋」三大字，煥學尚書謝公謬書也。橋作於何時？屬役於淳熙丁未之冬，僦功於己酉之秋也。作之者誰？縣尹李君景和、邑士丁君南隱、承奉郎謝君峴也。秀江故無橋，舟子專波濤以爲利，過者病之。茲役之興也，是歲江西大浸，甿菜其色。提舉常平使者陸公洸以聞，詔行振貸。公奉詔錯

事，下二尺木書諭郡若邑，旁招鄉里修潔之士志於甿而肯力於公上者董之。於是臨江軍新喻縣之士民合辭以告于縣尹曰：「丁君某可。」於是縣尹具書禮及門三請。君既至，與縣尹言於常平使者曰：「飢民不加少，而廩粟不加多，將奚以調？官有不調之調，則甿受不惠之惠。謂宜如范文正公興役於饑歲，可乎？」使者曰：「諾。」縣尹及君及謝君屬耆老而告之。工正等六百人皆曰「二」：「諾。」於是甿甿爲工，造舟爲梁，遐邇奔輳，運木挽土，日千其人，剗剗舳舻，二十有奇，于鍊于石，載維載堤。橋成，泝而望者，鳬鷗之泛清波而將翔也；履而過者，若鳥鵲之梁天漢而不沒也。於是甿之枵者果，瘠者澤，流者止，而往來之濟者視淵爲陵，視冰爲炭，視驚濤爲坦塗。縣人錄其役，謁余記之。余曰：「是可書也。」今夫見冬涉者其心惻，見春溺者其顙泚。然舟子專濟人之役，而心不動焉，或利之也；有司居濟人之位而政不及焉，或牽之也；士君子旁觀動心而力不至焉，或不位焉者也。今陸公庸李君，李君位焉而莫之牽；李君庸丁君、謝君，丁君、謝君不位焉而莫之辭；丁君、謝君庸飢甿，飢甿利焉而莫之怨。夫惟飢甿利而舟子始不利，夫惟舟子不利而邦甿始大利「二」。然邦甿之利，大之難乎，抑久之難乎？大而不久，邦甿之利其不復爲舟子之利乎？未可知也。後之人尚毋忽。紹熙初元十月九日，具位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

「二」工正：原作「王」，據四庫本改。

「三」大：原作「不」，據四庫本改。

真州重建壯觀亭記

儀真游觀登臨之勝處有二：發運司之東園、北山之壯觀亭是也。亭在城之北三里所，曰城子山。其山截然平陳，望之若橫洲，若長城，若偃月。岡阜靡迤二十餘里，迺迎大江之怒濤，而東送之以入海，北走天長，蓋承平時兩京故道也。亭之東有魏帝臺，相傳魏武嘗自將十萬師臨江，久不敢渡，遂築宮於瓜步山而去。亭立北山之椒，居高視下，江淮表裏皆在目中。自城中以望亭中，如見高人勝士登山臨水而送歸人也；如仰中天之臺，縹渺於煙雲之外也。自亭中以望江南之群山，如訾黃綠耳，競奔爭馳而不可繫也；如安期羨門御風騎氣，隔水相招而不得親也。米元章嘗官發運司，迨暇則裴回其上，爲之賦且大書其扁。至建炎庚戌火于索虜，再葺，至紹興辛巳又火于索虜。雨簾雲棟，剪爲荒煙野草垂三十年。淮人過者，罔不慨歎。今太守左侯昌時作藩之數月，因艮齋先生謝公過逢相與談斯亭，訪遺址，披榛而上，巋然獨存。廼誅草茅，廼屬工徒，爲屋三楹，爲垣百堵，前敞以軒，後邃以檻。肇自淳熙十六年之八月，迄來年之正月乃成。華不及汰，庠不及陋，無費於官，無勵於民。又種萬松以繚其西北，又蓺桃李梅杏楊柳千本以物其南谷。儀真之士民登而樂之，相與謁余記之，且曰：「吾侯秩滿，將歸天朝，留之不可。惟侯奉法循理，節用愛人，至於侍府庾，繕溝壘，訓兵戎，虞疆場，夙夜畢力，以整以暇，江海盜斂悉縛致麾下，姦慝跡熄，不敢竊發。年穀荐登，倍蓰他境。因治

之餘，復此壯觀。州人耄倪再見承平氣象，俾過之者得以揖江南之形勝，而起騷人之思。北望神州，而動擊楫枕戈之想。則斯亭豈特游觀登臨之勝而已哉！願爲特書，惠我淮土，以詔于無止。」余曰：「諾哉！」紹熙二年四月六日，具位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又見隆慶《儀真縣志》卷一四，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三二，道光《儀真縣志》卷七。

吉州新建六一堂記

廬陵地廣而民衆，以故其事亦煩，其多士爲江右甲。朝廷視邦選侯，其重視姑蘇、雪川諸郡云。紹熙元年春，皇咨于相：「廬陵調守，孰可？」於是莆陽方侯崧卿以侍從之臣薦聞，首當其擇。既抵官下之若干月，教條既洽，歲事既登，士民既孚，迨暇因與賓贊商略曰：「是邦六一先生故鄉也，而郡治寂無紀焉，非闕歟？」捐布三十萬，召匠視成，官無所預。誅茅於郡圃之東三瑞堂之左，爲堂七楹，踰月而落之，名以「六一」。丞相益公聞而贊之曰：「甚善，名堂雖欲易，焉得而易？」於是旁搜先生之遺墨，伐石刻之，爲屋居之。又令永豐尉曹及士子陳其姓者葺先生之先阡，以存是邦之故事，以回先生之緒風，以答士民之長思。移書於某曰：「子非先生之鄉人乎？於先生獨無情哉？記斯堂子獨得辭其責哉？」某以書賀侯曰：「六一堂昔在潁，今在廬陵，是非先生之志也乎？然在潁之華屋，今爲荒煙野草；在廬陵之荒煙野草，今爲華屋。物之廢興，天乎，亦人乎？先生之賢，天下敬

之，而其鄉里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當時敬之，而後世不敬之，可乎？不可也。然則鄉里之敬先生，後世之敬先生，人也，非天也。蓋人者可必者也。然問六一之堂〔二〕，其在永豐乎？曰否。不在永豐，其在郡治乎？曰否。然則敬先生者鄉里反薄，而後世反短歟？人又不可必也。先生之沒距今百有餘歲矣，堂之在潁者化爲荒煙野草矣，而斯堂自潁而歸廬陵，何其神也。非人也，天也。雖然，使吾邦不逢今侯，斯堂其能歸乎？然則天也，亦人也。既以爲侯賀，又以爲先生賀。紹熙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具位楊某記。《誠齋集》卷七三。

〔二〕問：原作「間」，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五一

楊萬里 六八

建康府新建貢院記

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文之遺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洪、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故其地爲古今之雄盛。有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其勢扼南北之要衝。地大才傑，而官府事物獨庫且隘，顧可謂稱？矧是澤宮，古以擇士，公卿大夫是之自出，而爲屋才百其楹。歲陁月隕，至者千人，項背駢紒，至緯葭爲廬，架以蒼筤，雨風驟至，偃僂蔽遮，僅全文卷。紹熙二年春，三衢余公自刑部尚書除煥章閣學士，寔來居守。幕府肇啓，一新百爲，劬躬疚懷，于夙于夜，仁聲義實，允洽眈庶，文令武競，兵戎載肅，靡政不葺，靡敝不革，孚于九郡，水順雪釋。一日，庠序諸生秦晉等若干人充庭，果以爲請。公即命駕，率屬往而相攸，則見藩拔級夷，棟折榱傾，廩廩將壓，顧謂治中廖君俟曰：「斯邦斯士，而延以斯廬，不湫隘否？不簡陋否？其宜稱

否？」迺徹厥舊，迺圖斯新，意匠是斷，畫堵是度。棟桷崇崇，柱桷奕奕，率眡舊貫益四之一。考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廓四廡，爰拱二掖，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墀，中闌以南，前後仞墻，內外有閑。自闌之表，緘封之司，寫書之官，是正之員，左次右局，不穀不併〔二〕。會爲門關，啓閉維時，職誰何者，於此攸宅。凡二百一十有二楹。自堂徂庭，自庭徂門，自門徂裔，皆覽其地。士之集者，霽則不埃，霖則不淖。經始于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明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落之。公屬予記其役，予諗于諸生曰：「公之於諸君不薄矣，今茲歲當大比，諸君來試於斯，盍亦斟長江以爲泓，操三山以爲觚，以寫胸中王、謝康濟之長策，以答鍾山草堂之英靈，毋撓毋諛，毋諛毋憚，以毋負余公延佇之至意？」公名端禮，字處恭。具位廬陵楊某記并書。《誠齋集》卷七四。

〔二〕不穀：原脫，據四庫本補。

泉石膏肓記

紹熙壬子九月十六日，予以廢疾至自金陵，深念平生無它好，獨好泉石，而故居乃土山，安所得石？忽鄉友王信臣及其猶子子林，艘永新怪石以遺予。予喜甚曰：「子犯所謂天賜者。」亟召匠釘餽爲假山。友人王才臣見之，譙予曰：「先生居真山而又爲假山，將誰給？」予笑曰：「予敢給人？聊

自給耳。」才臣曰：「有石而無泉，非缺歟？」予偶思去假山三十步而近，舊有一泉而堙，即命浚焉。泉冽以猛，因接筒引之。又於假山之前十步之間甃一小方池，深尺，廣五之。泥與泉其深各半，植以芙蕖，雜以藻荇。每疏泉自筒入池中〔二〕，伏之假山之趾，仰而出於石罅，閉而激之，則爲機泉，噴珠躍玉，飛空而上，若白金繩焉。與假山相高，開而達之，則爲流水。其將至也，若哽若咽，若嗔若叱，然後滃然而上，決決而流流，而入於池。其流有文，其入有聲〔二〕，頃刻之間，通塞萬變，觀者四顧，莫測所來。予因生致小魚善游而喜浮者畜之池，二十許尾，先十後十。每浮而出也，後者不先夫先者，若徐行後長者之爲者，余固異之。其始畏人不浮，人至則隱於荷盤荇帶之下，去則顯。其後漸與人習，圉圉洋洋，若與人爲翫。既而復隱，若耻以身供人之翫者，予益異之。予間以食食之，每食至必出，久之若疑夫食之餌已者，復不出，予益異之。因命其泉石之上小軒曰「泉石膏肓」。或曰：「膏肓之疾醫緩云不可爲，後世乃有法可艾也。」予曰：「膏肓有法可艾也，泉石膏肓無法可艾也。有法可艾，予亦不艾也。」一笑而書之。明年重午，玉隆病叟楊萬里記〔三〕。《誠齋集》卷七四。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四。

〔二〕池：原作「地」，據四庫本改。

〔二〕有：原作「者」，據四庫本改。

〔三〕玉隆：原作「王隆」，據四庫本改。

不欺堂記

吾友安福彭湛少初重趼觸熱，走百有二十里，訪予於南溪之上，跽而請曰：「湛同里人士曰槎江朱生知微德全者，嘗於先人乎從學，湛與之同研席，繙書策，於今二十年不啻矣。德全之爲人，湛能言之。申旦而起，丙夜而不寐，其志未小也。蓋將味詩書之芳潤，而不知芻豢之悅口；泳仁義之洪瀾，而不知江海之沃日；獵道德之具囿，而不知雲夢獲禽。其志未小也。嘗服膺齋心乎范文正公不欺之言，乃取以名其堂。敬介湛乞先生一言以範之。上何巍而不陟，下何濬而不頤。願細以爲後學惠〔一〕，不寧唯朱生之福，抑湛也實與被焉。昭昭之不揭，昏昏之不發，先生其忍以否？」對曰：「是學也，吾也嘗從事於斯矣。始乎謹獨，終乎至誠。謹獨不盡乎人，則至誠不至乎天。自八聖兩賢，其畀也有器，其承也有系。不此乎在，其將焉在？舍是吾不知所以告矣。豈唯吾不知所以告，八聖兩賢亦不知所以告。」年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

〔一〕細：原作「細」，據四庫本改。

山月亭記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友人王信臣迓予於中路，約予過其家，觀所謂山月亭者。日已旰，未遑也。詰朝夙興，出永豐門，西走九曲，謁親舊，皆寂寂，門未啓，則反而南謁信臣，門啓矣。予入坐賓階有頃，信臣攬衣猝猝而出。是時風雨昏昏，溽淖沒膝。予語信臣曰：「今日遂有遺恨。鄉也山月寧不遠？五十里見我於圖畫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脩廡，陟穹巘，有亭若在天半，掀然孤巘者，山月也。予且喜且喟，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焉在？」信臣指前檐三十許武，石欄崛起，階齒層出者曰：「此是已。」雨小霽，欣然登焉。直下百尺，壁立如削，闐闐數十萬家，如在井底，下視膽掉，遐矚神曠。乃知此亭面勢宅一城高絕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峭秀而邃蔚者，青原也；其左突出而翼截者，東山也；其右首下而厖高者，拜相山也；其下橫厲而皎空者，白鷺江水也。周覽未既，驚風歛起，林木叫呼，大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峰相角，清寒入骨，不可復立，亟歸亭上。予益喜且喟曰：「尚有遺恨。今夕無月。」紹熙四年十月晦，誠齋野客楊萬里記。

《誠齋集》卷七四。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別集卷一九，《古今事文類聚》續集卷八，乾隆《吉安縣志》卷九，民國《吉安縣志》卷四。

〔一〕霽：原作「齋」，據四庫本改。

〔二〕掉：原作「倬」，據四庫本改。

李氏重修遺經閣記

遺經閣者，潭之瀏陽李氏庋書之地也。重修者，李君之傳也。閣之址故在縣之南，之傳所居之西偏。成於隆興甲申者，之傳乃祖致仕君彥從暨乃父德廣也。初取鄒魯之諺以名之，復爲文以記之者，蜀人施君淵然少才也。既扁之以三大字，復與侍講南軒先生張公數十人賦詩以華其紀者，今待制侍講晦菴先生朱公也。歷年一終，再厄鬱攸。致政君喟曰：「災之攸興，不以其近市故耶？」淳熙丁未，一日迨暇，携賓親若子孫，步自縣南而北，至半里所，得其地於太湖山之旁，幽邃演迤。改築有日矣，而父子相繼以逝。之傳既長，刻意嗜學，慨祖父之齋志未攄，則又喟曰：「是閣不建，之傳不名爲人子爲人孫矣。」則惡衣絕甘，圭積黍累，匪閣弗思，匪閣弗爲。紹熙癸丑始克落之，厥址正方，厥廬高涼。自地視閣，歸在天半。自閣視地，濬在谷底。湖鼎三峰，吾山、相臺，挑霄爭高，摩肩並馳，後先低昂，互爲崛奇，一邑之勝無能出其右者。牙籤萬軸，漆書萬卷，是物是儲〔一〕，則又喟曰：「舊記及諸詩皆命代無價手作也，新記微江西誠齋楊先生莫可。」於是不遠千里，走書介予門人安福劉儼以謁於予。予謂儼曰：「爲我寄聲李氏子孫，竹萬箇，木千章，橘千頭，田萬頃，粟帛金玉

固不禁也，世之遺子不以是遺而以奚遺？今李君致政父子之遺爾子孫，不于其貨于其書，不既左且異乎？雖然，不有以左乎彼，不有以右乎此；不有以異乎今，不有以同乎古矣。子其爲我賀李氏子孫之遭也。不寧惟李氏子孫之遭也，亦爲我賀致政君父子之遭也。不寧惟致政君父子之遭也，亦爲我賀茲閣之遭也。」致政君名作父，淳熙甲辰遇東朝慶壽恩授迪功郎致其仕。德廣名日南，之傳字夢符。蓋三世以學行有稱於州里云。紹熙甲寅閏月五日，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又見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二。

〔二〕「儲」上原脫「是」字，據四庫本補。

遠明樓記

予淳熙庚子之官五羊，道西昌，泊跨牛菴，據胡床小極，睡思昏昏也。縣尹李公垂、簿趙公昌父傳呼而來〔二〕，予攝衣躡履出迎。坐未定，二君曰：「先生欲登快閣乎？」予謝曰：「幸甚。」即聯騎疾往。是時春欲半〔三〕，憑欄送目，一望無際，綠楊拂水，桃杏夾岸，澄江漫流，不疾不徐，遠山爭出，平野自獻，視山谷登臨之時，晚晴落木之景，其麗絕過之。而公程駿奔，不得久留，忽忽留兩絕句而去，至今有遺恨也。後十年，予宦江東，予之倩安福劉价以書來〔三〕，爲言：「西昌佳士陳誠之

所居距快閣不遠，而距澄江又加不遠，然出門則江甚遠，蓋闌闌居者百餘室蔽遮其前。有擿誠之者曰：『盍樓其上？』既潰于成，呼酒與二三詩友落之。開窗卷簾，江光月色，飛入几席，淒神寒骨，便覺貝闕珠宮去人不遠。因攜山谷語扁曰『遠明』，願先生記其說。」予許之，未暇也。予既退休于居，誠之拏小舟三百里，冒春雨訪予於南溪之上，投贈予四六五七，皆清峻邁往。予讀之驚異外，問快閣亡恙乎，誠之曰：「江月如故，而落木榮，白鷗老矣。」因跽而請曰：「先生於恂有宿諾，願踐言。」予笑曰：「嘻！吾爲子懼矣。昔半山老人嘗與謝公爭墅，『公去我來應屬我』之詩是也。又與段約之爭埭，『割我鍾山一半青』之詩是也。今子以茲樓偏快閣，非城虎牢之策乎？山谷猶有鬼神，嘻，爭端自此始矣。」紹熙甲寅四月庚戌，誠齋老人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

〔一〕趙公：原作「公趙」，據四庫本乙。

〔二〕「半」上原衍「十」字，據四庫本刪。

〔三〕劉价：四庫本作「劉介」。

吉水縣除屯田租記

予謝病免歸，逃虛幽屏，一日吉水人士王子俊等四百餘人合辭請於予曰：「屯田之爲吉水病，三

四百年於此矣。十餘年來，病之中又滋病焉。蓋自唐末五代以還，吉水之屯田在一郡爲加多，而其租爲已重。乾道、淳熙間，郡白於朝，請官鬻之而更爲稅畝，於是租之爲斛者二千一百三十四有奇，屯田之重租則去矣，而上供之常數自若也。淳熙之十五年，天台陳君臧孫來長吾邑，未及下車，亟詣府，極論其本末。守以其說上之部使者，部使者上之地官。方是時，吉之守王公謙賢也，張公叔椿、鄭公汝諧相繼爲部使者〔二〕，亦賢也。地卿趙公彥逾、丘公密、葉公翥，又賢也。故君之請不壅於聞，乃紹熙之二年，越五月十二日，制詔執事其悉蠲之。命下日，百里之民如痿起行，歡聲丕同，升聞于天。願先生特書以詔罔極，以毋忘諸公之賢，以永懷聖天子之德。」予曰：「諾哉！」紹熙四年秋七月十一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吉安府志》卷三四，光緒《吉水縣志》卷一八。

〔二〕公：原脫，據四庫本補。

邵州希濂堂記

余謝病免歸，僵卧空山，與世不相聞者今三年矣。故人邵陽史君潘侯燾獨不我數遺，千里遣騎，蹟門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永州治中來攝，若稽壁記不書，爰諏故

老，皆無在者。燾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範焉，而不可得，獨潘公興嗣誦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於吾心。廼即治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於斯，讀書於前，退食游息於斯。晦菴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合而言之者也。合而言之尤有意味。此非近世所謂儒者之政，漫漶以干譽者也，子於此當深發矣。』因爲燾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老先生精微之意，微潘公疇能發之，微晦菴疇能領之，微先生疇宜記之？」余賀侯曰：「甚善。然亦難言也。苟似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恕，而皆非也。去其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微有矣，抑侯請大之。老先生不云乎：『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之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以上達其三乎？充其四，達其二，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矣，希之大乎哉？余聞侯之爲邵，其政簡而悉，明而能容，惠而民畏。大丞相益公倡諸臺，以其最上聞矣。蓋其治源流有自云。」紹熙甲寅九月晦，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又見《周濂溪集》卷一一，《輿地紀勝》卷五九，《宋元學案補遺》卷一二，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八〇，嘉慶《邵陽縣志》卷三四，道光《濂溪志》卷七。

譚氏學林堂記

茶陵譚氏世儒其業（一），至今郢州郡博士始策上第者，世選其名，勤之其字也。勤之兄之子知言，年二十有四，嗜學明經，有司以秋賦之溢員選試太學，知言再在選中。嘗築一堂，叢書於間，絕甘屏

葦而以詩禮爲膏粱，捐綺抵縞而以文史爲襟帶，去絲遠竹而以簡編爲笙鏞。問堂名於艮齋先生謝公，公大書「學林」以扁其楣。又問學林之說於余，則訊之曰：「此班固之語，而黃豫章擷之以諗學者也。子嘗觀於高山深林乎？巍巍乎其陟而彌峻也，蔚蔚乎其眺而彌廣也，窈窈乎其蹟而彌邃也。子也入焉，將奚取乎？根柢乎？榮華乎？」曰：「根柢哉！」余曰：「子入學林，亦若是而已矣。而其峻也，其廣也，其邃也，又有甚於此者焉。有義理之林，有文詞之林，有聖賢之林，有名爵之林。由於義理，入自聖賢，此根柢之林也。由於文詞，入自名爵，此榮華之林也。學者亦孰不曰吾將根柢之求而不榮華之求哉！然咀義理者其滋淡，餐文詞者其味腴，蹈聖賢者其塗悠，趨名爵者其蹊捷。子能不誘於腴，不厭於淡，不勤於捷，不惰於悠，則假道義理之林有日矣。不然，腴與淡戰於口，悠與捷戰於心，吾懼榮華之勝而根柢之負也，文詞之誅而義理之荒也，名爵之嚮而聖賢之偪也。嚮聖賢而偪名爵，苟不止，其嚮必至乎爾也。嚮名爵而偪聖賢，雖不止，其嚮亦必至乎否也。子將欲入其林，願聞其嚮。」知言字養正。紹熙五年十二月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又見《古文集成》卷九，嘉慶《湖南通志》卷一七九，光緒《湖南通志》卷三三，光緒《零陵縣志》卷二。

〔二〕茶陵：四庫本作「零陵」。

友善齋記

太學之士有東吳張堯臣以道者，精於文，工於詩，其爲人賢而靜，介而能穆。予初識之於友人張功父坐間，未之異也。一日以道訪予，談學問，講詩文，雷出而水湧，且請予賦寒綠軒之詩。予怪而問之曰：「『偕寒互綠』，此天隨子《杞菊賦》語也。子也方與四方九州之英傑戰得失於賢科之中，於寒綠奚取焉？」以道曰：「先生之所謂奚取，乃堯臣之所以深取也。」予始驚而異之，因爲賦之。予既謝病，退休于居，自念平生若許子紛紛然與百工交易者，自此遠矣。後一年，功父不遠二千里走一介遺予書，以道亦因之遺予書。予發書笑曰：「野人無以供人之求，以道亦豈有求者乎？」而其書詞乃曰：「堯臣嘗愛孟氏之書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堯臣有一齋房，名以『友善』，願先生記其說，以迪其衷，以就其學。」予曰：善一也，今子欲友善，則猶二之也。蓋有有其善者，有友其善者。有其善者，彼之所謂善士者也；友其善者，子之所欲友彼之善士者也。子謂有其善者善乎，友其善者善乎？今夫東鄰有千金之璧，我將假而觀之，其得觀與否，未可必也；可必也，璧猶彼之璧也，而況不可必乎？子盍以彼之璧爲子之璧，則夫所謂善士者，友之可也，不友之亦可也。是則友善之善者也，是孟子之所望於子者也。年月日，廬陵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

〔二〕斯友一國之善士：原脫，據四庫本補。

福榮堂記

紹熙五年，隆慈備福皇太后聖壽八十，迺春王三月〔一〕，皇帝鳴和鑾，備法駕，召爽夙興，星陳天行，朝于慈福宮，奉觴上千萬歲壽。是日壽皇拜前，皇帝拜後，嘉王又拜後，四世重慶，三宮驩浹，怡怡愉愉如也。縟禮告竣，慈顏有喜。皇帝若曰：「有昊博臨，克篤宋祐。佑我王母，受茲介福。施及家邦，予一人敢專嚮之？其錫類介賚，以及人老，惟臣若士若民，父母高年者賜爵有差。」於是太學生員吉州太和縣進士臣胡箋父臣諮封迪功郎致仕〔二〕，母歐陽氏孺人。贊書寵嘉，命服淵曜，邑里交賀，族親相豔，乃扁其中堂，命曰「福榮」，以侈君賜，蓋取諸贊書語也。維吉之胡，其先肇自五季，避地寔來，其別有三：若資政殿學士忠簡公，是爲值夏之胡，其祖伯也。若諱衍，策慶曆六年第，仕至朝奉大夫者，是爲太和南城之胡，其祖仲也。若箋之父子，是爲黃漕之胡，其祖季也。伏而未騫，汨而未昭。其昭其騫，不在箋乎？惟諮里居有賢稱，嗜義若渴，教子若琢切。而箋也允迪其教，用勵其業，將以樹其家而光其宗〔三〕，與九州四海之豪英角其能於上庠，而屢書于月成焉。繫皇上錫類之恩，配于丕天，曷云報稱！將欲報稱，不在移所以孝於親者以忠於君乎？君家資政忠簡大忠高節動天地，貫日月也，師之則是，學之則至，其勿曰「吾家子雲」而外求焉，則幾矣。豈惟報其

君，亦惟報其親。三月既望，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四。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四。

〔二〕月：原作「朝」，據四庫本改。

〔三〕臣：原作「母」，據四庫本改。

〔三〕光：原作「元」，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五三

楊 萬 里 六九

五美堂記

安城歐陽巨卿無它嗜好〔一〕，顧獨以爲善最樂，擇地而趨，擇仁而里，見一善思與之齊，聞一善喜而不寐。有二子，長曰成務，次曰成文，皆幼而警敏，長而俊茂。旁招儒先，授以經學，勵以文行。深念父子責善則不可，不迪以善又不可〔二〕，一日掃溉其所居之堂之前，家人子莫測其何爲，則手種雙桂于其地。二子相顧喟曰：「昔晉人自喻以桂林一枝，今家君兩之，其指不欲才我伯霜仲雪，與晉人爭長而競秀耶？」艮齋先生謝公聞而嘉之，爲記其事，且舉似王氏種槐之意，以攤張其說，以假歐陽氏光，以策礪二子考德進業〔三〕，以顯揚乃父巨卿燾後貽址之遠謀。予得艮齋之文讀之，因署其紙尾曰：「王之槐，歐之桂，巨卿之積善，二子之繼善，艮齋之樂善，一記而具五美。」成務兄弟欣然相賀曰：「右偏一堂未名，今扁以五美其可。」則復介予門人劉儼來請曰：「成務與弟成文蒙被

先人彝訓，夙夜絜遺墮是懼，先生不以兄弟爲不可教，教以五美，先人不尚有知也，不寧惟兄弟受其福，先人實並受焉。願更乞言以終其惠。」予答之曰：「五美之說，昔者嘗聞之子產，復聞之仲尼。子產之五美，諸侯會盟事也，非學者事也。學者之事可不尊仲尼之五美乎？能尊仲尼之五美，斯兼予之五美矣。」儼曰：「先生之惠歐陽氏不既大矣乎？問一五聞三五，聞三五得一五。」成務字幾先，成文字昭先。幾先嘗以文字與計偕，昭先郡嘗舉堪應童子科，其學皆進而未止者也。紹熙五年十月日，誠齋野客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五。

〔一〕卿：原作「鄉」，據四庫本改。下文「巨卿」同。

〔二〕又：原作「大」，據四庫本改。

〔三〕進：原作「請」，據四庫本改。

邵州重修復舊學記〔一〕

庠於黨，序於遂，至一家猶有塾，所從來古矣。邵諸侯國也，繫學獨無。慶曆間，天子有詔，乃克有造，自某侯始也。然草創之初，相宅不諦，誕寘囂湫，獄左庾右，用遷于公門之外，南東其地，乃惟亢爽，自濂溪先生周侯始也。後百餘年，興壞靡常，陰陽者流實汨陳之，易置他所。既易而復，

自胡侯華公始也。地則復矣，而庀閣塞門，峻級塞塗，非其舊也。磳峻而夷，徹蔽而通，繩迂而直，大成之殿，御書之閣，講席之堂，或造或因；柴門直廬，從祀之廡，肄業之齋，庖湍垣墉，皆一新之。於是盡復濂溪之舊，自今黃侯沃始也。經始于去年冬十有二月一日，竣事于今年春二月十日。是日侯與治中陳君岐、郡博士留君祺率諸生釋菜於先聖先師，退，走書來請記其役。萬里復于侯曰：「侯之再復學官，以還濂溪先生之舊，將止於復其宇以還其所遷之舊地乎，將不止於斯而已乎？如其止於復其宇、遷其地而已也，記之可也，不記亦可也。如不止於斯而已也，其爲萬里諗邵之學者曰：『盍以其所以遷遷于善，以其所以復復其性，上也；安其遷毋易其地，省其復毋隳其宇，次也。儒家者流之不戒，陰陽家者流之不禁，無次也。』」是役也，規之者留君，董之者法曹掾張球，佐其費者保義郎、新郴州巡轄蕭楹，進士蕭文蔚云。慶元丙辰四月四日，具位楊萬里記并書。《誠齋集》卷七五。又見《周濂溪集》卷一一，嘉慶《湖南通志》卷四五，嘉慶《邵陽縣志》卷三四。

〔二〕修：原脫，據四庫本補。按此題原似當作《邵州重修舊學記》。

廖氏龍潭書院記

湖之南，大家鉅室富於貲者不少也，其所少者，富於書者歟。其不富者，非以其不嗜歟〔二〕？於

所少之中而僅有之者，其惟攸川廖仲高文伯兄弟歟。予聞其人嗜書如阮孚之於屐，如陸羽之於茶，如子猷之於竹，如淵明之於菊也。如枵斯饗，愈啖而愈不厭，如疢斯痼，愈療而愈不除也。東若閩浙，西若邛蜀，有善本，有精紙，有大字之書，必叩囊底、倒橐中、罄所有，走健步以致之。又聘良工，伐山木，作一書院以庋之，凡數萬卷不翅也。中敞之以「文會」之堂，後附之以「怡然」之軒。臨池有亭，名以「愛蓮」，玩芳有榭，名以「春風」。掖以兩齋，庭列四桂。奇崖峭峰，遠岫遙岑，連者芝秀，孤者玉立，圜者孟覆，銳者筭迸，靜者麟卧，躁者猊怒，左右後先皆環以山。下有回水，匯而爲潭，紺潔冷冽，寒入人骨。相傳有龍，過者神聳，俯者膽掉，故總而命之以龍潭書院云。歲招明師，日集良友，與其子弟講學肄業於間〔三〕，士之自遠而至者常數十百人，誦弦之鏘，燈火之光，簡編之香，達于鄰曲。其子弟服食仁義，沉酣經訓，往往多爲才且良者。往歲之冬，嘗介予猶子壽森來謁予，記之，予曰：「諾哉！」以臂痛未能也，今復來趣。予聞淵有龍者，頷有珠，聖門其猶龍淵乎？泳其涯，必航其源，攀其鱗，必探其頷。故得其夜光明月者，爲顏爲曾，爲伋爲軻，得其璣琲者爲琴張，爲牧皮；得其瑟瑟者爲漆雕哆，爲公良孺。廖氏子弟可不楸哉！異時廖氏子弟有孝友忠信文行名實輝然，映照於湖之南者，予將賀其得珠也。仲高名天經，艮齋先生謝公許其伯仲爲材進士。其父諱彥修，字敏道，嘗爲陽朔主簿。慶元元年十月日，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五。

〔三〕嗜：原作「耆」，據文意改。

〔三〕學肆：原作「舉肆」，據四庫本改。

羅氏萬卷樓記

羅氏皆豫章別也，其在于晉，君章以文鳴。降及五季，則有江東公，今廬陵之羅其後也。出凝歸門北東四十里而近，爲完塘之羅。自武岡公以泓澄演迤之學、蘄刻卓詭之詞第建炎進士，其族遂鼎盛。由完塘西北五十里而遙，爲印岡之羅。自鄉先生天文以《詩》一經爲三舍八邑之師，其子若孫若曾孫以經術文詞第進士者七人，其薦于鄉者何數！至今遂爲士鄉，家章甫，人誦弦也。由印岡西南三十里而近，爲東西塘之羅。自長者長吉始聘師友，闢齋房，訓子弟，今垂五十年矣，而獨未有聞焉。長吉之族德元有孫敬夫，予聞其避俗入山，築樓叢書，扁以「萬卷」，旁招儒先，以範以模。敬夫幼失所怙，每月之吉定省其母夫人外，即往山齋，晨晷宵膏，忘寢廢食〔二〕，記覽簡策，日誦萬言，追琢詞章，月禿千毫。以書來請曰：「宗禮刻意願學，而未得所以學。敢問聖涯奚而可航？聖門奚而可階？」予復之曰：服食仁義，菑畬經訓，學也；誦數訓故，摘豔文詞，亦學也；薄陋藏修，游談空虛，亦學也。子也擇於斯三者，在楸之而已。大抵族姓之盛衰，或以爲數其然，豈其然乎？譬之田焉，水旱數也，勤惰數乎？當武岡公、天文先生之未作，完塘之羅猶印岡之羅，印岡之羅猶東西塘之羅也。今二氏之羅獨殊於東西塘之羅，夫豈數乎哉，夫豈不以人乎哉！使敬夫而爲印岡、完塘之羅，

是亦印岡、完塘之羅而已。豈唯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果能楸焉，後出益可畏，晚發愈可仰，豈惟印岡、完塘之羅而已。敬夫與予叔父弟姪皆親也，予以隨牒倦游四方，晚乃識之。樓之下有堂曰「醉經」，有軒曰「遠俗」、曰「默」、曰「南」、曰「北」云。慶元二年重陽前一日，具位楊萬里記并書。

《誠齋集》卷七五。

〔二〕廢：原脫，據四庫本補。

隆興府重新府學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辭移書於余曰：「豫章學官，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于建炎，而復于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叢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莖莖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承，歲增年培，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入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賁。歲在乙丑，侍郎李公廼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郎張公廼立都門。既屋老而圯，講堂最久，則最先圯。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爲也。齋房久則又圯，新斯齋者樞密黃公之爲也。殿宇久則又圯，重門久則又圯，新斯殿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爲也。公以天朝法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聖，顧瞻踟躕，則見殿

宇將壓，兩序僂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曾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廼誕寘之隘巷乎？』於是市地斥壩〔二〕，召匠屬役。殿宇腐矣，廼撤廼新，櫺星褊矣，廼拓廼曠；戟門陋矣，廼易廼崇。翼以二門，幾其出入，廣厥二序，增之四楹，端委庠左，犧象庠右。費不于官于學之庾，工不于甿于市之庸，執扑不于吏于學之職。厥布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以章計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有奇者，厥瓴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歲之暮春。高明爽塏，美奐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啻也。是可不可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余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之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抑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指乎？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于戟門，若覲孔牆；瞻彼辟容，若侍燕居；詠彼春風，若聆喟歎。去聖人之門若此其不遠也，近聖人之訓若此其甚也，盍退而日三省吾之所以心得而身充者、家蹈而國達者，孝歟，忠歟，仁歟，義歟？得諸心矣，充於而身者反否焉，而謂得於心也，可乎不可也？充諸身矣，蹈于而家、達于國者反戾焉，而謂充於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子？」公名戡，字定夫，莆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有焉。具位楊萬里記。

《誠齋集》卷七五。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南昌府志》卷一五。

〔二〕斥：原作「片」，據四庫本改。

喚春園記

新喻縣南五十里而近，有鄉曰臨川，其山深秀，其水紺潔。東西行者未至十里所，則望見一峰孤聳，如有人自天投筆於太空，至天半翔舞翻倒而下，至地躍而起，卓爾而立，其跼豐而安，其穎銳而端。又如有人卧地仰空，醉持翠筆而書青霄也。故里之人名之曰「卓筆峰」云。士之居于臨川者，皆爭此峰而面之。面之者衆，而莫有正焉者。面之而正焉者，惟人士周仲祥之居爲然，餘皆不然。不然者皆仲祥之爲嫉，嫉仲祥而仲祥不懼，又加貪焉，又築一山園於居之旁，其求多於此峰未已也。一日介吾亡友之子劉庭杞繪畫其所居與園與此峰以來，求予名其園，且記之。予歷指以問曰：「彼園之山椒有亭，翩然其上，如張蓋風中，勢欲飛去，有掣而止之者何？」曰：「此靜菴也。」「彼山之趾有大屋，碧瓦朱甍，風屏月櫺，閣其上而齋其下，學子往來，操琴枕書，口吻鳴聲者何？」曰：「此用德之堂，右以進修之齋，左以醉隱之軒，而冠以繡經之閣也。」「彼園之植高者雲倚，卑者地覆，纖者茸如，茂者幄如，丹者、素者、碧者、畦者、汙者又紛然如時女之出闔閭，酣遲日而拾瑤草者何？」曰：「水者蒲蓮，陸者卉木也。」予歎曰：「又多乎哉！」仲祥掇此峰於懷袖多矣，而園亭卉木之幽茂盛麗復如此，其取諸造物，不曰又求其寶劍乎？予恐造物者亦將仲祥之爲嫉，嫉之者不寧惟臨川之士而已。園之景名其一，遺其百，則兼總而命之曰「喚春」，蓋取諸劉夢得之聯句云。仲祥名瑀，喜

教子，好賓客，艮齋先生、謝公爲記其堂，亟稱其賢。其一子某未冠已秀警，誦書如水倒流，下筆翩翩有可愛者，其筆峰秀氣鍾美於是乎？韓宣子曰：「周禮盡在魯矣！」慶元二年十一月初五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五。

委懷堂記

宣溪王价卿淳熙癸卯訪予東山之西，南溪之北，與之語，如江吐月，如山出泉，如珠走盤也。蓋其家自察判公旁招明師，多取端友，儲書三萬卷，無日不討。子若孫立於庭而訓之，于承家之不易，樹身之孔棘，我有方策，汝其耨之，我有師友，汝其範之「二」。故吾州世家言子弟之秀且良，有文而劬於學，必曰宣溪之王。如价卿者，豈非所謂王氏之秀且良、有文而劬於學者耶？使予不敬之，不愛之，不可得也。父兄之教，其端使然哉！它日遺予書曰：「維藩於人間世之所好者，未嘗不望望然去之。至於欣欣樂之者，皆人間世之所不好者也。偶讀淵明詩至『委懷琴書』之句，作而曰：此維藩之心而出於淵明之口者也。敬以名其肄業之堂，願徼福於先生，乞一言以記其說，且作三大字以扁其上。」予爲扁之，未暇記也。今日皮仲文歸自宣溪，首跽而請曰：「价卿委懷之記，先生忘之否，肯爲作否？」予笑曰：「東坡先生不云乎：『詩債隔年而後還。』予逋价卿之責，今十年矣，其可不庚乎哉，其可忘乎哉，其可使催租人徒手復命乎哉？」年月日，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五。

〔一〕汝：原作「沙」，據四庫本改。

趙氏三桂堂記

國朝皇族之英，自拔於綺襦金貂之林，而爭衡於秀孝文儒之囿者豈少也，而六世業儒，三世中文科者，亦往往如麟之角。兼此而趾美者，其惟少師惠國良公之一門乎？試冠延和，頌獻聖武，仁宗皇帝是以有務學秀出之詔；宗學方新，經術首選，英宗皇帝是以有文義異等之擢；學洞《詩》《禮》，傳釋《孝經》，神宗皇帝是以有究厥微言之褒。至南陽侯傳惠國之業以訓其子正議公，每日：「五十二子，可教惟汝，汝可不懋？」正議公感父之訓，念祖之業，耕獵種績，溢爲偉辭，儒先推表，厥聞允焯，遂中紹興戊午之科。正議公又傳南陽侯之業以訓其子徽州公，且曰：「吾以武階易爲文臣，汝今未官，可不吾續？」徽州公於是鑽礪覃思，繼戎先烈，遂中紹興戊辰之科。徽州公又傳正議公之業以訓其子亮夫，亮夫以訓其子時侃、時俊，二子皆以文詞薦名，而時侃遂中慶元丙辰之科。是歲六月，時俊來爲吉州戶曹掾，携徽州公書遺予曰：「彥恂愚不肖，不能大先公之門。惟是世業一卷之書，六葉授受，不敢汙萊。嘗勵諸孫曰：『汝儻世科，當爲汝作三桂之堂。』今不踐言，罔克用勸。先公之故人惟子在，盍爲我記其說，用光光前文人，以起起吾又子又孫，子獨得辭？」余報之曰：「自晉人以桂林一枝自況，相傳至唐，乃以策第禮闈謂之擢桂，歌於杜氏之詩。今君家擢桂三世，可不謂衣冠

之盛事矣哉！抑君其懋諸子諸孫以君家一卷之書，且一卷之書未易言也，顧所用何如耳。收科發身，一卷之書也；惟忠惟孝，以維城王室，盤石國祚，俾宋萬嗣復無極〔二〕，則君家子孫久大閎遠亦與宋罔極，亦一卷之書也。顧所用何如耳。惠國諱某，南陽侯諱某，正議公諱公稱，字子顯。正議公累治劇郡，紹興間其治最天下，晚守京口，獨當辛巳虜寇之鋒，其功不細。未報而沒，至今屈之云。年月日，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五。

〔二〕「無」下原衍「無」字，據四庫本刪。

贛縣學記

贛縣治之西南祀孔子，故有廟，學則未聞也。後廟亦廢，其地入祥符宮。皇祐二年，縣宰王君希即舊址作新廟，即廟廡爲學舍。至紹興庚午火于叛卒。後六年，予爲州戶掾，武夷陳君鼎元器爲宰，盱江黃君文昌世永爲主簿。一日二君約予登覽縣學之地，則槲棘生之，瓦礫翳焉。二君慨然欲復之，未能也。後四十二年，黃君之弟文暉來爲宰〔一〕，其治明而寬，惠而能斷。期年民馴其教條，而樂供其貢賦。公上既給，廼斥其贏爲錢百萬，攝守黃侯渙復佐以五十萬，中峙大成之殿，繚以七十餘區之屋。講席有堂，入直有廬，肄業有齋〔二〕，東西有序，庖湢有所。肇脩胡簋，繪事從祀，百爾文物，

彪列一新。釋菜之容，觀者起敬，誦弦之聲，聞者勸學。屬役於紹熙甲寅之季春，而考室於仲秋。黃君走書來請予記其成，予復之曰：子之兄天下士也，予之畏友也。然是學也，子之兄嘗有志矣，而莫之就。天下之事，因則易，造則難也。今子能造而新之，其不曰難乎哉！子之兄之所難，而子之所易，其不又難乎哉！事之難者，子既易之矣，事有至易而人反難之者，子抑聞之乎？贛之爲邦，其山聳而厲，其水湍以清。聳而厲，故其民果而挾氣；湍以清，故其俗激而喜爭。長民者曰化之難也，予則曰化之易。若之何其易也？彼其挾氣，獨不可因之使果於義；彼其喜爭，獨不可因之使激於節與名！若之何其不易？且百年之間，如陽行先，如孫介夫，如李先之，非贛人乎？非名義之君子乎？使崆峒爲淵，章貢爲山，曰贛之士不復有斯人也，其孰曰不可？不然而曰斯人不復有，其孰曰可？顧所以因而使之者何如耳。然則因而使之奈何？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斯道也，因而使之之道也，非乎？長民者獨不聞之也乎？故曰因則易。今孟子之言，子已得之矣。異時將有磊落光顯於朝，以名義聞天下者，其必贛之士也夫，其亦子之教也夫！予老矣，其獨可得而見也夫！」慶元二年冬十月十五日，具位楊萬里記并書。《誠齋集》卷七五。又見乾隆《贛州府志》卷五。

〔一〕弟：原作「第」，據四庫本改。

〔二〕肆：原作「肆」，據四庫本改。

廣漢李氏義概堂記

予自少從紫巖先生父子間講學，則聞先生同郡有君子焉，李其姓，發其名，浩然其字也。讀書不爲空言，業文不爲篆刻，譬如農夫，耕以忠孝而種以仁義。視君以親以仕，不仕而忘其慕，視人以身以莅，不莅而異其惻，君實耻之，予私竊起敬焉。後班于朝，見蜀之賢大夫士益衆，問以所聞，則又益詳。咸謂君在辟雍奏疏，論靖康之危，報聞而歸，可以已矣，君則喟曰：「苟可以報國，吾何愛焉？」紹興丙辰之旱，傾家爲食以食餓者，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志在及物，吾何求焉？」乾道二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三年又旱，又行之如初。太守不以聞，天子不得聞，可以已矣，君則又喟曰：「吾自爲善耳，吾何懈焉？」如是者三十餘年矣。五年則又旱，又行之如初。蓋甿之枵而舖，瘠而腴，殫而蘇者，至是枚數其人至二百七萬一千三百有奇，斛計其粟至一萬四百六十有奇。於是里之甿且怨且譁，相與謳曰：「我有耄老，李君粥之。我有振髻，李君穀之。孰旌李君？吾尸祝之。」是歲之冬，廣漢新太守余侯時言至止，聞而忸曰：「州有斯人而壅於上聞，咎不予在？」則以其事上于部使者轉運使趙公公說，亟以聞。宣撫使樞使王公炎，又三以聞。後宣撫使薛公良朋又以聞，後轉運使王公璠、趙公不息又以聞。孝宗皇帝嘉之曰：「爾以布衣居于下土，乃因年饑，多所全活，仁心義概，徹于聽聞！」迺錫贊書，官以九品，時乾道九年閏正月九日

也。於是君之名一日布海內。君既拜上恩，則扁其堂曰「義概」，以侈君賜。後若干年，君之孫寅仲以奉大對剡切第甲科，佐著庭，史成增秩，復請於朝，願移榮於君。太上皇欣然曰：「孫知尊祖，朕之所嘉。」再贈承務郎，然後里之毗怨者懌，譁者息，謳者默。今年三月寅仲，以書及圖抵予曰：「義概之堂，先祖名之，未暇作也。重惟先志其可弗承〔二〕，茲堂其可弗築？端策面勢，得其址於先人敝廬之側，西山之趾，蓋再一終乃克有就，復閣其上，扁以尊祖。執事嘗爲賦詩，今不爲記其役，以此誰諉？」則諾而書之。其高三十有九尺，廣倍之，深三分廣之二。閣以尊奉兩朝之贊書，君像在焉。群賢之詩則刻石堂上。慶元三年上巳日，中大夫、煥章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楊萬里記。

《誠齋集》卷七五。

〔二〕志：原作「忘」，據四庫本改。

玉笥山重修颯馭廟記

惟泰元尊嶠下土，鞠萬生，俾發育亨嘉，罔有札瘥，豐楙穎栗，罔有捐瘠，怡愉洽熙，罔有哀籲，是惟皇皇后帝之心。然高居霄極，下視豪端，或闕兩間，或壅升聞。則有伯強獷狂，崇降威虐，我民於是乎有癘疫之眚；虐魃支祁，僭暘逆澤，我民於是乎有乾溢之眚；回祿屏翳，鬱攸飄怒，我民

於是乎有燬糴之眚。我民披肝爲紙，滴淚到泉，叫閭排雲，將焉攸訴？惟天一方，必有名山大川之神，代天臨徹帝省，挈携陰機，簫勺民瘼。孰弄疾威，睽閃睚眦，孰曠孰墊，孰噫孰欠，孰燧厥燄，聞而藥之，膏之濯之，淪之流之，燂之收之，駕彼飛龍，乘彼白雲，秉蠡旗，提青萍，撝訶百神，詰誅萬祆，惠鮮我民，會歸和平，迪民之康，樂帝之心？惟大江之西，吉之吉水，出縣北東六十里所，鄉曰某鄉，山曰玉笥，廟曰颯馭者，帝心所倚，民命所寄，其不在茲？或曰西嶽華山之神離宮也，或曰吳史君雲儲之神，受后帝茅土于茲山也。初名「雲騰」，自唐之天寶神所命也，今日「颯馭」，自皇朝之宣和徽皇所錫也。上訴章貢，下沿洪撫。旄倪奔奔〔二〕，農商焚焚，士夫欣欣，相踵于塗，胥會于祠。彼以祈年，此以祝釐。弗牲弗營，惟蒞惟粢。祝史致告，如鼓答桴。隕祉山則，疵癘不作。霖霖時叙，婁豐孔碩。潦反其壑，火熄風寂。頻年泰和，我民舞歌。則相與視廟疏罅，諷其壞隕，某殿某室，某像某服，是建是築，是葺是縮，于瓦于木，于堵于屋。昔故今新，今煥昔塵。匪神我勤，繄我答神，用永賴于我民。其費出于里之人，其倡之者予友生鄉貢進士魯三異云〔三〕。慶元五年十月既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記〔三〕。《誠齋集》卷七五。

〔一〕奔奔：原脫一「奔」字，據四庫本補。

〔二〕魯：四庫本作「曾」。

〔三〕閣：原作「闕」，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五四

楊萬里 七〇

隆興府奉新縣懷種堂後記

奉新人士王模、袁去非，將仕郎曾商英移書合辭來請於余曰：「先生宰新吳日，大帥樞密武夷劉公嘗請於朝，爲民除僑田之害，邑人德之，作懷種堂以祠之，先生記之矣。今又有可記者。蓋自紹興經界既行，民田既正，惟是田之在官，其名曰營者，皆地之幽遐，疇之汙萊，民之荒棄者也。於是官無日不討其民，強而授之曰：『惟種惟糧，於我乎取。惟犢惟來，於我乎貸。惟繇惟更，於爾乎復。厥田畝賦米斗有半。厥土畝賦泉六十。』民咸利其薄征，始競耕焉。其後議臣建白，鬻之。於是民之田此田者，以泉讎官，以田業己，不省其害也。吏言於官曰：『新田之賦，不當夷於民田之賦。』於是兩稅二役，繭絲預買，爲粟爲帛，舉重其估，易而爲泉。民之輸者，其費視舊十百，始不堪命。民訴之邑，邑謁之州。州諏之吏〔一〕，吏曰：『不可。』今明府張君琯未及下車，究知民之甚病者在此，

力謁之州，其不可益堅。於是君孤憤不勝，欲解印綬挂縣門去〔二〕。模三人舉幡倡邑民遮留，曰：『寧存民病，勿失賢宰。今請不可，何知後終不可耶？後有賢帥〔三〕，與賢宰意合，則必可矣。』未幾龍學尚書廣漢張公來帥豫章，君欣然曰：『吾幾妄去。今謁不行，則去不妄矣。』即重謁之於公，公欣然行之。吏猶爭曰不可，公一不聽。於是田無故新，均曰民田；賦無抑配，均曰正賦。然後新田之民爲戶一千有九十，蹙者舒，凋者蘇，疾者除，舉以手加額而相賀曰：『微吾宰張君，不能爭吾民難爭之賦；微吾帥張公，不能從吾宰難從之請。』是可不大書特書，以侈張公莫厚之惠，以慰吾民無窮之思？願先生記焉。模三人者當與邑之民繪公之像〔四〕，與劉公同堂社而稷之。前劉後張，文武忠孝則人相若，師長慈惠則政相若，剡礪疾苦則事相若。兩公玉立，二碑對峙，式永厥垂，其不淵曜？先生雖欲辭，將何辭？」余謝曰：「其何敢辭！」或曰：「兩公除民之害則同，然而孰難？」余曰：「劉公易也，張公則難耳。」且事有欲爲而不得爲，有得爲而不欲爲。不得爲者在上，我欲爲之，我能言之耳，行與否在我乎？故曰難，劉公是已。今張公行之自我，不行亦自我，上無梃，旁無牽，顧我不欲耳，我欲之何難焉？曰：惟其得爲，亦得不爲，是以難爲。何也？以新田用舊賦，捐州家十百之利，其細匱官，其大匱勳，何謂不難？或曰張公亦非難也，留此以遺張公者則難也。併書其說以答三士。慶元戊午人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

〔二〕州：原脫，據四庫本補。

〔二〕挂：原作「桂」，據四庫本改。

〔三〕帥：原作「師」，據四庫本改。

〔四〕模：原作「摸」，據四庫本改。

靜菴記

宋中興以來，自高宗及孝宗及太上及今上，四聖御極七十有四祀，臨軒策士凡二十有三，得人衆矣，不可得而詳已。惟我大江之西有一族而叔姪同年者，一時艷之，以爲盛事，若予與故叔父麻陽令諱輔世是也。有一家從兄弟同年者，若予族叔祖忠襄公之二孫，曰炎正、曰夢信是也。有同產兄弟而同年者，若吾州印岡之羅曰維藩、曰維翰，蘭溪之曾曰天若、曰天從是也。有父子同年者，若清江之徐曰得之、曰筠是也。至於父子有後先，異時而同登甲科者誰歟？故資政殿學士、參知政事清江蕭公照鄰，紹興十八年甲科第五，而其子景伯又以淳熙十四年甲科第四，弓冶奕葉，名第趾美，其不又盛矣哉！中興以來，一家而已。景伯收科之年，蓋孝宗之季年，王道郅隆之時也，如唐之貞觀、開元，如本朝之慶曆、元祐。而景伯以卓詭切至之言，上當聖心，臚句之日，參政以疑丞侍玉座，觀殿上傳呼其子姓名，景伯既出班，再拜謝恩畢，參政自帝左右趨而下文石，復再拜謝恩。自宰相侍從百官及在廷之士，皆咨嗟歆羨。予時亦以省試官待罪廷中，目睹盛事，謂景伯十年鳳池，名位視其父有過之

無不及者。後十四年，予既以衣冠挂神虎門上，而景伯方爲國子博士兼史官，遺予書曰：「逵嘗讀《易》，竊有志於『靜』之一字，則以名其所居之草菴以自儆焉。敢請先生一言以記之。」予復之曰：「在《易》，貞雷而其悔山，以靜靜動之義也〔二〕，故其卦曰《頤》。頤者，養也。貞山而其悔雷，以動動靜之義也，故其卦曰《小過》。小過，過也。知以靜靜動之爲養，又知以動動靜之爲過，則靜之道得矣。然聖人猶有大戒焉。何戒也？《頤》戒在初，《小過》戒在上。然則靜終不可動乎？曰：靜而不動，可以動矣。」慶元六年五月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

〔二〕「以」上原衍一「山」字，據四庫本刪。

張希房山光樓記

永豐石井張氏，秀民相望磊磊也。昔乾道間，文仲、武仲弟兄好義，喜賓客，治樓觀，築園囿，與往來士大夫行樂其中。文仲之樓命曰「霽月」，武仲之樓命曰「憑虛」，皆求名於予，而予命之也。今垂四十年矣。客有自石井來者，予必問二樓無恙否，爲我寄聲樓中風月。客曰：「霽月故無恙，憑虛今爲烏有先生矣。」予每歎息，歲月無幾何，而物之廢興乃爾其速也。客曰：「憑虛雖廢，而武仲有賢子師良字希房者，種學擷詞，尤工詩句，即其舊址作新一樓，靡汰昔宇，靡遁今覽。宇前有嶼，

嶼上有葩，嶼外有沚，沚中有藻。沚外有疇，野若博局；疇外有溪，橫若羅帶。是皆未足爲樓中之偉觀也。」因出袖間一圖，予披而視之，則佳葩美木，繁藹爭發，秀色奮目，奇芬襲人。予爲驚喜，客曰：「未也。」客以右手卷其軸，而左手舒其繪。樓隱隱浸沒，而葩草翻翻退藏。忽有萬峰橫空起立，邇者如黛，遐者如黝〔一〕，濃者如濕，淡者如無，銳者如筍，卓者如屏。跳青躍碧，吁雲喻霧，或嚮而來，或背而去，或偃而倨，或僂而揖，或奔而追，或凝而居。予不覺眸子眩晃，應接不暇。客曰：「某之來也，希房九頓首奏記，願徼福於先君武仲，敢請先生名此樓，且記其役。」予曰：「韋蘇州之詩不云乎：『鳥啼山光夕。』此古今絕唱也，命以『山光』可乎？」客謝曰：「幸甚。」年月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又見乾隆《吉安府志》卷一〇。

〔一〕如：原脫，據四庫本補。

章貢道院記

贛之爲州，控江西之上流，而接南粵之北垂。故裏顓一路之兵鈴，而外提二境之戎昭，其地重矣。邑十而大，疆袤而阻，物夥而昌，其事叢矣。民毅而直，小誦必見於色，小伸即釋，可以義激，亦可以氣而慝，其俗古矣。地之重，事之叢，俗之古，故視邦選侯比他郡惟艱。慶元五年，前尹直秘

閣、郎中三山彭公改帥五羊，皇上命祥刑使者華文大卿雪川俞公兼領府事，蓋弄印不畀者將期。逮十有一月，以畀今尹右史舍人括蒼張公。公來之初，延見士民，覽觀風謠，愛其質直〔一〕，信其無諛，則籲其耆老而諗之曰：「而之所大欲，將無在於父母妻子之相安乎？將無在於衣食飽溫之不匱乎？將無在於刑憲頌繫之無麗乎？」皆對曰：「諾。」公退而喜曰：「謂贛民未易治者，皆謗吾民者也。」即表聞于上曰：「凡厥有生，性皆本善。」又曰：「若先以小人而待人，豈古者良吏之爲吏？」斯言一出，十邑之民以手加額，家傳人誦，楮生毛穎，其價十之。於是一令無出，出而必承；一政無行，行而必傾。無改民勇，勇於孝悌；無息民爭，爭於耕織。年穀大穰，盜訟頓清。未期年而贛之治聲以最聞焉。於是一府之督郵、從事皆賀公曰：「公之表詞，人始而未信，中而信且疑，今罔不信矣。」非夫人之信於公，而公之信於人。非夫公之信於人，而公之信於心也。大哉，心乎！以政化者，揉木之枉，以心化者，以枹召響。公笑指其燕喜之堂曰：「此非燕喜之堂，吾州之道院也。」賓皆曰：「然。」遂易其扁，曰「章貢道院」，而以書屬予記之，則書其所聞以復之。公名貴謨，字子智，與予友善今二十年云。庚申十月十八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又見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五，乾隆《贛州府志》卷一二。

〔一〕愛：原作「受」，據四庫本改。

湖北檢法廳盡心堂記

鄱陽忠定張公參政孤忠大節，霜清玉潔，在廟堂而百官聳，在邊鄙而四夷服，在出處而萬民仰，蓋紹興名臣之冕弁，江左人物之泰華也。由今望之，生氣凜凜。故其典刑文獻，衣被子弟，傳襲宗族，如漢韋平，如晉王謝，家芝玉而人鳳麟。今湖北憲臺檢法官張君瀛其群從之仲季也，以達學懿文拔奇輩流，蚤踐世科，趾美續聞。方當聖上體天大德，蹈舜好生，妙選膚使，桂林唐公爲祥刑使者，又差擇語掾如君者以賓贊之而諏律焉。退之所謂志同氣合，川泳雲飛者，不在此其將焉在？君於今年某月某日以公廨久敝，撤而新之。於其東偏作一燕坐，閣其上而堂其下，扁其堂曰「盡心」，蓋取諸《禮經》例成之戒也。不遠千里，移書謁記於萬里曰：「瀛不佞，生也後，仕也遐，願一就先生之下風而亡繇。然幸與先生之季子爲僚於斯，將有請於斯。斯堂也，斯名也，瀛竊願學於例成之君子焉，惟先生進之。」某復之曰：「盡心於刑，其戒在《禮》。其說在《易》。《易》之《中孚》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夫議獄云者，將議而入之歟，抑亦出之歟？緩死云者，將緩之而求其死歟，抑求其生歟？惟君子之孚於中而誠於心者知之矣，此盡心之說也。昔于公之陰德，其慶在定國；歐陽崇公之仁，其報在六一先生，君子遲之。若君之盡心者，今蓋稀矣。《空桑》不云乎：『豈若吾身，親見之哉！』惟君楸之。」嘉泰元祀十月望，具位楊萬里記并書。《誠齋集》卷七六。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四

秀溪書院記

安福縣之南三十里而近，有秀溪者。十里而九榮，凝爲天鏡，涌爲車輪，行爲齊紈魯縞之紋，激爲金簧玉磬之音。人士周奕彥博居其上，築館臨之，命之曰「秀溪書院」。講經有堂，諸生有舍，叢書於間，旁招良傅，以訓其四子，曰伯紀、承勛、伯仍、大同。艮齋先生聞而嘉之，爲大書四字以署其堂焉。彥博來問於予曰：「奕也聞先生之於後學，勿之有拒焉爾矣。蓋有不可教而教，未有可教而不教也。蓋有未嘗問而告，未有有問而無告也。奕將俾諸子之學繫理義乎，或曰：『若是哉，其左也！』今之仕者非此其出也。』繫文辭乎，或曰：『若是哉，其洿也！』古之學者非此其入也。』願先生攤張謝公大書書院之旨，以啓其衷。」予對曰：子之言皆是也。抑漢高帝所謂公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我今告子。子以爲聖人之經，君子之學，端奚事乎？道之以人之理，齊之以人之綱，如是而止耳。綱焉在？曰親曰君而止耳。理焉在？曰孝曰忠而止耳。故動天地，貫日月，通神明，開金石，表四海，範百世，莫大乎忠孝。昔者孔子嘗謂古之學者爲己矣，欲知古人爲己之學，此其是也，曰左可乎？若夫學文者，孝弟之餘力也；修辭者，立誠之宅里也。故四教首文。黎獻先言：「昔者子張嘗學干祿矣。」欲知今人干祿之學，此其是也，曰洿可乎？將由夫或者前之說乎，是木植而斲其柢也；將由夫

或者後之說乎，是穀茹而訕其耘也。子於斯二者，惟勿後乎子之所先者，勿先乎子之所後者。勿訕其耘左者，其不右乎？勿斷其柢洿者，其不隆乎？子盍於孔子、子張而問之乎？彥博嗜學而強記，經史百氏靡不綜貫云。伯紀、承勛婁以詩學首選於膠庠，餘皆競爽。嘉泰壬戌人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萬里記并書。《誠齋集》卷七六。

醉樂堂記

吾州歐陽氏，皆率更之苗也。率更之葉五傳者曰琮，刺吉州，子若孫遂家焉。琮之葉又八傳者曰萬，宰吉之安福，其子若孫家于吉者派爲三支：一支爲永豐之歐，六一先生是也；一支爲廬陵之歐，近世詩人伯威是也；一支爲安福之歐，今奉議郎賜緋魚袋紹之是也。紹之自未冠，在縣庠弟子員中已嶄然角立，讀書五行俱下，試文屢中甲乙。至鄉舉輒不讎，乃拜王父藤州史君門子之命，非其好也。四轉而爲永州錄事參軍，於是年四十有九矣，慨然太息曰：「大丈夫不爲風翮九霄之鵬，則當豹隱南山之霧耳，安能作韓退之判司筆楚之酸語乎？昔朱買臣曰『吾年五十當貴』，吾亦曰『吾年五十當隱』。」於是上書北闕，願致爲臣，挂其冠。即日自駕柴車歸安福東門外秀峰之西麓，開三徑，懇九畹。垣一圃，野千畦（一），晝爾于行，宵爾于營。某所高寒，亭之榭之；某所深窈，沼之沚之；某所演迤，花之竹之。其芰其蘭，尸祝靈均；其菊其松，尚友淵明；其石其泉，佳招游巖。日與方外之士

觴詠其間。乃作一堂，奄有萬景，揭以「醉樂」，師我醉翁。堂成，與客落之。客曰：「醉翁之樂不在酒，而在山水之間。子之樂何如？」紹之笑曰：「我醉欲眠，姑俟他日。」紹之名似，得謝今十年矣。嘉泰壬戌閏月望，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吉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

〔二〕郢：原作「內卦」，據四庫本改。

永新重建寶峰寺記

安福之南垂，永新之北際，介乎其間，有山孤秀，其高五千尺，其袤數十里。遠而望之，儼乎如王公大人弁冕端委，秉珪佩玉，坐于廟堂之上，使人一見而敬心生焉。迫而視之，澹乎若巖岳幽人被薜荔，帶女蘿，餐菊爲糧，紉蘭爲佩，呼吸日月，掇挹雲煙，使人一見而塵心息焉。故老相傳，其名曰萬寶峰云。距山不遠，有浮屠氏之宮曰寶峰寺，飲山之翠，納山之光，領山之要，里之人樂游焉。而樂之尤者，槎江居士朱君諱戩也。始游而愛其幽邃，听而來，夕而返，超然有會於心，久而忘歸。既而惜其棟宇之壞隤漫漶，欲葺而新之，蓋心許而未之言也。一夕夢至某所，若道家所謂小有天者。其地瑤玉，其厦金鏐，其浸芙蕖，其林多羅，其禽頻伽，其牧猿猊，其人偏袒右肩，其服珠琲孔翠，

往往或跨龍鳳以爲駟，或坐菡萏以爲床，駕雲騰空，超忽變化。須臾，山川草木，異彩炳煥，皆若金色，光奪人目。霍然驚起，因悟曰：「茲非予之心許而未言者耶？」則倒橐召匠〔二〕，斲山取材，爲殿爲堂，爲寢爲廊，爲門爲墻，爲圃爲像。樸斲堅好，琱飾備具，金碧有爛，鼓鍾其鏜。市腴田以業其生，賈度牒以世其徒，遂爲衆山佛宮之冠。至其子良肱繼再葺焉，近歲戊午燼於鬱攸。其孫知微、知廣復一新之焉，於是壤之蕪者薙，基之窪者夷，級之缺者甃，宇之燎者立，像之亡者補，尺椳寸甃，舉非其舊。其舊惟數古佛及政和間一大鍾而止耳。里人縱觀，耄耆喜其復，穉者駭其麗，遠者賀其新。寺始葺于紹興之甲子，再葺于紹熙之庚戌，一新于慶元己未之仲冬。後先之費，爲錢各百萬云。既成，知微介予倩劉億來謁予記之〔三〕。予喟曰：天下事患莫之倡，倡之矣，患莫之繼。然士大夫之家而祖而父倡以忠孝，繼以背誕；倡以術業，繼以荒嬉。是亦繼也，有能如知微弟兄之繼其父祖之志者乎無也？抑請大之。其明年四月十一日，通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致仕楊萬里記并書。《誠齋集》

卷七六。

〔一〕倒：原作「側」，據四庫本改。

〔二〕倩：原作「債」，據右引書改。

長汀縣重修縣治記

閩之爲郡八，孰難理？曰汀。汀之爲邑六，孰難理？曰長汀。曷難乎汀？曰其山峭屺，其川怒湍，其氓悍堅^{（一）}。曷難乎長汀？曰汀爲閩尤，長汀爲汀尤。天台謝君周卿佩印組，一之日顧而嘻曰：「地罔險易^{（二）}，險易在令。氓罔悍愿^{（三）}，悍愿在政。」爰整維綱，爰究源委，以肅乎氓者肅乎躬，以繩乎胥者繩乎衷。先是邑以鬻鹽爲田外之賦，又以餐錢爲俸外之給^{（四）}。君曰非令甲也，則却而儲之於外府。迨暇循行邑居，周視墻屋。問其門序，傾西隕東；問其園扉，上雨旁風；問其帑庾，戶蠹壁空。初而戚，既而憚，曰：「不有外府？」於是畢捐所却之布爲錢萬者百，廼市松石，廼陶瓴甃，廼屬匠役。門序鼓樓之屋若干區，皆因故爲新；園扉之屋十有二區，帑庾之屋十有四區，皆以新易故。又以其贏爲燕息之所。其肇造者曰釣臺，曰村莊，曰靖節之祠。亭曰森爽，閣曰蓬萊。其更造者曰琴堂，曰偃室，曰槐堂。匪棘匪紓，若倦若劬，期年倂功，無廩公藏，無聳民聽，霍然山出，煥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己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然霞湧。君子謂是役也，一舉而三善具矣。費而不費，捐己所却，取疑從舍，受疑從辭，不曰潔乎？不知其賦視其贏，不知其野視其庭，不曰敏乎？事輯而民不疚，役不迫而功就，不曰惠乎？仲尼不云乎：「惜哉，不齊之所治者小。」嘉泰三祀二月庚申，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四。

〔一〕「堅」下原衍「堅」字，據四庫本刪。

〔二〕罔：原作「岡」，據四庫本改。

〔三〕悍：原作「怛」，據四庫本改。

〔四〕又：原作「鹽」，據四庫本改。

瑞蓮齋記

吾邑之士蕭君季隨弓冶祖考，襟帶詩禮，耕獵陶楮，士之良也。少之時，徒手持一泓暨一中書君步入吾州萬鵠袍之場，其聲籍甚也。已而曰是不足爲，歸而遁其光，遣其子異負笈遠從侍郎章公學焉〔一〕。其文日進，士友推服。歲在戊午，其子肄業齋房之前池中生蓮〔二〕，一莖二葩，章公聞之曰：「耿耿祉哉！爲之兆矣。」是秋有司薦異詣太常，又上異之子應雷可博士弟子員。章公喜曰：「吾言其有合哉！」則大書「瑞蓮齋」三字，以遺季隨，季隨廼遣異來謁予記之。予曰：章公之所記瑞，其止於一蓮而已乎，將不止於一蓮而已也？予聞蕭氏之先，其種德百年，至季隨遂有聞焉，不曰瑞乎？至異又有聞焉，不曰瑞乎？至應雷又有聞焉，不曰瑞乎？抑予猶有以楸焉者。而家在唐，自瑀至遇持國秉耒八葉，茲又瑞之大者。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楸乎？抑予猶有以擇焉者。瑀之忠，復之直，瑞也。嵩之貴，俛之達，亦瑞也。後之瑞，瑞于而家者也；前之瑞，不惟瑞于而家者

也。予欲而家之子若孫襲八而九，可無擇乎？嘉泰甲子燈夕後二日，具位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
又見《永樂大典》卷二五四一。

〔一〕從侍：原倒，據四庫本乙。

〔二〕齋：原作「齊」，據四庫本改。

山居記

山居者，待制、侍郎雪川沈公賓王之居也。賓王之居，不于其山于其郭，而曰山居者，癖於愛山也。人各有癖，武子癖於馬，賓王癖於山。郭居而名以山居〔一〕，以見愛山之意，無適而非山也。賓王胸次灑落如風櫺月牖，韻致清曠如雪山冰岳。身居金馬玉堂之近，而有雲嶠春臨之想；職在獻納論思之地，而有灞橋吟哦之色。家本道場，何山之麓也？而世居吳興之郭，非其好也，爰即其居小築一室，其廣三楹，署以此名。客有過之而笑者曰：「君子之宅有二：有晏子之宅，有庾信之宅。庾于林，晏于市也。今子之宅晏也，非庾也，而曰山居，嘻，甚矣子之愛山也！抑亦居則有矣，惡睹所謂昆侖哉！問其戶外，則康衢之埃也，那得青壁之倚天？問其牆東，則唐肆之區也，那得千巖之秋氣？問其極目，則黃公之壚也，那得飛泉之漱玉？昔羊叔子有鶴，嘗矜其能舞。一日客至，求觀，公爲出

之，竟氈毼而不能舞。今子之山居，將無類羊公之鶴乎？」賓王笑曰：「子知笑吾之無山而有山，不知吾亦笑子之有目而無目也。吾嘗仕于江西章貢之憲幕矣，又嘗守天台矣，又嘗守會稽矣，翠浪玉虹，丹丘赤城，若耶雲門，千巖萬岳，至今磊磊皆在吾目中也。今吾此室之前怪石相重，松竹相友，泉流相暉，其巉然者非崆峒天台乎？其森然者非雲門禹穴乎？其泠然者非瀑布廉泉乎？吾居無山，吾目未嘗無山。子曰無山，吾居未嘗無山。」開禧乙丑六月既望，誠齋野客廬陵楊萬里記。《誠齋集》卷七六。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一四，《古文集成》卷九。

〔二〕名：原作「各」，據四庫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五五

楊萬里 七一

言箴

金乎緘，則以三。圭乎復，亦以三。前三以晦，後三以悔。晦則去悔，悔則去罪。《誠齋集》卷九七。

學箴

爲清江陳叔聲作

匪仁弗泉，匪敬弗源。心爲之淵，以安其天。是心未熟，求躬之淑。譬彼藝麥，而欲穫菽。聖有六籍，道之國都。立師求友，往問之塗。有充於中，必光於外。行與聖契，言與聖會。其或載筆，以葩厥辭。大本斯拔，何葉弗萎？咨爾後學，於斯盍覺？惟其篤之，是以告之。《誠齋集》卷九七。

官箴

大兒長孺試邑南昌，辭行，問政於誠齋老人。告之曰：一曰廉，二曰恕，三曰公，四曰明，五曰勤〔二〕。因作《官箴》以贈之曰：

吏道如砥，約法惟五。疇廉而殘，疇墨而恕。兼二斯公，別無公處。三者備矣，我心匪通。茲謂不明，借謂爲聰。夙夜惟勤〔二〕，乃克有終。《誠齋集》卷九七。

〔二〕〔二〕勤：原作「勒」，據四庫本改。

愚谷箴

安成劉江伯深自號愚谷，益公銘之，誠齋野客楊萬里復爲之箴。

愚公之愚，有允無誣。愚溪之愚，裏黠褻愚。如愚之愚，愚與道俱。何擇非一，亦顏之徒。《誠

裕齋銘

零陵嚴慶曾之齋以「裕」名，而屬予銘之。予蓋德於狹而心於懼者也，將焉取裕？抑敢不銘，以與吾友共守之？銘曰：

肇允民彝，靡愆靡蚩。則外是移，而裏斯隳。孰窶其贏，孰嗇其豐？盍其反而，裕哉厥躬。崇崇天如，若日伊煌。富以萬生，光施八荒。仁以覺之，敬以握之。維其學之，是以穫之。廼筆廼門，則孟顏氏。于經于理，將不姚姒。盈而沖諸，伊其寇而。沖而盈諸，豈其授而？匪授匪寇，匪新伊舊。人見我新，我若而人。我其裕矣，我其怙矣。怙心驕驕，其裕日消。瑞乙孫子，孔聖孔神。而好是問，可自用云。齋房靚如，夙圖宵書。弗性其性，有如百聖。《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五二。

兌齋銘

鄧晉卿以兌名齋，而謁銘於予。則銘之曰：

孰蹟吾門，自門徂齋。有釜而魚，無酤而疊。賓忘餒而，主亦樂哉。曰樂斯何？僕夫其哈。有韋

者編，有麗者澤。潤雨作兌，交相爲益。厥益交如，其弗悅懌。惟聖作則，爰得講習。兩儀乃神，講則貫兮。萬理則夥，整弗亂兮。相彼一閔，悅言乎利。我友萃止，則喻於義。口之非難，性之惟艱。群鋪獨欣，易牙則然。孰天而言，孰聖弗傳。我友歸止，我其求旃。《誠齋集》卷九七。

寓菴銘

歐陽伯威名其居曰寓菴，徵銘於誠齋野客楊某，乃銘之曰：

言壓我居，言遽彼廬。我寓吾軀，載離我梓。載旅彼地，我寓吾里。曾是里離，曾是廬隳。而子寓爲，曰人斯生。控搏漚塵，干誰贗真？漢來秦去，能幾寒暑，茲不曰寓？矧吾與若，寄是垠堦，胡蒂胡絡？咨爾寓翁，既儒厥身，亦古厥風。賈而未售，侯誕爾味〔二〕，聃周禦寇。可浚匪洙，可詠匪雩，執聖之樞。宅彼回室，瞻彼尼日，後天其熄。有寓有窮，有居無終，不在其從。乃定乃宿，乃褰乃縠，乃匠乃玉。弗勳則書，其以久渝，子獨忽諸！《誠齋集》卷九七。

〔二〕侯：四庫本作「夸」。

書室銘

室不厭虛，書不厭整，牖不厭明，几不厭淨。君子資之，君子師之，四物敢侮，非天疇欺？我躬匪几，我性匪牖，莫整莫虛，心有弗疚。《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四八。

七星研銘

端溪七星研，紫巖先生故物也。其子敬夫以遺予，則銘而藏諸。

金玉其聲，追琢其泓。端溪之英，紫巖之明。維仲敬父，詒我誠叟。發櫝瞻之，日中見斗。楊氏所客，墨氏所國。逃楊逃墨，子將奚適？《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

充齋銘

毛少說作齋房，讀書其中，名之以「充」。請銘，予銘之曰：

人皆玉其廬，莫或玉其軀。人皆穀其腹，莫或穀其德。爾胡弗思，爾則不貲。孰降之衷，孰秉其

彝？有降靡竭，有秉靡奪。有覲靡愆，天以人滅。睨柯匪柯，曾是遠而。操亡去亡，曾弗反而。推之而充，何垤弗崇？充之而實，何穡弗銍？續之幽幽，織之油油。言製其秋，其衣其裘。萬室燠只，爾弗鞠只。爾弗勗只，東方旭只。《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五二。

務本齋銘

永新左揆字正卿，嗜學進道〔二〕，命其齋以「務本」，艮齋先生記之矣，復請銘於誠齋楊萬里，則銘之曰：

峻穡乎穫，梓穡乎斲。繫士所穡，何穡非學？學將奚先，何學非賢？自賢而聖，自聖而天。澮則有岸，隄則有畔。天人之道，畔岸河漢。河漢可涯，道可方思。其端惟四，乃六其藝。既三其綱，亦五其常。闖之彌幽，跂之彌悠。據其一原，萬善來求。人有怙恃，誰無孟季？執柯伐柯，乃睨而視。二典兩帝，參天兩地。曷濟登茲，不曰孝悌？有若肖尼，參乎攸嗤。本立道生，是以似之。瑟彼學子，遐不務此。聖其遠而，子其反而。《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五〇。

〔二〕道：原作「進」，據四庫本改。

存齋銘

吳丞名必大〔二〕，字伯豐。

永興吳君其丞吉水，名齋房曰「存」，謁予銘之，銘曰：

天爽天精，孔神孔明。肇域彼中扃，宅是瓌庭。我有神舍，弗撤于夜。寇入在宇，我出在野。在宇一斯，其從千之。在野懷歸，室是遠而。將聖有續，予爲孟孫之族。導汝歸宿，寇則逐逐。匪予汝歸，汝弗去兮。匪彼汝寇，汝弗居兮。汝室載寧，汝挾載宏。宗廟百官，疇不汝或承？尼日堯墻，有覲斯煌，有陟斯昂，則莫我敢當。道腴義梁，詩冠禮裳。有操無亡，疇莫知其鄉。《誠齋集》卷九七。

又見《古文集成》卷五一，《永樂大典》卷二五三五。

〔二〕丞：原作「亟」，據四庫本改。正文首句同。

緩齋銘

吾友吉之戶曹掾趙君公括，少監、提刑老先生之次子也。賢而文，儒而能官。位職之初，名其公之齋房曰「緩」，謁予銘之，銘曰：

急爲緩師，匪弦匪規。緩爲急資，資在在韋。有鳴者雞，二人同孳。一跖一嫵，塗是遠而。君子所履，疇彼疇此。韋弦由己，不可則止。萬趾徐徐，絜善之逋，舍韋而趨，如鏞赴兔。萬指汲汲，絜利之拾，舍弦而戢，如燬違濕。宣赴而違，曷嫵之歸？宜違而赴，曷跖之去？跂聖之藩，求魴于山，求鮒于淵，於萬斯年。之子嗜學〔二〕，家有老斲。過庭有覺，其避席而作。《誠齋集》卷九七。

〔二〕嗜：原作「耆」，據四庫本改。

敬齋銘

新喻蕭一致，字伯易，三堂居士從義孫也。山谷爲作《三堂銘》云。伯易作敬齋，《禮》曰：「毋不敬。」程子曰：「主一曰敬。」銘曰：

維事維萬，維心維一。聽弈思鴻，維貳維忽。貳豈其忱，忽豈其欽。維動維言，其弗喪心。三堂孫子，學以爲己。欲趾聖門〔一〕，主一爲址。謹獨懍然，履臨冰淵。及輶厥成，對越昊天。《誠齋集》

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五〇。

〔一〕「欲趾」前原衍「欲己」兩字，據汲古閣本、四庫本刪。

省菴銘

西昌梁大用字器之，篤志嗜學，進未憊也，命其讀書之室曰「省菴」，來乞銘。銘曰：

人無鑑銅，當鑑以身。人無鑑身，當鑑以心。一善之萌，鬼神知之。非鬼神之知，吾心已知。一不善之作，海漚亦覺。非海漚之覺，吾心已作。知之斯行，吾心吾明。作之斯絕，吾心吾鉞。孰鉞孰明，省則勇而。明亡鉞喪，昧則縱而。以省攻昧，維聖作對。以昧翳省，擿埴觀井。參省以日，吾省以時。參省以三，吾省千之。維聖無過，維賢寡過。欲寡未能，吾其敢惰？《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五二，《文章類選》卷一八，《文翰類選大成》卷一〇七。

西塾銘

禾川寧行之作西塾，以訓迪厥子，請銘於誠齋老人，銘之曰：

衛俞之族，有西其塾。維學之麓，維子之淑。咨爾子孫，于弟于昆。洗心雪神，明聽話言。我築我廬，爾群爾居。有《易》、《春秋》，有《詩》、《書》。琴在在牖，書在在手。爾誦爾弦，以復爾有。爾有伊何？伊孝伊忠，伊義伊仁，于玉爾躬。雞既鳴矣，爾夙爾起。日之夕矣，爾膏爾燬。具體

維淵，聽視動言。維禮爲塗，雄趨聖門。命世維孟，盡心知性。俯蹴百氏，仰承三聖。匪孟匪顏，于跂于攀。瞻彼數仞，蹙而登天。潛而未徹，如攻堅木。徹而莫禦，如泉赴谷。由心而身，由身而親。由親而君，氣志如神。咨爾孫子，爾聆爾思。非道弘人，室是遠而。《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文集成》卷五二。

文潞公畫像贊

竺景東畫文潞公像〔二〕，陳勉之携來求贊，某贊曰：

俾宋作古，自我仁祖。心一德同，潞國文公。不兵不革，正是顏色。式是中國，震是戎狄。有頍者冠，忽然在前。喜有人焉，焉知九原。《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南宋文範》卷三六。

〔二〕像：原作「深」，據汲古閣本、四庫本改。

醉筆戲作生菜贊

粹乎蔬則已瘠，粹乎肉則已腴。腴而不腴，蔬芼肉也；瘠而不瘠，肉膏蔬也。孰使予最雲子之

課〔二〕、拓歡伯之疆者，不在茲乎？不在茲乎？《誠齋集》卷九七。

〔二〕課：原作「諫」，據四庫本改。

桑 贊

其葉可溫，其蕢可飡。其榦可薪，其藥可根。有裨乎身，墨氏之仁。《誠齋集》卷九七。

玉石贊

山有玉，工則琥之；溪有石，家則礎之；士有韞，人則齧之。吁！《誠齋集》卷九七。

張定叟畫像贊

浙之西東，轉饒而豐。其誰之庸？朱、張兩公。神皋天咫，甬隄其理。後先趾美，維張與李。孰知夫傾東海於談餘，振華嶽於物初？顧是區區，是殆見吾善者機歟？長松白石，清泉激激，杖屨野服

於一丘一岳之間，予安得從定叟於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誠齋集》卷九七。

白贊

吾友王才臣命秀才劉訥寫余真，戲自贊曰：

汝翎弗長，汝趾弗強。毋駛汝頑，毋競汝驤。于崖于濱，其窈其茫。瞢瞢其光，戈誰汝傷。秋作月荒，春作華荒。哦者遜厓，齟者遜狂。汝老是鄉，莫與汝爭鋟。《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一，《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五六，《山堂肆考》卷一六七。

張伯子尚書畫像贊

江西連帥華學尚書篤素居士張公伯子之畫像，大兒長孺圖之以示予。一別十年，千里再見，敬贊之曰：

戾戾契契，逢怖則折。嘻嘻休休，覲誘而流。有偉張公，洵素且沖。匪石厥衷，廼玉厥躬。勁于疾風，柱于河洪。淑兮吾怙，慝不吾惡。弗撼弗助，弗誘弗怖。曲江之持，于湖之摘。孟氏之素，其不在茲？《誠齋集》卷九七。

張欽夫畫像贊

唐德明示亡友南軒先生畫像，敬爲之贊：

名世之學，王佐之才。一瞻一慟，非爲公哀。《誠齋集》卷九七。

寫真贊 一

吉州通守趙德輝命史寫老醜，戲題之曰：

有綌者巾，有藜者杖。雲嶠風杉，步月獨往。龍伯國之民歟，無功鄉之民歟？《誠齋集》卷九七。

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一。

寫真贊 二

王時可命敏叔寫予真，題其上：

髹巾鶴裾，山澤之臞。汝荷簣之徒歟，抑接輿之徒歟？《誠齋集》卷九七。

張功父畫像贊

功父久別，喜得解后。寒溫之外，勞苦之曰：

香火齋祓，伊蒲文物，一何佛也！襟帶詩書，步武瓊琚，又何儒也！門有珠履，坐有桃李，一何佳公子也！冰茹雪食，瑯碎月魄，又何窮詩客也！約齋子方內歟？方外歟？風流歟？窮愁歟？老夫不知，君其問諸白鷗。《誠齋集》卷九七。

張功父命水鑑寫誠齋求贊

索汝乎北山之北，汝在南山之南。索汝乎南山之南，汝在北山之北。丁寧溪風，約束杉月。有問汝者，千萬勿說。誰遣汝多言而滑稽，又遭約齋之牽率。《誠齋集》卷九七。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四一。